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伤寒金匱

1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伤寒论集注

清·熊寿试 编
张莘航 校注



中国古籍整理丛书

伤寒论集注

清·熊寿试 编

张苇航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论集注/(清)熊寿试编;张苇航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2

(中国古籍整理丛书)

ISBN 978-7-5132-3098-8

I. ①伤… II. ①熊… ②张… III. ①《伤寒论》-注释
IV. ①R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864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17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3098-8

*

定价 5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国强

副主任委员 王志勇 李大宁

执行主任委员 曹洪欣 苏钢强 王国辰 欧阳兵

执行副主任委员 李 昱 武 东 李秀明 张成博

委 员

各省市项目组分管领导和主要专家

(山东省) 武继彪 欧阳兵 张成博 贾青顺

(江苏省) 吴勉华 周仲瑛 段金廛 胡 烈

(上海市) 张怀琼 季 光 严世芸 段逸山

(福建省) 阮诗玮 陈立典 李灿东 纪立金

(浙江省) 徐伟伟 范永升 柴可群 盛增秀

(陕西省) 黄立勋 呼 燕 魏少阳 苏荣彪

(河南省) 夏祖昌 刘文第 韩新峰 许敬生

(辽宁省) 杨关林 康廷国 石 岩 李德新

(四川省) 杨殿兴 梁繁荣 余曙光 张 毅

各项目组负责人

王振国 (山东省) 王旭东 (江苏省) 张如青 (上海市)

李灿东 (福建省) 陈勇毅 (浙江省) 焦振廉 (陕西省)

蔡永敏 (河南省) 鞠宝兆 (辽宁省) 和中浚 (四川省)

项目专家组

顾问	马继兴	张灿珥	李经纬		
组长	余瀛鳌				
成员	李致忠	钱超尘	段逸山	严世芸	鲁兆麟
	郑金生	林端宜	欧阳兵	高文柱	柳长华
	王振国	王旭东	崔 蒙	严季澜	黄龙祥
	陈勇毅	张志清			

项目办公室（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王振国	王思成			
副主任	王振宇	刘群峰	陈榕虎	杨振宇	朱毓梅
	刘更生	华中健			
成员	陈丽娜	邱 岳	王 庆	王 鹏	王春燕
	郭瑞华	宋咏梅	周 扬	范 磊	张永泰
	罗海鹰	王 爽	王 捷	贺晓路	熊智波
秘书	张丰聪				

前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学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

1949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200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新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影印抢救濒危珍本、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全面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在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专家组负责项目指导、咨询、质量把关，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专家组成员对古籍整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的专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长达70余年，深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履行职责认真务实。专家组从书目确定、版本选择、点校、注释等各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指导。老一辈专家

的学术水平和智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发掘、利用”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60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匱、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女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更是首次整理面世。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则集中收录于各书的“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中。

“既出书又出人”是本项目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形势严峻，老一辈逐渐退出，新一代普遍存在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不足、专业思想不坚定等问题，使中医古籍整理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通过本项目实施，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培养队伍，提升能力，经过近5年的建设，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有效地稳定

了研究队伍，为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和中医文化与学术的传承提供必备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设、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的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先生，我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丛书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由于参与校注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水平不一，诸多方面尚未臻完善，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许序

“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在之举也。

前此，祖传医术（今世方称为“学”）绵延数千载，救民无数；华夏屡遭时疫，皆仰之以度困厄。中华民族之未如印第安遭染殖民者所携疾病而族灭者，中医之功也。

医兴则国兴，国强则医强。百年运衰，岂但国土肢解，五千年文明亦不得全，非遭泯灭，即蒙冤扭曲。西方医学以其捷便速效，始则为传教之利器，继则以“科学”之冕畅行于中华。中医虽为内外所夹击，斥之为蒙昧，为伪医，然四亿同胞衣食不保，得获西医之益者甚寡，中医犹为人民之所赖。虽然，中国医学日益陵替，乃不可免，势使之然也。呜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嗣后，国家新生，中医旋即得以重振，与西医并举，探寻结合之路。今也，中华诸多文化，自民俗、礼仪、工艺、戏曲、历史、文学，以至伦理、信仰，皆渐复起，中国医学之兴乃属必然。

迄今中国犹为国家医学系统之轴、城市无片一有战。其
则西医新声、光一电技术高于20世纪发展较速、中国、寻难见其
也。其国人学西医之“立竿见影”，遂以为其事非在于中
医。然西医已自见将入绝境：其若干医法正负效应相若，其或
以治愈于正；其死因理者，其知人为一整体，心、身非如中世
纪所认定为一对立的，且人体亦非宇宙之中心，仅为其一小单
位，与宇宙万象万物息息相关。认识至此，其已向中国医学之
理念“靠拢”矣，其技术虽在中国医学所知过。然其不知中
医理何如，纯由其实践而有一招，遂以其中之认识人体不为
伪，亦不为玄虚。然国人知此趋向者，几人？

因医道贵究不明者得之，成其中尤医家子，思一集百家，一如创于一人承明必深研其义，以清大义，发及得真医及我哉。有一二品一各诸民或取本之精华；何言之也：在于今之和技、既司其事，亦思一其意，又已之医理，平治之，乃有之，来化之，言皮之，于言及中从司人体及环境占今之早，以让我当代同生理论一皆通于天地，或谓百年放一开世内医就已成焉，若加力及收生惠精粹，得中言言久深更古合，则我21世纪之行夫子、毕由“非苟章”打有何方？一人于此转上之机，能不忧虑而奋力乎？

予所谓深研之原典，非指一二习见之书、千古权威之作；就因界外体言之，当传与东田氏为共读之全部。而吾土名家巨著，乃其重诸人所述，总括平生行踪，用与予所得，且自述成今世、后世之要籍。

路出修典，有修典籍得修，方见言修典。其前此 50 余载已因兵燹而肆出散之役，稍成碎中散。因 20 载由兴整理，出散之期，巨帙罕见之要籍千余部始被同归，于清大规

今复有“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之工程，集九省市专家，历经五载，整理出版自唐迄清医籍，达400余种，凡中医之基础医理、伤寒、温病及各科诊治、医案医话、推拿本草，俱涵盖之。

嗟！竊既知此，能不抚其愧乎！是集与印医籍，自古有之，然孰与今书之盛且精也！自今而后，中国医家及患者，得览此典，当于古人分岐有畏之矣！中华民族之屡经灾难而益著，乃今未来之永昌，一藉之也，自今以往岂可不后出转精乎！典籍既蜂出矣，余则有望于来者。

谨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

二〇一四年冬

王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重要医药卫生资源，与西医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不仅是中医学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中医药典籍不仅承载着重医的学术经验，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

能力建设项目。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工程，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全面推进中医药的有效传承和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贡献，也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够造福当代，惠泽后世，源远流长。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

王忠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马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医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自1958年起，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主持《内经》《伤寒》《本草》等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并主持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九五”计划（1991—2000）》等，有第一次规划因与古籍整理部纳入其中。1982年9月，卫生部下发《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学会正式成立，保证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相继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中医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华书局等单位专门设立全国第一家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3000万。

元，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 1640 余种，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2010 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是继 1982～1986 年第一批、第二批重大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并普及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项目启动时成立了专家组，承担咨询和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重要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年古稀之年，但老当益壮，孜孜不倦，不仅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古籍整理，以老带新，言传身教，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促进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作为项目红头文件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道远。令人欣慰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一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成长。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以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马继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校注说明

《伤寒论集注》为清代医家卢方试所编。卢方试，字与成，约生活于康熙、雍正年间，具体生卒年代不详，扬州人，曾从徵县郑重光学医。《伤寒论集注》一书为其仅存著作。

该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为四卷，每篇前有内容概括和分节论述，每条原文后集各家注释及自注。全书注释近800条，所引医家共约35家，以明清医家为主，其中引俞京言、程郑倩、周扬俊、方中行、成无己等论述最多，对“错简重订”和“别经立”之论尤为重视，反映出作者的学术思想具有江、浙一带的地域特色，并受新安医派的影响较深。该书对探讨明清时期《伤寒论》的研究与运用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次整理以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泰时堂刻本为底本，据考察，该本成书年代最早，且由卢氏亲属参订而成，字大清晰，为最早本。以清同治二年甲子（1864）瑞嵩堂刻本为主校本（简称瑞嵩本），该本由容山杨启葆（春华）重刻，字体较小，刻印不够清晰，且有数处大书字，质量不如泰时堂刻本。以清末精抄本为参校本（简称抄本），据该本用字，与瑞嵩堂刻本出自一个系统，但改正了瑞嵩堂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同时以《伤寒论》通行本（包括成主本《伤寒论》与宋本《伤寒论》）以及书中所引其他医家著作为他校本。

本次校注原则与方法如下：

1. 采用现代标点方法，对原书进行标点。
2. 原书每卷前有“广陵医方试青氏纂述”以及“外孙殷廷玉鸿文 廷启东月参 内侄孙朱潞琨同校 曾孙文魁耀廷订”

字”，今一并删去。

3. 原书眉批移入正文相应处，前加“[批注]”标明

4. 凡原书中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

5. 校本与底本有差异，但文义亦通者，出校记说明。底本有误，据改并出校说明

6. 凡底本中因刻写致误的明显错别字，径改不出校

7. 原书目录与正文互异者，进行订补和整理，不另出校注

8. 原书中表示文字方位的“左”“右”统一改为“下”“上”，不出校。

9. 底本中“証”与“症”、“蓄”与“菴”等字，多作为异体而混用，其意义与用法各异，而校本中混用者亦各有不同，因此整理中保留底本原貌，不作改动

10. 对于目前存在争议的“搏”与“按（搏）”字，诸本中混用不一，未有定论，故书外，一律时依据底本混用，必要时出校记说明

11. 关于“衍”字记述文义时校注问题：该书所录“衍”字记述文义，多依据成无己《伤寒论》，但个别文字与版本校本“衍”字论“存在出入，尤其是对得气与否和方药煎服法，该书多依《伤寒论》衍之，并以自己的语言予以叙述，文字多异较大。本次校注时，如个别引文与不同“文义相同，且其下依据底本一致，不作校注；如引用“文有矛盾”能证，改与出校予以说明；凡有文与“文义”之处，以及药物剂量、煎服剂量等不同处，一律出校说明。

12. 关于引文与校注问题：凡该书正文中引用《经典》原文及医家之语，皆尽量标明其出处。引文基本无差异的注释中用

“语见”表示，引文与原文有词语差异或仅全称大已者用“语本”表示，与文本同时说明出处或出处与作者所示不同者用“语出”表示。此外，本文条文与《大校》第1011(700)条各家注解，该书原皆标用“集某某”，但以叙述其义为主，文字上多有变动，难以一一说明，故不再具体予以考订。其引用的点校和著作说明，统一参见“校注后记”。

序

古有济世利物之书，其可以传今传后者，观其著述，辄可想见其为人。以仁心而行仁术，学有渊源，功参羽翼，不尤为可法可传也哉！瓜渚三陆氏，馆中望族也。一代有义人，书香累世，姑祖^①伟男公，文行泰化，最为名公巨擘所推重，其诗古文辞尤以行世者，至今咸堪当称之不置。长公青选表叔善承家学，声振胶庠^②，慨然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说，问业于徽郡郑素圃^③先生，由^④《难经》^⑤《素问》^⑥以迄历代医家之有书名世者，悉研讨而切究之，以期得心应于手之妙。凡其所诊^⑦之脉、所视之方，吉凶生死之间，无不见其神且异。既而叹曰：业医者往往异心自用，意见相违，议论纠纷，域中同执^⑧，用是博采百言，折衷^⑨一是，自纂为《伤寒论集言》，分为四卷，五易稿^⑩而始成。盖其学力之深邃，考察之详明，仁心之精熟，质正之勤敏，其于表里阴阳之分，主客标本之辨，无不

序

1 甥（shēn 审）：何况，况且。

2 瓜渚：扬州的古称之一。亦称“瓜洲”。

3 姑祖：此前瑞霭堂本与抄本有“丙”字。

4 咬庠：原为周代学校名。胶指大学。庠指小学。后为学校的通称。

5 郑素圃：即清代医家郑重光（1638—1716），字在辛，号素圃，晚号完夫。安徽歙县人，徽州地区名医，著有《伤寒论条辨续注》《伤寒论证辨》《温疫论补注》《素圃医案》等书。

6 眖：原义为视。此处当用作“眖”，同“诊”。

7 其：此后瑞霭堂本及抄本有“效之”二字。

8 域中罔执：指言行混乱偏执，不符中正之道。与“允执厥中”相反。

9 用是：因此。

10 五易稿：瑞霭堂本及抄本作“阅五载”。

条理分明，了如指掌。所谈有功前人，足为后学者已。第感之简中，迄今五十余年未付剞劂¹⁾，有远近之借观是书者踵相接²⁾也。今岁春，公之曾孙文康持其书过予，言曰：此曾王父³⁾所手纂者也，久欲公之于世，而自志未逮。近承殷姑祖母捐貲⁴⁾以备枣梨⁵⁾之费，行见是书之及于世也。日以予数世姻亲，昔尝聆其绪论，孰得一言以弁诸简端⁶⁾。予自髫幼习佔业，素不知医，儿知言⁷⁾。夏之莫辨⁸⁾一辞⁹⁾，惟是公之宣替于此道者力有年所，固为可云而可传，而后来之人复能仰体先志，力任付梓¹⁰⁾，固当日济世之苦心永垂不朽。予故录其事之有成而录为之述其缘起焉耳。是为序。时

乾隆五十年岁在乙巳夏五⁹⁾望日¹⁰⁾愚表侄魏元瀚顿首拜撰

1) 剞劂：雕版，刻印。

2) 踵相接：脚尖与脚跟相接。形容人多如流。

3) 曾王父：即曾祖父。

4) 貲：通“资”，财货。《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资，假借为资。”

5) 枣梨：指雕版印刷，旧时多用枣木或梨木雕刻书版，故称。

6) 弁诸简端：放在书稿之前。弁，放在前头。简，原指秦汉之前书写的竹木简，此代指书稿。

7) 游、夏之莫辨一辞：语出曹植《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游、夏，子游（言偃）与子夏（卜商）的并称，均为孔子学生，长于文学。此处既称赞《伤寒论集注》一书的成就，又自谦才学不及，不知医而不敢妄加评论。

8) 付梓：付印，刊印。古时雕版刻书以梓木为上，因称书籍刊印为“付梓”。

9) 夏五：农历夏季五月。

10) 望日：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日。

总 书 目

医 经

内经博议

内经精要

内经津波

灵枢提要

素问提要

素灵微蕴

难经直解

内经评文灵枢

内经评文素问

内经素问校注

灵素节要浅注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青儒《内经》校记五种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解

基础理论

运气角

运气易览

医学寻源

医学阶梯

医学辨正

病机纂要

脏腑性卒

校注病机赋

内经运气病释

松菊堂医学溯源

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

脏腑图书症治要言合璧

伤寒金匱

伤寒大白

伤寒分经

伤寒正宗

伤寒寻源

伤寒折衷

伤寒经注

伤寒指归

伤寒指掌

伤寒选录

伤寒绪论

伤寒源流

伤寒撮要

伤寒爰论

医宗承启

伤寒正医录

伤寒全生集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纲目

伤寒论直解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特解
 伤寒论集注（徐亦）
 伤寒论集注（熊寿试）
 伤寒微旨论
 伤寒溯源集
 伤寒启蒙集稿
 伤寒尚论辨似
 伤寒兼证析义
 张卿子伤寒论
 金匮要略正义
 金匮要略直解
 高注金匮要略
 伤寒论大方图解
 伤寒论辨证广注
 伤寒活人指掌图
 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订正仲景伤寒论释义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诊 法

脉微
 玉函经
 外诊法
 舌鉴辨正
 医学辑要
 水义简摩

脉诀汇辨
 脉经直指
 脉理正义
 脉理存真
 脉理宗经
 脉镜须知
 察病指南
 崔真人脉诀
 四诊脉鉴大全
 删订脉诀规正
 图注脉诀辨真
 脉诀刊误集解
 重订诊家直诀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学注释汇参证治

针灸推拿

针灸全生
 针灸逢源
 备急灸法
 神灸经纶
 推拿广意
 传悟灵济录
 小儿推拿秘诀
 太乙神针心法
 针灸素难要旨
 杨敬斋针灸全书

卫生编

袖珍方

仁术便览

古方汇精

圣济总录

众妙仙方

李氏医案

医方丛话

医方约说

医方便览

乾坤生意

悬袖便方

救急易方

程氏释方

集古良方

摄生总论

辨症良方

活人心法（朱权）

卫生家宝方

寿世简便集

医方大成论

医方考绳愆

鸡峰普济方

饲鹤亭集方

临症经验方

思济堂方书

济世碎金方

揣摩有得集

亟斋急应奇方

乾坤生意秘赜

简易普济良方

内外验方秘传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临证综合

医级

医悟

丹台玉案

玉机辨症

古今医诗

本草权度

弄丸心法

医林绳墨

医学碎金

医学粹精

医宗备要

医宗宝镜

医宗撮精

医经小学

医案元戎

医家四要

证治要义

松崖医径

扁鹊心书

素仙简要

慎斋遗书

折肱漫录

丹溪心法附余

方氏脉症正宗

世医通变要法

医林绳墨大全

医林纂要抄考

普济内外全书

医方一盘珠全集

医林口谱六法秘书

温 病

伤寒论

温证指归

瘟疫发源

医寄伏阴论

温病论笺正

温病指南集

寒瘟条辨摘要

内 科

医镜

内科摘录

证因通考

解州元数

燥气总论

医法征验录

医略十二篇

琅嬛青囊要

医林类证集要

林氏活人录汇编

罗太无口授三法

芷园素社痰疰论疏

女 科

广生编

仁寿镜

树惠编

女科指掌

女科撮要

广嗣全诀

广嗣要语

广嗣须知

宁坤秘籍

孕育玄机

妇科玉尺

妇科百辨

妇科良方

妇科备考

妇科宝案

妇科指归

求嗣指源

坤元是保

坤中之要

祈嗣良论

种子心法

济阴近编

济阴宝筏

秘传女科

秘珍济阴

女科万金方

彤园妇人科

女科百效全书

叶氏女科证治
妇科秘笈全书
宋氏女科撮要
茅氏女科秘方
节斋公胎产医案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儿 科

婴儿论
幼科折衷
幼科指归
个幼心鉴
保婴全方
保婴撮要
活幼口议
活幼心书
小儿病源方论
幼科医学指南
痘疹活幼心法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儿科推拿摘要辨症指南

外 科

大河外科
外科真詮
枕藏外科
外科明隐集
外科集驗方
外证医案汇编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活人定本
外科秘授著要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心法良驗指掌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伤 科

伤科方书
接骨全书
跌打大全
全身骨图考正

眼 科

目经大成
目科捷径
眼科启明
眼科要旨
眼科阐微
眼科集成
眼科纂要
银海指南
明目神驗方
银海精微补
医理折衷目科
证治准繩眼科
鸿飞集论眼科
眼科开光易简秘本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咽喉口齿

咽喉论

咽喉秘集

喉科心法

喉科钩指

喉科枕秘

喉科秘钥

咽喉经验秘传

养 生

易筋经

山居四要

寿世新编

厚生训纂

修龄要指

香奁润色

养生四要

养生类纂

神仙服饵

尊生要旨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医案医话医论

纪恩录

胃气论

北行日记

李翁医记

两都医案

医案梦记

医源经旨

沈氏医案

易氏医按

高氏医案

温氏医案

鲁峰医案

赖氏脉案

瞻山医案

旧德堂医案

医论三十篇

医学穷源集

吴门治验录

沈芊绿医案

诊余举隅录

得心集医案

程原仲医案

心太平轩医案

东皋草堂医案

冰壑老人医案

菴园臆草存案

陆氏三世医验

罗谦甫治验案

周慎斋医案稿

临证医案笔记

丁授堂先生医案

张梦庐先生医案

养性轩临证医案

养新堂医论读本

祝茹穹先生医印

谦益斋外科医案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医史

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

综合

元汇医镜
平法寓言
寿芝医略
杏苑生春
医林正印
医法青篇
医学五则
医学汇函
医学集成
医经允中
医钞类编

证治合参
宝命真詮
活人心法（刘以仁）
家藏蒙筌
心印绀珠经
雪潭居医约
嵩崖尊生书
医书汇参辑成
罗氏会约医镜
罗浩医书二种
景岳全书发挥
新刊医学集成
寿身小补家藏
胡文焕医书三种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太阳经上

太阳者，巨阳也，即水之经也。为六经之首，盖经络之所由，故外邪得先侵之，所以病在一阳则有不在阳之异，而在太阳又有风邪营卫之分。风偏中卫，则病伤寒，风更表受，则营卫两伤。二者之病，各分界限，长沙公特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是二经，大青龙汤一证，用之恰当，改知行按，设不解，以为个为阳者，汗下或误施也；不知所以为风为寒者，解肌发汗或信用也。尊大经者，本流自源，于长沙书中种种节目以尽病之变态，虽信守经旨，以转一法而衍，而按脉切理，原自井井不系，将本之苦心理会，总于太阳一经分之为二，以风伤寒为主，篇中则以经证居先，证，次之，次治法，证又次之，纲领条目，若指诸掌。至寒伤寒、营卫两伤各自为篇，亦如上文，虽条分缕析，而首尾一贯，理于若指诸掌，读之无疑义，而施之自无不当矣。

太阳居六经之首，必先言六经阴阳之大纲，表里真假之病机。若头头是道，便是太阳经证，乃为风邪二证之提纲。数脉者，总纲、发热，谓其不寒、项不强，便非太阳病。至若经尽而病愈，先烦有汗解，汗之使不传，解时自有期，

1. 参伍：或三或五，形容变化不定。参，即“三”，语出《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2. 瘳：明白，明了。

皆坐风邪，言之已。——曰：是也。安言中风寒？——按：为中风之立证，言与中风之证，——桂枝汤为中风之证之定法，——曰：反，——以释其义也。——前：大证病七日以上，余

者，今言表证而犹未了了，——必仍上一节而说。——设或日久不愈，未言传变者，不可按为阳证，而仍于前证，全桂枝汤外无他法，——然桂枝汤亦有一禁例，不可不知也。——

——若日久不愈而移热入里者，则为犯本，从下便利小便定里证，用五苓散以治之，此大论中风表里之大法也。

——本论中风有微证一节，苟不解且言用他药以发之者，名之曰阳证，不独中风方为——余言犯何证而用何药论之，则亦非是不言之义也。——

——微证之九者，身重、恶风、汗出、恶寒、身重，是不解且言是于微证者；身重、恶风、汗出、恶寒，是不解肌而误吐致逆者三十、三一节；气冲、喘汗、胸满、恶寒、结胸，是气与汗是又不解肌而以下致逆者。——

——就不解肌，已言以下而发汗之，则有微证、下致逆之证；或是用微证，或用水劫，则有身重、身重、身重、身重之证。——

——所以大论言至十余日不解者，知七日时皆微证下之是已。——设使当病之初，——肌服桂枝，犯不用五苓，又何致方枝诸云，各设其言以救逆乎？——已之，外邪日久不解者，不过是入阴入阳内证，言其用同一法必使，既言日和则言——凡巧云者，既以结上文之义，亦以起下文之端也五十七至末。

病有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1 清血：大便出血。清，厕所，后作“洩”。此处用作动词，指排便。

按：病者，六经风寒病也。发热者，该¹已发热、未发热而言，无热者，始终不热也。阳，三阳也；阴，三阴也。非风为阳，寒为阴之谓也。言发热恶寒者，邪在表而里无寒，阳气被郁，故寒热并见，是从三阳经发也；无热恶寒者，邪入里而表无热，寒邪直中，故恶寒独见，是从三阴经发也。此阴阳见症之大端，六经之纲领也。七日，奇数也，阳道常饶²，至七日记气来复，汗出身凉而解；六日³，偶数也，阴道常乏，故六日记气来复，即阳回身暖而愈也。

又按：成无己曰：阳为热也，阴为寒也。有热恶寒者，寒伤阳也；无热恶寒者，寒伤阴也。朱奉议曰：发于阳者宜解表，脉必浮数；发于阴者宜温里，脉必沉细。审此，其不可以风寒分阴阳也益明矣！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肌肤⁴，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肌肤，热在骨髓也。

〔批注〕次言寒热当辨真假，真假辨而阴阳乃定。

上以真热、真寒表里，或第¹寒矣。然有真热即有假热，有真寒即有假寒，不察于人之言欲，无以别人之真可假热之所不在也。所谓里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里为内证也。所谓外证，此为表热里寒；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里为内证也。所谓外证，此为表寒里热。真热之在皮肤者为假，真热之在骨髓者为真也。今唐荆川曾时氏，传之多言，谓其同无改易，其真热则难已定。一乃从外以审内，此反从内以审外，真热行其真，

¹ 该：包括。

² 阳道常饶：与下文“阴道常乏”皆本自《素问·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道虚”之说。《周易·说卦传》明确提出“阳道常饶，阴道常乏”饶，多、有余。

³ 六日：原作“阴”，据文义改。

⁴ 肌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皮肤”。下同。

而阴阳则始可得而定矣。集程郊倩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批注〕此先举太阳经脉证，统中风伤寒而言。

先举太阳病之总脉，统中风、伤寒而言也。太阳病，其脉乃浮，乃太阳之脉，乃皮肤之气言也，所以为太阳之脉。

太阳各有证候，此乃太阳病之总证也。太阳之脉俱于头项，有大项痛，谓太阳独以头项者，太阳、少阳、阳明，不及于头，此乃太阳之会也。太阳俱有头项发热，谓太阳独以头项者，阳明发热则不寒，少阳发热则微热，太阳则发热，其恶寒实甚。故以项强、恶寒为太阳之主证。集程绳玉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再传经^②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经云：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③。亦以行其经尽故也。若七日不愈，则太阳之邪将传阳明。针足阳明者，足阳明之也，使经不传则愈。集成无己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天地郁蒸而雨作，人身气同而汗作，气机之动然也。气机动，脉必与证相应，故脉浮而邪达于表，才有汗出，而外邪尽从汗出。设脉不浮，则不行作汗，其邪即为内入之候，又有言外矣。集喻嘉言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批注〕此专言太阳经中风脉证，后凡有中风字、太阳字，即该

① 太阳病。

② 再传经：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作再经”。

③ 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语见《素问·热论》。

脉症在内

太阳者，客阳也，故主于已未^①。《素问》“自得其位而起”者，此之谓也。上皆统太阳风寒而言。集方中行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

发热者，风邪在于肌腠而郁热也；汗出者，风伤卫与营理疏，玄府^②开而不闭也。风邪郁于卫，故卫强而恶风。发即下文“阳浮而阴弱”之谓，风自来，故脉缓也。盖风性属阳，其中人也，从卫而入，风之一以从卫入者，卫为阳，从其类也。集方中行

中风脉浮不紧，卫强为中风之主脉，汗出为中风之定证。此言“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恶寒”，加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乃为太阳风伤卫之表证全具，即为中风，故中风证又以此为提纲也。凡言中风，不独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即头项强痛、恶寒俱括于内。集程绳玉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批注〕此言太阳中风以桂枝汤解肌为定法。

按：头痛是太阳症，发热、汗出、恶风是中风症。此复重互其文而申言之，以示治焉。言太阳中风，见症或殊，而解肌则一，以桂枝汤为主治，曾不因证稍减与否而增损也。下五节皆释解肌之义。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批注〕此下重言申明所以解肌之义。

阳浮者，风邪入卫，脉必外浮，邪主气，气郁则发热，邪

① 自得其位而起：语见《素问·脏气法时论》。

② 玄府：汗孔。底本作“元府”，瑞震堂本作“玄府”，均为避康熙帝玄烨讳，今改。

性本热、风又善行，所以发热快捷，不待司经自出也。阳弱者，昌无邪出，脉必内弱，同主阳，汗者血之液，阳弱不能内守，阴液不能外出，所以致汗自易，不待覆盖自出也。啬啬恶寒，乃气微也；淅淅恶风，外体欠也。最寒与风并至，又重恶风，恶风本有不足寒者。翕，团而合也。翕翕发热者，形容热伏之轻微，则气云翕翕之热，比伤寒之亡热不同也。鼻鸣者，阳邪上壅也。干呕者，阳邪上逆也。故取桂枝解散肌表之邪，而与发汗驱出阴寒之法迥乎角立也。集喻嘉言

经言可与桂汤，或言不可与者，此以法异同也；言某汤者，此言其法也；某汤主之者，乃对证而言也。此三者，三方之义也。集张兼善

桂枝汤

桂枝 芍药酒洗 生姜各一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

桂枝辛甘属阳，卫阳自走弱；芍药酸寒下气，收阴以敛液。卫实则营理密，桂枝能开之；营有虚则汗液出，芍药能收之。芍药助桂枝，以治中风，则营卫本有不和者；佐以甘草和中，则发热本有不宁者。佐以大枣补虚，生姜止呕，皆用合之土也。

服已须臾，歠^①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𦛖𦛖^②微似有汗者最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者，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役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

① 歠(chuò 辍)：饮，喝。原作“歠”，今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② 𦛖(zhī 执)𦛖：原作“浆浆”，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如用全在驱邪执事以助药力，谷气充足，则邪不得入，而执事以药力之后，则邪不能留，法中之法如此。世传方书无此四子，反失初意。更有已透似之注，言被拒退，致令人汗流者，岂不汗出肌力何义耳。所以桂枝汤时，要他周身禁禁然似手有汗者，无非欲毛窍开而邪散也。然透与易过，又非执事以助其受。如此一时之久，肌气不能速闭，则外受之邪尽从外散，岂为合法。不识此意，汗时不大之太过，即失之不及。夫过则邪未入而先抗其药，是谓于未入而拒之；不及则邪欲出而早闭其门，必至病不除而生变矣。集喻嘉言

桂枝，卫分为卫，营出，卫之入也。芍药以卫分为营分，和营散邪，芍药与营同里，则不但外邪不入，且必引入而外出。然芍药和卫散邪者，邪出卫自汗止，也不必甘白表之药，汗自止矣。周禹载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桂枝汤主之。

汗者营所出，而固之名卫。今卫受风邪，则营为卫所迫而营弱矣。卫气受风邪，故云弱也。卫受风邪，则表不能固密，此亦卫之弱处。何以云强？邪气受卫实，故为强也。营虚而卫强，则卫散失其固守与保护，徒随风邪外行，乃营之为汗。然则欲救邪风者，不必易治风，但使卫较固护其营卫，而大助之以辛，风邪得所避而自去矣。桂枝汤所以卫之者，此已。

1 𦵏(qín 亲): 痊愈

郊倩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此承上文，推原中风所以卫受风邪，营反汗出之理。一见面营气不和，以卫受风邪，不能内与营气和谐，故“自汗出”。虽自汗出，复自安，使风邪外出，则卫不亲而与营和矣，故愈也。集张路玉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为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脏无他病，见里无病，但表中风邪，是卫气不和也。伤寒发热，邪不退不已，从无间时。伤寒则有时尚作，有时而止，惟其时作时止，故与表连而不愈。投药之法，当于自热既退，后热未生，急与桂枝，所谓先其时也。《素问·离合真微论》：“当其盛而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也。其是之谓与！”集王泰宇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²，却与桂枝汤则愈。

中风证虽有汗出，去。今云得汤反烦者，必微汗亦未得，肌犹未开，徒以药力激动风邪，漫无出路，势必“热”烦已刺风池、风府，以泻风热之暴烈，更与桂枝汤开之外出则愈矣。可见解肌当如去也。今不用刺去，当于本汤加羌、活、节本以通督脉，即是刺风池、风府之意。集喻嘉言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批注〕此言中风愈期

① 当其盛而……事必大昌：语本《素问·离合真微论》

② 府：原作“腑”，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风家表证，是假桂枝而已得其任矣。而不了了者，风为阳邪，卫为阳气，风邪虽入，而阳气之抗振未得遽宁，即欲去之，无可言也。七日不愈，似十日则余邪尽出，卫气复理，亦自愈矣。见当静养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集喻嘉言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而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批注〕此文设言病仍不解，复申其治而并示其戒。

按：外证未解者，谓日久而头痛、项强、自汗、恶风等证尚在也，脉浮弱者，即阳浮而阴弱也。设言太阳中风不独初病宜桂枝汤，即至日久不愈而未经传变者仍宜汗解，令桂枝汤外无他法。盖见或散热粥，或先其时，或先用刺，虽多方取汗，而药惟解肌。其不可妄行汗下诸法已跃跃言外矣。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按：此承上文而言太阳中风惟宜解肌，而不可妄下，举一以例其余也。下谓攻里也。服桂枝汤，已而日久，外证未解者，恐人按日为可下，而复疑桂枝不可再也。不知证既未解，邪犹在外，在外者，设反而求之内，于证则为逆，逆指结胸等证而言。然则欲解外者，仍无出桂枝一法。经曰：从外而之内者，治其外¹。此之谓也。

桂枝汤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批注〕桂枝汤有三禁

一曰脉外，凡人之分已，桂枝以解之，如“本方证”若脉浮紧、汗不出者，已见里证之脉证，即不可用风伤卫之治法。一曰不可用白芍药，邪无出路，留连日久，其害无穷，

1 译：原作“微”，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从外而……治其外：语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故首禁焉。集张路玉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桂枝辛甘，本为助阳，服之反吐，其人里热未盛，更服桂枝，则内热相合，势必上壅而吐。盖辛甘其热愈浮而于上焦，蒸为败浊，故必吐脓血。此又一禁也。集喻嘉言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为湿热之最，酒客上焦里热搏结于中，不扶外邪，必增满逆，所以辛甘之法不可用，应当用辛凉以散其热，辛苦以消其满，自不待言矣。此三禁也。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

〔批注〕太阳中风，日久不解，入里犯本，用五苓散两解表里一法。

桂枝之于中风主解肌，茯苓之于伤寒主发汗，太阳主此皆为表邪而设。不知太阳一经有标有本，中风发热，标受邪也，本有解肌之法，延至六七日之久，不解而烦，是为犯本，即为本入里。有表有里，自可需水矣。乃渴欲饮水，水入反吐者，乃热邪挟饮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名曰水逆。水逆则以导水为主，而导水中须兼散表、和胃。又五苓散能通水道，培助土气，复有桂枝宣通卫阳，停水散，表里和，则火热自化，三焦液得全，烦与渴不言而自消矣。然犹多服暖水令汗出者，表里分消其水湿也。集程郊倩

多服暖水，犹服桂枝汤啜稀热粥之法也。但热邪以助胃中

① 搏：瑞霭堂本作“转”。

② 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饮”。此句位于五苓散方煎服法后。

苦卫之气，而暖水乃助膀胱之津液，膀胱气盛则溺汁俱出，经腑同解。至妙之法也，可不知乎？集沈目南

五苓散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 泽泻一两六铢^① 桂半两

上五味，为末，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膀胱者，太阳腑也，津液藏焉。五苓，利水者也。水畜于中而致逆者，因当利之，今惟热郁膀胱，故使液耗，欲令津液而润，非五苓其热不可已。于是从苓走气分，猪苓走血分，泽泻分理勾引，白术生津止渴。用桂者，热因热用也，设外邪不解，仍从桂枝，乃知此汤为渴而小便不利者设也。又多服暖水者，一以助桂枝而成汗，一以借水之汽下而通水道焉耳。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批注〕又以小便利否而定里症。

高液饮水，邪热者入里矣。若因饮水过多，致小便利，而病人心下悸者，是阳证不忌饮水而利也。心下不悸而小便利者，无里急也。若饮水多而小便反少，则是邪热足以消水，故当指为里急已急也。此以小便利否而定中风犯本之症也。

太阳病二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批注〕言太阳中风不解机而致变者名为坏病，以起下文误治之端。

按：三日而曰太阳病，则知病尚在太阳经也。已发汗、吐、下、温针，而曰仍不解者，谓遍历诸治而犹不愈也，不知六经各有六经之正法，不独太阳中风为然。苟一经误治，则变症多端，难以定拟，遂

① 铢：原作“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② 畜（xù 续）：积聚。后作“蓄”。陆德明《易释文》：“畜，本亦作蓄。”

统名之曰坏病，犹云医坏之病，亦非尽不治之病也，但桂枝之正法而反不中与矣。逆者，谓不当汗而汗，以及吐、下、温针，皆不顺于理，故云逆也。随证治之者，即下文汗、吐、下后或见某证，而用某汤主之之类是也。此句语活而意广，临证者必须细辨其证为何证，脉为何脉，前从何误，今犯何逆，随机应变，毋执成法，斯为善耳。此以下皆言误治之坏病也，王、韩诸家以坏病另作一证，误矣！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批注〕此下言不解肌而误汗致变者，误汗亡阳。

此条上言汗后不解，太阳病不解且汗发汗，盖肾阳素虚者，不解汗出不解，而阳浮在外，失其里依，身仍发热，汗动于气，以凌其心，心阳不安则悸，阳虚于上则眩，阳已汗出过多，卫气解散，其人似于全无外邪，故振振然，身仍悸，无可直身，想阳虚而透达其内也，汗动于身有此象。用真武汤温中镇水，回阳消翳，以为救法耳。合参喻、程。

真武汤 方见《少阴》

真武汤，长沙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亦借用者，当解肌而大发其汗，阳上集阳气分泄所致。是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之证，此是下焦水气上侵，致心神无主也。坎宫火用不足，则水体失阳，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故用附子；金留所以清水道，故用茯苓；黑己土以防水决，故用白术。妙用又在生姜、白芍。本太阳证，邪在肌肉，生姜同附子但能透横散之性，而不忘其大发；白芍同附子但能收敛斂之功，而不忘其微寒。回阳收阴，兼土制水之妙如此，非心利如发者，孰

① 坎宫：九宫之一，方位属北，五行属水，此处指肾。

② 己土：此处指脾。己为天干第六位，五行配土，为阴土。

能瞻前顾后，使阴平阳秘也哉！《正传》¹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批注〕误汗表虚

太阳病，不是一汗而发汗，或汗出不止者，一汗而人护之，汗无从出，遂漏不止。遂漏既止，则无汗出，则恶风。小便难者，得阳气之化而津液为白，今阳气外泄，则气不复而化于膀胱，故小便难。四肢微急者，诸阳之本，阳气津液外泄，则不濡筋骨，故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阳气内虚，乃有此象。用桂枝汤了，以固表敛液，益气扶阳，以为救法耳。集程郊倩

按：阳气已经散溢，未有不守定真气而能建功者。故阳气上越²者，必从下镇；阳气外泄者，必从内敛。此二汤之所以分也。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 芍药酒洗 生姜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 附子一枚，炮³，去皮

上六味，水六升⁴，微火煮取三升，去渣，适寒温，服一升。若一夜汗止，停后服。

此本桂枝汤也，误用真武，势必令人汗自出，人身津液有几，求能九已时⁵！夫固表又安，无附枝在矣。况复助阳气，所以有附子之加焉。《三注》⁵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

1 正传：即虞抟所著《医学正传》的简称。

2 越：散失。

3 炮：原作“泡”，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4 六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七升”。

5 三注：即周扬俊编撰的《伤寒论三注》。

三两新加汤主之。

〔批注〕误汗脉迟身痛。

误汗之变，不但有异，而脉更有异者。如身疼痛、脉沉迟，全似阴经寒证之象，然得之太阳病发汗后，非属阳寒，乃由卫阳外越，营阴内虚。经曰：“其脉沉者，营气微也。”又曰：“迟者，营中寒。”营主血，血少则经水不流，卫气不得流通，故身疼痛。于桂枝汤中倍芍药以生发养营血，而从阴分宣阳；加人参一两托里虚，而从阳分长阳。名之曰“新加”者，明为汗后脉沉迟者立法也。集程郊倩

身邪多则身疼，营血虚则身亦疼。其脉寸紧者，邪盛也；其脉沉迟者，血虚也。集张兼善

新加汤

桂枝 人参各三两 芍药 生姜各四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七升^①，微火煮取三升，去渣，适寒温，服一升。

汗出既多，阳气外泄，浮沉之脉变为可迟，阳气虚矣，已能御邪外出乎，故以人参扶正，而补虚有功也。然必加芍药者，以误汗而阳虚邪盛，恐孤阳无偶，和以芍药，自不致散乱也。

《三注》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批注〕误汗腹满。

发汗后，阳虚于外，遂令阴盛于中。此本桂枝证，误用麻

① 其脉沉者，营气微也：语见《伤寒论·辨脉法》。下文“迟者，营中寒”语见《平脉法》。

② 坠：通“隧”，道路，此处指血气津液运行的经脉。

③ 七升：宋本《伤寒论》作“一斗二升”。

黄发汗，汗液外泄，脾胃气虚，阳邪内结，虚与为满，以中里实之证，故以益脾和胃、降气涤饮为治也。集张路玉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

厚朴去皮，炙 生姜各半斤 甘草炙，二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一两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发汗后，阳邪内陷，胃气不和，欲吐下利，故以厚朴、生姜和其气，半夏清降其痰，人参补虚，甘草甘之津液耗，而止气无以补之也。故畏寒者，以干姜复其阳；气虚者，以人参补之。知此而“新加”之义益明。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批注〕误汗奔豚。

发汗后，阳虚于下，遂令阴盛于下。汗本心之液，误汗脐下悸者，脾气虚而肾气发动也。阴系固邪留着，欲上凌心，将作奔豚之证。急于发未发之时，急用茯苓、桂枝直趋肾界，预伐其邪，则中宫始得宁静耳。集张路玉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 桂枝四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汗过多而心气虚、阳气虚、肾邪勃勃^①，欲侮心火，故脐

① 勃勃：兴盛貌。此指邪气升腾貌。

下先悸。茯苓淡渗，能摄水气；桂枝走阳，可伐肾邪；甘草补气，以补阳虚；大枣助土，以泻邪水，且补脾胃。存之能事毕矣。而又虑以水者乃恐助水气，用云扬之，取其土之轻活欲上者，疾趋于下，无党恶长祸¹之患，抑何神与！《三注》

十五节本桂枝证也，因误汗津液而发，遂同。如言矣，乃有不去芍药，有去芍药，又有反加芍药者，其理安在也。发汗，汗出不解者，阳气随散，虽君阳了，则必需芍药以收散入之元阳。发汗，遂漏不止者，因阳汗予以回阳，然汗为津液，能无恐其劫于乎。故必用芍药以收蓄。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是津已著其言矣，不可用人参以补之，而又加芍药者，谓无阴则阳无以秘也。至于生姜之加，不但使人少宣通，得气而散，又恐芍药收敛，形难立出耳。发汗后，微恶寒者，非系阳虚而带，汗无收于芍药。发汗后，身下重者，是肾邪发动，欲上凌心，当散用芍药以助其阳于。以芍药药之增散去湿，圣人必非无故云。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²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批注〕误汗消渴

不解肌而发汗，致令津液内耗，烦躁不眠。尔时里热未深，水入可解，必不使人便闭结，有以取津气之患也。若里证素重之人，即少少与水，亦遂令和。故虽脉浮，似表证仍在，然按腕气伤，小便已不利，乃热微，而里证已愈，又何能不从

1 党恶长祸：结党作恶，增长祸患

2 躁：原作“燥”，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两耳之去乎？凡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既甚，必见汗不低脉，故身虽大热，惟五苓有全为耳。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批注〕误汗烦渴。

烦渴，里具也；浮数，表在也。五苓散亦两解之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批注〕误汗格逆。

其人素有痰饮，清阳之气久虚者，误汗则风药扶饮结聚上焦，以致水与格拒不得入。若更发汗，不使津液愈伤，水饮愈逆耳。逆则必吐，升则必泄，盖土气虚而下窍亦开，肺与大肠为表里也。设使竟服桂枝，何益为也？后服五苓，又何至吐下不止乎？此上皆误汗而成坏证者。集刘宏璧

〔批注〕此下言不解肌而误吐致变者。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反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此为小逆。

〔批注〕误吐伤胃。

此条上误吐有言。关上、脉细也。细为虚，数为热，误于吐也。一二日，言邪之微，犹在太阳也。腹中饥，言能化食也。口不能食，胃受伤也。三四日，犹在阳明也。欲食冷食，言明恶热也。朝，自寅至辰，少阳未病，故饮食如常；暮，自申至戌，阳明胃伤，故当其时则吐。小逆，言病未甚变，但以吐伤胃气，致防于饮食也。集方中行

1 今：原作“令”，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2 噤：原作“噤”，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批注〕误吐内烦

内烦，不欲近衣，谓喜热之，以吐伤其津液也。吐法时，亦当顾人津液矣。笑喻嘉言

言见外感之脉，大逆相背，可心直下反与数大于大逆者，以言今此吐内烦，当上于下反也。此下言吐法也。

〔批注〕此下言不解肌而误下致变者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

〔批注〕误下脉浮

按：中风不解肌而误汗、误吐，既历历言其变矣。若先汗后下，似不为逆，不知脉浮，邪尚在表，则前此之下，自是误下，必令不愈。今已下，脉仍浮，证犹未变，虽日久，当急解外则愈，岂以既下而桂枝汤遂不可主乎？

太阳病，下之，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批注〕误下气冲

按：上既审其脉，此复详之以证，言病在太阳，表邪未去，不解肌而误下，邪必乘虚而入里也。设其气上冲者，是药欲下夺而邪欲上越，则邪仍在表，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以解其外也。前法，即前服桂枝汤之法也。若不上冲者，是里气虚而邪已入于里，即不可与桂枝汤以攻表矣。此反复申明之意也。方用前法，诸家皆谓以桂枝汤加于前所下药之内，是误而又误也，奚可乎？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

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批注〕误下微喘

喘之证，有表有里，不可不辨。下后汗出有喘者，其喘必喘，里热壅逆，下证是也。下后微喘者，汗必不大出，表邪困遏，此证是也，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顺气。而复申言此汤者，谓即上误下而喘，亦可用之无疑。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炙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厚朴二两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渣，服一升。若一夜汗出病差，停后服。

厚朴、杏仁为下气散结之圣药。盖误下则引邪入里，既入不复外出，利其下行，散其热结，而喘自止矣。《三注》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批注〕误下喘汗

桂枝，表证也。脉促，阳脉也。桂枝证以下，利遂不止者，邪虽未入里，而胃已受伤。设使脉促，则证下利，而表邪尚在，仍当与桂枝汤，表解则利亦止。其以喘汗出，则邪内陷，上侵胸膈，下夺则利，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取其最能导气，以舌散其邪，且即用芩、连，以平条其热。盖利数而止者，谓之利不愈祛其热，则利自愈也。此太阳证与里证之变法也。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半斤 甘草炙 黄芩各二两¹ 黄连一两

1 二两：宋本《伤寒论》甘草作“二两”，黄芩作“三两”。

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桂枝汤本发，误下而反促，卫气之重可知。邪在于表，阳抗于内，荣卫皆出，利遂不止，是表邪下迫，属于热也。故用气轻生发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黄芩芍药之芩、连，以除热而止汗；又加甘草以和中。凡煮葛根，后内诸药者，解肌之力缓，而清中之气锐也。《正传》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批注〕误下脉促胸满，或微恶寒。

误下脉促者，与上条同，以无下利，故用芍药，但见胸满，则邪仍盛于阳位，凡与上条同变。然药证不相，且诸药本具，胸本结也。故取桂枝，以散太阳之邪。其去芍药者，微收一字不足尽之，以误下故不敢用，恐其复结于下入表中也。设微恶寒，则阳证已著，于去芍药方中即加附子以回阳。是虽不言下利，然由此观之，合前条观之，则脉促、胸满、微恶寒之内，厚伏有邪欲犯之机，故长于此特以“微恶寒”三字发其义，可见集虚则恶寒矣。又可见汗不出之恶寒，即非阳虚矣。伤寒论中，多有下后微汗出不止，汗出亡阳之文者，必于此等处参合，庶可进于道耳。集喻嘉言

可见同一脉促，不但主表，主里之不同，抑且主热，主热之顿异，辨之。可勿辨耶？集程郊倩

1 促：原作“提”，据瑞霭堂本及抄本改

2 魄汗：一说为肺经受病所出之汗，因肺藏魄。一说“魄”通“白”，“魄汗”即“白汗”，为邪实于里所致表虚汗出。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¹ 生姜² 甘草炙，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渣，服一升

脉促而胸有所窒，邪传于阳也。设用芍药几何，不令邪邪下入，则当者反而为受者乎？故去之，而使桂枝、生姜之属速进其长，立行表散以去其微结耳。《三注》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即前方加附子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服一升。若一服恶寒止，停后服。

脉促、气满，阳气虚也，犹未陷下。在微恶寒者，则阳气已为固卫乘。气防自固之微，故于去芍药方中加附子，不令固表还阴，而欲显经助阳，盖从解表药中根表下焦，少与为实之法也。乃知陷下一说一证，而畏寒不同。芍药去去同，而证则异，恐引邪下陷，此以重药非宜也。明于此，可以进退诸味耳。《三注》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批注〕此节推言所以结胸、痞气之由。

按：结胸与痞，其发阳发阴从来未有定论。或以阴阳即指三阳三阴言，或以阴阳分作风寒言，或又以发阴洵³是三阴。但是阳证传入之阴，而非直中之阴也。夫以无热恶寒为阴，即是直中之阴，而阴证安有可下之理？设误下之，不死即危矣，又岂止作痞而已哉！若以风为阳、寒为阴，何以发于阳而误下者未尝无痞，发于阴而误下者亦有

1 桂枝：宋本《伤寒论》后有“二两，去皮”

2 生姜：宋本《伤寒论》后有“二两，切”

3 洵：原作“洵”，据瑞霭堂本及抄本改。洵，诚然，确实

结胸？况经又有伤寒中风而并言者，其不可以风寒分也明矣。至谓是阳经传入之阴，在少、厥固有大小承气法，若在经而下，亦为误下，与三阳在经无异。然细绎痞证诸条，从未有三阴下之而成者。经云：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为结胸也；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又云：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又云：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利下不止，心下痞硬。其余因下成痞者，亦并非传入三阴之证也。然则“发于阴”者将何指乎？间尝反复思之，惟兼善以表里言者近是，惜未畅明斯旨。因推其义，盖指表为阳，里为阴也。其所谓表者，自是三阳之表；而里者，亦即三阳之里也。经曰“病发于阳”者，犹云病在表也，病在表者，当以汗解，而反下之，胃气空虚，邪热乘入，陷于胸中，故曰“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者，犹云病在里也，病在里者，尚未入腑，而辄下之，里热稍除，客气上逆，凝于心下，故曰“因作痞”。所以无“热入”二字者，缘热已在里也，而复申之曰“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可见痞证亦未尝非早，但早而不太，痞之所以较轻于结胸，此一节推言结胸与痞之源，而统论之也。

〔批注〕此下八节皆言误下结胸。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¹，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数动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恼，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²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下之太早，乃成结胸，请得历言其故：病在太阳，其脉当

1 动数：原作“数动”，据下文及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

2 处：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证，乃振动数之脉，主热，主阳，更主阴。至时邪持日久，向头心，发其汗，出，亡其知故，是表证未解也。医不知其邪，持太阳未传他经，反误下之，于是动数之脉安之方出，而在表之证安在哉？盖动数为欲传之脉，更因与邪势接而不能传，且有结而难开之象，阳中之气与外入之邪由此相拒，故为实证。阳中水谷所生之精悍，因误下而致虚，则不燥热之以驱并外邪，反为外邪冲动其虚，于是正气与邪相拒之界，定则气不足以已，更相躁有加，因之神昏不食，乃下之也，无汗，下生内烦，凡此皆邪邪内陷所致。向不下下，反据阳经，向心下使，为结胸证，大柴胡汤主之。若下之，至未下安之，亦有证者，谓邪之内陷，不结于胸，则无有定证。但头汗出，热不汗出反以一小便不利，谓不下下有证。故柴胡汤，所以散发于外也。发前证不言下者，以有其言，在下者当共其发而求之矣。

余参方、略

大陷胸汤

大黄六两，去皮 芒硝一斤² 甘遂一钱³

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服⁴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下早热入，阳结于高位，必陷下以平之，因用大黄苦寒，去热并结也；倍以芒硝之咸，软其坚使下；甘遂之甘，¹逐饮所也。使内陷之邪二阴俱去，自不致留滞耳。《三注》

1 热：北前瑞霭堂本及抄本有一“候”字，句读在二字之间。

2 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升”。

3 一钱：宋本《伤寒论》作“一钱匕”。

4 服：原脱，据瑞霭堂本补。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

在表面攻里，动数之脉回之变也，可谓虚矣。且胃中空虚，又口无气深烦，舌之甚矣。借曰阳气内陷，心下因硬，而可以攻之乎？况已下者，不可再下，且大陷胸汤之力较于承气乎？惟大实者乃为合法外，此不可轻投。集失丹溪

此证用理中汤为丸，皆获奏效。然欲破坚结之结，而软其坚，无如王海藏¹加黄芩、栝蒌为佳。集崔行功²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³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结胸可欲项亦强，言愈多矣。盖胸邪结紧实，项势常强，有似柔痉之状。然痉与牙关俱张，此但项强，厚土厚也，借此以验胸中十分紧也耳。但陷胸汤入口，高下攻之，不能开最坚卒，乃更汤为丸，连渣服，厚土实留恋邪结之间，而破坚之结，庶几邪去而无余焉耳。合参喻、沈

大陷胸丸

大黄 芒硝⁴ 杏仁去皮、尖，各半斤⁵ 厚蒌半斤⁶

上四味，捣筛二味，内杏、硝，合研为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一升，服之。一宿乃下，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观方中大黄、芒硝、甘遂，可谓峻矣，乃再加厚蒌、杏仁，以制肺邪，而下行其气，者又倍加白蜜，以留恋而引导之，

¹ 王海藏：即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医学家，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此事难知》等书。

² 集崔行功：此说有误。崔氏为唐代医家，王海藏为元代医家，不可能引其说。该说据黄元御《伤寒悬解》称引自“程氏”，可能出自程郊倩。

³ 痉：宋本《伤寒论》作“痉”。

⁴ 芒硝：后原行“甘遂”，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删。

⁵ 各半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芒硝、杏仁剂量作“各半升”。

⁶ 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升”。

而下行其经，皆乃散气之品，而于芤九专主的中叶，必识此意，始得用法之妙，《括要》

结胸证具，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司为知甘其，知甘有甘，知甘而退，此理势之必然也。夫寸浮关沉，乃结胸寸下之脉。今脉浮大，浮为在表，大则为实，陷下相搏，寸表未全尽，里未全实，下之是重舌其舌，令其结而又结也，所以主死。其死也，是不在证而在脉。长沙言此为戒¹，使毋踵²其弊也。集张兼善

结胸证具，烦躁者亦死。

“亦”字亦上，见舌唇舌全具，更加烦躁，即不下，亦主死。烦躁主死者何？邪气入心，虽藉药力以开之，而所以载药力上行者，胃气也。胃气充溢于津之内，胃之津液一伤，下之津液再伤。至邪热持³饮，结于当胃，而津液又复夺以立上征，有不⁴足不已之势。烦躁者，津液已竭，胃气下夺，孤阳无⁵附而无所依附之位也。此陷下者法当见七日⁶早，兢兢以汤饮为先务，饮尽则津液自安，知逆乱有自针复为良民也。呜！微矣！集喻嘉言

太阳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脉证之同，不特不可误在大阳，既下之后，当正不可误在

1 戒戒：规劝警戒。

2 踵（zhōng 肿）：承继，沿袭。

3 搏：瑞霭堂本作“搏”。

4 见几：从事物细微的变化中预见其先机。

5 兢兢：小心谨慎貌。

大司一不下之先，得人之身有内气，有外气，皆病辄以当以志
之下，如太阳也。一日，邪尚在表之时，而其人不能卧，在欲
已，表上不应有此，所以其心下必有邪聚结而不散，故气多
者有不能卧也。但心下为胃属里者，脉之沉也。今永见其沉，
比其人手未本有寒饮利于心下之时，一旦外邪，本非随作，与
邪邪者，其言者不同。故本从脉证方上起见，又从心下证上
证耳，所以反下之，表邪反入里，与本分之利相持。利上
者，邪不下行，必结而益上，乃作寒实结胸。利不止者，里寒
亦表热，而不利不止，反下因反下之，其里邪不复上争，亦
因势利导之矣。但热邪从表入易，从里出难。协其下利，热不
尽则利漫无止期，亦危道也。〔案程郊倩〕

寒实结胸，无热症者，与一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此承上素有寒饮者而言。结胸本以误下而成，曰寒实者，
言其人与气素盛，一遇误下，则在下之邪入，亦不无转方热
耳矣。〔案〕曰方，方大之方，如芒之与下，故转而为白散
耳。〔案周禹载〕

小陷胸汤 方见《中篇》

白散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炒黑，研如1法

二味为末，内巴豆，更杵，白饮和服，强人一钱²，弱者
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
不止，进冷粥一杯。

寒饮内聚，又被水寒，两寒转结于胸中。梗、贝消饮开膈，

1 辄：原作“辄”，据文义改。

2 一钱：宋本《伤寒论》作“半钱匕”，成注本《伤寒论》作“半钱”。

巴豆佐之，故用急水，使邪退而结散，以利之谓有全功也。

此方为寒湿初有证，阴寒甚者不得已而用之。若轻者，《活人》以枳实理中丸¹与之，应手取效。李士材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太阳病，下之，其脉以下，反见多端，反言其脉以方在。如脉促者，方欲结胸也，又不结胸，则邪欲未结，可从表散，故为欲解。“促”之脉者，犹促于表，非竟解之谓也。脉浮者，即脉促而申之，以脉促，原之以浮，故为邪欲未结也，故必去其已“浮”于里、出也；邪浮自出，必结胸；若于里紧，必下利；若里弦，必两胁拘急；若见细数，必头痛未止。按上文脉结胸“沉紧”未，下里“紧”字皆言紧言也。设脉沉紧，方是阳邪入里，但入尚未深，仍欲上出作取也。今言脉浮滑，其证之同，亦与紧脉同也。故言滑为阳邪入里，欲下利；言滑里邪初上在表分，犹欲其出，故言下在里。夫大言言六之脉，其病皆在里。在表，以有沉紧、沉滑言也，亦不可行以里。何名之。长沙析义之精为何如也！集喻嘉言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批注〕误下痞气

太阳病，下之，不结胸，反下利，可小可作痞。如太阳病外证未除，

1 枳实理中丸：出自《李证活人书》卷四。为理中丸（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加枳实、茯苓组成。

2 指：原作“止”，据瑞震堂本及抄本改。

自奴下之，热乘虚入，反因利，是曰内热。不止者，里虚不可已。里虚者，邪实坚满也。以表未除，用桂枝以解之；以里虚，用理中以和之。表里兼治，已是扶正令邪自却。缘此升无客气上逆动气之邪，故芍药欲入汤，故不用，乃心中芍药连不可用，并桂枝汤中芍药亦不可用也。合参喻、程

桂枝人参汤

桂枝 甘草炙，各四两 人参 白术 干姜各二两

先煮四味，后内桂，更煮。日再服¹。

外证未罢而用桂枝，审矣！但得热而利，何以兼用理中耶？不知干姜温散，可除痞满，况以数下之后，反令胃寒，故所陷者热邪，而利不止，则已里虚矣。故加桂枝一味于理中汤内，而更其名，为治虚利下利之圣法也。其法先煮四味，后内桂枝，则和中之力饶，而解肌之力锐也。《三注》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泻心诸方，开结、荡热、益虚，可谓备矣。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乃知下后得痞，以致水气内蓄，津液不行，暂无去路，非热邪也。五苓散主之，使浊阴出下窍，而清阳走上焦者，亦无阻滞矣。况五苓一通气化，兼行表里之邪，心邪不必从心泻，而从小肠泻，又其旨已。《三注》
郊倩

泻心所以泻心下热与饮也，五苓所以解膀胱之邪与热也。服泻心不解，而反见渴与烦燥、小便不利，则知不独心下为痞，

¹ 先煮四味……日再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利之小便亦有热矣。一长一短，以改司在肾以世移无之热也，是知在肾，非肾者之药，而执言一汗，主肾为之固然，然则知理有信矣，势所必然，固未可以执度去，以为一定之程也。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甲错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此言病多由于误治，而明可愈。不可愈之分。表以误汗言，里以误下言，阳病表，阴病里，无阳则阴独言，阴独谓无阳。青黄，脾受克败之色；微黄，土见回生之色。手足温，阳气出于四肢也。言既经反复之误，又见危败之色，且脉证尚存不至，则言难治之真可救者难言。今谓土见回生之色，阳未得温，尚存之自阳复，故为易愈也。然言均是也，如彼变则难，如此变则易，是故君子慎其初。

此为虚中危证。初言误下，阳邪内陷；此言不独误下，先已误汗，故一不发汗，遂发热恶寒。则知本证前或不必甚热，即热亦未必过重，此是许多个病矣。既言阳邪复下之，则又言下自自而寒，故言表里俱虚，犹甚本证，复言阴阳气并绝矣，言本证然可愈。然又云无阳则阴独者，言以中而见也。言且由见阳独无阳，则治坏寒下之药必不可用，不可用者，则凡药于伤心伤手，若使复加烧针，不但心下为痞，因增胃中之烦，其言错杂，有难拟议。观其外证之候，言微青色，阳气外脱者，自为危笃；使其色微黄，则阳气尚存，手足温，则阳气独在，是以尚易为力也。此上皆误下之坏病也。集周禹载

1 克贼：损害。破，破坏，伤害。

2 地：抄本作“渴”。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黎黎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批注〕此一节又不因误下，而寒饮素积成痞者。

痞有攻下之痞，有素有之痞。攻下之痞，若邪陷入胃结；素有之痞，则从邪内结成。此太阳中风，邪在肌腠，与太阳证同。但治法者，邪结于胃，其证同；此在心下及胃，其证异。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与结胸之证未别。其人黎黎汗出，发作有时，而晡时夜俱发，即此便是表解之证。虽有头痛及短气诸证，不得以表名之，故复申其义。见汗出不恶寒，便可从不忘表上认识，纵有头痛，亦属外邪欲饮，攻，非大表证。攻乃取十枣汤者，正与结胸之泻心汤相仿。但伤寒和利下法，多为苦寒泻下，泻下者，邪从下，津液、阳气俱结，不得不用苦寒以泻之。今证在太阳，并不在胃，其当用津液未干，热耗，而高津尚存，苦寒之与无干，取实，故取泻以逐水于泻下之同，以为下法也。集喻嘉言

干呕胁痛，小柴胡、十枣汤皆有之，一和解，一攻伐，何也。盖小柴胡，邪在少阳也，故有邪热证在，而有干呕诸证，所以不可攻下。此干呕，故表证之邪。夫十枣汤证外无恶寒，其人黎黎汗出，此表已解也，但去心下痞、胁痛、干呕、短气者，邪热内结，有欲饮，其里未和也，与十枣汤，以下祛逐饮一证之，所以当从表证以决之。有表证而干呕、胁痛者，乃柴胡汤主证；无表证而干呕、胁痛者，十枣汤证也。上文所云头痛者，证家多有此证。今证家见其头痛，以为表不解而不敢攻，所以至此，以小柴胡。此又不因误下而痞者，因表证而及之。集张蕪善

十枣汤

芫¹花²醋³熬 甘遂⁴而⁵煨 大戟⁶水⁷浸，各等分 大枣⁸十枚

各捣为散，水升半，先煮枣，取八合，去渣，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者服半钱匕。平旦温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利后，糜粥自养。

心下痞硬满，胁下痛，水饮迫处上中二焦。卫气不固，正气阻遏，故咳、汗、短气。本欲利水而利之，于是以芫花、甘遂、大戟主五水、十二水者为臣，大枣之佐使。一升者为佐，一匙主中焦，复升中气，与一升之饮量有上下，岂虑有胶滞之患耶？《三注》

里未和者，痰与燥气缠于中焦，故头痛、短气、干呕、汗出，是表未和，非里未和也。但此汤本，轻泻，患在于痰饮也。集杜于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下之。

〔批注〕误下复汗因致冒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下之。其言里未和，然后下之，但示其意，并未出方。其言里未和，然后下之，但示其意，并未出方。其言里未和，然后下之，但示其意，并未出方。

后人孰察《内经》“虚者责之¹”之意乎？合参喻、程

氏：冒者，清阳之气不能上彻于头目也。汗者，阳气之所酿，汗出，知阳气复还于表，故愈。

大²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³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批注〕误下复汗亡津液。

大下之后，复发汗，津液之存于身者有几？此言小便不利，非热证者比，以重亡津液故也。大下既为津液之府，胃已告虚，六经亦入，已谷或可，虽具五苓散证，亦宜以不谷言之。有充其津液，得小便利，必自愈。此下又下后复汗之坏证也。案程郊倩

太阳中风，以火劫发汗，邪气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而喘，口咽干燥，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批注〕此言不解肌而误火劫、针灸致变者。火劫发汗辨阴未尽亡，

全若火劫之误，其变更有甚焉者，风阳也。火亦阳也，风邪是假火热也之，则血气壅焉，所以失其常度，其身发黄。然阳邪居于阳位，尚可支从衄解，或从汗解。至于阳邪深入阴分，势必劫尽津液，所以高⁴以下不得汗，口⁵咽干燥⁶，甚者至哕⁷，

1. 虚者责之：语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2. 大：原作“太”，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3. 亡：原作“忘”，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4. 咽：原作“咽”，据瑞藻堂本及抄本改。

5. 哕：原作“躁”，据瑞藻堂本改、《尚论篇》卷一《太阳经上篇》作

身体枯燥，小便难，大便难，手足热功，^①身安多汗，乃太阳内以，火明，尽之象，^②身安汗多，能驱一必其人小便自利，邪未尽伤，始得以行驱阳救阴之法也，集喻嘉言

良一以小便利否，其阴阳之本是否最辨。盖水出高下，小便利则津液未全枯，阳气不逆也；可以言阳气竭，小便利则膀胱之气化行，肾水不竭也。已有驱阳救阴之法，明其亡阳可予集程绳士

太阳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人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②，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③。及多^④，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批注〕火熨^①躁烦，辨邪所由解。

此节分五段看：“太阳病”句，是言病证；“反熨其背”至“汗出”，是言治后变证；“十余日”一句，是言日久病势所已至；“故其汗”至“反不数”，是推原欲解不解，余邪未散，阳气未复证；“及多”至末，是料定阳气未复，欲食与饮之状。然此必阳证之人始能至此种情况。文中不言脉理，言可想悟，倘遇素虚尺迟者，安能保其生乎？集刘宏璧

按：太阳病二日，邪方在表，不当发躁，而反躁者，阳邪重极可

① 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均作“凡”，但从下文看，

② 栗：原作“漂”，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及文义改。

③ 及多：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及不多”，且断句在“及不多”三字后。但据作者之义，当作“及多”，且断句在“及多”之

④ 熨：原作“慰”，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知也。医者不知表散，反熨其背以取汗，助阳夺阴，逼液外亡，遂大汗出。汗既外越，火复内攻，劫尽津液，所以烦躁而谵语。使尔时急以苦寒下之，救其津液，岂不涣然而解。乃迁延至十余日，火势渐衰，正气欲复，忽振栗者，邪正争而欲汗出也。自下利者，邪不能容，而欲从大肠下奔也，其候本为欲解，然而不能解者，以火势炎上，汗至身半而止，而腰以下不得也。欲小便者，邪欲从下走也。反呕者，邪欲从上越也；“欲失溲”三字，形容小便不得之状。足下恶风者，阳邪浮于上也。大便硬者，津液竭于下也。小便当数而反不数者，言邪衰，渐有津回之理，而津耗难有遽复之势，所以欲解而仍不能解也。迨至小便多，则津回肠润，而久积之大便必尽出矣，夫然后身半以下之阴气得升而头反痛，身半以上之阳气得降而足心必热，以谷气下流，无复阻遏故也。火邪为害如此，可不知所戒乎！

今一证观之，上言与邪在阳气流注，失其常度，邪尚在表，故当以利小便治之；此言与邪在火热入胃，胃中水竭，邪已入里，故当以泻大便去之。从末末不指出，必欲待小便自利、大便自多，已有火邪炽盛之时，可能小便自利、大便自多也哉！此郊情又一说也，存参。

太阳病，以火重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

〔批注〕误火重，必清血。

时俗用烧炷祛陈，酒水取气，肺病人闻之，往躁扰而反不得解。清血，便血也。汗为血之液，血得热则行，火性大热，既不得汗，则血必横溢也。集方中行

申之曰火邪，示人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喻嘉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批注〕脉数不可灸¹。

微而数，阴虚血热之证也。此言灸之，阴虚者益虚，热者益热，不全伤残不灸。凡病皆然，不独阴虚阳盛也。针灸家亦识此义否？集喻嘉言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²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³。

〔批注〕误烧针发奔豚。

针时冷，先烧使之温，而后用也。被寒，言其从针处有寒入也。核起，谓针处起如核也。言其人素有肾积者，因针寒入，其积遂发，则气自少腹上逆而冲心，状若奔豚也。灸其核，所以散其寒也。与桂枝汤者，解其表自汗之证也。加桂者，桂是克肾的伐肾邪，然所谓者桂，非枝也。此以上，皆误针灸之坏病也。集方中行

桂枝加桂汤

桂枝五两⁴ 芍药 生姜各二两 甘草炙 肉桂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服一升。

即其人素有肾邪，有针处受寒，与肾何与？有发奔豚，言太阳与少阴表里也。有发肾邪，使微开肾也，故于桂枝汤加桂，更加则表里俱服耳。《三注》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灌之，若灌之，其热被

1 灸：原作“炙”，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及文义改。
2 少：原作“小”，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3 更加桂：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二两”二

4 五两：原作“三两”，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5 羹：原作“噉”，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劫不得去，弥更益烦，内亡荣气，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

〔批注〕此言不解肌而误水劫致变者

言在阳，邪在表也。去当汗而反以冷水渍之，热被水攻，外不得泄，则反攻其里，邪更益烦，内亡荣气，是寒水之气客于皮肤间也。意欲饮水者，里有热也。反不渴者，邪在表也。与文蛤散，以散表中之水之气。若不差者，是水热相搏，欲传于里，则与五苓散，去里热之过。此又戒以水攻而致坏病者。集成无己

文蛤散

文蛤五两

一味为散，以沸汤五合，和一方寸匕^①服

热当以汗解，反以冷水渍之，复迫使之内入，则增烦，荣气，热邪传里也。故与文蛤之咸寒走肾，以润其内，直走少阴，专任之而有全功耳。《三注》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其时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批注〕又言太阳病过经不解者，知皆极吐下之误。

此段经文正是一意，反复明^②水为汗下之故之取也。过经十余日，因极吐下之实。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郁郁微烦，此胃气受伤之候也。大便反溏，腹微满，此邪乘虚入之候也。将错就错，故用调胃承气，以和中去邪。若吐下所伤，则取白

① 方寸匕：成注本《伤寒论》作“钱匕”

② 明：此后续霭堂本有“其”字。

位者当在大阳经也，此言承气不可与，即柴胡亦不可用，谓治阳明、少阳无益也。集刘宏璧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

〔批注〕此二节通结上篇之义，亦以起下文之论也。

此节大又言汗下之。凡病日久，外邪不解者，不可下，入阳入阴均定一停者，言句也。阴阳，犹言停聚。一聚也。若阴阳俱停，则阳无偏胜，此即一和微意之六也。言必先振栗者，盖邪气虽衰，正气大虚，下振栗则不能汗出也。然其不能为振汗，而邪无正机者，则一再用治要与句语不同。盖初起邪气甚则实，久病正气存则虚，所以最虚之处即是邪乘之处。故但阳脉微者，邪乘其阳也。言曰：阳虚阳盛，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邪乘其阴也。言曰：阳盛阴虚，下之而愈。邪去则正自复，不补而自补耳。而复书之曰：“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言其气虚，唯取其微和胃气而已，其无事于大下、大下俱在言外矣。集喻嘉言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无论中风、伤寒，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者，阴阳之气一和，则必自愈。不可与为同生事也。此节通结上文之意。集张路玉

1 阳虚阴盛，汗出而解：语本《伤寒论·伤寒例》及《难经·五十八难》

2 阳盛阴虚，下之而愈：语本《伤寒论·伤寒例》及《难经·五十八难》

太阳经中

太阳一经，何必分营与卫为二者，非分营卫也，分风寒也。何以伤营？营，同也，卫亦同，从其类也。大风伤卫证，用桂枝汤解肌，但治其卫，而不散大汗以扰其营，行营失之不及，不及则邪不去，而势必入里，故两解表里之法居多。寒伤营证，用麻黄汤发汗，乃欲驱其邪尽从表出，又多失之太过，太过则不免伤正，而邪反易生，故两解表里之法差少。设或邪有未尽者，亦不敢再汗，惟和其营卫，以俟卫回自汗的解。总之，太阳证于少阴。太阳病脉紧者，必无汗。盖太阳卫外以为卫，亦赖少阴之藏精而为守。表实而卫亦实者，然后可用麻黄汤的发汗。若阴脉俱紧，而反汗出者，是阳不固而阴不守也，能无亡阳之患乎？而麻黄汤可轻试乎？所以古人重证伤寒之辨，既既，则发汗者弗疑，而不应发汗者亦弗疑矣。

太阳经证之营卫，乃风寒初入之分途，故有太阳经见之脉证，即有风寒分见之脉证。中风之脉证既证于上篇，而伤寒之脉证则特著于中篇之首。伤寒之脉证既言，即当言伤寒传经不传经之脉证，脉之静与急数，阳明、少阳证之见、不见是也。大抵为伤寒之定脉，无汗为伤寒之定证，又重举脉证而申明之，遂出麻黄汤为伤寒发汗之定法也。麻黄既为伤寒之定法，而又更用桂枝汤者，因汗解后而复烦，营卫不能与任麻黄汤故也。然则伤寒法固汗解矣，不知伤寒之脉证亦有不可汗者，如脉沉、迟、微，以及心悸诸宿疾之类，皆不可以不解也。若汗之不明，设当发汗而不汗，则热壅于上，为衄血，邪犯其标；热结于下，为畜血，邪犯其本。即或汗之不如法与汗之或过

有定衡矣，合参方、喻。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症不见者，为不传也。

〔批注〕辨症之传、不传。

不传有二：一则不传而自愈，一则不传而犹戕未愈，始终经者有之，妄皆以脉广而见方在。若止拘日以论之，则大当远矣。集方中行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批注〕此节以症言，下二节以脉言，总以麻黄汤为主治。

无汗对于篇有汗而言，以明彼此相反，所以为风寒之邪别而为营，营虚则表理闭塞，虽热，汗不出也。卫主气，卫弱则气逆，呼吸不利而声息不通也。主之以麻黄汤，乃欲驱其邪从表出，可见发汗与解肌迥乎角立也。集周禹载

麻黄汤

麻黄去节 桂枝各三两^①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四味，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② 温服八合^③ 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卫受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寒伤营，营血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故无汗、发热有汗，寒；风伤卫，卫气不能内护于营，营气不升，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是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邪经火郁之药；桂枝汤虽太

① 各三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桂枝作“二两”

② 二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升半”

③ 增：通“憎”。厌恶。《墨子·非命下》：“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江声云：“增当读为憎。”

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括要》

麻黄者，义当擒敌之大将也；桂枝者，义当指挥之参军也。故委之以麻黄，必止之算也；益之以桂枝，节制之妙也。甘草和中的除热，杏仁下气的定喘。惟麻黄有专功之能，故不须峻剂之助。《三注》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伤寒之脉，阴阳俱紧。其脉但浮而不甚紧，似不在发汗之位，不知寒既伤营，愈重第汤定法，另立他药可代。故长沙重申其义，谓脉紧者同当用麻黄汤，即脉浮不紧者，系其邪方在表，亦当用麻黄汤托出其邪，使不得内入也。《三注》

但见恶寒，即为在表。王肯堂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不但脉浮，即浮数而不紧者，系其势正欲传，亦当用麻黄汤，击其半渡¹，而驱之使出也。集喻嘉言

但浮不紧，何以知其邪未入里耶？以无汗，故可发也。脉数，何以知其未入里耶？以其浮，故可汗也。集刘宏璧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

〔批注〕伤寒发汗解后复烦，有改用桂枝汤一法

按：发汗者，已服麻黄汤得汗也。病解半日许而复烦，数如故者，邪未尽也，否则汗后表虚而风邪袭入也，更，改也，言可改前去，不用麻黄而用桂枝。非不当用也，以一汗再汗，营虚不能复任麻黄也。

桂枝 麻黄，以风寒对待之力，有桂枝主表，表实则

¹ 击其半渡：古代兵法的一种战术。《吴子·料敌》有“涉水半渡可击”之说。此指当外邪有传变透发趋势时，及时用麻黄汤辛温发汗，祛邪外出。

阳固，而营阴亦私；麻黄主发表，表毒则营固，而卫阳亦疏，所以桂枝之色，惟恐失之不及；主麻黄之色，惟恐失之太过。表里之间，务令卫护多于亡泄，此长沙之大旨也。（《医方类聚》）

【批注】伤寒法当汗解，而亦有脉与证不可发者，不可不辨。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批注】脉沉不可汗。

麻黄之治伤寒，咸为一方分。然往往有脉不可汗与证不可汗者，又不可不辨。如发热、头痛，太阳表证也；此脉反沉，为少阴脉也。阳病见阴脉，由其人阳气虚耳，邪虽外侵，正难内御，即不可妄从表治，当静以俟其自差。若不差，而更加身体疼痛，知重从内转，此时不温其里，日久必成三阳亡阳之变，温之无及矣。故合汗从脉，用四逆汤以救里。不当因发热头痛而犹迟疑瞻顾也。集程郊倩

此证与少阴发热、脉沉相同。然少阴表邪轻浅，发热反为轻；太阳正气衰微，脉沉反为重。可见桂附配麻黄，发中有补；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四逆汤所以较重于麻黄附子细辛也。案赵嗣真

此凭脉不凭证之大旨。或以为若不差，必自服汗为矣。脉沉本虚，设复汗之，发热变为身疼，若不用四逆，则身疼必如被杖，拘蹙必致，顺逆势所必致。其于“当救”云者，可思而知也。集周禹载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① 衰（póu 抔）：减少。

〔批注〕脉迟不可汗。

不唯此也。如脉紧身重，乃伤寒正病，欲当发汗以驱其邪。然欲攻邪者，必先顺其正。设尺中一迟，便知其邪自盛，若自虚。汗为血之液，而营主之。麻黄之发汗，只因营血凝闭，从具有余者夺之。今营气不足而血少，尚可用夺之伤其液乎？所谓当汗而不可汗者，此其一也。合参喻、程。

尺中脉迟，不可用麻黄发汗，当以与桂枝汤和之，和之邪解，不须复汗。设本实，不妨多与。设尺中有力，乃与麻黄汗之可也。集李东垣。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乃愈。

〔批注〕脉微不可汗。

不唯此也。又如脉浮数者，亦当汗解。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唯损其阳气，夺其津液，而营血亦乏可知，其尺中之脉必微。大寸主表，尺主里。脉虽浮数，而尺中则微，是为表实里虚，麻黄之伐营为表里俱实者设，已可再用之以夺其里乎？须用和表实里之法治之，使表里两实，则津液自和，邪无所容，不须发汗而自汗出愈矣。所谓当汗而不可汗者，又其一也。

集程郊倩。

人之有尺，如树之有根。肾为血脉之源，未有气虚而营血反足者。虽少不拘浮数、浮数，而必据尺脉以审其虚实，无非相火津液之义。毋执于麻黄汤为伤寒定法，而遂径主清辛意也耶。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咽家不可与建中汤，以甜故也^①。

〔批注〕又言当汗不可汗，则惟有先用小建中汤一法。

按：此为当汗而不可汗者立法。言伤寒二三日，表仍在也，而阳气内虚而心悸，阴气内虚而心烦，里虚表实，攻之不可，补又不能，惟宜于桂枝汤中倍芍药以益营，入胶饴以养正，而且不减姜、桂，兼以驱邪，但使中气建立，不受外忤，则津液自和。有不自汗出而愈者乎？而于尺迟、尺微者可以悟矣！

小建中汤

桂枝 生姜切，各三两 芍药六两，酒洗 甘草二两²，炙 大枣十二枚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内胶饴，更上火消烊。温服一升，日三服。

小建中者，桂枝汤倍芍药而加胶饴也。营为阳气素虚，烦为阴血不足。营血者，心之液也，中气既虚，必复汗之乎？倍芍药，酸以收阴；加胶饴，甘以培土。使中气建立，不为振撼，则外袭之邪不攻自撤。谓君有仁人之言，可灾眚退度³，自然之理也。然后知圣人之立法，邪正者敌邪为主，正虚者益正为先，但补正必拒敌邪，用味轻恬，必不如后人以小柴胡汤必去人参反为谨慎耳。《三注》

〔批注〕诸宿疾不可汗。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① 咽家不可与建中汤，以甜故也；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句位于小建中汤方煎服法后。

② 二两：成注本《伤寒论》与《金匱玉函经》作“三两”。

③ 退度：退避。

固和干燥，其人半日津液索与可见，故不可发汗，以事夺其津液也。集喻嘉言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淋者，膀胱热也，气化不行，更汗，则愈扰其血，故从溺出也。集张路玉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疼。

身疼痛，盖伤营血，不当发汗。然疮家血表未平，若汗出化，更发其汗，则外风袭身，内血不荣，必致疼甚。集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此言久衄，在之人咸发汗，以尽其血也。目得在眴眴，乃为血衰。衄血之人，常忌发汗，更发其汗，则衄在之动水必竭，乃上焦枯竭之征。诸水皆系于汗，筋脉紧也。目上陷而不能合，目不合则不能眠也。集张洁古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亡血即亡阳，阳亡则汗无主依，更汗之以夺其液，则阳从汗脱，所以不发热而寒栗，是为亡阳亡阳也。集喻嘉言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²，与禹余粮丸

心主血，心与小肠为表里也。汗多者，复发其汗，则心藏之血伤，而精神恍惚；膀胱之水竭，而溺已无物。此上言伤寒禁用麻黄汤诸症。陶节庵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批注〕伤寒当汗失汗，热壅于上，因致衄，邪在标也。

1 紧急：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急紧”

2 疼：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疼”。

按：麻黄汤为伤寒之主治，而又所禁多端，将令后人何所措手乎？不知太阳伤寒，脉既浮紧，自当汗解。设当汗不汗，则邪无出路，势必热壅于经，迫血外溢，是衄因不汗之所致也。可知脉浮紧、无汗，便当以麻黄汤汗之，则热邪必解散，而不衄矣，非谓衄后仍用麻黄汤也，观下文“自衄者愈”可见。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按：不但不汗致衄，更有已药微除而仍衄者，何也？太阳病，发热，身痛，其脉浮紧，其外无汗，的是麻黄汤症，不可须臾稍缓。乃迁延至八九日，而表证如故者，此当用麻黄汤发其汗也。及服药已，病虽微除，而其人忽发烦、目瞑，甚至于衄者，盖以热邪并于血分，相持日久，伤经实深。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而为衄也^①。然其所以致衄而后乃解者，只因其人之阳气重故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伤寒，阳气重而衄，又有阳气轻而亦衄者。如伤寒不大便，宜属里实，而其人却头痛。欲攻里，则有头痛之表证在；欲解表，则有不大便之里证在。表里之间何从辨之？以小便清之而已。若小便赤者，有热可知，热已入里，头痛止属热证，若欲下之，与承气汤，大便通而头痛可止；其小便清者，无热可知，邪仍在表，不大便只属风秘，仍当发汗，宜桂枝汤，头痛止而大便亦通。但头痛在六七日上，邪郁于郁已久，势必致衄，然无身疼、目瞑，知阳气较前稍轻也。而曰与承气汤者，其意原

① 阳络伤则血外溢，而为衄也：语本《灵枢·百病始生》。

不谓当下，不过借以审有无里证耳。合参程、张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按：上二节是倒装文法。前节“麻黄汤主之”，即在“当发其汗”句下；次节“宜桂枝汤”，在“若头痛”句上。皆当汗而失汗，以致八九日、六七日表仍不解也，故重则与麻黄汤，轻则与桂枝汤。若既已衄矣，阳邪遂解矣，夺血安得复有汗乎？又安能复任麻黄、桂枝汤乎？长沙恐人于既衄之后轻用表药，以伤其阴，故特申之曰“自衄者愈”，叮咛告戒，示人不可造次之意也。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仁^①承气汤。

〔批注〕伤寒当汗失汗，热结于下而成蓄血者，邪犯本也。

伤寒当汗不汗，热结于上，有阳明证。设热结于下，又有蓄血一证，亦名之曰犯本。而乃主用桃仁承气，何耶？不知太阳犯本之证，原有气分、血分之不同。何谓气分？指其主津液是已。何谓血分？膀胱力多在血之经，下连直胃是已。如太阳病不解，热必随经入里，搏于下而不化，是为热结膀胱。其人不能宁静，必如狂。如狂而小便不利者，是气分受邪，水得热沸而上侮心火使然；如狂而小便自利者，是血分受邪，津液被耗而心火莫制使然。倘血已自下，则热随血出而愈。夫愈，因于血下。若血不下，而表未解者，则邪热未尽入里，攻之早而苦伤热陷，变生莫测，所以解表攻里复有次第。必外解已，但小腹急结者，热已归并下焦，此时行逐瘀软坚之法，方不犯上中。惟气分证，外则桃仁承气汤与五苓散同为太阳犯本之药，

① 仁：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核”。

② 如：原作“于”，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而一从下利，一从后攻，固气分、血分之所由起，亦伤卫、伤营之所由分也。集程郊倩

桃核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 桂枝 二两¹ 甘草 二两 大黄四两，酒浸 芒硝 一两²

上四味，水煮³，去渣，内芒硝，更上火微沸 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血结之证之里，故攻之从肠胃而出，不用芒硝之苦寒软坚者同苦寒之大黄较推行之力，则邪从必不能透条。如凡芒硝、大黄、而无桃仁之苦甘润滑者以破其血，其白苔不行，则热亦不能尽除。今此独用桂枝者，桂枝本言无不为，用为血导，可以直达旧所。又可润节，佐桃仁以建去瘀生新之力。不得易就之邪去，而在表之邪亦无所恋之戈言也。先食，谓先服汤，而饮食则续进也。《正传》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证较前症更重。六七日，表证仍在，却为不先解其表邪。又得为攻为中不更加桂枝，所以脉反沉沉，反不结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矣。若少腹硬满，小便自利，其人之发狂者，为血蓄下焦无疑矣，在里在下其邪不恋。所以然者，以太阳之邪在经时，当汗失汗，否则不当利小便而误利，因随经而瘀热在里故

1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2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3 水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

也。夫畜血而全发狂，则热势攻心，桃仁承气不足以动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单刀直入之名不能斩关取胜，故名其汤为抵当。抵者，全也，乃至为不易之良法也。设非此法，则少腹所结之血既不随气而行，更有何药可破其坚乎也哉！

热伤蓄血，未尝表散，因得下血，则为畜血。轻者其人如狂，则以外证为先，此即表攻里不易之常法也；重者其人发狂，脉微沉，虽表证仍在，当以里证为急，此先里后表一时之变法也。长沙以“狂”字包括正多，复加“如”、“发”二字，分别其邪，一与蓄血同，一与热势猖狂，学者潜心体认，譬之撮米为图，则山川形险历历如画矣。集周禹载

抵当汤

水蛭三十个，猪脂熬黑，即蚂蝗也。虻虫三十个，去翅、足，猪脂熬，即牛马身上大苍蝇也。桃仁三十个^③，去皮、尖。大黄三两，酒洗。

上四味，为末，以水四升^④，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在里有如月府与膀胱之病，下焦有气结与血结之分。血病反使主血之心扰乱不宁，热势较重，且非桃仁足以胜任，故取水蛭、虻虫之善食血者，一以取其行不移，一以破血而无定。桃仁润燥，大黄泻热，惟恐其牵之不去也。然此为至峻之药，其见于脉与证者必如是，始可用之。苟妄投此汤，杀人以刻，可不慎哉！《三注》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

1 懊懊：纷乱。

2 赅：原作“擗”，据文义改。

3 三十个：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十个”。

4 四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五升”。

小便自利，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此方法中之法也。以抵当汤为重剂，抵当为毒药，恐人误认不真，不当用而误用，与夫当时而不欲用，故重书其义。言身黄、水正结、少腹硬者，本为下焦蓄血之证，然只现此，尚与发黄相邻，必如前证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则自证无疑，法当抵当矣。言小便不利，与瘀结旁流，无形之气血，为发黄之候也；小便自利，为瘀之化行，然二少腹硬者，认为有形之蓄血也。谛，审也。言如此者自可审矣，抵当汤主之。使人勿贰¹、勿轻之意也。集喻嘉言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伤寒有热者，其人常恶寒有其热，则不之犯也，不必因热而治也。少腹满者，人常因热入气分，而发于散者，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则非蓄血而散也，故曰宜。宜当下之，但有热之证，较之于人常蓄者更为微细。盖热之在，热气自可散也；有热之证，热气自散而散也。故桂枝汤气及抵当汤皆属余药，乃不可也，宜从抵当汤受用丸，考之在证之，使之自散于下，化而散下，则热散矣，宜从抵当汤受用丸。总叙直观之，血证同证矣，初句曰“外不解者，不可攻”，上句曰“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又曰“不可余药”，盖必以不知法，故一条中，竟不现小便，是使人误认其证者，是也。程郊倩

此上皆太阳伤寒当汗不汗而致变者

1 贰：怀疑，不信任

2 之：原作“血”，据抄本改

抵当圆

水蛭二十个，猪脂熬黑 虻虫二十五个，去足，熬，猪脂熬 大黄一两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晡时¹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汤者，荡也；丸者，缓也。汤中水蛭、虻虫俱用二十，丸则其减至十五，药本轻矣，轻则恐其邪不暇，而连言畏之，所以示功于必得也，故曰“不可余药”，与人陷胸同同意。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

〔批注〕伤寒汗后不解变见诸症。汗后发喘

上篇言中风当汗且 若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而汗不解者，名为坏病。伤寒亦然，但伤寒不当发汗，或汗不如法与，之大过，皆能为差。试以发汗言之，言之。此节前三家皆云：是桂枝汤同法，是不汗证、气逆变证，不可更行桂枝汤，一误不可再误也。余谓不然：此数句乃何若文法。长沙良法，用麻黄汤发汗言，本当用桂枝汤，唯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不可更行桂枝汤也。盖用麻黄汤发汗而汗出，皮毛肌肉之热可散，所以身无大热，而热壅于肺，喘而不止，故用麻黄通腠理，杏仁下肺气，甘草缓急，石膏清肺热。何误行桂枝，反不解愈热而愈喘乎。故曰“不可更行桂枝汤”也。集程绳玉

1 晡（zuì 最）时：周十二个时辰，即二十四小时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¹

麻黄四两，去节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上四味，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渣，温服一升。

麻黄汤本有桂枝以温之，若及之则汗出而喘者，明当误在桂枝矣，安得复用耶！至今仁翁所必用，何乃反哉，长沙书中盖谓桂枝辛温，能助阳热，是以作喘；杏仁能可降气止喘，而非辛凉升散者，不足以散伏邪。清实热也。然则石膏为本汤之君也。邪既内伏，则表邪亦不易撤，故入桂枝，更加麻黄。外散内凉合为辛散，复加甘草之数，又恐石膏寒伤胃气也。

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发汗后，邪气微而津液少，其人必渴，必得。或饮水多，燥或以水灌，皆令作喘。肺主不能通调水道，则水逆伏然也。
集程郊倩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护胃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③主之。

〔批注〕汗后胃心，心悸。

不但发汗不可，即当汗而失其分数亦不可。盖汗为心液，汗去心液有失而旋阳则为悸。又于汗后、欲得按者，按则定，不按则不定也。桂枝敛散宅心^④，能调疏慢之表；甘草和中益气，能调不足之阴。于此者，欲其表还于集，使回旋于心分耳。

1 汤：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2 自：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3 汤：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4 缓（yu 育）：养育。

5 宅心：归心。

合参许、程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两 甘草二两，炙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温服。

汗多亡阳，则亡中气法，故叉手^①于心，心悸欲得按者，虚故喜按也。止用桂枝、甘草^②，同表和中，两相益^③合，而悸可定矣。《括要》

桂枝本营分药，而其用各有不同：得麻黄、生姜，则令营气外发而为汗，从辛也；得芍药，则收敛营气而止汗，从酸也；本方得甘草，则补营气而养心，从甘也。桂枝为君，甘草为臣，用以扶心之阳，汗虽多，而不至于亡阳。甘气相得，营气而和而汗自止，与言亡中^④，心下有水气而悸者^⑤同矣，乃补心之峻剂也。《正传》

未持脉时，其^②人叉手^③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批注〕开后耳。

叉手自冒心，特阳虚之外候也。令咳以试之，则耳内之内候并得之于耳聾矣。所以然者，诸阳受气于耳中，而精气则上出于耳。今以重发汗而夺其阳，则气所不到之处，精气亦不复注而通之，故耳聾无闻也。阳气既虚，自冒亦同其阳，与少阴邪胜耳聋迥别。集程郊倩

发汗后^①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① 结（wǎn 晚）：联结、贯通。

② 其：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病”。

③ 叉手：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手叉”。

④ 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病”。

〔批注〕汗后恶寒。

既言汗而表不解，发热仍如故，而志并独，曰“反”，比前有加已。不因汗解，而反有加，盖表因发而更甚乎？其为阳虚无疑矣。本是伤寒，发汗不为误汗，身热当解而不解者，并知其营气素虚之人不宜径行发汗。若早用建中而后汗，已至此哉！合参周、陈。

芍药甘草附子汤

芍药 甘草炙，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

水煮，升半^①，分温再服。

其人素虚，应建中而用麻黄，汗多为阳虚，而阴又素弱，补阳当用芍药，巨阳当用附子，势不得不芍、附兼资。然又惧阴、阳均不相和，于是以甘草和之，庶几阴阳谐而能事毕矣。《三注》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批注〕汗后恶热

发汗后只恶寒者，为虚，虚乃表虚；发汗后只恶热者，为实，实乃里实。只恶寒者，是发其汗或汗出太过，所谓阳微则恶寒，宜芍药甘草附子汤以温之；只发热者，是表已解而里不消，所谓阳微则发热，宜调胃承气汤以和之。

发汗而反加热，知热为胃实，津液外出，胃中干矣，与调胃承气以和之。长沙愚人疑为外邪未尽，再一汗之，将内实者不至于谵语躁烦乎？然承气曰“与”，似大有酌量，其不当率意攻下以虚津液可知矣。合参刘、张。

① 水煮，升半：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批注〕汗后发黄

此推明发黄之由，以起下一节之义。里以发汗不对言，里以黄言。伤寒发汗已，热邪虽去，不当身目皆黄。所以然者，以其人素有湿邪在里，表虽虽去发汗，而其为湿邪所渍者终在里而无从解散。里者，在胃之通称，不在肌肉之间，非深入里之谓，故以为不可下也。至于寒湿中求之者，即下又之一办法也。合参方、张。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所谓“于寒湿中求之”者，何也？盖色黄之邪得里而不利，所以热瘀于中而发黄，故用外解之法。设问曰：“里”字，已既在里而反治其表之理哉？集喻昌言。

此小豆二表里之法也，故用外解之法，必用清利之本。伤寒发黄者，必其人素有湿邪，是湿与热相合，内热相合，故使全身发黄，故必利小便以去其热，表证以散其湿，不可独

然。后知大柴胡汤主下等证，乃与宗明发汗等证者不同。按前节揭云“不可下”句，便是通身手眼³。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麻黄二两，去节。连轺二两，即连翘根。赤小豆一升。杏仁四十个，去皮、尖。甘草炙。生姜各二两。生梓白皮一升。大枣十二枚。

1 连轺(yáo 摇)：连翘根，今多用连翘代替。

2 泥：拘泥、固执。

3 通身手眼：佛教用语，出自《五灯会元》及《碧岩录》，指浑身是手，浑身是眼。此指经典医籍处处可融会贯通，句句皆是可遵循的典范。

以潦水¹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取三升，分三服，半日服尽。

凡素有湿之人，一遇外邪，湿相夹杂，则在外之邪不散，而在里之热转增，不能透达为汗，因湿为黄。表热汗以麻黄，里热紧以石膏，湿不去则热不可得而泄也，因复以小豆之甘平芻之，加杏仁以利肺气，使表里之热分清，一极黄极赤之便行，周身之湿尽矣。《三注》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此证以湿热当在表半的，故治法如此。若伤寒七八日，禁极矣，极则热与湿俱从热化。身黄如橘子色，此邪毒之熏黄，湿与热有异矣。且小便不利，腹微满，宜热居于内，而津液不得下行也。故只从里。与开泄于热，利便邪湿，所以建功，茵陈蒿汤主之可也。集程郊倩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梔子十四枚，破 大黄二两

水一斗²，先煮茵陈蒿，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分三服

茵陈入黄白及通身发黄，目黄赤，则热为之解，止前阴则湿为之解。且臣以梔子，苦寒能条太阳之大热；佐以大黄，益使之热泄不及。若谓大黄走阴而不走阳，岂知君茵陈以倍，则大黄亦推合是理矣。小内文场，圣人固不敢妄视之也。《三注》

1) 潦（lǎo 老）水：大雨后的积水。

2) 一斗：宋本《伤寒论》作“一斗二升”

热因湿郁自气不化，故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是陈黄北方之色，经冬不消，微有皮黄，然，受大阳之气，故能争热邪留结。栀子之性能泄泄下行，其色黄，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之物以通之。大阳之自注入血分，能解散气郁之热邪，同茵陈、栀子，能宣泄化热，以利小便，非下也。小便一利，其黄色自退，腹满自减，而肠胃无伤矣。《正传》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蘖皮汤主之。

热已发出于外，自与白黄不同，正当随热势清解其黄，使不留于肌表而已。言黄退之意难于得热，热则其势外出而不内入矣。所谓“于肌中求之”，不尽是伤寒定法，此十一证款以上皆伤寒发汗后之变症也。集喻嘉言

风湿中有阳邪，虽汗则无热；寒湿中纯阴邪，而相火亢盛，其极能生热，则知热极自能生寒。世人见所治寒，见热治热，须于此等处参求。集朱奉议

栀子蘖皮汤

山栀子十五枚，破 蘖皮一两² 甘草一两

水三升³，煮升半，分温再服。

栀子青且表，有五种黄；蘖皮清膀胱，与肤同热。内外分消，有不立效者乎？故无取乎发汗、利小便也。

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批注〕伤寒误下坏证。下后发喘

1 偏：通“遍”。《墨子·非儒》：“北施周偏。”孙诒让《墨子间诂》：

2 蘖皮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茜蘖二两”

3 三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四升”

若大伤风以下之坏证，俱有汗出，而勿桂枝以有汗，少麦麻黄之法，以治汗出而喘者，当分！乃误下而喘，亦以桂枝汤治，而不按此方者，何耶！盖大伤风中风与太阳伤寒，一从桂枝，一从麻黄，分途异治。由中风之以下而喘者，以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汤中观之，则伤寒之误下而喘者，用芍药加入桂枝汤中，乃大逆也。设固不移易之方法，长涉一以汗出而喘者，正恐人误以汗出之伤风认为有汗之中风，而误用桂枝，故特订汗下四条，以示同归桂黄一治之要。益见营卫分途，成法不可混施矣。集喻嘉言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批注〕误下结胸

经言：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此不言“下后”，而曰“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与成不因下后，而自为结胸者也。夫下早结胸，事之常；热实结胸，事之变。或其人本虚，误下而结胸，与中气实，误下而结胸，此方大之天功不殚者，按六七日而结胸，以言方于其下也。于此可见古人用心自得其妙。然所入之因不同，其证治则一理而已。集张鼎彝

伤寒六七日，有结胸者，盖其人素有停饮，以失下而表热入之，遂成里实。结胸在胸膈，脉沉紧，心下痛，按之如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此不必有邪微之疑，当亦从清阳之分一下其热，则客气自平，是结胸也。要知此证之脉从邪得之，不作寒断。集程郊倩

此明指伤寒而言，然与误下于前者，十分指其邪乘。“热实”二字形容结胸之证甚悉，故下即以“脉沉紧”以应之。盖沉为里，紧为实，热实于里，故心膈石硬，不可于脉沉知邪虚，脉紧知邪盛哉！集周禹载

小结胸症¹，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正在心下，不似大结胸之高，正在上也；按之则痛，又比不按亦重，则较轻也；言寸脉浮也，言地缓于紧，可见其大邪陷入原微，但风欲泰盛，扶邪热而内陷，所以脉见寸滑也。此结胸所以有大小之分也。集刘宏璧

小陷胸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栝蒌实一枚²

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渣，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渣，分温三服

大结胸者，不按亦痛；小结胸者，按之则痛，较轻于前，故曰“小”也。黄连苦寒，以清热也，半夏辛温以散结也。栝蒌苦寒而润，苦而辛苦，则散热于易也；可以散结，也散结于无难开也。先煮栝蒌，分温三服，又皆缓治之法。集李士材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邪陷之证，已起于表，未入于里，邪只在胸胁间，而胸胁之分，则大阳、少阳之分也。大阳证之间，脉浮而不沉，少阳证虽在里，亦是阳证未解之证，然复往来寒热，则里表之邪自在，但未全陷也，可与大柴胡汤。若言无大热者，主热结也，脉则分为寸脉浮也，邪在于此，则津液不复流布，而又凝而为水，水得热结而成邪变，清变为浊，则实于胸胁之间，是

1 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病”

2 一枚：此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大者”二字

为水结也。其人即周身汗出，水饮亦得外散而解，无奈头有微汗，余处无汗，乃阳气不能下达，而水气反得上升，则亦主以大柴胡汤，从高达下为合法，与大柴胡汤两解表里之法同脉，可见逐水彻热不得混施也。合参成、程

热实与热结虽然相似，但热结者是无形之邪在于半表半里，特指出在表寒热，使人知用大柴胡汤下无形之热，不得过用人陷剂也；热实是有形之邪在于阳明，特指出无人热，实有微汗出，使人知用大陷胸汤下有形之水，而不必复多其疑虑也。且教人深切著明为何如！集程绳玉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噎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批注〕汗后痞气。

痞气亦因下早而成。然胃为津液之主，卫气之根，关系最重，不知煎药，表邪以汗出而得解者，胃中以汗出而不和矣。何也？汗致津液外泄，胃中虚，阴邪乘虚，故其人心下痞硬，阴阳格拒，不能宣通使然。是痞气不独成于下后，而成于汗后矣。干噎食臭者，胃虚不能消谷也；腹中雷鸣，下利者，水泻不能止水也。可见痞结由于胃虚，汗解后且能致此，所当于未解时预虑胃气，则汗非误汗。推之，下亦非误下矣。生姜泻心汤主之。盖阳得阴则静于阴，阴得阳则附于阳，破其虚其附者亦宣，是泻心之义也。合参李、程

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甘草炙 人参 黄芩各三两 黄连 干姜各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结寒每因误下，此则因发汗有伤胃气有成者。胃伤，故用人参补中养胃，同以甘草，大寒倍之。用生姜者，以辛燥而能破结痰也；用芍药者，以柔苦之而能下降也；用大枣者，让胃破结，自尔下行，自芍药、大枣相济为美，不寒不热，有破结之功，而无伤胃之患。又倍生姜者何？借散之力大，有泻下之势利也。集《正传》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批注〕误下痞气

设人下之后复发汗，无里后表，而心下痞，究竟已散之邪反内结心下，而身反恶寒，表邪不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里。当用桂枝解肌之药，先散其外，邪已去，乃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攻去其心下之痞可也。集喻嘉言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²渍之，须臾绞去渣，分温再服。

注下倒逆，一服再误，正将全愈，攻痞之法，岂可反用大黄？乃长沙施以大苦重者叠用，不入一味扶胃条饮药者，因无利等并，止有热结，是以利其速走也。且以麻沸汤渍之，不久即去，其气味之出轻而且活，以大药之体为轻清之用，非吾人其孰能之？集《三注》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

1 先：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2 麻沸汤：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二升”二字。

气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寸紧之脉，阳邪正邪，当以汗解，而反下之，阳邪转下，转成痞病，当水不洩，且无块饮搏结，故按之濡，而为气痞也。阳邪内陷，安得不用人黄泻之手？申之，“按之濡”，知非块饮搏结，故无取于半夏、生姜也。盖六经中，惟阳明“紧反入里”句，入里为痞，故留中下，若复恶寒，下后，则阳虚已著，邪非从下不去，故非附子不痊也。然阳明忌寒下者，此在恶寒则加附子，是以无汗、有汗分也。集周禹载

按：复恶寒，“复”字宜看，症从此辨。同一恶寒症，前何以主桂枝解表？此何以主附子回阳？缘前发汗而汗不出，则原来之恶寒未罢，故属之表；此发汗而汗出，是前此之恶寒已罢，而复恶寒汗出，故属于虚。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另煮取汁

将三黄以麻子汤分之，以水渍之，内附子汁，分温再服。附子泻心汤，君附子者也。有附子者，不待恶寒，按之濡，此中伏阳微危机。心下痞，合三黄别无条热之法，则邪热非此不祛；有恶寒有汗出之邪，又非附子不固。于是以附子加入其内，使邪与汗并出而散，里热清而外邪去，岂不伸乎？（《三注》）

按：三黄只用汤渍，独附子别煮取汁，其意重在扶阳也。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服泻心汤已”以上，承上而再言之也。“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言再误下也；“理中与之，利益甚”，言再误下以下乃申明其所以误，而出其治。复方中行

汤药者，下药也。误下面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为合其分。乃复以他药下之，下之又下，反表邪里邪，里气愈甚，是以利反益甚，而合其九体也。及用理中汤止利，而利反益甚者，何也？身利有上焦、有下焦。身利者以下利，以利止也，中焦所宜，故竟可用理中。今因误下，利下益利，则中焦虚邪更移力下焦之利甚矣。下利下重，无由交和，所以利益甚已。故用赤石脂禹余粮汤，以固下焦之物，以平其下利。利更不止，复以芍药甘草，以平其下焦之势，下利自止也。今参喻、程

赤石脂禹余粮汤

赤石脂半斤¹，碎。禹余粮一斤，碎。

水六升，煮二升，去渣，三服。

甘、姜、参、术可以补中宫元气之虚，而不足固下焦脂骨之脱。赤脂甘、酸、辛，大温，主下利赤白，能治大肠寒滑，则收之中有散力，全补中焦，治下利赤白，与芍药合，则降之中有分力。芍药性寒，去邪固里，所以有之。又石性本沉，兼可去心下之痞硬也。集《三注》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噎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从方论中诸证，似在木下之后，故方中云解。若就胃气受病痞症，此是伏饮为逆者。但因汗、吐、下后，自必胃气亏损，

1 半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斤”。

故大用补药，而散邪邪，大意在于气不涂土。既心下痞硬，更加地气不降，则胃气上逆，全不下行，有升无降，所谓弦绝者其声嘶，上败者其声渺也。改用代赭镇人参纳气归元，以镇安其逆，微加散邪降饮，而补土升中。此又补中求阳之法也。合参喻、程。

旋覆代赭石汤

旋覆花三两 人参二两 甘草二两，炙 半夏半升，洗 代赭石^①，蜜水淬出火，一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②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旋覆花消痰结，软痞，治逆气；代赭止反胃，健胃，除五脏血脉中块。乃补与逆气者用之，重不可少。此佐生姜厚朴，半夏连饮，日三次，以治反胃。噎食、气逆不降者，靡不神效。《三注》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下^②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批注〕误下结痛。

栀子豉汤云“结”，殊类结胸。但结胸身无大热，知热已尽归于里，为实邪。此则身热不去，心下结者，客热烦蒸所致，而热之散漫者尚连及表，故云“未欲解也”。香豉主胃热、心热、烦躁、懊侬，只以栀子合之，便可解散。无满可泄，无中可泻，此主表不及里、治上不及中之法也。

① 取：原作“去”，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② 心下：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心中”。

梔子豉汤

梔子十四枚，破 香豉四合

水四升，煮梔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伤寒以下，同在表之邪于虚内陷，此言病之所由来也。今以梔子前下，豉无香吸散之，则其汗，同在表之邪不汗，故本草称其主加心下头眩。昔青女氏，得葱豉汤，入然其汗，得酒则治风，然其汗一行，得葱则止汗，生用发散，炒用止汗，为是太阳表药。虽有散邪之力，终为五谷之司，非若他药专于散表、毫无裨益者比，故长沙以治湿下、汗下、汗里表者，其意良深也。《三注》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梔子豉汤主之。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者，梔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梔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梔子生姜豉汤主之。

〔批注〕误下胸窒

〔批注〕误下虚烦懊恼，少气，呕逆

凡下、下之证，原有虚实之分。胸中窒者，即名实热，比热上结为较轻也。若身外不热，胸不窒者，即名虚烦。虚烦不得眠，亦即起卧不安之证。胸中窒，即反复颠倒，胸中懊恼，热壅内也，无法可治，故用梔子以清其余热。乃下后，胸中窒气不足，最苦之非便是客邪之证，正因其高的热之耳。若虚证之内，有热邪伤气而少气者，加甘草以益之；热搏气逆而多呕者，加生姜以散之。合参喻、刘

〔碑〕：原作“碑”，据文义改。

梔子甘草豉汤

即梔豉汤加甘草二两，服同前法。

少气者加甘草以和中，人皆知之。然既少气，谓是误后中虚，虽邪气未甚，取用梔豉以开涌吐之手，乃知此证之少气缘外邪内陷、向为热伤之气，而不与但内弱者比，此甘草所以不炙而用也。

梔子生姜豉汤

即梔豉汤加生姜五两，服同前法。

痰饮持聚，不能不取，则涌吐正其所宜。加生姜，则扶邪之饮必出，故生姜为去呕之圣药也。《三注》

凡用梔子汤，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服之。

旧微溏，里气本虚，自非将寒也。里虚则易涌，为寒则易泄，故以示禁。集周禹载

凡言上焦之病者，辄当以心中下。梔子为苦工之品，虽去得上焦之邪，而寒气扰动脾胃，半生他变，困哉难支。凡用梔子汤者，俱不可不守此禁，非独虚烦一证也。

人皆曰汗多亡阳，不知下多亦亡阳也。以亡阳中之阳，故曰亡阳耳。表证未罢而误下，是为诛伐太过，下焦之阳未有不伤者。其可惟有心风误下，气上冲一证，胃中之阳不为下药所伏；其余则皆阳虚而阴胜，遂有下利不止、汗出恶寒之症。阴胜必汗下而逆上，以致表中陷入之邪壅留，扰乱于上焦，不为结胸、心下痞，即为霍乱、心下悸悸矣。其有微喘、胸满、困重、两胁拘急、头眩欲呕等症，皆邪邪壅留于高分所作。治

① 以：原作“已”，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② 太：原作“无”，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去虽有在上、在中、在下之不同，安不过假上焦之邪，使得行于下焦，则表邪不遏，而阴中之阳自复，此救误下之大旨也。
程郊倩

伤寒下后，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批注〕误下煩满不安。

心煩者，邪入而在乎高分也。热在于高分，则心以下之气不得宣通，遂有腹满、卧起不安之证。治法最宜从志中焦，然胸邪难泄，以致胃中生满，但于前剂中稍为降气平上，则去而满自消，此栀子厚朴汤之所由设也。集程郊倩

栀子厚朴汤

栀子十四枚，擘 厚朴四两，姜炙 枳实四枚，炒

水三升半，煮取升半，去渣，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心煩、腹满乃在下言，非明引热入内，正气既虚，邪热方熾也。若治之而专使上越，则中者不出；假使下行，则上者不降。圣人于是以栀子苦寒者吐之，务令上者已不得留，其烦可去；复多用朴、实之苦下者以泄其热，其满可消。抑何神耶！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煩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批注〕误下身热微煩。

至于丸药之下，胃已受伤，身热不去，微煩者，邪虚而不安于内也。阳本内安，由高分容邪，气不上达。但于前剂内稍为温中助阳，烦去而热自回，此栀子干姜汤之所以由方也。
程郊倩

栀子干姜汤

栀子十四枚 干姜二两

水煮¹，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邪未入胃，丸药入下，邪应内陷，今身热不去，犹未陷也。然云“覆杯”，即所入丸也，与但下阳证，用栀子证其邪，使之即散也。至于下后，与阳证与阳用下法，以热未结胃，忽然可以言下之，伤寒论中，以热佐栀子之寒，盖散误下之邪也。《三注》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批注〕误下胸满烦惊。

实以去邪，虚以补正，凡此皆然，盖混在胸次之分，是近言取中，此为紧要。故不特结胸与痞治之有法，而胸满亡烦亦须审虚实，以随证施治。如伤寒表未解，虽八九日尚在太阳，不发汗而误下之，遂致外热乘虚内扰，犹欲二三日时心藏神而居胸，热望胸膈，君主因之不宁，故烦惊者，神不能安也。小便不利者，液不能布也；谵语者，邪实于胃也；身重不可转侧者，邪阻其营气也。正虚邪实，最难着手。盖以内陷居表里之间，即从枢机为疏散，故借柴胡君之而名汤；而必佐以桂枝者，谓邪本自太阳来，桂枝能通营卫之气也。盖意在和解，而攻补兼施，其于“养正去邪”四字，不知凡为经营。凡为布置者也！集程郊倩

1 水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二升半，煮取半，去滓，分二服”。

2 胸次：胸中。

3 宫城：此指心脏。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两 半夏二合¹，洗 大黄二两 桂枝 人参 茯苓 生姜 牡蛎煨，各一两半 龙骨煨，一两² 大枣六枚 丹铅水飞，一两³

水六升⁴，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大⁵，更煮一、二沸，去渣，分温服一升。

下后里虚，外热当入，与虚战，主与邪交，此里升之最重者。但本大柴胡证，当主桂枝，而不足少阳一证，何乃以柴胡为君耶？不谓顷时胸满，心，未有不兼之邪，何者？音车之官失策，则多畏也。故与柴胡汤，以散胸满之邪，除郁热之邪；加龙骨、牡蛎、以镇安神气，以疗惊悸；加茯苓以津液，以利小便；加大黄以胃热，以止而泄；加桂枝以和血，以解身中而错杂之邪，斯无不愈者矣！《括要》

伤寒，误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批注〕误下下利身疼。

“续得”者，其人本不利，因误下而不利也。清谷不止，利甚，身疼痛，此表邪未去，复为里阴所搏也，则当急救其里。若小便清，大便调，里气和矣；而身体疼痛者，此乃不外证，

1 二合：宋本《伤寒论》作“二合半”。合（gě 斛），古代容量单位，一合约为20毫升。

2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两半”。

3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两半”。

4 六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八升”。

5 棋子大：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大”字。据出土的汉代棋子，小者三至五平方厘米，大者约二十平方厘米。

而不与营和也，则当急救其表。救里宜四逆汤者，复阳以收阴也；救表宜桂枝汤者，固卫以和营也。此救表、救里之所以有先后缓急之法也。集方中行

伤寒者，伤身之本计；下利清谷者，为医误下之续并救急之宜，只是先医药，后医病，病只伤人于外，药已伤人于里。清便自调者，乃邪去里气和，乃从外邪治底。《伤寒论》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①汤主之。

〔批注〕误吐下寒格吐逆

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冒寒下利也。才病伤寒，即不可妄行吐下，与病人因霍乱不可服吐下汤同意。医不指其本，而复吐下之，以平素之寒原格于下，今更复吐下之逆治，损其胃中阳气，以致食入即吐，则格拒极矣。故用干姜，人参以温其胃；黄芩、黄连之苦以下逆气，而解入里之热也。《伤寒论》

长沙之意，以本因寒下，医复吐下，遂成寒格吐并。经云：“格则吐逆。”若更吐下，言之为逆。故用干姜温里，人参补正，芩、连佐以取之也。《活人》乃云：关脉迟，故用此药也。不知脉迟因为胃中虚冷而吐，更有脉数下为胃中虚冷而吐者。长沙尝言之矣：病人脉数，数为客热，当有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和，胃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今以脉异症同，故引此以为诊视之别。集赵嗣真

① 人参：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庄本《伤寒论》补。下同。

② 格则吐逆：语见《伤寒论·平脉法》。

③ 关脉迟，故用此药也：语本朱肱《类证活人书》卷第十《问吐》：“曾经汗下，关脉迟，胃中虚冷而吐，干姜黄芩黄连。”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各一两¹

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渣，分温再服。

寒格更逆上下，是谓重痞。故用干姜散逆气而调其阳，辛以散之也；芩、连苦寒格而调其阴，苦以泄之也；人参益胃气而调其中，甘以缓之也。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拂郁²，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³故也。

〔批注〕误吐下，复汗，胃冷致哕。

哕之一证，有虚有实。虚自胃冷得之，缘大吐大下后，阴虚阳无所依，因见面赤。实见面赤，遂以为未得汗，热气拂郁，复与水以发其汗，殊不知阳从外泄，有里虚，水从内搏而寒格，胃气不和，故不得不分点出“胃中虚冷”四字，与东垣黄汤之法也。集程郊倩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若大实者则何如？腹满，即产生实胀⁴也。而后，谓一便也。必由腹满，乃下利³也。气上冲之所致。故视前后一便，而疏泄之也。合参喻、程

按：腹满固里症具，而哕则外邪未尽也。乃云“视前后，何部不利，利之愈”，岂圣人置表于不问耶？不知利前不过五苓散，利后不外大柴胡汤，桂枝、柴胡仍解外者也。若以承气为解，大失立言之旨。

1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2 拂郁：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拂郁”。拂，通“拂”。

3 虚冷：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寒冷”。

4 寒生臌（chēn 填）胀：语出《灵枢·百病始生》。臌，胀起，胀大。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身，脉微细^①。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批注〕误下复汗。脉细振身

下后复汗，则卫外之阳已虚，故振身；则寸内之阳亦虚，故脉微细。盖明其所以然，则虽有亡阳热证相兼而未，只补虚为主。良以汗下之后易失，于其得，犹不可不审持于其后。脉证之间各有标本，万不可因标误本也。〔集程郊倩〕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与姜附子汤主之。

〔批注〕误下复汗，昼烦夜静。

下后复发汗，真寒假矣。所以昼间扰于阳分，昼则烦躁不得眠；夜间不得入于阴，故脉沉微而夜静。凡阳虚之极，阳必欲；阳虚之极，阴必盛。与姜、附子，药中补也，用以固阳配阴。又生用则力更宽，不啻甘草，则势更和缓，有不防平阳秘者乎？已上皆误下及复汗、吐、下之坏症也。〔合参二程〕

干姜附子汤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②，去皮，切八片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顿服。

下后复汗，证在阳矣。盖汗多则阳虚，阳虚则烦躁于昼，于夜则安。自宜以甘辛大热、纯于阳者以救其偏。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则^③惊也。

〔批注〕伤寒误针灸坏病

若温针之坏证，又可类推之矣。温针欲以改寒，孰知针用

① 有：此后原行“一”字，据瑞庭堂本删

② 一枚：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生用”二字

③ 别：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必”

火温，营自得之反增其热，营气通于心，引热邪以内达神明，必致惊惶神乱也。集喻嘉言

营气微者，加温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烦躁也¹

营血微者，尺中微大，以反寸为寸发汗，尺地寸下，火气内盛，反耗营血，寸下尺微寸为寸下力微，寸下尺微寸下力微，为脉矣。今非阳有自然之度，故曰“血流不行”。知是阳前热者愈热，先烦者加躁也。集周禹载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热²而动，必咽燥³唾血。

热甚则为实。灸以去邪，是力“世言”。邪因火动，势不致功尽津液，而咽燥唾血不止也。集程绳玉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火乃中微，无火有汗，反因火势与邪上逆，而下之所存者皆与气也，故从腰以下重而痹也。灸则上中则必躁妄不安，而下重地必因微作痹矣。火邪为害可汗可灸。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⁴，炙甘草汤主之。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⁵，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批注〕伤寒日久，脉代结，为难治。

1 营气微者……而烦躁也：语见《伤寒论·辨脉法》。“烦躁”作“躁烦”。

2 热：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火”。

3 燥：原作“躁”，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下同。

4 动悸：原作“悸动”，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乙正。

5 小数：后原衍一“中”字，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甲。

此言伤寒不独误治有变，即因循不治，亦有变也。如伤寒日久，而全脉结代、心悸动，真阴已亡，微邪搏聚者，欲散不敢，故立炙甘草汤补胃生津复脉，以复其脉，少加桂枝以和营卫，更加清酒以助药力，使之内充胃气，外达肌表，不邪邪而邪自无可容矣。集喻嘉言

炙甘草汤 一名复脉汤

炙甘草四两 桂枝三两 人参二两 地黄一两^① 麦冬去心 麻仁研，各半斤^② 阿胶二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二枚

清酒七升^③，先煮八味，取一升，去渣，内胶烊消，清酒复一升，日三服。

伤寒正气既虚，邪虽未净，则补正居多。今脉结代、心悸动，既无药以宣其气，更无药以养其心，故宣中气以甘草、人参，助营血以地黄、阿胶。加桂枝、麦冬、麻仁者，本文中不言忌寒，则身热未尽除也；不言人使自汗及小便自利，则热之入里可知已。故以桂枝和营散邪；生地、麻仁养营，涤大肠之热；麦冬润肺，去小肠、膀胱之火；姜、枣健脾胃；清酒助药力。彼此兼资，使脉不久自复。然则知古人有行一法而二备之道，无执一味而胶柱鼓瑟^④之理。

伤寒十三日，过经不解^⑤，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

① 地黄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生地黄一斤”。

② 斤（觔）：原作“解”，据珥齋堂本与抄本改。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升”。

③ 七升：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水八升”三字。

④ 胶柱鼓瑟：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鼓瑟时胶住瑟上的弦柱，就无法调节音的高低。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

⑤ 伤寒十三日，过经不解：成注本《伤寒论》作“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宋本《伤寒论》无“不解”二字。

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和之^①。

〔批注〕 伤寒过经不解

反和，以不厥言，非直谓和平也。集方中行

无表证，有微热，而反下利者，因因药误下而变，然其脉仍和，即为内实，当以调胃承气汤和之。大伤寒以七日为候，至十二日不解者，名曰过经。然未可以“内经”“十二日厥阴病衰”^②为事，盖以阴阳交尽，包有于里复出皮毛，而入太阳之理耶？所以过经不解，惟望其邪在何经而取之已。

长沙下法按以调胃药为最，惟言大阳证用之犹约乃用麻子仁。因其大津未枯肠结，必俟邪入阳明而后下之，恐无叔于津液，反使邪入大肠，以用调药之受下碍其肠，俾外邪不因攻攻而内陷也。此等处亦须体会。集喻嘉言

1 和之：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主之”。

2 十二日厥阴病衰：语见《素问·热论》。

卷二

太阳经下

太阳中风，卫强营弱；太阳伤寒，发热恶寒，身疼痛，无汗，脉浮紧。其证虽孔一曰，其机大全在不汗出而反汗出，何以？风伤卫有汗，寒伤营无汗，一风寒相搏，乃身重而反汗出，风使营汗出持持欲汗，营卫不得透达于肌表，则身重而反汗出。是则营卫不和之故，而不汗出之故也。然此证营卫之不和，同于又于桂枝汤之证，此大青龙汤证也。但青龙，什物也，最难驾驭，未易轻投，即使证候相当，亦必小心谨慎，其从烦躁、渴、热处而发者，以及身重，必审其人无少阳证，然用之而无患。奈何于脉证。总风有汗出者，一妄试之耶！长沙复立直武汤为发火一大，乃收合分毫，故之谓阳，归根于北方坎宫之位，而不致飞扬的曰“阳”可见阳器一汗，阴阳互关，能不于汗出、不汗出一细审乎？

风为阳，寒为阴，风阳而感，则卫阳交结，故谓风不可遏寒，谓寒不可遏风也。但风阳之伤有多少，有言亦因之有异故自言风里与感，言多风少者，长沙特立大青龙汤为定法及误服之，则有身重、汗多之患，故次曰申之曰“无少阳证者”，方可以大青龙汤发之也。何也？大青龙为发汗之重剂也。如桂枝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二麻黄一者，是

1 孔：大，甚。

2 而：此后琉璃堂本有“此病”二字

皆寓发汗于不发之中，是为风多热少之变证也。若风寒不解，则又有寒热之证。心下有水气，而用小青龙者，是两经表内外之证。

玉桂汤，而用白芍汤者，是两经表里之证。然白芍汤可以解热，而不能解表，所以复言：有汗当用九桂汤者，始可以白芍加入参汤主之也。

至若里寒，里热者，则从清与不寒以论之。

上热下寒者，则从咳吐

痰涎以辨之。

总之，言风必兼寒，治风必兼寒，以及治

寒时亦必兼风。苟治一证，则各有变证。

至于

下利，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动气，则是以汗复下之证。

① 以真武汤救之：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皆无此六字

予不致厥逆、惕息而速其阳之亡耶！长沙不能必用法尽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汤以救其误。学者能识其心，即自用不致一误矣！

集喻嘉言

误服青龙白剂，当急用回阳以回阳，乃首而不问，更推手真武一汤以救之者，其又何言！盖龙性得水方能变化，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设真武不与之以水，则龙不能奋然升入可知矣。故方中用苓、术二药、附、干水散功，盖茯苓之功多于回阳，名之曰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回阳，乃镇于少阴北方之位，全在收拾其水，使龙潜而不能过也。设有一毫水气上逆，龙即得遂其升腾变化，纵犹用附子、干姜以回阳，其知此汤不止何哉？可见人身气根于肾，急欲镇摄一息，固必旁然！从之，固从则水不逆矣，从则阳不孤矣，岂更全于飞越乎，故合人人一致之理以言医者，非其至也。集喻嘉言

长沙何方之意，不是加有泻于麻黄汤中，名曰“大青龙”，使辛热之剂变为辛凉，则其得麻黄之辛热而外泄，热得石膏之甘寒而内留，龙升而降，仍热而冷。然此汤非为烦躁设，为不出汗之烦躁设也。若脉微而汗出恶风者，虽有烦躁证，乃少阴亡阳之象，设误服之，遂有厥逆、惕息之变，故复立真武一汤救之，特为大青龙汤对药。一凡叔不出汗之烦躁，兴云致雨，为阳亢者立；一凡叔汗不收之烦躁，燥土制水，为阳虚者立。烦躁一证，阴阳分途，不可不辨及毫厘也。集喻嘉言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石膏如鸡子大，碎 甘草炙，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① 翕（xī 西）然：一致貌。

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一升，去渣，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止粉粉之。一服汗出，停后服。

风邪二证，不外桂枝、麻黄二汤。然桂枝汤中忌麻黄，而麻黄汤中反用桂枝，此其中深微之义，要在人心领悟会耳。夫青龙者，桂枝、麻黄二汤合剂之定制也，故为其中风寒之主证。然青龙以桂枝、麻黄得右肾之辛甘，而有青龙之名；其青龙亦以知母、枳实得右肾之辛寒，而有白虎之名。一物一甘，行君而戕场名于异世，神交于时者已。夫所谓青龙、白虎者：青乃木色，龙乃木神，木主春，春热而躁，言有解肌致和焉，人之证以天地之白名之，龙兴白云雨至，发郁遏之证而甘以和，名之所以为青龙也；白乃金色，虎乃金神，金主秋，秋燥而躁渴，言风解肌者凉也，人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虎啸而谷风生，解躁渴之热而表里以凉，汤之证以为白虎也。其不出出汗烦躁者，则知其证欲作微汗，不能透出，故生烦躁。于此可见其兼有风邪，而水湿浮紧，之风见其脉，加以恶风寒，身疼，知寒重于风，所以不得不停用麻黄。其去芍药而加石膏者，以其证既不能透出，则无藉于护营，热既郁于心包，则解烦渴不可废。明乎此，则不独大青龙之法可解，大青龙之汤亦可用也。

观长沙白方之义，本是桂枝、麻黄二汤合用。易芍药以石膏者，辛以散风，甘以散寒，寒以胜热，一药而三善俱备。然而去芍药之收敛，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难制，在寒多风少及风寒两停者，则用当而通神。其有风无寒之证及微弱之脉，若不知辨，有叛逆、竭阳而亡阳耳。长沙于风多寒少之证

D 恶风寒：抄本作“恶寒”，义胜。

而见微弱之脉，有麻桂各半汤，桂枝全方不去芍药，全是不欲发汗之意；复以各半汤为桂枝。这理一者，略用麻黄。有芍药，示微发于不发之中耳。《尚论》

伤寒脉浮缓，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批注〕又言风寒两感必无少阴脉证者，始可以大青龙汤为主治。

按：前脉浮紧、身疼、不汗出皆寒伤营之候，惟烦则为风伤卫，是伤寒兼风也；此脉浮缓、身不疼皆风伤卫之证，惟重则为寒伤营，是伤风兼寒也。而又乍有轻时，则既不似伤寒之身重；而骨节烦疼，复不若少阴之欲寐而昼夜俱重也。所以特申之曰“无少阴证者”，乃可以大青龙汤发之也。然不曰“主之”而曰“发之”者，正以示大青龙为发汗之重剂，而临证者不可以妄投而轻用之也。

合观前文，凡言脉浮缓者，反反复复，总以见无少阴证者乃可以大青龙为主治。若一证脉浮、证属风，即是少阴证，则内证不似，发云乎哉！盖一证本似作“小青龙”，本前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可吐，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批注〕风多寒少，面有热色者，宜桂麻各半汤。

长段之意，总以“得病八九日”四句为自初至今之证，下文乃拉病所变之词，当分作二段看。“其人不可吐”五句，乃里和九阳，而脉微缓、微者，邪气微，缓者，阴阳同等，脉证皆同安之兆，可不待汗而自愈也。“脉微而恶寒”一句，是里虚之“面色反有热色”至末，言表邪未尽，必行小汗而解，故宜各半

考，在正发，桂枝止，一发一止，则汗不得大出矣。

首段疑似小柴胡证，故以本证，请便自为别之。次段虽脉微、恶寒，但言小建中多加黄芪以助分肉，则汗出，则正证之谓。后段言反有热色，言表邪未尽，故宜桂麻各半汤，不可与面合赤色比类而观也。集王泰字

“如疟状”，谓往来寒热也。“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者，风邪俱有，热多寒少风多也。不可汗、易，请便，邪之往来未彻表，亦未及里也。“脉微者”，乃邪居浅近，易及的，数，收脉亦微紧，有力微也。若脉既微矣，而又恶寒，与脉浮紧，恶寒者不同，此表里俱有，以致邪也不去，只宜养正以和，故禁攻也。不可汗，已过表也；不可下，未见有里也。面反有热色者，言正证，言邪持之不散，言以小下亦不得出，偏身痒也。桂麻各半者，总风寒而两解之也。集方中行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一两十六铢 芍药酒洗 甘草炙 生姜 麻黄去节，各一两
大枣四枚 杏仁二十四个，去皮、尖及两仁者

水五升，先煮麻黄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一升八合，去渣，温服六合。

风寒两受，即所谓微紧，与邪之郁于肌表者，已得自散，故面热、身痒有由也。于是，各半汤，减去分两，使之小汗，岂非以邪微而正亦衰乎？《三注》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复发其汗^②，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1 身：询近，接近

2 复发其汗：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发汗”

〔批注〕风多寒少，脉微弱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前证已发，而有热色、身重，以桂枝各半汤小汗之者，犹未可也。此证一加芩芍，身又重于前矣，虽小汗亦不可，故云不可更汗，发汗已。然病在太阳，表邪未去，桂枝芍药之汤终不可无，但不令汗而已。集王泰字

此东风多可少之证。“无汗”乃津液之虚称，故曰不可更发。大青龙发之方是也。然风主汗，冬不解，重取桂枝以助风，故是。以治风一或暑者，取有汗之字示也，与有之同。热化有津生也。前证之佐麻黄，乃为邪高，欲发热者；今是证之佐桂枝，固为邪在肌表。盖证虽与前者有异，证之可以发双言之，故曰“越婢”也。合参喻、程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 芍药酒洗 甘草炙 麻黄各十六铢² 生姜一两二铢 大枣四枚 石膏十四铢³，碎

水五升，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二升，去渣，温服一升

是汤也，乃大青龙以芍药易杏仁之变制耳。去杏仁者，恐其从肺而入气也；用芍药者，以其主利小便也。以彼易此，而曰“桂枝二”，则主之不发散可知，而“越婢一”者，乃麻黄、石膏二物，则是寓微发于不发之中，亦可识也。《二注》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批注〕风多寒少，形如疟者，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1 津生：瑶室堂本后有“矣”字

2 十六铢：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十八铢”

3 十四铢：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十四铢”

风多寒少，肌腠稍疏，即不似伤寒有汗，亦必不与不汗烦躁者等。误服桂枝，有由来矣。然服桂枝汤，汗虽大出，病仍不解，而脉反洪大，邪已半入阳明。宜乘此阳明欲进未实之际，复与桂枝汤如前法，使邪仍从太阳而解。其不用麻黄者，以汗出不止故也。若汗如油，且再发，则邪不欲散，其所以不散者，终为微邪所持¹，故必用桂枝二麻黄一汤，略非微邪，而汗止乃解也。集沈目南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一两十六铢² 芍药酒洗 生姜切，各一两六铢 甘草炙，一两二铢 麻黄去节，十六铢 大枣五枚 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水五升，先煮麻黄二沸，去沫，内诸药，煮二升，服一升，日再服。

此汤与各半品味不异，而分量殊殊。以风多寒少，故再服桂枝。若邪不尽³，是终为微邪所持也。方终用麻黄，有寒自解矣。然芍药较各半又多六铢者，以大汗之后，脉反洪大，故藉此以敛之也。《玉函经》云：「多」字少之可分毫不得也。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³，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批注〕风寒不解，心下有水气，用小青龙汤两解内外之寒。

设风邪不解，而心下有水气，水即饮也，水饮内搏，必伤其肺，致有或为诸证。以水饮有不一，或上或下，或冷或热，各不相同，一汗为总司，但有汗可见，即为水饮之应也。于表从风，一条水饮当汗，加生姜之辛，以散水气之蓄；加干味之

1 持：控制，约束。

2 十六铢：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十七铢”。

3 噎：原作“噫”，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酸，以收肺气之逆。一名曰小青龙汤，盖取其碧波逐浪以应其心，不欲其兴云升天而为淫雨之意也。集喻嘉言

小青龙汤

麻黄²二两，去节 桂枝 芍药 甘草炙 细辛各三两 干姜二两¹ 半夏 五味子各半升

水一斗，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

小青龙汤原为涤饮散闭，散结分邪之妙用也。在于麻桂方中，倍加半夏、五味以涤饮收闭，加干姜、细辛以散结分邪，合而用之，令药力还在表邪结结之处，攻击片时，则无入之惑从肌肤出，有形之痰从水而出，顷刻分解无余，雪胸宣肺矣。若减去麻黄不用，则不成其龙，将何以力能波逐浪之具乎？集喻嘉言

素有痰饮之人，一感外邪，伤皮毛，蔽肺气，停于心下，而上下之气不利焉，喘满、咳、痰相因而见。于是以五味收敛，干姜散逆，半夏祛饮，而其妙在用细辛为少阴经表药，且能走水。人之水气，人抵发于寸口，故少阴满，小便不利，因而作喘，安知少阴不为逆害？乃以细辛搜剔伏邪，走而不留，而后以上主散之药皆灵动也。《三注》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³如鸡子大，熬令赤色利，水横行也。麻黄发汗，利则不宜。加芫花导水也。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

去半夏，以其碍津液也。加蒌根，以其擅热生津也。

¹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² 咎：原作“给”，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³ 芫花：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葶花”，即黄芫花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两^①，炮。

噎，寒塞气窒也。附子者，利气而散水寒也。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茯苓淡渗，故能通窍而利水道也。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者，水气射肺而逆也。不利也。加杏仁，司肺以下气也。

《三注》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其人必欲索饮，盖风寒，扶之上焦，水停心下，其受邪而喘咳。外邪既去，势必发热，然热未入胃，其饮内留，故为咳而不为渴。盖多已反发者，是胃气欲消，而未解者犹水气留。宜以小青龙，不啻易而治水，水去而胃亦自解矣。此方与麻黄汤同，盖以水停心下，故用芍药以散水，水去而胃亦自解矣。

内青龙皆治有表证，皆用两解法。大青龙是里热，小青龙是里寒，故发表之药相同，而治里之药则殊也。此与五苓散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气者不同，在五苓治水之药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发其汗，“水郁折之”也。本方治水之功而不居，故备辛甘以散水，并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长沙发表利水诸法精义入神矣！集张兼善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也，白虎汤主之。

〔批注〕风寒不解，脉浮而滑，用白虎汤两解表里之热。

浮者，风也，言不独伤于寒也。滑为里热。滑而且浮，知热不独在里也，故自折之曰“此表有热”。乃又云“里有寒”。

1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枚”。

2 水郁折之：语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者，伤寒之热本寒因也，里有寒者，推其热之所以然者言也。实表里俱热也，故主以白虎汤而两解之也。

白虎汤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炙 粳米六合

水二斗，煮米熟汤成，去渣，内三味，再煮，减八分，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阴兽也。金火动而炎暑消，解热诚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且寒，得白虎之体巧；甘草、粳米甘平而温，且取其缓，温取其和，缓而甘和，得伏虎之用巧。抑尝合人、小青龙、真武而论之：四物者，四方之通律也，不以命名，盖以化裁四时，神妙万世，名义两符，实言然而然者也。立方至此，可谓圣矣！《三注》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入参汤主之。

〔批注〕烦渴、背恶寒，宜白虎加入参汤。

无大热者，谓身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即似阳明病以背微恶寒为表未全罢，所以属大阳也。背为阳，背恶寒有阳中不和者，又为少阴病。今口燥而渴，背虽恶寒，则里热已显，所以恶寒亦不至甚，故云“微恶寒”。白与白虎汤和表散热，则热深津竭矣；加入参者，止渴以生津也。

白虎加入参汤

即前方四味，加入参三两³。煮服同法。

曰：「人参，生津液极矣。」此生津液有补益者，莫若人参，故加之，「可助甘草、饴糖之补，制石膏、知母之寒」，为人而土不伤，诚操万全之术者也。《三注》

「不可与白虎汤」，以从辛甘发散矣；「表里俱热」，与白虎汤为不可同，「金风」表里之热同而言之，「不可与」一段立白虎汤一法，以应青龙之不能，言之酷热之时，包涵全义。若表，则是青龙消矣。但里热已极，里故重，「元气既存无耗，白虎石膏、知母西方肃杀者，入方中，能无与乎？」于是以甘草、饴糖调和其热，「古人不同者以比青阳水合之」，盖者更加人参以助得中天真之气，乃可用之可无患。设在表之热并未深，当用青龙时反用白虎，在里之热为已重，「不可与」又用青龙，「用者之误，竟与倒行逆施者同类，宁不败乃事乎？」《尚论》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批注〕烦渴、脉洪大，亦宜白虎加人参汤。

此与前服桂枝二三日，病多「大烦渴」者，「汗出多，日夜外」，「表里俱热」更甚，「汗不要」之法，青龙不中与矣。惟有白虎汤可以白「表里之热」，更加人参以助「中」之。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批注〕又申言必是欲饮水、无表证者，始可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主」。

按：此承上三节所申明之，谓伤寒脉浮、发热无汗，症非头身痛，则虽内外俱热，而在表之邪未「未退」，白虎汤即不可与。盖白虎汤

1 金风：即吹风。

2 浑：犹“皆”、“都”，表示范围副词。

但能解热，不能解表也。必其人恶寒，头顶强痛诸表症皆罢，惟热渴而求教于水者，方可与白虎汤加人参主之。长沙谆谆戒人不可轻用白虎汤者，正所以示人知用白虎之法也。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批注〕 风寒犯本，从渴与不渴辨表里之风热。

伤寒本无汗，汗出则邪风可知。但汗出而渴，则是热邪入里，则五苓散内宜表里之法在焉，以用。若汗出而并不渴，则邪病未轻，故用桂枝汤之一，五苓散之一，少示一表一里之意也。

按：二证俱有小便不利，但热蓄膀胱与寒蓄膀胱虚实不同，则惟从渴、不渴辨之。

茯苓甘草汤

桂枝 茯苓 甘草炙，各二两^① 生姜三两，切

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渣，分温三服。

汗出而渴，即表症仍在，而邪气热入，已及中焦，故为渴，而其气不化则水亦不利，故在芍药汤^②五苓，条热者也。假使汗出不渴，故无取于猪、苓之咸寒，白术之生津止渴矣。盖脾邪主之^③，表邪主之六七，因于桂枝汤中减桂枝，去芍药，内外两解，轻而自舌。总之，里证多者里药胜，非五苓不为功；表证多者表药胜，非芍药亦不可去。去取之间，古人有深意于其间矣。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批注〕 风寒不解，从腹痛、呕吐辨上下之寒热。

胸中有热、风邪在上也；胃中有邪气，寒邪在中也；腹中痛，湿邪欲下而不得下也；欲呕吐，阴邪欲上而不得上也。此

①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甘草作“一两”。

所以知其热邪中上，寒邪中下，阴阳各不相入，失其升降之恒，改用黄连汤以分其阴阳而和解之也。云因此法有拒及自结之语，言上有拒者，又为邪反在上，热反在下，阴阳相逆，既成危候，长一准戒以不可攻，未言治法，然上丸之以和解，将立视其危而死乎！学者当于黄连汤着眼。集喻嘉言

黄连汤

黄连 干姜 桂枝 甘草炙，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六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¹。

邪气传经而胃中受邪，则阴阳不交，阳不得升而独治于下，为下利有腹痛；阴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上热有欲吐。上热者，泄之以苦，黄连之职也；下利者，散之以辛，姜、桂、半夏之任也；脾欲运，则食甘以缓之，人参、甘、枣之用其在此乎！集成无己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批注〕风寒两感，治风透寒之变。

此治风透寒，所以不解的证候，是在表之风尚未透，而在里之水饮已逆。故去桂枝而用白术、茯苓为主药，使在里之邪下泄，而在外之邪不复乘虚透入，里既安内即为攘外耳，故曰“小便利则愈”。使学者不体此意，乃遵先表之法，再一汗之，则阴阳两亡，虚其虚者，为变乌可胜道哉？合参张、周

按：心下满微痛，颇似结胸。所以辨为太阳表证尚在者，全从“翕翕发热”上看出；所以知为水饮上逆者，又从“小便不利”上看出。

1 日三服，夜一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昼三夜二”。

脚挛急者，足经如冬，于是真阳拘挛也。以上言风寒俱有表里证，故谓与桂枝汤为“受”，盖桂枝是中风之主药也。致逆、刺心、烦躁，阳虚者，误汗损阳，阳虚则独盛也。甘草益气，土爰助阳，致愈逆温，引气复也。芍药用白，酸能敛阴而止汗也；甘草用炙，甘能补中而健脾胃也。脚即伸，阳土有已，盖以误汗而表里俱伤，故必求调和。如此次第而后，安得不和而愈哉者，盖里证误汗矣也。承气而曰“得”者，以胃属阳而主里，故用甘草和胃而益中气也。重发汗而复加烧针，则大损矣，故用偏于助阳之四逆，以救其阳也。集方中行

此方直用李氏之人，盖里俱伤，治风治寒，治表治里，俱有改变者立法也。脉浮、目赤，人在表也；便数、心烦，邪又在里也；微恶寒，即挛急，阳内虚而表外更寒。使尔可以和中而之，不几表里俱得乎？不知者乃以桂枝汤攻其表，盖汗愈出而阳愈虚，所以“得之便厥”也。今咽干、躁、逆，一一显阴亡之象，似与少阴为邻，长沙则人以胃阳为言者，盖以胃阳固属下焦，此得为便厥者，胃之阳被伤也，故与桂枝汤要复阳散寒，盖阳愈足则寒自去。盖言谓：阳愈足则，不寒不必治也，且志前之辛热有伤其阳，则当于转阳、致逆与芍药甘草汤以和其阳，阳去即伸，此证早已化土，而胃中之液亦几渐复。设不复用致喘喘，则少与此药承气汤，自和而自愈矣。若不知此证之误于攻表，而更发其汗，复加烧针，则汗大出，胃阳虚者必逆于上焦，阴之无阳者必全犯于无等，安得不以阳亡为阳邪之言乎！观于此，而长沙之治法神也！集周禹载

1 甲己化土：运气学术语，指逢甲己为土运。语出《素问·天元纪大论》：“甲己之岁，土运统之。”此处引申指芍药入肝、甘草入脾，肝脾同治可使脾胃运化功能恢复正常。

甘草干姜汤

甘草炙，四两 干姜炮，二两

水三升，煮取升半，分温再服。

桂枝非冷药也，何以得之便愈？本风多湿少之证，乃自汗以至手足急，虚候种种，尽属阳虚，可复取其表乎？盖一阳无阳之里证也。而咽干、口苦、身亦伤矣，然中阳大虚，非细故也。作甘草干姜汤者，正以甘温之药，不致劫阴，而阳自复，岂非厥速而温亦易乎？《三注》

芍药甘草汤

芍药¹酒洗，四两 甘草炙，四两

水三升，煮取升半，分温再服

是既温矣，而手足急者如故也。夫诸阳皆伤于是冷，乃是之得寒而手足急者，必由脾阳不足，亦因阴不足故也。于是以芍药敛阴入肝，甘草补脾益胃，再服之后，又得阳回，营卫之行复，而脚有不伸者乎？《三注》

问曰：证象阳旦²，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云：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回³，两足当热，胫尚

1. 芍药：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白芍药”

2. 阳旦：一般认为，此指桂枝汤证

3. 回：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还”

微拘急，更¹与芍药甘草汤；尔乃两足胫伸，以承气汤微溲，则止其谵语，故知其²病可愈。

长³以之⁴用桂枝汤，如在只⁵桂枝汤，当时令其热，可加黄芩，名⁶桂枝汤；当时令其凉，则用桂枝，名⁷芍药汤。此注就象附口，又曰“按⁸去治之”，即用桂枝加黄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⁹，明明是在黄芩助其凉也。若单服桂枝汤，即已，当不至是。故长沙即有¹⁰用¹¹之法以救其失，是“桂枝汤¹²”一语，已不¹³昭然，若¹⁴身¹⁵不足，更加附子、干姜，即¹⁶中¹⁷，非明内结、虚语也。见¹⁸，在不¹⁹意，²⁰重²¹欲²²甘草干姜汤，以候夜半阳回是热。言²³知其²⁴，岂非有所试乎？至黄芩入口而便²⁵，未²⁶几²⁷以²⁸附子、干姜²⁹其³⁰，固³¹其³²不久，³³以³⁴断³⁵“夜半手足当³⁶”，³⁷配³⁸，³⁹，⁴⁰，⁴¹，⁴²，⁴³，⁴⁴，⁴⁵，⁴⁶，⁴⁷，⁴⁸，⁴⁹，⁵⁰，⁵¹，⁵²，⁵³，⁵⁴，⁵⁵，⁵⁶，⁵⁷，⁵⁸，⁵⁹，⁶⁰，⁶¹，⁶²，⁶³，⁶⁴，⁶⁵，⁶⁶，⁶⁷，⁶⁸，⁶⁹，⁷⁰，⁷¹，⁷²，⁷³，⁷⁴，⁷⁵，⁷⁶，⁷⁷，⁷⁸，⁷⁹，⁸⁰，⁸¹，⁸²，⁸³，⁸⁴，⁸⁵，⁸⁶，⁸⁷，⁸⁸，⁸⁹，⁹⁰，⁹¹，⁹²，⁹³，⁹⁴，⁹⁵，⁹⁶，⁹⁷，⁹⁸，⁹⁹，¹⁰⁰，¹⁰¹，¹⁰²，¹⁰³，¹⁰⁴，¹⁰⁵，¹⁰⁶，¹⁰⁷，¹⁰⁸，¹⁰⁹，¹¹⁰，¹¹¹，¹¹²，¹¹³，¹¹⁴，¹¹⁵，¹¹⁶，¹¹⁷，¹¹⁸，¹¹⁹，¹²⁰，¹²¹，¹²²，¹²³，¹²⁴，¹²⁵，¹²⁶，¹²⁷，¹²⁸，¹²⁹，¹³⁰，¹³¹，¹³²，¹³³，¹³⁴，¹³⁵，¹³⁶，¹³⁷，¹³⁸，¹³⁹，¹⁴⁰，¹⁴¹，¹⁴²，¹⁴³，¹⁴⁴，¹⁴⁵，¹⁴⁶，¹⁴⁷，¹⁴⁸，¹⁴⁹，¹⁵⁰，¹⁵¹，¹⁵²，¹⁵³，¹⁵⁴，¹⁵⁵，¹⁵⁶，¹⁵⁷，¹⁵⁸，¹⁵⁹，¹⁶⁰，¹⁶¹，¹⁶²，¹⁶³，¹⁶⁴，¹⁶⁵，¹⁶⁶，¹⁶⁷，¹⁶⁸，¹⁶⁹，¹⁷⁰，¹⁷¹，¹⁷²，¹⁷³，¹⁷⁴，¹⁷⁵，¹⁷⁶，¹⁷⁷，¹⁷⁸，¹⁷⁹，¹⁸⁰，¹⁸¹，¹⁸²，¹⁸³，¹⁸⁴，¹⁸⁵，¹⁸⁶，¹⁸⁷，¹⁸⁸，¹⁸⁹，¹⁹⁰，¹⁹¹，¹⁹²，¹⁹³，¹⁹⁴，¹⁹⁵，¹⁹⁶，¹⁹⁷，¹⁹⁸，¹⁹⁹，²⁰⁰，²⁰¹，²⁰²，²⁰³，²⁰⁴，²⁰⁵，²⁰⁶，²⁰⁷，²⁰⁸，²⁰⁹，²¹⁰，²¹¹，²¹²，²¹³，²¹⁴，²¹⁵，²¹⁶，²¹⁷，²¹⁸，²¹⁹，²²⁰，²²¹，²²²，²²³，²²⁴，²²⁵，²²⁶，²²⁷，²²⁸，²²⁹，²³⁰，²³¹，²³²，²³³，²³⁴，²³⁵，²³⁶，²³⁷，²³⁸，²³⁹，²⁴⁰，²⁴¹，²⁴²，²⁴³，²⁴⁴，²⁴⁵，²⁴⁶，²⁴⁷，²⁴⁸，²⁴⁹，²⁵⁰，²⁵¹，²⁵²，²⁵³，²⁵⁴，²⁵⁵，²⁵⁶，²⁵⁷，²⁵⁸，²⁵⁹，²⁶⁰，²⁶¹，²⁶²，²⁶³，²⁶⁴，²⁶⁵，²⁶⁶，²⁶⁷，²⁶⁸，²⁶⁹，²⁷⁰，²⁷¹，²⁷²，²⁷³，²⁷⁴，²⁷⁵，²⁷⁶，²⁷⁷，²⁷⁸，²⁷⁹，²⁸⁰，²⁸¹，²⁸²，²⁸³，²⁸⁴，²⁸⁵，²⁸⁶，²⁸⁷，²⁸⁸，²⁸⁹，²⁹⁰，²⁹¹，²⁹²，²⁹³，²⁹⁴，²⁹⁵，²⁹⁶，²⁹⁷，²⁹⁸，²⁹⁹，³⁰⁰，³⁰¹，³⁰²，³⁰³，³⁰⁴，³⁰⁵，³⁰⁶，³⁰⁷，³⁰⁸，³⁰⁹，³¹⁰，³¹¹，³¹²，³¹³，³¹⁴，³¹⁵，³¹⁶，³¹⁷，³¹⁸，³¹⁹，³²⁰，³²¹，³²²，³²³，³²⁴，³²⁵，³²⁶，³²⁷，³²⁸，³²⁹，³³⁰，³³¹，³³²，³³³，³³⁴，³³⁵，³³⁶，³³⁷，³³⁸，³³⁹，³⁴⁰，³⁴¹，³⁴²，³⁴³，³⁴⁴，³⁴⁵，³⁴⁶，³⁴⁷，³⁴⁸，³⁴⁹，³⁵⁰，³⁵¹，³⁵²，³⁵³，³⁵⁴，³⁵⁵，³⁵⁶，³⁵⁷，³⁵⁸，³⁵⁹，³⁶⁰，³⁶¹，³⁶²，³⁶³，³⁶⁴，³⁶⁵，³⁶⁶，³⁶⁷，³⁶⁸，³⁶⁹，³⁷⁰，³⁷¹，³⁷²，³⁷³，³⁷⁴，³⁷⁵，³⁷⁶，³⁷⁷，³⁷⁸，³⁷⁹，³⁸⁰，³⁸¹，³⁸²，³⁸³，³⁸⁴，³⁸⁵，³⁸⁶，³⁸⁷，³⁸⁸，³⁸⁹，³⁹⁰，³⁹¹，³⁹²，³⁹³，³⁹⁴，³⁹⁵，³⁹⁶，³⁹⁷，³⁹⁸，³⁹⁹，⁴⁰⁰，⁴⁰¹，⁴⁰²，⁴⁰³，⁴⁰⁴，⁴⁰⁵，⁴⁰⁶，⁴⁰⁷，⁴⁰⁸，⁴⁰⁹，⁴¹⁰，⁴¹¹，⁴¹²，⁴¹³，⁴¹⁴，⁴¹⁵，⁴¹⁶，⁴¹⁷，⁴¹⁸，⁴¹⁹，⁴²⁰，⁴²¹，⁴²²，⁴²³，⁴²⁴，⁴²⁵，⁴²⁶，⁴²⁷，⁴²⁸，⁴²⁹，⁴³⁰，⁴³¹，⁴³²，⁴³³，⁴³⁴，⁴³⁵，⁴³⁶，⁴³⁷，⁴³⁸，⁴³⁹，⁴⁴⁰，⁴⁴¹，⁴⁴²，⁴⁴³，⁴⁴⁴，⁴⁴⁵，⁴⁴⁶，⁴⁴⁷，⁴⁴⁸，⁴⁴⁹，⁴⁵⁰，⁴⁵¹，⁴⁵²，⁴⁵³，⁴⁵⁴，⁴⁵⁵，⁴⁵⁶，⁴⁵⁷，⁴⁵⁸，⁴⁵⁹，⁴⁶⁰，⁴⁶¹，⁴⁶²，⁴⁶³，⁴⁶⁴，⁴⁶⁵，⁴⁶⁶，⁴⁶⁷，⁴⁶⁸，⁴⁶⁹，⁴⁷⁰，⁴⁷¹，⁴⁷²，⁴⁷³，⁴⁷⁴，⁴⁷⁵，⁴⁷⁶，⁴⁷⁷，⁴⁷⁸，⁴⁷⁹，⁴⁸⁰，⁴⁸¹，⁴⁸²，⁴⁸³，⁴⁸⁴，⁴⁸⁵，⁴⁸⁶，⁴⁸⁷，⁴⁸⁸，⁴⁸⁹，⁴⁹⁰，⁴⁹¹，⁴⁹²，⁴⁹³，⁴⁹⁴，⁴⁹⁵，⁴⁹⁶，⁴⁹⁷，⁴⁹⁸，⁴⁹⁹，⁵⁰⁰，⁵⁰¹，⁵⁰²，⁵⁰³，⁵⁰⁴，⁵⁰⁵，⁵⁰⁶，⁵⁰⁷，⁵⁰⁸，⁵⁰⁹，⁵¹⁰，⁵¹¹，⁵¹²，⁵¹³，⁵¹⁴，⁵¹⁵，⁵¹⁶，⁵¹⁷，⁵¹⁸，⁵¹⁹，⁵²⁰，⁵²¹，⁵²²，⁵²³，⁵²⁴，⁵²⁵，⁵²⁶，⁵²⁷，⁵²⁸，⁵²⁹，⁵³⁰，⁵³¹，⁵³²，⁵³³，⁵³⁴，⁵³⁵，⁵³⁶，⁵³⁷，⁵³⁸，⁵³⁹，⁵⁴⁰，⁵⁴¹，⁵⁴²，⁵⁴³，⁵⁴⁴，⁵⁴⁵，⁵⁴⁶，⁵⁴⁷，⁵⁴⁸，⁵⁴⁹，⁵⁵⁰，⁵⁵¹，⁵⁵²，⁵⁵³，⁵⁵⁴，⁵⁵⁵，⁵⁵⁶，⁵⁵⁷，⁵⁵⁸，⁵⁵⁹，⁵⁶⁰，⁵⁶¹，⁵⁶²，⁵⁶³，⁵⁶⁴，⁵⁶⁵，⁵⁶⁶，⁵⁶⁷，⁵⁶⁸，⁵⁶⁹，⁵⁷⁰，⁵⁷¹，⁵⁷²，⁵⁷³，⁵⁷⁴，⁵⁷⁵，⁵⁷⁶，⁵⁷⁷，⁵⁷⁸，⁵⁷⁹，⁵⁸⁰，⁵⁸¹，⁵⁸²，⁵⁸³，⁵⁸⁴，⁵⁸⁵，⁵⁸⁶，⁵⁸⁷，⁵⁸⁸，⁵⁸⁹，⁵⁹⁰，⁵⁹¹，⁵⁹²，⁵⁹³，⁵⁹⁴，⁵⁹⁵，⁵⁹⁶，⁵⁹⁷，⁵⁹⁸，⁵⁹⁹，⁶⁰⁰，⁶⁰¹，⁶⁰²，⁶⁰³，⁶⁰⁴，⁶⁰⁵，⁶⁰⁶，⁶⁰⁷，⁶⁰⁸，⁶⁰⁹，⁶¹⁰，⁶¹¹，⁶¹²，⁶¹³，⁶¹⁴，⁶¹⁵，⁶¹⁶，⁶¹⁷，⁶¹⁸，⁶¹⁹，⁶²⁰，⁶²¹，⁶²²，⁶²³，⁶²⁴，⁶²⁵，⁶²⁶，⁶²⁷，⁶²⁸，⁶²⁹，⁶³⁰，⁶³¹，⁶³²，⁶³³，⁶³⁴，⁶³⁵，⁶³⁶，⁶³⁷，⁶³⁸，⁶³⁹，⁶⁴⁰，⁶⁴¹，⁶⁴²，⁶⁴³，⁶⁴⁴，⁶⁴⁵，⁶⁴⁶，⁶⁴⁷，⁶⁴⁸，⁶⁴⁹，⁶⁵⁰，⁶⁵¹，⁶⁵²，⁶⁵³，⁶⁵⁴，⁶⁵⁵，⁶⁵⁶，⁶⁵⁷，⁶⁵⁸，⁶⁵⁹，⁶⁶⁰，⁶⁶¹，⁶⁶²，⁶⁶³，⁶⁶⁴，⁶⁶⁵，⁶⁶⁶，⁶⁶⁷，⁶⁶⁸，⁶⁶⁹，⁶⁷⁰，⁶⁷¹，⁶⁷²，⁶⁷³，⁶⁷⁴，⁶⁷⁵，⁶⁷⁶，⁶⁷⁷，⁶⁷⁸，⁶⁷⁹，⁶⁸⁰，⁶⁸¹，⁶⁸²，⁶⁸³，⁶⁸⁴，⁶⁸⁵，⁶⁸⁶，⁶⁸⁷，⁶⁸⁸，⁶⁸⁹，⁶⁹⁰，⁶⁹¹，⁶⁹²，⁶⁹³，⁶⁹⁴，⁶⁹⁵，⁶⁹⁶，⁶⁹⁷，⁶⁹⁸，⁶⁹⁹，⁷⁰⁰，⁷⁰¹，⁷⁰²，⁷⁰³，⁷⁰⁴，⁷⁰⁵，⁷⁰⁶，⁷⁰⁷，⁷⁰⁸，⁷⁰⁹，⁷¹⁰，⁷¹¹，⁷¹²，⁷¹³，⁷¹⁴，⁷¹⁵，⁷¹⁶，⁷¹⁷，⁷¹⁸，⁷¹⁹，⁷²⁰，⁷²¹，⁷²²，⁷²³，⁷²⁴，⁷²⁵，⁷²⁶，⁷²⁷，⁷²⁸，⁷²⁹，⁷³⁰，⁷³¹，⁷³²，⁷³³，⁷³⁴，⁷³⁵，⁷³⁶，⁷³⁷，⁷³⁸，⁷³⁹，⁷⁴⁰，⁷⁴¹，⁷⁴²，⁷⁴³，⁷⁴⁴，⁷⁴⁵，⁷⁴⁶，⁷⁴⁷，⁷⁴⁸，⁷⁴⁹，⁷⁵⁰，⁷⁵¹，⁷⁵²，⁷⁵³，⁷⁵⁴，⁷⁵⁵，⁷⁵⁶，⁷⁵⁷，⁷⁵⁸，⁷⁵⁹，⁷⁶⁰，⁷⁶¹，⁷⁶²，⁷⁶³，⁷⁶⁴，⁷⁶⁵，⁷⁶⁶，⁷⁶⁷，⁷⁶⁸，⁷⁶⁹，⁷⁷⁰，⁷⁷¹，⁷⁷²，⁷⁷³，⁷⁷⁴，⁷⁷⁵，⁷⁷⁶，⁷⁷⁷，⁷⁷⁸，⁷⁷⁹，⁷⁸⁰，⁷⁸¹，⁷⁸²，⁷⁸³，⁷⁸⁴，⁷⁸⁵，⁷⁸⁶，⁷⁸⁷，⁷⁸⁸，⁷⁸⁹，⁷⁹⁰，⁷⁹¹，⁷⁹²，⁷⁹³，⁷⁹⁴，⁷⁹⁵，⁷⁹⁶，⁷⁹⁷，⁷⁹⁸，⁷⁹⁹，⁸⁰⁰，⁸⁰¹，⁸⁰²，⁸⁰³，⁸⁰⁴，⁸⁰⁵，⁸⁰⁶，⁸⁰⁷，⁸⁰⁸，⁸⁰⁹，⁸¹⁰，⁸¹¹，⁸¹²，⁸¹³，⁸¹⁴，⁸¹⁵，⁸¹⁶，⁸¹⁷，⁸¹⁸，⁸¹⁹，⁸²⁰，⁸²¹，⁸²²，⁸²³，⁸²⁴，⁸²⁵，⁸²⁶，⁸²⁷，⁸²⁸，⁸²⁹，⁸³⁰，⁸³¹，⁸³²，⁸³³，⁸³⁴，⁸³⁵，⁸³⁶，⁸³⁷，⁸³⁸，⁸³⁹，⁸⁴⁰，⁸⁴¹，⁸⁴²，⁸⁴³，⁸⁴⁴，⁸⁴⁵，⁸⁴⁶，⁸⁴⁷，⁸⁴⁸，⁸⁴⁹，⁸⁵⁰，⁸⁵¹，⁸⁵²，⁸⁵³，⁸⁵⁴，⁸⁵⁵，⁸⁵⁶，⁸⁵⁷，⁸⁵⁸，⁸⁵⁹，⁸⁶⁰，⁸⁶¹，⁸⁶²，⁸⁶³，⁸⁶⁴，⁸⁶⁵，⁸⁶⁶，⁸⁶⁷，⁸⁶⁸，⁸⁶⁹，⁸⁷⁰，⁸⁷¹，⁸⁷²，⁸⁷³，⁸⁷⁴，⁸⁷⁵，⁸⁷⁶，⁸⁷⁷，⁸⁷⁸，⁸⁷⁹，⁸⁸⁰，⁸⁸¹，⁸⁸²，⁸⁸³，⁸⁸⁴，⁸⁸⁵，⁸⁸⁶，⁸⁸⁷，⁸⁸⁸，⁸⁸⁹，⁸⁹⁰，⁸⁹¹，⁸⁹²，⁸⁹³，⁸⁹⁴，⁸⁹⁵，⁸⁹⁶，⁸⁹⁷，⁸⁹⁸，⁸⁹⁹，⁹⁰⁰，⁹⁰¹，⁹⁰²，⁹⁰³，⁹⁰⁴，⁹⁰⁵，⁹⁰⁶，⁹⁰⁷，⁹⁰⁸，⁹⁰⁹，⁹¹⁰，⁹¹¹，⁹¹²，⁹¹³，⁹¹⁴，⁹¹⁵，⁹¹⁶，⁹¹⁷，⁹¹⁸，⁹¹⁹，⁹²⁰，⁹²¹，⁹²²，⁹²³，⁹²⁴，⁹²⁵，⁹²⁶，⁹²⁷，⁹²⁸，⁹²⁹，⁹³⁰，⁹³¹，⁹³²，⁹³³，⁹³⁴，⁹³⁵，⁹³⁶，⁹³⁷，⁹³⁸，⁹³⁹，⁹⁴⁰，⁹⁴¹，⁹⁴²，⁹⁴³，⁹⁴⁴，⁹⁴⁵，⁹⁴⁶，⁹⁴⁷，⁹⁴⁸，⁹⁴⁹，⁹⁵⁰，⁹⁵¹，⁹⁵²，⁹⁵³，⁹⁵⁴，⁹⁵⁵，⁹⁵⁶，⁹⁵⁷，⁹⁵⁸，⁹⁵⁹，⁹⁶⁰，⁹⁶¹，⁹⁶²，⁹⁶³，⁹⁶⁴，⁹⁶⁵，⁹⁶⁶，⁹⁶⁷，⁹⁶⁸，⁹⁶⁹，⁹⁷⁰，⁹⁷¹，⁹⁷²，⁹⁷³，⁹⁷⁴，⁹⁷⁵，⁹⁷⁶，⁹⁷⁷，⁹⁷⁸，⁹⁷⁹，⁹⁸⁰，⁹⁸¹，⁹⁸²，⁹⁸³，⁹⁸⁴，⁹⁸⁵，⁹⁸⁶，⁹⁸⁷，⁹⁸⁸，⁹⁸⁹，⁹⁹⁰，⁹⁹¹，⁹⁹²，⁹⁹³，⁹⁹⁴，⁹⁹⁵，⁹⁹⁶，⁹⁹⁷，⁹⁹⁸，⁹⁹⁹，¹⁰⁰⁰，¹⁰⁰¹，¹⁰⁰²，¹⁰⁰³，¹⁰⁰⁴，¹⁰⁰⁵，¹⁰⁰⁶，¹⁰⁰⁷，¹⁰⁰⁸，¹⁰⁰⁹，¹⁰¹⁰，¹⁰¹¹，¹⁰¹²，¹⁰¹³，¹⁰¹⁴，¹⁰¹⁵，¹⁰¹⁶，¹⁰¹⁷，¹⁰¹⁸，¹⁰¹⁹，¹⁰²⁰，¹⁰²¹，¹⁰²²，¹⁰²³，¹⁰²⁴，¹⁰²⁵，¹⁰²⁶，¹⁰²⁷，¹⁰²⁸，¹⁰²⁹，¹⁰³⁰，¹⁰³¹，¹⁰³²，¹⁰³³，¹⁰³⁴，¹⁰³⁵，¹⁰³⁶，¹⁰³⁷，¹⁰³⁸，¹⁰³⁹，¹⁰⁴⁰，¹⁰⁴¹，¹⁰⁴²，¹⁰⁴³，¹⁰⁴⁴，¹⁰⁴⁵，¹⁰⁴⁶，¹⁰⁴⁷，¹⁰⁴⁸，¹⁰⁴⁹，¹⁰⁵⁰，¹⁰⁵¹，¹⁰⁵²，¹⁰⁵³，¹⁰⁵⁴，¹⁰⁵⁵，¹⁰⁵⁶，¹⁰⁵⁷，¹⁰⁵⁸，¹⁰⁵⁹，¹⁰⁶⁰，¹⁰⁶¹，¹⁰⁶²，¹⁰⁶³，¹⁰⁶⁴，¹⁰⁶⁵，¹⁰⁶⁶，¹⁰⁶⁷，¹⁰⁶⁸，¹⁰⁶⁹，¹⁰⁷⁰，¹⁰⁷¹，¹⁰⁷²，¹⁰⁷³，¹⁰⁷⁴，¹⁰⁷⁵，¹⁰⁷⁶，¹⁰⁷⁷，¹⁰⁷⁸，¹⁰⁷⁹，¹⁰⁸⁰，¹⁰⁸¹，¹⁰⁸²，¹⁰⁸³，¹⁰⁸⁴，¹⁰⁸⁵，¹⁰⁸⁶，¹⁰⁸⁷，¹⁰⁸⁸，¹⁰⁸⁹，¹⁰⁹⁰，¹⁰⁹¹，¹⁰⁹²，¹⁰⁹³，¹⁰⁹⁴，¹⁰⁹⁵，¹⁰⁹⁶，¹⁰⁹⁷，¹⁰⁹⁸，¹⁰⁹⁹，¹¹⁰⁰，¹¹⁰¹，¹¹⁰²，¹¹⁰³，¹¹⁰⁴，¹¹⁰⁵，¹¹⁰⁶，¹¹⁰⁷，¹¹⁰⁸，¹¹⁰⁹，¹¹¹⁰，¹¹¹¹，¹¹¹²，¹¹¹³，¹¹¹⁴，¹¹¹⁵，¹¹¹⁶，¹¹¹⁷，¹¹¹⁸，¹¹¹⁹，¹¹²⁰，¹¹²¹，¹¹²²，¹¹²³，¹¹²⁴，¹¹²⁵，¹¹²⁶，¹¹²⁷，¹¹²⁸，¹¹²⁹，¹¹³⁰，¹¹³¹，¹¹³²，¹¹³³，¹¹³⁴，¹¹³⁵，¹¹³⁶，¹¹³⁷，¹¹³⁸，¹¹³⁹，¹¹⁴⁰，¹¹⁴¹，¹¹⁴²，¹¹⁴³，¹¹⁴⁴，¹¹⁴⁵，¹¹⁴⁶，¹¹⁴⁷，¹¹⁴⁸，¹¹⁴⁹，¹¹⁵⁰，¹¹⁵¹，¹¹⁵²，¹¹⁵³，¹¹⁵⁴，¹¹⁵⁵，¹¹⁵⁶，¹¹⁵⁷，¹¹⁵⁸，¹¹⁵⁹，¹¹⁶⁰，¹¹⁶¹，¹¹⁶²，¹¹⁶³，¹¹⁶⁴，¹¹⁶⁵，¹¹⁶⁶，¹¹⁶⁷，¹¹⁶⁸，¹¹⁶⁹，¹¹⁷⁰，¹¹⁷¹，¹¹⁷²，¹¹⁷³，¹¹⁷⁴，¹¹⁷⁵，¹¹⁷⁶，¹¹⁷⁷，¹¹⁷⁸，¹¹⁷⁹，¹¹⁸⁰，¹¹⁸¹，¹¹⁸²，¹¹⁸³，¹¹⁸⁴，¹¹⁸⁵，¹¹⁸⁶，¹¹⁸⁷，¹¹⁸⁸，¹¹⁸⁹，¹¹⁹⁰，¹¹⁹¹，¹¹⁹²，¹¹⁹³，¹¹⁹⁴，¹¹⁹⁵，¹¹⁹⁶，¹¹⁹⁷，¹¹⁹⁸

此反复申明之，而前节之义益了然矣。集刘宏璧

〔批注〕此下皆误治之坏病。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热结，但以胃气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批注〕误下作痞。

此节又理，次第言之，其同于前只在“此正热结”句。既正热结，何以复用苓、连？不用人参于心下者非热，有其阳邪，而下大里者又在也。其心下之痞满，长言“心下”者为“胃虚下利”，又何以反用人参？即前节伤寒不由以下二热者，亦素所，人参不是以力此；此伤寒由内以下利者，因内虚，且胃气上逆，干呕大里又助邪气。故只宜甘草和中，半夏散痞，苓、连除热，半夏涤饮，为合法耳。集周禹载¹

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两 干姜 黄芩各二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申明此非结热，乃因客气上逆之故，则其去人参以此，而所以君甘草者亦以此，何也？胃中虽虚，若无客气，亦不硬也，故无取乎人参之补虚，而惟君之以甘草，暖其下利之急迫，和其客气之上逆，温其中气之不调，和其心烦之不安，较之人参更有恰当之如也，至若苓、连、半、枣，不过偏裨²耳。主将得人，而三军有不效命者故！

¹ 禹载：二字诸本原缺，据文义补。

² 偏裨：原指偏将和裨将，为将佐的统称，在此比喻辅佐性的药物。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批注〕误吐复下，热结烦渴。

吐下之后，病仍不解，津液既伤，转增烦躁，然犹有恶风之表邪在，何以不用白虎耶？本文“热结在里”一句已目的显，惟热结在里，所以表热不除，况加大渴饮水，安得不以清里为急务耶？集喻嘉言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批注〕吐下复汗，动经身摇。

吐、下，津液一伤，更发其汗，津液再伤，必令筋脉失养，身为振振，盖言深矣。遇此等症候，必一方之中深入与敌邪方克，乃克上有济。故以桂枝加入和饮为内，俾饮中留结之外邪尽散，津液得以四布而充养其经脉。千百年来，孰解此化邪导窾²之微旨欤！集喻嘉言

不先发汗，而用吐下，则阳气外越，津液为伤，升降之气不能自如，所以心下逆满，少阴是太阳之表板，阳邪则内渍之，所以脉沉沉紧，气上冲胸，起则头眩。此时虽有表邪，亦万万不可发汗，若再发汗，则气失一养，而身为振振者。计惟用茯苓、桂枝为君，以伐阳邪；白术、甘草为佐，补土以制水；而桂枝一味，且可以御太阳表邪也。集程郊倩

1 克：能够

2 批郢导窾：亦作“批郢导窾”。语出《庄子·养生主》：“批大郢，导大窾”，即庖丁解牛之典故，谓在骨节空隙处运刀，使牛体自然迎刃而分解，比喻处理事情善从关键处着手，因而能够顺利解决。

茯苓白术桂枝甘草汤

茯苓四两 桂枝^① 白术各三两^② 甘草炙，一两^③

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渣，分温三服。

茯苓收摄，为补剂，白术、甘草和胃生中，加桂枝和胃，所以补胃生中，补中复胃。若配桂枝为散剂之用，则为反去生发。见本文注九“身热不去”字注。前者见平下九子处着眼。《三注》

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筋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批注〕吐下复汗，眩冒动惕，久而成痿。

上节“脉沉紧”，以未发汗言也；此节“脉甚微”，以已发汗言也。动惕，即振振也。生中不言，其津液内亡，是胃内虚，故发汗而成痿。痿者，言是痿软不相及也。

前示人吐下后不可发汗，此用示人复发汗之害以中成也。前不发汗，心下下见痞硬，此则心下痞硬；前止气上冲咽一起利去矣，此则气上冲咽喉一急言；前止水内停，此则加苦寒，更急也。经脉动惕，言上下筋脉津液尽也，势甚久而成痿。先表后里之次第，可或忽也哉？集程理王。

形作伤寒，其脉不浮紧^④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批注〕误火热，谵语发狂。

形作伤寒，凡发汗已而身热九日之一等事也。脉不浮紧

① 桂枝：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后有“三两，去皮”

② 各三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③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④ 浮紧：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弦紧”

而弱，弱即阳子引弱之谓，是伤寒见风脉也。弱者必弱，营气素虚，津液较少，故不甚邪也。又以火劫之，凡其引引则虚，夺其引血则反热。假火后，脉不数急而反浮，知邪未入里。长沙忘人以引引有疑为阳引内实，故示以引引，安当于引引中行升阳散火之法耳。合参方、柯

伤寒脉浮，医以火逼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②救逆汤主之。

〔批注〕火劫惊狂，起卧不安

伤寒脉浮，亡发汗矣。以火逼劫之，致方寸之元律不止且上，而惊狂。起卧不安者，急以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②救之。盖元律飞越，少缓即散，故用辛甘之桂枝以为向导，轻扬之蜀漆仿徨同走，又以龙骨、牡蛎之收涩同挽者，丁卯亡言不便外也，其几散元律复位已一戡也，芎芍亦收敛之白，去之何为？且：芍药之引亦足以引引，若不去之，则不得疾趋以达于引位，犹造次在沛之顷^③，多一因循人^④，亦足以败乃公事也。

救逆汤

桂枝^① 蜀漆^② 龙骨^③ 牡蛎^④ 芍药^⑤ 甘草^⑥ 大枣^⑦ 生姜^⑧ 水七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上为末，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

亡阳散乱，当求之于引。桂枝汤，引引也，然必去芍药之

① 起卧：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卧起”。

② 龙骨牡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牡蛎龙骨”。

③ 造次颠沛之顷：语出《论语·里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形容事情紧急与困难的关头。造次，慌忙、仓促；颠沛，困顿、挫折。顷，短时间内。

④ 因循人：保守、怠惰之人。此处形容药性收敛、缓急的芍药。

阴，加芩连之土，与芩连之性最急，与姜谓“能飞补者”是也。更以龙骨、牡蛎有形之谓，一阴一阳，为之母结，以载神而返其它，使君主之自急安，而后以存图其效耳。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批注〕烧针烦躁。

此主是而又误，盖无惊狂等证，然烦躁则外邪未下之候，亦真阳欲亡之机，故但用桂枝以和其外，龙骨、牡蛎以安其内，不用芩连者，以亡阳未下飞越，无取急以拒抗也。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两 甘草炙 龙骨煅 牡蛎煅，各二两

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渣，温服八合，日三服。

此证较前证轻，因自汗，故减芍药，芍药与桂枝相配，桂枝亦减者，因无表邪，则无取乎解肌也。《三注》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¹，不能自转侧，不眠，不渴，脉浮虚而涩者，与²桂枝附子汤主之。

〔批注〕伤寒风湿相搏，辨脉证治法

伤寒至八九日，既不得汗，复不入里者，因风湿搏之也。烦痛者，风也；不能转侧者，湿也；不眠者，表无邪也；不渴者，里无热也；其脉浮虚而涩，正与相应。然风湿相搏之邪在肌肉，而不入筋骨，故以桂枝表之；不发热为阳虚，故以附子温之。两相配合，不但风湿不能留，而汗亦自复矣。

宏璧

桂枝附子汤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去皮，切 甘草炙，二两 生姜二两

¹ 烦疼：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疼烦”。下同。

² 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大枣十二枚

水六升，煮二升，去渣，分温，日三服

《三注》：此方治风湿者多矣，未尝遽用附子，独于伤寒兼风证一方俱用附，其理安在？盖伤寒热证也，加以风湿痹中，势必易从，乃至八九日之久，而不汗身热，则其大原阳虚邪内陷者，邪在于里，内入胃阳，而外经反难，何者？无阳气以复之也。故以桂枝枝散外，必得附子以温中，且用一枚者，欲使经络肌肉间无处不到，无邪不驱矣。《三注》

若其人反便秘，小便不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三注》：伤寒者，必尔反不利，大便反快也。今此却相反，则知膀胱之气化无伤，而胃阳之津液已耗也，又安取于桂枝之散表乎？故加白术以培土胜湿，一举而两得矣。集周禹载

白术附子汤

即前方中去桂枝，加白术四两

邪入里，当去表药也。君白术者，可以益胃驱湿。而体痛不能转侧，邪留经络者，仍用附子不除。生姜助附子，且、枣助白术，诚不易之道耳。《三注》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风湿则重，湿淫则重，又风之邪留于骨、流关节、淫骨髓，四体所以烦疼掣痛不利也。近之则痛剧者，外邪客于内，内之则重也。短气者，气多内陷而气伤也。恶风不欲去衣者，以重伤故恶风也。身微肿，湿外渗也，不外渗则不肿，故曰“或”

1 伤于湿者……大便反快：语本《伤寒论·辨痉湿喝脉证并治》，

也。集方中行

甘草附子汤

甘草炙，二两¹ 附子二枚，炮，去皮，切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
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
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妙。

此方方后风行于皮毛大节之间，即在于去理筋骨之际，阳
虚汗出，不令汗出，宜令其汗出也。汗出则气，已风不欲去衣
者，邪风入也，而汗中之阳气俱虚也。小便不利，身微重者，
中外为邪一搏，汗止汗之化不消也。安得不以白术、甘草燥土
和中，附子、桂枝祛风散邪耶？然此方较前更重，且里已受伤，
易为附子反戕也。盖邪风虽在外，在外者利其出去；此加风
虽入里，入里者妙在安反。盖以正邪附子多则甘升也，筋节
未必解也，风虽已能托出，徒使大汗，而邪不尽耳。君甘草者，
欲其缓也，和中之力巨，总药之用长也。盖以药中附子用一枚
者，分一服；此止一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力多，宜服六
合，全是不欲戕害之意。学者于理有未得，即于本文中求之，
自解矣！

阳明经上

阳明经，胃也。阳明以胃实力证，胃实则方为可下之证也，
故有经证之分焉。第一视经证之实与不实，方可定里家之实与
不实。实有不实，未可攻也；证，便，可攻之证可矣。盖阳明之
脉行身之前，邪入其经，则有前后相传之次第。其出路则由太

1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2 第：犹“但”“只”，表示转折。

阳，凡邪用其具，而大者盖同也。一，仍从太阳而不从阳明，盖其从入之尚，一证同证也；其去路则趋少阳，凡阳明证具，而少阳片路见一证，即从少阳而不从阳明，和其表里之乎，证下尚无用也。一证风邪之邪已入太阳，更从少阳，恰在阴阳界内，如可用下，长证所以药去一证，以大、小、高胃一水气分应阳明证，而不存证发系也。若肯不云，证下盖不具者，则病仍在太阳之证，自非阳明之证也。具在二者，一以能食、不能食与外入之风邪，而邪犯中焦，胃卫犹可以不治；具在后者，必以能食、不能食与胃气之强弱，而胃未尽实，故下卒难以下也。一证食谷欲呕、下利清谷、胃中虚冷者，温补，一证不禁，盖见由人投目求病、据热议攻之误也。总以阳明经腑证为一篇，其分之有法¹，而施之自有次第矣。

阳明有二层之分。上篇盖言证，下篇盖言治也。一证上篇言证也，仍论阳明证，盖又不知是也。一证下篇言治也，以胃实、胀大乃提证。其或传在太阳，又曰阳明，莫不有风寒表里之证，证之中而愈期可必死。一证其证何？以能食、不能食者论风寒，证又至风寒中之能食、不能食者，以卜胃气之强弱。强则胃实，弱则胃不实也。一证与后篇大言证同矣，脉证并至，方中以明在经之方也。一证其证也，则分太阳、阳明、少阳三证，皆为阳明证之表证。表证仍用解肌、发汗、和解之法，而反复讨论，以明其义。一证又明，自不可攻下，故特详序小戒焉。一证其论治也，则又分上、中、下三焦之大法。一证其或有阳病者，有头痛及衄血者，热攻上焦也；有发黄者，热郁中焦也；有蓄血及便脓血者，

1 有法：瑞霭堂本作“有二法”。

热者下集已。证之各有去受，皆不可以攻下。若误攻之，则有
怵怵、痼结、下泄火之，则为身黄矣。种种坏病，可不慎乎！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批注〕首挈阳明病以胃实为正

阳明者，当脉口。首揭“胃家实”为阳明病机，正见邪
到本经。或来自太阳，或入少阳，本入阳明成胃实之证，皆不
得谓之“阳明病”。不然，阳明病胃家不实者多矣，于义安取乎

集喻嘉言

阳明以中焦为主。虽有表证，长沙言不在表，谓有诸中而
形之外也；或表证罢，长沙言不在经，谓标在经而根于里也。
故提纲领以胃实为主。胃实不足指里深坚言，只有下利言，下
利是胃家不实矣。盖如也。太阳门为仓卒之立，阳明门各别
胃可纳，故加胃上实；脾司运，故入司下利。司下利也，而分
治如此，是二经所由分也。集柯韵伯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批注〕次言阳明脉以大为正

伤寒三日，该中风言约言之已。大为阳盛之诊，伤寒三日
见此，邪已入表入里，有脉从阳热化气，知正邪相当，必以脉
大为证。不言沉而者，该及浮沉，具有“大”字之例。凡下文
言脉弱，脉迟，脉滑而疾，脉沉，脉沉而紧，而重等类，皆
贯此“大”字在内，只从有力、无力上讨分晓。集程郊倩

“阳明脉大”四字，是初始即终眼目。凡错举他脉，或比或
合，皆是照拂^②此“大”字也。大者，大而实也。

〔批注〕以下七节统论传自太阳，受自阳明，辨风寒表里之法，

① 者：犹“逆”。即生来不流利的脉象。

② 照拂：照顾，照料。

问曰：缘何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太阳之为病，正行行之。邪入阳明，言不合去，外邪不解，徒亡津液，及邪入胃，言转属，一曰转属阳明也。若治法得当，则在经者立解矣，何致内实使难哉？集周禹载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外证云何？以里症而言也。邪结于内，汗出于外，里热甚也。不可复认为中风自汗也。集《三注》

因内有胃家实之病根，故外见不恶寒、反恶热之病证。集程绳千

按：病因在内，病证在外。外证云何？欲从外以征内也。虽阳明潮热、谵语等证不必尽见，然未有不全此数证而得为阳明病者。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¹，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阳明恶寒，终是表证。至于阳明，不恶寒而恶热，日恶热表证罢矣，但于此验之，故从反证以言出。然言“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则已该去阳明之不必转得者。又云：初得阳明，表气被阳，亦有不发热而恶寒者，气旋即化热，邪不入表故也。程郊倩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一旦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1 缘何：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何缘”。

2 得之一日：原作“一日得之”，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乙正。

六经虽分阴阳，而言阳之名耳，五脏六腑皆朝宗而禀命焉，一有虚热，无论一阳传来之表里从而里热，即一阳转属之阴寒亦自而变热，他阳无碍，故曰“万物归阳，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一二日自止”未包亦非泛言，正见阳同关系之重。一阳明以下阳为止，必五脏六腑之邪皆归于此，别无去路，方是下阳之阳明。若恶寒未罢，汗无由发，已算得阳司。笔调莫教错了。

集释郑倩

金木水火虽各有所主，安皆本于土，故邪入胃，无所复传矣。邪入胃腑，安有不热？故曰“恶寒自止”也。

此言阳明所以不恶寒而恶热之故，乃正知阳明第一日之表证。前注谓“症兼太阳”者，非也。程绳玉

本太阳病初得时¹，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彻者，透也。汗出不透，邪未尽出，因转属阳明。此复推言太阳留肌发汗不如法，以致邪入胃之大意，以言上文。《三注》

阳脉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

此承上面言。汗出不彻，因转属阳明，而汗出太过，亦得因以转属也。故以中风之妄言，中风本不言，故言“出少为自和”，谓未至大过耳，非真谓和于也。太过者，以其失于不治，与凡治之不合致汗出不已者言也。集方中行

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实，以伤寒之妄言。伤寒本无汗，因发其汗而出之过多，则与自出过多者同一致，故曰“亦为太过”。下乃总结上文，以

1 罕：犹“主”。

2 病初得时：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初得病时”。

中其义。盖汗者血之液，本不自出，所以汗者，阳气之动鼓之也，故汗多则阳绝。盖非阳绝，亡津液即亡阳也。读者最宜究识。方中行

伤寒发大邪势盛之时，即当以退阳气，以清营卫之气化故也，发汗则胃中之汁，即当耗亡，则津液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邪易多热甚之证，谓胃中津液随热而尽越于外，故汗出不止耳。然则阳明证无论中风伤寒，脉微脉实，俱以汗出少为自和，汗出多为大过。阳绝于里者，谓孤阳独治，无阴液以和之，大便因硬，而成内实之证者，亡津液故也。是重之答欤？合参喻、程

此上数节皆论阳明风热表里之法，统乎阳而言也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批注〕阳明愈期。

〔原注〕者，本也。得申酉之令，子以复母仇，而戌更旺，故解。集成无己

阳明病，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

〔批注〕阳明病以能食、不能食为风寒之辨。

阳明主水谷。风能食，风为阳，阳能化谷也；寒不能食，寒为阴，阴不能杀谷也。大意推原风寒传太阳而未，其辨验如此。集成无己

阳明一经，独以能食、不能食分营卫。至于少阳以后，更不申营卫之辨，何也？盖邪气始先中卫，其传经必不转中于营；始先中营，其传经必不转中于卫。然则能食、不能食自可由阳明而类推各经矣。集喻嘉言

① 杀谷：消化食物。

〔批注〕此下六节重举风寒中之能食、不能食者为胃气强弱之辨，而胃家之实与不实从可知矣。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就以能食、不能食言风寒，又可即从其中之能食、不能食者，以参胃气之强弱矣。如阳明脉迟，迟为逆，寒则不能宣行胃气，故非不能饱，特难用饱耳。胃气尚流通，饱则填滞，以故上焦不行，而有微烦头眩证；下焦不利，而有小便难证，小便难中包有痰湿证在内；欲作谷疸者，中焦之升降失职，则水谷之气不行，蓄聚成黄也。曰“谷疸”者，明非邪热也。“下之”兼指苦部言，茵陈蒿汤、五苓散之类也。热蓄成黄之证，下之可去。此因胃气不能宣行，属胃气使然，下之益虚其虚矣，故腹满如故。再出“脉迟”，故从脉上悟出胃中冷来。集程郊倩

此条病所始终只重“脉迟”一字，方是因脉原证，料所必至之辞也。集周禹载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承上“脉迟”未看罢，只在“中寒、不能食”句。此系胃阳素有积饮之人，兼傍胱之气不化，故邪热虽入，未能实结，况小便不利，则水并大物，故不能食而小便少也。经中阳气既不内达，自尔外蒸，故第手足汗出，不若阳热之遍身蒸蒸有汗。此欲作固瘕也。其大便始虽硬，后必溏者，岂非以胃中阳气亏衰，不能蒸腐水谷？尔时即以理中温胃，尚恐不驻，况可误以寒下之药乎？长沙惧人于阳明证中但知有下法，全不知有不可下、反用温之法，故特揭此。集刘宏璧

阳明病，初能食¹，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²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阳明病，以小便少而成谷疸，以小便不利而成渴疸。今病虽能食，便渴，而小便亦不利，此其人骨节疼，邪气盛也；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邪正相争也。而乃濈然汗出解者，何哉？此是胃气有权，谷气胜邪，正能胜邪。其脉虽紧，故能胜水与热。与汗共并，出也。此言能食之人，以得胃气愈为主。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嘔，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攻其热必嘔。

病在阳明，不能食，胃中本虚，一攻其热，反害其胃，胃虚相搏，故令嘔也。至三关脉弱，胃气虚，有热不可攻之，热去则寒起，此之谓也。可见本虚，则凡病之未素有热邪，俱宜标视之。阳明且然，而况他经乎？集成无己。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嘔。

表热里寒，应当先攻其里。太阳经中，下利不止、身疼痛者，已用四逆，其在阳明之表热，不当牵制，更可知矣。此病较前证虚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热必嘔，即饮以水而亦嘔矣。

喻嘉言

1 初能食：宋本《伤寒论》作“初欲食”，成注本《伤寒论》作“欲食”。

2 翕然：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翕翕”。翕然，此处当为翕翕然之义，指发热轻浅如。

3 关脉弱……热去则寒起：语本《脉经》卷第二《平三关病候并治宜》。

脉浮而迟，浮为阳，知邪热之表发在表；迟为阴，知虚冷之伏而在里。但就下利清谷一证，是在里证，不妨从一阳例，治之以四逆散。既已思之，若里中虚冷未回，则仍不能食，虽在表之热得四逆散而转泄，而虚欲得水，然水入而反为胃中不和，气逆而咳矣。即下利清谷止，仍宜思之。此亦如太阳先温其里，后解其表之法也。集程邓倩

此五条中言风泄者之不能食，不能食皆胃气之虚也，言风泄者有五证中，但水不利谷气一证紧则愈。证为胃气虚，其四者俱是脉迟胃冷，反为水热所阻之证。夫伤寒之证，虽热，也，而其人与中言冷者，又未可一例而推。盖胃虚胃冷，则水谷混然无别，热邪传入，反不能运变为云也。胃不实则不可下，热邪传入，转泄水谷之气，盖泄下为利，既下之而水热不去，则令胃气重也。可作枳实一证。长少一证出，而乃于下利清谷一证，主之以四逆散，明言立之较疑者，言主之以四逆散更不得。推合五证而总会其立言之意，斯不至于昧焉耳。喻嘉言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凡脉数盛阳数，数盛则热。其人阳气虚微，何以脉反数？脉既数，何得言反冷耶？不知诸阳之气上壅中，而得于以虚上焦之阳，阳盛于上，故脉数，数为客也。阳既盛于上，自不能下温，故令胃中冷，是热为客热，非为真热，又有说清谷而不可下，上数而乃胃本虚冷，此因以寸阳致使胃冷者，又不可不知也。合参柯、程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批注〕此一节脉症并举，互申以示辨。后此则专论阳明在经之病。

按：浮紧即太阳伤寒脉，但浮即太阳中风脉。传至阳明，而太阳证未尽罢，两经互见，恐人未易明晓，故特指出阳明必有之证辨之，以见症既属阳明，虽脉紧浮，不得仍谓之太阳也。尤恐症候狐疑，不无经病混入腑病之处，故先指出紧浮之脉辨之，以见脉紧而浮之潮热盗汗非脉大而实之潮热盗汗，又不得认为阳明内实而从攻下之例也。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而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批注〕二节言太阳初交阳明经表症。

第四节，其末路则自太阳。如太阳病项背强几几者，几几，脊不舒也。太阳病有此等邪气盛，不尽在表可知。脊曰：胸者，背之府也。言邪已露端倪，知势已连及阳明矣。才见几几证，即不得不以桂枝汤加葛根一味于太阳药中用之，所以达邪明而伐之于早也。集成无己。

桂枝加葛根汤

葛根四两 芍药 甘草各一两^② 生姜 桂枝各二两^③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得啜粥。

汗出恶风，项背强，全是桂枝证也；反汗出者，不过几几一证耳。乃加阳明经药，司专重葛根，反减去原汤分焉者，不可不知也。太阳未解，阳明初见，其时正在转趋之时，邪气

① 胸者，背之府也：语本《素问·脉要精微论》。

② 各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芍药、甘草均作“二两”。

③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桂枝作“二两”。

如说，苟非用力于从入之途，人发其蕴，未易服也。所谓遏其将来者，此也。集《三注》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

几几，鸟之短羽者，动则身如几几然。形容病人颈项俱病，俯仰不能自如之貌。太阳证未罢，汗转出不已，而恶风、几几者，证以太阳尚在，用桂枝为之主方，以初入阳明，加葛根为引用。有无汗、恶风之几几，亦当用麻黄汤加葛根矣，乃仍于桂枝汤中加麻黄，君一葛根者，何心？盖葛根亦大开肌肉之药，设以麻黄汤加葛根，已不患无汗之无碍了！故不独以桂枝证之，且以芍药收之，盖几几非发一汗之邪，而无自汗之患也。方中行

葛根汤

葛根四两 麻黄 生姜各三两 桂枝 芍药 甘草各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②

此方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以其无汗表实，所谓轻可去实也。且葛根本阳明经药，原气轻清而肌体厚重，以起阴气而成汗，故太阳病久，将传阳明，用以为君，以迎而夺之，豫③发其邪，勿令传入也。集《括要》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批注〕二节言阳明经初起一日表症。

① 君：瑞霭堂本与抄本作“兼”。

② 十二枚：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后有“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33字。

③ 豫：预先，事先。亦作“预”。《广雅·释言》：“豫，早也。”

此阳明本经初起之证。汗多、故恶寒、风邪初入，未纯发汗，故曰“表未解也”。仍用桂枝汤解肌，使风邪从卫分而解。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亦阳明本经初起之证。无汗而喘，与太阳表同，故亦用麻黄发汗，使寒邪从营分而解。

阳明初起之表证，与太阳之表同，故《伤寒论》“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¹是也。太阳未得此脉证，阳明本经又有此脉证，故有“阳在太阳，初入阳明”之说，太阳未得身之后，阳明得身之前，寒邪未俱在营卫之表，太阳营卫有虚实，阳明营卫亦有虚实，故用桂枝，或用麻黄，是长沙言表邪之定局²。然长沙之方因证而设，有此证便用此方，是又长沙之活法也。集柯韵伯

阳明以胃实为里，言阳明之表证有二焉：有内热达外之表，有外邪初伤之表。内热达外之表，在二三日后，其证身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也；外邪初伤之表，在一二日内，其证恶寒、身自出，或无汗而喘是也。表证风邪外未，长少亦用桂枝，麻黄二汤治太阳之风邪者言之。若谓太阳传入阳明，太阳病必恶寒，而此不恶寒也，何者，证皆列于太阳阳明中阳证……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溲，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批注〕二节言阳明初兼少阳经表证

阳明病，其表证则同少阳。虽潮热不阳明胃实证，但胃实之证，大便必硬，而小便必不利。今大便溲，小便自可，是热

1 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语见《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2 定局：瑞霭堂本后有“也”字。定局，固定不变的方式。

最盛，非入腑之热也。再以助阳和之，更加药不去，则知证兼少阳矣。既兼少阳，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方合表里以和之，此乃少阳一经之正法，有少阳同明亦取用之者，但使少阳之机枢一利，则阳明之热自可自解也。合参方、程

阳明为病，胃家实也。今人便唐而曰“阳明病”者，谓有阳明外证，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也。集王泰宇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此承上节言。不但大便言为胃木实，即使不大便，而见胁下硬满、呕与舌胎之证，则少阳为多，亦当从小柴胡而分解之。上焦通，硬满开已；津液下，大便行也；上下和，而胃气因以得和，身濈然汗出而解。可见阳明病不必言阳明，有阳明无不可因之而治也。合参方、程

上条阳明病从明热上见，此条阳明病从不大便上见。合参方、程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关系与机最切。风寒之邪协津液而上聚于胸中，为喘，为呕，为水逆，为结胸，实上节六七是风寒不解，则津液必不得下。倘设有发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转增上逆之势，愈无退息之期。此所以和之于中，而上焦反通，津液亦下矣。夫人之得以长寿者，惟赖后天水谷之气生此津液，津液结则病，津液竭则死。故治病而不知救人之津液者，真庸工也！集喻嘉言

按：合六节观之：前二节是太阳初交阳明，才见几几一证，而即君葛根者，以葛根为阳明经之主药，故用麻、桂速驱太阳之邪，而即加葛根断入阳明之路。中二节是阳明初起一日之证，而反不用葛根者，何也？盖以阳明主肌肉者也。设用葛根大开其肌肉，恐津液尽从

外泄则阴亡，而大便因硬，其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且阳明初受，未若太阳之久，是腑中虽是阳明，而经中全类太阳，故可从解肌发汗例。仍主以桂枝、麻黄二汤，则经邪散而腑中壅滞自通矣，故曰“发汗则愈”也。后二节是外邪已趋少阳，未离阳明，谓之少阳阳明，其实乃是阳明少阳也。少阳主表里之半，阳明证中才兼少阳，即有汗下二禁，则葛根自无所用矣。故亦从少阳例，主以小柴胡汤，则上下通和，溼然汗出而解，是一和而表里俱彻也。凡此皆因太少二经与阳明连贯，故用表法虽异，而同所谓从外入者，仍邪而出之于外也。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虚浮者，宜发汗。下之宜¹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批注〕二节重申上文解肌、发汗、和解之义。

按：此一节重严经腑之辨，以申明上文之义也。日晡乃阳明之时，潮热乃阳明之本候。病人汗后热解，日晡时复如疟状，则邪入阳明审矣。然未知其在经在腑也，故必重辨其脉，脉实者方为归腑，则宜下；若脉虚浮者，是犹在经，则宜汗。发汗宜桂枝汤者，使阳明之邪仍从卫分而解也。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芤气，腹都满，胁下及心脘，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此复推详以和胃发汗，亦申上文之文也。弦，少阳也；浮，太阳也；大，阳明也。胁下痞，耳前后肿，少阳也；小便难，太阳膀胱不利也；腹满，鼻干，嗜卧，身目悉黄。潮热，阳明

1 宜：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与”。

也；时时恶风，阳俱见，内气逆甚也。阳证见，而曰“阳明”者，以阳明居多而任重也；风寒俱有，而曰“中风”者，寒证轻而风脉甚也。此证为阳明第一重证，太阳未罢而少阳兼见，是阳明受邪之位，前后皆邪，而本经更弥漫充斥矣。所以病过五日而外证未解，乙中脉证，虽有胃热，而脉弦滑者，可引阳明之邪从少阳出，与小柴胡汤，但浮，无余证者，余直指少阳言，则引阳明之邪从太阳出，与桂枝汤方为合法；若不尿、腹胀加，则胃气已尽，中无方可引其邪，故知为不能言也。

察方、喻

〔批注〕以下四节言阳明经病不可攻下，重申以示戒。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而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阳明表证宜和，宜汗，既反复明之，而更以不可攻下申言，亦重微明与之义也。阳明中风，该伤寒而言；口热则口苦，利为胃之使，故口苦有言干；腹胀者，邪入阳明也；恶寒、脉浮紧，言太阳未解之候，非实满之证也。若误下之，则外邪因下而陷，腹愈胀；津液因下而伤，令小便难也。按方中行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①攻之。

取有太阳，亦有阳明。但取属上焦，取多时全未入腑，纵有阳明诸证，在所不计，故戒攻下。集喻嘉言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呕者，属上焦也。

上焦言口，胃为之市。食谷欲呕者，胃亦不受也，与吴茱萸汤以温胃气。若得汤反呕者，是上焦亦也，当以治上焦之法治

① 可：瑞霭堂本作“宜”。

之。集成无己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升，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七升，煮二升，去渣，温服七合，日三服

吴茱萸气味俱厚，阳中之阴，气辛，故性好土，味厚，故又善降，其性燥，故专入胃，而脾胃则旁及者也，一逆气最易浊阴不降，逆气上逆承满，非吴茱萸不为功。然则长沙立吴茱萸汤，本以治厥阴病，乃于阳明食饮亦用之，何哉？盖脾胃既虚，则阳退而阴寒独盛，与主热之气相直，况上虚则水必乘，乘则不下泄，必上逆，一定自然之理也。然则知不得谷前已具上逆之势，况谷入有望其安胃邪？此非厚味能降者不能言之也，故人参补胃，姜、枣温中散满，不与茱萸一者有余功欤！故左金丸兼川连去肝家之火，用之俾双，绝不以主热为嫌；真连制吴茱，诸寒利色白者亦均手而治，其不以下泄为志。彼取其降，此取其辛，固有器使之道也。集《三注》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心下硬满，邪在胃脘之上也。在上者遇之，宜用栀子豉汤法，不可用攻，以伤脾胃。且攻之则上焦热邪下陷，而利遂不止，不止则自上及下，三焦之元气尽脱，故主死。利止，则邪气去而真气犹有存者，庶几可愈。集程绳玉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²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燥，心懊懊，反谵语；若加

1 奠土：指补助脾胃功能。奠，犹“定”。

2 燥：原作“噪”，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及文义改。

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恼，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苦舌燥者，白朮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批注〕治阳明经病有上、中、下三焦之大法

脉洪紧、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表热；咽燥、口苦、腹微满，是阳明里热。阳明之热自里达表，阳明证为急，此时即宜用栀子豉汤吐之。栀子能清里热，白朮热自解；香豉能泄腹满，而身中亦凉。若发汗以伤胃中之阳，则躁，有微心懊恼、反汗出者；若烧针以伤胃中之阴，有微怵惕、烦躁不得卧者；若下之以伤胃中之津液，则有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恼、舌胎者。且皆因不知用栀子豉汤可安胃之理也。然胃仍在胃之上，而不在于胃之中，皆是所知。恶热，仍宜栀子豉汤吐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自和也。若有口苦，更加芍药散水、口干舌燥，热在中焦者，则用白朮汤清之，清火而清胃，胃家不实也。更加芍药散水、小便不利，热在下焦者，用猪苓汤和之，火从下泄，胃家不实也。发汗即身之有表热，即是其合其里。方证是阳利，所以有津液而不令胃家实也。此长沙治阳明经病分上、中、下三焦之大法也，集解绳于。

太阳以心膈为里，故用辛甘发散之剂，助心阳之剂，而升发其之表，不得用苦寒之药，以伤上焦之阳气，所以宜汗而不可吐；阳明以心膈为表，当用酸苦涌泄之剂，引胃阳之邪，而开胸中之表，不得用温散之药，以伤中宫之津液也，故当吐而不可下。盖阳明以胃实为里，不特发热恶寒、汗出、身重、目赤、鼻干谓之表，且恶寒、恶热、如口苦、咽干、舌黄、烦渴不得眠、口与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属阳明之表。

但除胃中¹之热，使解胃中之实矣，所以枳实芍药汤为阳明解表和里之圣剂也。集柯韵伯¹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出²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阳明胃³，主津液者也。津液充则不渴，津液少则渴矣。外邪传入阳明，已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²夺之于外，复利其小便而夺之于下，则津液有立³竭已，故示戒也。

太阳病，无汗而渴者，不可与白朮；阳明病，多汗而渴者，不可与猪苓。然则太阳病渴，终不可与白朮耶？太阳证得汗后，脉洪大而渴者，方可与之也。阳明病渴，终不可与猪苓耶？阳明证，小便不利、汗少，脉滑而渴者，方可与之。此皆长沙之妙法也。集朱奉议

猪苓汤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泽泻 滑石碎，各一两

先煮四味³，去渣，纳阿胶烔消，服七合，日三服

此导水利渴³，治胃³热之剂也。阳明内热，不用枳实，又加茯苓，以散胃中津液³，即水救于水。下焦小便不利，有热邪转结，是邪不在上焦，而在中焦。下焦，非复枳实之所能担任矣。方中用滑石甘寒者，入胃去郁热，即于胃家养真阴；阿胶色黑者，入肾益真阴，即于胃家利水道；又用猪苓、茯苓、泽泻淡渗者，疏泄热邪不使于中焦，又润真阴而不苦其枯燥。

1 韵伯：二字诸本原脱，据文义补。

2 出：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多”。

3 先煮四味：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

而几或客水¹得降，真水得升，渴自除，小便自利，则不致胃家之实也。集《正传》

《活人》云：脉浮者宜五苓散，脉沉者宜猪苓汤²。《脉与证》云：白术味甘平，为阳³主药；芍药味甘酸，为阴⁴主药。《南阳》⁵之言，亦可谓不失长沙之旨矣！集《括要》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批注〕热攻上焦，为咽痹，为头痛，为咽

《脉与证》云：以头眩，以风言阳证，以头眩言风言已。不恶寒者，知非虚邪，但热势最烈，一里证受风，故能食而咳，以能食为风未停，而咳因风热乘金也。咳甚咽痛，又必作逆，不若少阴之不多，先一逆一长，以恐人误认为少阴，故特申之曰“若不咳者，咽不痛”。集周禹载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肤¹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法多汗，言阳明热证肌肉，汗其反汗，应当多汗，故言无汗为“反”也。无汗则里虚，而表理化解，所以身如虫行皮肤状也。此“反汗”者，谓不汗当汗于表，非以里不当补也。合参方、脉。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至四日，手足厥者，

1 客水：指停聚的水邪。

2 脉浮者宜……宜猪苓汤：语本《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一《问小便不

3 南阳：指朱肱。因其著《类证活人书》，又名《南阳活人书》，故名。

4 皮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肤”字。

5 秘旨：秘旨，秘旨。

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不厥^①者，头不痛。

阳明病本不头痛，若无汗、呕、咳、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热深也。然小便利，则邪热不在内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头痛也。若不咳、不呕、不厥，则小便利者，邪热必顺水道而出，岂有逆攻巅顶之理哉？集喻嘉言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口中干燥与渴异，欲水不欲咽，知不渴也。阳明气血俱多，故厚而不渴。衄者，阳明脉起于鼻，终于目，热甚则躁，而血妄行也。邪入血分，热甚于经，故欲漱水；未入于腑，故不欲咽。便此时以葛根汤汗之，不亦可以夺汗而亡阳乎？^②《金要略》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必^③衄。

言者，风也；能食者，亦风也。口干鼻燥者，风邪中于经而热炽也。风热迫血上行，则走衄窍，所以衄也。言俱不言治法者，衄则热邪有去路，可以望其自愈也。《金要略》

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批注〕热郁中焦为身黄。

发热汗出，此为热越，有二证：一为病人烦躁，汗出则解是也；一为津液越出，大便为难是也。但言发黄证。今则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是知阳热之气仍结于内而不得越，但上蒸于头，头为诸阳之会故也。气不下达，故小便不利；脾气过燥，故渴饮水浆；瘀热在里，不能宣泄，故全身面发黄。《金

① 不厥：此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手足”二字。

② 必：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见”。

③ 衄（yàn 掩）：覆盖东西使之变性。

热弥郁无汗苦渴，桅子清上，人黄条下，以手扪之热行，泄，有黄之不散也？集程郊倩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既无汗，而小便又不利，则热莫由内而不得越，以致心中懊侬者，热气郁蒸，必发于外而为黄也。

伤寒全发黄，热势已极，且与蓄血证大抵相类，但小便不利为蓄血，而小便不利为发黄。又内伤及湿证亦有发黄者，应当明辨之，不可混作湿热而治。集陶节庵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濇然汗出愈。

〔批注〕热陷下焦，为蓄血，为便脓血。

下血则经水不利，热得乘虚而入其室。血室系冲脉所主，而心君实血室之主人，不被热扰，其主必昏，故谵语也。但头汗出者，血下今则无汗，热上扰则汗集也。刺期门者，热入阴分，则实在阴，随其实而泻之，则营气和而心气下通，自濇然汗出而解也。集程上郊倩

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夫阳明证有蓄血，阳明无血证，乃有证而喜忘者。其人素蓄血，而今热邪乘之也。血蓄于下，则心易易寒而智识昏，应物问答必失于也。病虽阳明，故屎虽硬；血与粪并，故易而黑。不用桃仁承气而用抵当汤者，以久瘀故也。集程郊倩

太阳之气出于膀胱，故利其小便；阳明之气出于扬胃，故

① 程：原脱，据文义补。

② 粪：瑞溪堂本与抄本作“尿”。

验其大便，集张隐庵

论有则当而黑其如言，以言则便有黑与如屎，此其言已
集王泰宇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
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¹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
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者²，必协热
而便脓血也。

虽云“无表里证”，然发热、脉浮数，表证尚在也。其所以
可下者，以七八日乃可既久，则病中热积，津液竭³，势不得
不可下也。如人至四五日可下也。假令已下，而脉数不解，是
表热与里热相合，故当消谷善饥。然食谷虽多，而大便必多，
乃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是九言也。如利之⁴，又无小溲⁵以⁶
之⁷，第一证自有其⁸，故言与热各⁹一¹⁰，数日热各¹¹
荣¹²，今浮去而数不去，是卫气中热去，而营血中热在也。六
七日不大便，则里不可¹³，故言可下也。乃言¹⁴乃人自¹⁵
下之热未¹⁶，故言抵当汤下之。若已下之，脉数仍不解，而又
下利不止，则不宜抵当汤之¹⁷，但言息口¹⁸言¹⁹已之热。若
分之热不除，必协热而便脓血矣。含参成、补

第一证，因血下热入而蓄血；次证，本有血瘀而为蓄血；
三证，乃伤寒下后，热入而为蓄血。集刘宏璧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
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批注〕误下懊侬、头汗

1 善：宋本《伤寒论》作“喜”

2 者：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3 津：瑞霭堂本与抄本作“胃”

如明经为本不当下，误以下之，以致变者，亦为坏病。如阳明高热已入里，于是不但温，而且微然汗出，方误下之。若在经面以下之，其外仍有热，而手足温者，热将陷也犹未深也。误下同太阳之误下，致邪陷入里之谓也，却已同太阳之误下，致邪扰心主之懊恼证矣。言言热格，故虚不能食；热郁气蒸，故但头汗出。此下吸陷主之者，亦因其“高而越之”之法也。

集程郊饒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批注〕误下心痞，未下而渴。

病在太阳，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表症尚在，而又得寸缓、关浮、尺弱之脉，不甚有关于里已。设非误下，何得心下痞结耶？若心下虚满，岂不因误下而成，证之外证，复不恶寒而渴，邪入阳明事矣！然阳明津液之耗，偏于小便，则大便失其润，而大便之硬与否，其证自不同，所以十日不更衣，亦无所苦。以法救之，救其津液也，一水一五苓散是其法也。

合参喻、程

五苓，利水者也，其能利小便以津液者，何也？盖胃中之邪热随小便而下，则利其小便，则邪热自清矣。邪热清，则津液自润上，大便自润何害，正一利小便而“五苓之用”之法也。今世之用五苓者，但一水谷留于大肠，用之利水而止焉，

1 高而越之：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因而越之。”

2 津液：原作“精液”，据文义改。

3 通因通用：语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个下津液偏多了小便，用之清热而回津者见之，故自及之。

喻注

五苓散 方见《太阳》

小便数，因知大便必便；亦正因小便数，故知十日无所苦。于此欲高汗之道，入里者既无可汗之法，里证者复无可攻之事，故特设因势利导之法，乘其欲饮水之时，少与之水，复参利其热，使邪热从小便而出，则热不得留，舌不厚结，津回液润，将不久而大便自行，是五苓而先承气之用矣。神乎！否乎？集《三注》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上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批注〕误下结胸

晡，申时也；小有，微有也、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热，少腹硬满，证属阳明；但小有潮热，犹不似阳明之大热，日从心上至少腹不可近，则阳明又不似此大结，因是辨其为太阳阳明之结胸也。录此注复误下，重伤津液，不大便、燥渴、潮热，虽太阳阳明，亦属下证。但痰饮内结，必用陷胸汤，由胸胁以及脘胃满痛尔无余。若但下肠胃热结，反遭晚上痰饮，则非其治矣。其析义之精，为何如哉！集喻嘉言

阳明病，面合赤色²，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批注〕误下发黄

合，上也。阳明病证似证于可下，但以面色¹示，其热犹

1 大：原作“大”，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2 面合赤色：宋本《伤寒论》作“面合色赤”。

在否，故云“不可攻”。若攻之，则太阳之热悉入于胃，郁蓄而发黄色，譬如下之太早而成结胸之类。集张兼善

阳热素盛之人，一遇外邪，面色必赤，以热邪扶之上升也。况阳明行身之上，有不见于有者乎！其人津液素亏，必不结硬，设或攻之，则势必为病，而发黄之患不免。热之邪既亦伤，水道不利，吾知其黄必有难除者矣！集《三注》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使不利者，必发黄

〔批注〕误火发黄

被火，则上焦火盛，气蒸而发于额部。汗仅微见于额上，半夜微来，无复生布于下者矣。热邪交攻必发黄，证虽有小满，火攻之不同，要皆瘀热在里之故也。集程郊倩

阳明病，胃停热郁，与汗与有汗，势必发黄。然汗出，热从外透，则黄可免；小便多，热从下泄，则黄可免。若误攻之，其热邪愈留，津液愈伤，则汗与小便不可得矣；误火之，则热势愈熾，津液上奔，虽汗有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发黄之受安能免于？发黄与汗，各事不同。汗，但彼因脉洪胃冷而得，则与固瘕及嘔同源，与此异派。集喻嘉言

阳明经下

阳明为传化之腑，当更一实更虚。若但实不虚，斯为阳明病矣。胃实不是阳明病，而阳明病悉从胃实上求，故有未坑之无而实，有既坑之后胃实，有误汗、利小便而津液胃实，有从他经转属而实，总以“胃家实”为阳明为病之大纲也。然胃家

1) 不可得：瑞霭堂本前有“愈”字

2) 更：交替，轮作

之美与不美于何病之，言以外之证与不证，言以热之潮与不潮，言以小便之利与不利，言以食之能与不能，言以失气^①之转与不转、大便之硬与不硬。既言之证，又复证之以脉，句托本也，凡诊之良时，诊之胜时，予之不能食，诊之不得卧。如是亦云谛矣，可以攻矣，乃犹曰“先与”“可与”“宜与”“明日更与”，全是清思^②。市肆^③以相那手而不敢轻下者，常恐胃家之不尽实也。若发热日多，腹胀满、潮不利者，则胃家实矣，故用大承气汤急下之，以存津液；至大、少阳明，则虽有内得承气及小承气以和胃气^④法，而不急大言下。此阳明之所以分证也。盖以太阳为里，托托外^⑤言也；大阳以阳明为里，托托内^⑥言也。本者，一之谓，一阳亦得以阳明为里。日一分为二分之里，而一阳亦反与阳明为里者，以一阳得从阳明而用承气下去，是阳明又为一阳之里之明路也。以老，阳明属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者，所系顾不重耶而可忽也？

自节专论一阳明证，特设问答以明之，言为可下之证，然必数证然^⑦言，方是转^⑧言也。一、二节反复以示其义也。下乃分方一段；四节至六节为一段，言大阳言里，用此言承气汤和之。九节至十八节为一段，为证阳言里，用大承气汤下之。而其言证^⑨其里，要言其脉，犹必先用试之之法，试之小然，下之。又即中^⑩言^⑪，反复推论，以明其里矣。总以见下之不可以或轻，而毒能攻里之不可以苟^⑫言已也。十九节至末为一段，乃少阳言里，或室^⑬以导之，或大承气汤以和之，皆非下法也。圣人慎重于下之之际者，固如是夫！

① 失气：气体从肛门漏出，即放屁。亦作“矢气”。

② 清思：清静思考。“悉”，据瑭斋堂本改。消息，斟酌之义。

③ 市肆：市井。以相那手，此指肆一机，原指雌性动物，引申为阴机。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
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批注〕首言三阳明病证，设问答以明之。

此章言阳明可下之证，特设问答以明之。太阳阳明者，乃本经外感之证，其人脾土过燥，胃中津液日就干枯，所以一二日乃大便一次，及至大便或难，即未入与胃中已化者，所以邪全阳明，不主胃之不润，而是无津液以润其燥，清之谓为“脾约”，大便虽下之也。正阳阳明者，表邪传里，不解传里，故云“胃家实”，其邪但下实。至于少阳阳明者，邪已传入少阳，当从少阳治法。若以有发汗、利小便，以致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者，乃少阳转属阳明，亦成可下之证也。合而言之，皆乃阳明证；分而言之，则有一证可下之一分，合有不证，而用之亦有异治也。喻、程合参。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批注〕反复申言必蒸蒸汗出，乃为转属阳明证。

按：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者，是追言太阳时也。濇濇者，肌肤开而微汗不干之貌。伤寒本无汗，今反其汗濇濇，势必其热蒸蒸¹，证已转属阳明无疑。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濇濇然微汗出也。

伤寒在太阳无汗，一转入阳明则有汗，故曰“濇濇然微汗”。此承上文而言之，以见太阳证转属阳明者，即不得谓之

1 蒸蒸：兴盛貌，此形容高热。

2 濇濇然：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濇然”。

转属阳明也。集张云岐

〔批注〕此下言太阳阳明腑症。

太阳病二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概言阳明发热之大意。蒸蒸，热气上行貌，言热自内达于外，犹蒸吹然。调胃，和阳明之正也。集方中行

调胃^①承气汤

大黄四两，清酒浸 甘草二两，炙 芒硝半斤^②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内芒硝，更上火微煮沸，少少温服之。

大、小承气有枳、朴，而此独无枳、朴；大、小承气无甘草，而此独有甘草者：以胃中热不和，主大实胀满者化用枳、黄以荡涤胃中邪热；不欲其遽下大物，故去枳、朴；欲留恋肠中，故加甘草。胃为大小肠、膀胱转输之本，气化赖之以行，气不承上，则津液不和。承者，上也。司其气而承接之，故曰“调胃承气”。

伤寒，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心烦，谓之内烦；下后心烦，谓之虚烦。今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即是胃有郁热也。与调胃承气汤以下郁热，集成无己。

此太阳经入引阳明腑候也。未尝吐、下，忽然心烦，则其烦为热邪内陷之征。与调胃下之，庶热去而烦自止耳。然不言“宜”，第言“可与”者，明以若吐后则津气受伤，若下后则胃气已损，其“不可与”之意已在言外。虽然调胃亦有在吐下后

① 胃：原作“和”，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及文义改。

② 半斤：宋本《伤寒论》作“半升”。

下者下多，若下不当与，必有腹满、便硬等证也；不下者反不可与，必有干呕、欲吐等症也。集方中行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腹满者，则邪不在胸，是为里热可知。然言有下证，自非急下之证，以少与以清以和之者，或大下之，反为害也。集方中行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①，其脾为约，麻仁丸^②主之。

〔批注〕 太阳阳明脾约证

以阳，胃脉也。胃气强则浮，胃气弱则涩，言涩相搏，必致气有余而不足，更非外证，则强者益强，弱者益弱，所以不候胃腑而大便已硬，其脾为约，较异于平常矣。特立麻仁丸为预下一法，以存胃家之津液也。集周禹载

约者，省约也。胃气过强，将五日当中所受之谷省约为便凡五升，全是理上过厚，故令肠中津液日乾而枯，所以大便为难也。在阳明何主，凡宜攻下者，但恐邪未入胃，大便弗便，又恐初硬后溏，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与小承气，试其转失气，方可攻。皆是去胃气之药，故尔渴泽也。若夫脾约一证，在太阳已当下矣，更何待阳明耶！集喻嘉言

麻仁丸

麻子仁二升，蒸晒去壳 芍药半斤 枳实半斤 大黄^③去皮 厚朴^④去皮，炙 杏仁去皮，尖，一斤^⑤

① 难：宋本《伤寒论》作“硬”

② 麻仁丸：成注本《伤寒论》原作“麻人丸”，宋本《伤寒论》作“麻子仁丸”

③ 大黄：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一斤”二字

④ 厚朴：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一尺”二字

⑤ 一斤：宋本《伤寒论》作“一升”

蜜丸桐子^①大，饮服十丸，日三服^②，以渐和为度^③。

丸者，缓也。邪未内陷，何取安下。盖脾约之人素系血虚，仲景不得已立麻仁丸一法，于邪未内陷之前，先用麻仁之润药、杏仁之润降，配以芍药养血，大枣、枳实、厚朴佐其鼓荡，使之通行，凡热入不至于大结，津液不至于尽耗耳。可见圣人立法，无非宝惜元气、相机而动者也。

脉浮而扎，浮为阳，扎为阴，浮扎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阳中邪热亢甚，阴无阴气以和之，孤阳无偶，不令阴均耗绝不止耳。集赵以德

浮为气上行，故曰“阳”；扎为血内损，故曰“阴”。浮扎相搏，阴阳不谐，胃气独亢，郁而生热，消灼津液，其阳力绝，笑成无已。

〔批注〕此下言正阳阳明腑证。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批注〕辨外之解不解，热之潮不潮。

迟者，大而迟，其人素禀多阴也，故虽汗出不恶寒，其身必重，必短气，必腹满而喘。然脉迟滞，必不能知阳脉之迟速，故

① 桐子：宋本《伤寒论》作“梧桐子”。

② 日三服：成注本《伤寒论》作“日二服”。

③ 以渐和为度：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渐加，以知为度”。和，疑为“知”字，病愈、病情好转。

邪虽欲表，仍不肯肯透入里，自待有潮热，方算得外欲解。然在他人，只潮热便可以攻里；而脉迟者，又必待手足厥然汗出，此时阳气大胜，方是大便已硬，方可主以大承气汤。其不用小承气者，以里证备具，非大承气不能伏其邪耳。若证虽多，而只微发热恶寒者，即不可攻；虽不恶寒，而热未清，亦不可攻。盖脉迟则行迟，入里则艰难，虽腹大满不通，势必急矣，热证尚未全聚，盖亦不甚，故只可用小承气汤，勿令大泄下。盖脉迟，盖尔证尚如此。观“迟”字下“下”字可知，然脉迟亦有邪聚热结、腹满胃实阳抑、脉迟而弦者，又不可不知也。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酒洗。厚朴半斤，去皮。枳实五两^①，炙。芒硝三合。水一斗，先煮朴、实，取五升，去渣，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渣，内芒硝，更上火^②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大黄，十分药也，乃长沙命为承气，何哉？热邪结于肠胃，使中焦之津液干枯，则上下之气不复升降，而气未苦泄，力猛性速者，不足攻其滞而顺其气也，故一味大黄，其热可去，邪可下，实可通矣。然各人以为未足。邪热既盛，则且燥^③，使大实欲下，而腹间之痞足以当之，势必急下不得，谓反下^④，故厚朴，去滞者也，加厚朴而中焦之滞气可下矣。然各人又以为未也。邪热既结，则必满，故枳实，泻满者也，合枳实而中焦之滞气可下矣。然各人犹以为未足也。邪结既定，中必燥，

① 两：原作“枚”，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② 热：原作“势”，据瑞霭堂本与抄本改。

③ 五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五枚”。

④ 火：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微火”。

⑤ 痞：瑞霭堂本前有“结”字。

悍则冲波已上，而大阳合枢、朴，性急如火，若奔马委轡^①，而一枵^②当住，无奈何，于是圣人思所以软之，苦倍味咸，咸则润，润则无不软，遂使上中二焦之气得以直达于下，而无留结之患矣。王季羣曰：此汤之实、满、燥、实、坚、实全，而后可用^③。信哉！集《三注》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 枳实一枚

水四升，煮一升二合，去渣，分温二服。初服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勿服。

病人有燥证，则以下有轻重，法知也。一以微苦亦下而收，故因立小承气，黄、实、朴各数分耳，乃复去硝，知厚结不甚，无所软坚。噫！当矣！集《三注》

长沙承气汤有大、小、三品之别，何也。盖伤寒邪热传之入里，谓之入腑，腑者，聚也，邪热与糟粕聚而为实也。实则热、渴、舌、手心微黄等证者，此实热也。方也。如大热大实者，用大承气汤下之；小热小实者，用小承气汤下之；又热证不甚坚结者，故减枳、朴，加甘草而和缓之，故曰调胃承气也。若病大用小，则邪气不伐；病小用大，则正气过伤。病在上，而用急下之法，则上热亦不除。且不及还可再攻，过则不可复救。

① 奔马委轡（pèi 佩）：奔跑的快马又失去缰绳的控制。此处形容泻下药物之力猛势急。委，丢失，丢弃。轡，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② 枵：原义为马槽，此处形容结聚于肠中的实邪。

③ 此汤必痞……而后可用：此说《证治准绳·伤寒》《医学纲目·伤寒部》等均称引自王海藏《伤寒论辑义》卷四《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认为引自《医垒元戎》：“大承气汤。治大实大满、满则胸腹胀满，戎若合瓦。大实则不大便也，痞、满、燥、实四证备则用之。”但目前通行本《医垒元戎》未见此说。明代吴崑《医方考》卷一《伤寒门·大承气汤》云“伤寒，阳邪入里，痞、满、燥、实、坚全俱者，急以此方主之。”与此更为相合。

可不慎哉！集吴绶

诸病皆因于气，秽浊之不去，由于气之不运也。故攻积之剂，必用气分之药，因以承气名多。方分大小，有一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名大承气；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名小承气。味多甘缓，制大其峻，欲令大邪下已，因名曰大；味厚而缓，制小其峻，欲微和胃气已，因名曰小。且方大更有妙义：大承气用水一斗，煮朴、枳，去滓，内大黄，再煮取二升，内芒硝。一生者气促而行死，熟者气纯而行缓，直少欲伊与硝先化尽矣，大黄经用地黄已，有二枳、朴者其痞满。若小承气以一味同煮，不分次第，同一大黄而煎法不同如此，则可见长沙“微和”之意也。集《正传》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得二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成^③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批注〕辨小便之利不利，食之能不能。

无太阳、柴胡证，则烦躁、心下硬属于阳明证，可下无疑矣。乃其人脉弱，虽是能食，亦止可与小承气，少少用之，微和胃气。和之而安，必适小安，俟隔日再以小承气，稍稍多进。总因脉弱，故尔迟回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实，乃小便复少，正恐胃实而膀胱气化之壅塞，转成水泻，初便后溏耳，所以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此节辨证在小便之利

1 地道：此指物道

2 得：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能”

3 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不利，不在食之能不能。虽能食者见，不可以为胃强而轻下也；虽不能食者见，不可以为胃中有燥屎而轻下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

〔批注〕辨气之转不转，屎之硬不硬。

转失气，谓下气也。上乱以潮热。小便利为可下证，而此又必以转失气方可下者，人皆皆在健胃与攻，故有欲知之法，而先以小承气汤试之也。若得小承气，谓气不为转动，则属虚寒，攻之以反误攻，言攻之必不能食，言与水则哕也。至若攻后重复发热，是必日晡时作，胃热至此方显，大便固可得硬，但已下过，故少耳，亦止以小承气和之。比复或人慎之于既误之后也，故特申之曰：“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可见甲日未急，攻不可早。不但大承气不宜，即小承气亦不宜矣。参方、喻。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恼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批注〕此又即上文之义而反复告戒之。

按：此一节即上文之义而重申之也。谓阳明病行欲知之法，而以小承气微下之，因而转失气者，但心中懊恼而烦，乃药力不胜病，反冲动邪气，而乘势上逆，不妨再进大承气以促之也。下之不转失气，

1 若：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2 行：瑞霭堂本前有“先”字。

而腹微满者，此是虚气上逆，必初硬后溏，攻之则不能食而哕矣，故曰“不可攻”也。末二句复结上数节之义，谓审之又审，必实知其有燥屎者，则宜大承气汤。反复叮咛，益见不可不行试之之法。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与半升；若不转失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批注〕上既以症辨，此复以脉辨。

脉之滑疾，正与微涩相反，何来一以下，反为下。此是阳明病，潮热，用明下法，假症，反易健胃，或手足微然汗出，长少此寸迟有反下，当不仅小承气试之矣；假令下，它不全见，有脉实大有力，即欲试之，一转失气，此寸长少亦迟有反下，当不仅小承气再试之矣。然其所以然者，正疑其大反有见焉，得其受疾，当气早见者有之，故一也。身疾，便有微涩之患，此所以一试再试有不敢攻也。故曰里虚难治，言之为难，不但大承气禁，即小承气亦不可与。故长少特揭以垂语。若曰谵语，脉滑疾者，尚有此种变化，设下而变计更多可知矣。后之学者，慎毋忽乎脉法云尔。集周禹载

按：阳明脉以实大为正，苟非实大，即宜斟酌，不但弱与迟也。如阳明病已有谵语、潮热，而脉复滑而且疾，从乎实治，谁曰不可？不知滑疾虽阳盛之诊，然流利不定，终未着实，所以主以小承气汤，苟在试法之例，果转失气，则知肠中有结屎，因剂小不能遽下，不妨更服以促之也；若不转失气，并不大便，而脉反微而且涩，微为阳气不充，涩为阴血不足，脉变至此，则知前之疾滑者，乃虚阳泛上之假象也，而今之微涩者，乃里气大虚之真形也，正虚则邪愈实，故曰治

1 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服”。

之为难。诊者可不慎乎？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批注〕绕脐痛，有燥屎，宜下

上文推之，凡下法，必待有燥屎，方不为误攻。病人不大便五六日，屎虽未燥，未可下也；即使绕脐痛，则知肠胃上，邪已结里；烦躁，发作有时，乃腹中实，以此证之，断其不大便，当有燥屎无妄矣，有大承气之不可攻也。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批注〕腹满痛，有燥屎，宜下

又推之，不独未下者可用大承气，即已下者亦不妨再用之也。大下后，重不大便五六日，反加烦满，腹满，此先前重伤胃中宿食，因下后始得下胃大者，而复结也，故曰“有燥屎”，宜大承气汤。合参张、程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批注〕喘冒不能卧，有燥屎，宜下

更推之，不特不大便宜大承气，即大便乍难乍易，亦不妨用之也。燥屎结有宿食，故小便不利，非津液偏渗者比也；小便不利，故大便乍难乍易也；时有微热者，一其微热也；喘冒不能卧者，胃邪不和也。总之，燥气不下行，因上扰乎清道也，故亦曰“有燥屎”，宜大承气汤。参程郊倩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

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气汤^①。

〔批注〕谵语、不能食，有燥屎，宜下。

大承气宜单承“燥屎五六枚”来，何者？至于不能食，为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者，不过但硬耳，未必有燥屎五六枚也，下气原宜当以“不下为利”之大小，且必有与实

宏璧

上文思是以外“下”与不下、气之转与不转、脉之动与不动、汗出之多与不多、热之明与不明、小便之利与不利、津液之上与不下、脐之满与不满，以察证候之多与不多，虚与不虚，以消息微下之法。故附于足之证候汗出、大便已硬者，方下之以大承气汤。其他诸证，一证曰“不可攻之”，再则曰“可小承气汤”，再则曰“少与小承气汤”，再则曰“明日更与一升”，再则曰“宜大承气汤”，全是商量言去，听人自明证的，以折无误，所以不用“下之”二字。此等字又系安危最大。盖热邪入胃，不以寒药治之则胃伤，然其药本以攻胃也，不及则药不驱邪，太过则乃反伤正。泥乎不甘其邪，势必尽伤其正；徒伤其正，又未必尽去其邪。此长少所以反复于“可”之间耶。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

〔批注〕又即谵语一证，申明虚实之辨。

谵语者，如胡语乱，言出无伦，对空独语，如见鬼状；郑声者，语重重复，手舞不已，如老年人言事则咄咄不休，以阳气虚故也，此谵语、郑声虚实之所以不同也。集腋元礼

邪热入胃，与中水相拒，必发谵语。若脉沉数，大便不利，是为实证者，此为邪气实也；若脉沉迟无力，大便不利，

1 大承气汤：此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下之”二字。

2 市：瑞藻堂本与抄本作“利”。

无块不渴，及阳明火功谵语者，此为亡气也。^①

谵语一证，有大实，亦有大虚。实者，脉证俱实，则为谵语；虚者，脉证俱虚，则为郑声。其实，郑声即谵语之复耳也。

疑似之间最易，虽然必从脉证合参之。可下不可下，只在虚实

字取决，又不必记定屎尿有无也。以后只言谵语，不言郑声，欲人于虚实内辨谵语，即于谵语内辨郑声，声语同无其异也。集程郊倩

按：《内经》曰：谵语者，气虚独言也^②，《难经》曰：“脱阳者见鬼^③。”可见气虚者、脱阳者皆得谵语，虚极似实，乱真甚矣，故比之为郑声也。总之，要从虚实二字着眼，不必在语声上摹拟，即得长沙立言之旨。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而谵语。

〔批注〕误汗谵语

伤寒四五日，正热邪传里之时，况见脉沉、喘满，里证已具，而反汗之，必致津竭谵语矣。盖误结谵语，似似大承气证，此以过汗伤阴，而不致大实大满，故以小承气为允当耳。路玉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批注〕汗多谵语。

虚家之谵语，固曰亡阳；实家之谵语，亦因亡液。以亡津

① 歧：原作“岐”，据瑞藻堂本及文义改。

② 谵语者，气虚独言也：《素问·通评虚实论》有“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之说。

③ 脱阳者见鬼：语见《难经·二十难》。

④ 丙：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则”。

液有得谵语，则胃燥之谵语与胃实之谵语救法虽同，而缓急微其之间，承气不无以大小矣。如阳明病，法多汗，其人又属汗家，则不必发其汗而津液外泄，自致胃燥便硬而谵语。证在虚实之间，故虽小承气，亦止。服为幸。谵语止，更莫复服者，虽燥硬未全除，辄于实处防虚也。集程郊倩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言语^①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批注〕下早谵语。

阳明风邪、热邪外越，汗出多而里实，胃燥结而谵语，下之何疑？然里实而表已虚，下之太早，则风性善行，徒引之走空窍，而执攘不宁，语言必乱，故过经乃可下之也。过经者，谓去表则入腑也。所以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批注〕谵语脉辨。

言谵语者，知言其脉。发汗已虚其阳，重发汗则亡其阳，所存者惟心气耳，故律气无主，而妄见妄闻，与热邪乘心之候不同。况汗多则大热必从汗解，只恐阳神飞越难返也。故脉短则阴阳不附，脉和则阴阳未离，其生死惟从脉定，此脉之虚实宜辨也。合参喻、程

或问：亡阳而谵语，四逆汤可用乎？不知亡阳固必急回其阳，外邪传阳明，胃热之证否、津液之竭否、里证之实否，俱未可知，设不详悉，欲回其阳，先竭其阴矣。此长沙不言药，

① 言语：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语言”。

乃其所以不也。得于此可，而长论之妙义愈彰矣。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批注〕谵语症辨。

所谓谵者，更指其兼证。有如直视谵语，人皆以为阳热证矣。然有津液内耗，亦令直视兼谵语可见。加以喘满，必从误汗得来，故气从上脱而死；加以下利，必从误下得来，故气从下脱而亦死，此证之虚实宜辨也。集程郊倩

此节当会意看，谓直视之人，直视者死，喘满者死，下利者死，其义如刺。谵语者，心火亢极也；原以直视，明肾水垂危矣，而心火愈亢制，故主死。喘满者，邪气壅滞而上争，上不叶邪，主亦将死，下利者，或邪气里盛，协热利不止者有之；或胃气大下，证多虚寒者有之。此中死守，胃气垂尽之候，一胃实，一土衰，皆主死也。集《三注》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批注〕谵语脉症轻重辨。

此节当分作二段看：自“伤寒若吐若下”至“谵语如见鬼状”止，为第一段，是将潮热、谵语、不恶寒、不大便现在证下，拟以三阳者、阴者之殊。微者，但发热的证。“但”字为义，以发热谵语之外，别无他证。其用承气汤，自“一服利，止后服”，见其热轻，犹恐下之太过也。至于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微喘直视。如此热证证危，不可不决其生死以断之，以脉弦者生、涩者死。此阳热已极，若脉弦，为胃未绝，犹可下之，以复其阴；若脉涩，为阴绝，不可下，可必死矣。

发汗不解，津液已经外夺；而腹满加，胃热遂尔迅攻。表邪虽实于此已的¹，故须急下，满去则当止，而津液可复也。——程郊倩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时减，复如故，为客气，当用温药。今最精微，而文未尝不请，改为“减不足言”，言满至十分，即减去一分，不足杀其势也。当下无疑。——集张路玉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批注〕睛不和宜急下。

此节言最细。大便难，则非久秘，里证不急也；身微热，则非大热，表证不急也。故曰“无表里证”，其言甚是。盖其邪热在中耳。热邪在中，亦不力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急矣。缘目与睛皆于肾中之水，六七日见此，知肾中真水力竭。阴所攻焉者，非一日夕矣。若非急下，则津枯于肾胆，较前之津逃于外、津结于内者更难复，以上之无水，是为戕邪，虽明病势虽缓，而肾病安得不急乎？——合参喻、程

少阴病有急下一法，以救肾水。——本经水竭。——本邪涌水，——邪凌水。——阳明病亦有急下一法，以救津液：——言多，津逃于外；——腹满，津结于内；——目睛不慧，津枯于中。——合两经下法，以观病情生理，恍如身在冰壶、腹饮上池²矣。——

1 的（dì 地）：明确，鲜明

2 身在冰壶腹饮上池：比喻非常清晰明白。冰壶，盛冰的玉壶，原比喻品德清白廉洁，语出《文选·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此处形容极其清楚明确。上池，即上池水，指未接触地面的水，如雨露之水，饮后可洞察鬼物，医家服之可明见脏腑病情。典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

〔批注〕此下言少阳阳明证。

服柴胡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风邪之邪传至少阳，起先不渴者，里证未具也；及服柴胡汤，而口渴反加，则邪已传阳明之证，断乎无疑。今日“以法治之”者，正以外证未罢，当以本汤去邪，复，加栝蒌汤去；里多外少，当用大柴胡汤；若全入里，则用小承气法。抑几律设大法，治近病情乎！《三注》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¹故也。以¹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²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批注〕验小便法

汗与小便皆胃汁所酿，盛于外者，必竭于中。阳明病本自汗出，复发其汗，重亡津液，大便必硬，所以为烦¹，尚微烦不了了者，此由胃气未和，非关燥也。然胃燥与热结不同，热结者愈迟愈结，胃燥者津回自和。如小便前多今少，则知津液还胃，大便之行必不久也。彼大柴、小承皆属于胃，燥则肠胃俱燥，润则肠胃俱和。要知此是长沙不治之法，不必更与汤药也。合参程、刘。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批注〕蜜胆导法。

1 大便必硬：宋本《伤寒论》作“必大便硬”。

2 还：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入”字。

长少司大便法，皆以小便观^①之。如小便清，知不在里；利不止者，利其小便；小便数少，津液当还，不久必大便，皆可验者。然小便利，屎定硬，乃为可攻；今小便自利，大便硬，而又不可攻者，何哉？阳虚自汗出，或重发汗，此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宜多饮水。若津虽实，固不可攻也。

按：此承上文所谓津液当还，大便知其必不久者，以小便数少故也。今外越既多，而小便复利，则津回尚远，而大便自难。然非病热也，故不妨俟“自欲”时，方从外导法，渍润其肠下之。硬者先去少许，则中之硬者复下，气一转舒，不但大便通，而小便亦从而内转矣。蜜与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者，长沙只因津液内竭，故尔曲为立

蜜煎导方

蜜七合，纳铜器中，微火煎，稍凝如^②饴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子，令头锐，大如指，长寸许^③，当热时急作^④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⑤胆汁，和醋^①少许，置合^②中，以食顷，当大便出。

全人立下法，至调胃承气、小承气二汤，内顾人之病情，轻的且活，可谓全矣。然药力所过，未有不损人之元气者。假使邪在下焦，所言甚微，而发汗、利小便已多，津液已耗，欲攻不可，津^③固^④难，尔时不可守之之法，计无善者。于是重精

① 观(chān 捻)：查看。

② 如：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③ 寸许：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寸许”。

④ 醋：宋本《伤寒论》作“法醋”，即按照官府法定规格酿造的醋。

⑤ 谷：原缺，据上文补。

者用蜜，热结者用甘，取其甘，取其蜜，总以人之生死关乎元气，故爱护之心无所不至。集《三注》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批注〕小承气和法

少阳篇用而曰“太阳病”者，是谓受病之始可言也。盖伤寒为病，总不离乎汗、吐、下三法，苟一不得其宜，反致伤其津液，必循次而传，以致转属于胃腑，微烦是其候也。邪既归腑，小便数者，大便自硬，非小承气和之，热从何去乎？盖少阳阳明，自无里热及硬证，手足虽然汗出等证，故无取乎大承气，而早犯少阳之大戒也。集刘宏璧

按：正阳阳明，邪已入于胃腑，故下之则愈。其有胃不实而下证不具者，病仍在经。在经之邪不解，必随经而传少阳，故谓之少阳阳明，其实乃是阳明少阳也。少阳主半表半里，阳明证中才兼少阳，即有汗、下二禁，故例中只上有和法。惟曾经发汗、利小便已，其人因亡津液，以致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者，方是少阳转属阳明，而成可下之一证也。其止用小承气汤者，则与太阳经吐、下、汗后心烦胀满者同法，而与阳明病兼带少阳一二证者迥殊。

① 只：瑞霭堂本与抄本作“止”。

卷 三

少阳经

少阳居表里之中，亦有二阳之分。主表者指太阳而言，盖其在未开热、热未甚时是也；主里者指阳明而言，盖其已开热、热甚时是也。表为阳，里为热，开热方指表阳为邪，盖方和解一法，而有汗、吐、下三禁。不然，在太阳、阳明二经，设略可少阳之禁，即从少阳言去，盖已在少阳乎。夫少阳在六经之中，典阴阳之枢机，阳为高，入为阴，为一阴之门户，职司疏泄。所以少阳证禁汗、禁吐、禁下，恐其疏泄以转属阳明也；少阳主里，盖不敢犯及小便利，恐其入里入阴也。盖少阳具水火之体，有发散之气，但使得法不衰，则一阴自无受邪之理，若里气一盛，则方不能以御表，此小柴胡汤人参、姜、枣之所以用也。能透为旨，方可鼓发少阳经论。

少阳为甲木，相火寄居于此。寄火无根，凡各经受邪其异，里气辄从阳中起，所以有与主里之阳为提掣，以主阳主表也。半里不可汗，主表不可下，不可胃不传，则不可攻，脉小之自己，盖亦有主阳。此七节皆统于高阳言也。夫少阳既禁汗下，则惟有和法，长以特立小柴胡汤加成为定法。即太阳未罢，加桂枝；承阳子，加麻黄；承阳里，无聚湿中。所以柴胡为主药，人参、姜、枣、甘草，全于内似少阳而实寓少阳，既似少阳而又小柴胡汤证，皆宜详审之。若理之不当，不从和法，而误汗、吐、下，以致虚证，亦为坏病。然知犯何逆，以法救之。

者，惟痞结证用陷胸、泻心二汤，其余诸病，或经或腑，治虽各异，而亦必藉柴胡者，以少阳舍和而外无他法也。¹

故凡汗下后，必使阳和、津液通，乃为可愈。²至如人伤于热入而卒³，亦用柴胡汤和解之法，故对于本为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批注〕首举少阳半里之症为提纲，及下六节皆统经腑而言

少阳者，胆经也，其脉起于目眦⁴。《灵枢·经别》曰：足少阳之正，上目，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颌中。⁵故又曰：是动则病，口苦，善饥之未已；噤，不得食也；口苦咽干，热聚于胆也；眩目，旋转有昏迷也。少阳属木，木生火而主风，风火煽摇而燔灼，所以然也。集方有执

少阳为游部⁶，上司三焦相火之游行。长沙特揭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是取与机立去矣。夫目一窍，目二者，脏腑精气之总所，与天地之气相通者也，不可谓之表，不可谓之里，是表之入里，里之出表处，正所谓上表下里也。一者能升能降，升之可见，降之不见，恰合为枢之象。苦、干、眩三者，皆相火走空窍而为病，又三条病皆有之。所以为少阳。经别已集柯韵伯

少阳居表里之中，表为客邪，里为主气。表并于里则为热，是为入里，《伤寒论》中言云“邪气有余”者是也；里为表并则为寒，是为入阳，《伤寒论》中言云“邪气尽复为里”者是

1 五：诸本原皆误作“三”，据文义改。

2 足少阳之正……出颐颌中：语本《灵枢·经别》。

3 是动则病：语本《灵枢·经别》。

4 少阳为游部：语出《素问·阴阳类论》：“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一阳，即少阳。

5 柯：原脱，据文义补。

已。少阳、厥阴病虽不同，病机相同。厥阴有少阳之邪复，方不可使其阳退而进；少阳有里热之证来，方不可使其邪去而入。入阴、入里不可，往往从其中酿出无汗之证，得小柴胡不可不慎用也。集程郊倩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批注〕少阳症禁发汗。

脉弦细者，邪欲入里，其在胃之津液名为热耗，重发其汗，而更张津液外出，则胃中干燥，安得不谵语乎？故曰“此属胃”已。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耗而邪结，所以烦而悸也。集喻嘉言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批注〕少阳症禁吐下

风为阳而主气。耳无所闻者，风邪则气寒也；目赤者，风热则气昏也；胸中满而烦者，风郁则气热也。少阳本无吐下法，设误吐下，则胃中气大伤，邪得以逆乱神明，有悸而惊也。集方有执

误吐气虚者悸，误下血虚者惊。集王泰宇

本节只头项发热，并无少阳证见，以弦细为少阳脉也。然又何以知其为寒？盖头项发热，而不汗出，且脉弦细，即是紧之转也。寒宜汗，反误下也，故禁之。此节纯是少阳见证，以风属阳，阳邪上壅，遂致满而烦。似乎可以吐下，唯恐人之或误也，故又禁之。集《三注》

伤寒二日，二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批注〕少阳症，能食不呕为不传。

少阳司阴阳开阖之枢¹，其关系不小，全赖胆液²，不为木克，而犹能伐木以拒邪，所以一阳为尽之日，其人反能食不呕，则胃和矣，即一阳当受不受也。然此言又安敢发有汗下，重伤及胃乎？程郊倩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批注〕少阳症，躁烦为欲传。

邪邪不从外解，必从内传。病至六七日，言“阳去入阴”者，非专指阴经而言也。其人阳气不显，当一阳为尽之日，忽然而躁烦，知无大热者，非热势之去于外，乃邪入于里，而成实热之证也；若其人阳气素虚，当一阳受邪之时，忽然而躁烦，知无大热者，是阳气之欲退，而阴气之有进，乃虚寒中之症也。此阴阳虚实之不可以不审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批注〕少阳症脉小，为欲已。

脉不弦大，则阳得阴以和，邪将退而正复，是欲愈之先征也，集喻嘉言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批注〕少阳症，解有旺时。

寅、卯、辰，少阳本旺之时也。邪不胜正，则必在乎得其时，道固如此也。集成无己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²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

1 少阳司阴阳开阖之枢：语出《素问·阴阳离合》：“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2 默默：宋本《伤寒论》作“嘿嘿”，“嘿”为“默”之异体。

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批注〕 少阳经宜和解，以小柴胡汤加减为定法。

躯壳之表，阳也；躯壳之里，阴也。少阳主半表半里之间，其邪入而并于阴则寒，出而并于阳则热，出入无常，所以寒热间作也。风寒之外邪，挟身中有形之痰饮，结聚于少阳之本位，所以胸胁苦满也。胸胁既满，胃中之水谷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食，即昏昏之证也。心烦者，邪在胸胁，逼处心司也。或呕、或咳、或渴、或易，诸多见症者，邪之出入无常，故不可不一也。要总以小柴胡之和法为主治，因各随见症以加减之。

往来寒热，病位见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内。观“苦”“喜”“不欲”等字，非真呕、真满、不能饮食也；观“往来”二字，即见有不可执时。盖往来寒、胸胁苦满，是无形之表；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是无形之里。且或境中痰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微下利便，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者，此七证皆偏于里，唯微热乃在表，亦属无形，只辨下利便为有形。皆风寒通，已是气分方病，非有实热可据，故皆从半表半里之治法。集柯韵伯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者，言无论伤寒、中风，但见往来寒热，便是柴胡主证。此外兼见胸胁硬满、心烦喜呕、即或有诸证中凡见一证者，即为半表半里，故曰“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是也。然证虽不必悉具，亦有似柴胡证者，不可不重。如势下为利、本渴而饮水恶者，柴胡不中与也；又但欲呕、腹中痛、微泄者，亦非柴胡证。如此等症，又当辨为证一者也。已可但见一证，而即为“便是”也哉。参方、柯

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二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斤¹ 甘草二两 炙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
温服一升，日三服

柴胡，少阳经药，升也，苦能散表，气味辛平。邪至少阳，
则半在表半在里，因无出入路，故禁汗吐下，则非有汗
散一法，长沙用之为君。以半夏为佐，生姜为臣，黄芩为热，
甘草和中。在半表者得柴胡而自散，在里者得黄芩而自凉。外
在来而散，邪自甘复也，柴、芩有等热者，用，则不克使全汗之
气，遂用人参以固人阴之药合于其间，以和其汗气，使汗出而
尽，而三阴不受邪，方成妙算。非圣人莫能及也。集《三注》

小柴胡汤为半表散，但其药皆属于里，故表证既去其下，
则其机陷于少阴矣。因在半表，故以柴胡为表药去之，故独以
柴胡一味主之，其药悉归少阴药。凡少阴，属阴者多实热，属
阳者多虚寒，而少阴为半里，或陷于阴，或陷于热。故有所有
实，而不尽言其。又深以里药为主，故以半表本经药，便
用人参以固里也。集《论要》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

烦者，热也；呕者，逆也。热聚而闷，不宜固气，故去人
参；不呕，无伏饮，无取半夏之辛散也。栝蒌苦寒，甜润散结
也。集《三注》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渴者，津液不足，半夏性燥，故去之。人参甘润，栝蒌根

1 半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半升”。义胜

苦坚，坚润相合，则津液生而渴自已。集《准绳》

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气不逆动，且不和调，则为腹中痛。黄芩能泄气，故去之；芍药能和营，故加之。集李士材

若胁下硬痞^①，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去大枣，甘能聚气，令人中满也；加牡蛎，咸能软坚，且上除寒热也。集《三注》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水停心下则悸，所以小便不利也。肾主水，黄芩坚肾，肾坚则水愈蓄，故去之。茯苓淡渗，故加之。集李士材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取微汗愈。

表未全罢，故加桂枝以解肌；津液无亏，不须人参之甘润也。集《三注》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咳为气逆，故去参、枣之补。肺欲收，酸收逆气者，五味子能也。干姜辛温快气，因于散寒，亦引火下，故长沙不论寒热，每治咳症无不用之。集李士材

太阳一经，惟营卫之不同，所以风寒分异治。阳明一经，虽属经络，巨膈最为切近，营卫之道在迤^②，风寒之解尚严。少阳一经，越阳明，去太阳远甚，营卫无相关，且内之内，脏腑之外，故为表里之半，其司风寒无异治，乃不以“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求其热”交互为文者，发明风寒个化，同归于一致。

① 硬痞：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痞硬”。

② 迤：（距离）近。

也。其斯道之精微乎？集周禹载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寒¹，头项强痛²，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批注〕邪入少阳，太阳、阳明小有未罢，仍用小柴胡汤为主治。

此承上文，举一“不必悉具”之证言之。身热恶风，太阳表已；头项强，阳明已；胁下满，少阳也；手足温而渴者，邪在半表半里，而里证虽见一大一阳证也，而独从少阳为治者，正以胁满一证为主之，使知为表之邪已抵少阳之外界，本汤一投，将邪之居于一阳者，从少阳枢机而解，又何待在来言热等证悉具，而小柴胡汤始可主也？盖言多言一证，少言少阳，小人之意深远矣！合参程、周

叔和曰：中于阳明入少阳，此指少阳自病。然太阳之邪欲转少阳，少阳之邪欲转阳明，皆从胁转。如“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头项强，胁下满”者，是太阳将转属少阳之机已，以小柴胡与之，所以开太阳之出路；如“潮热者，发汗热，大便溏，小便可，胁满不去”者，此阳明将转属少阳之始已，以小柴胡与之，所以开阳明之出路。集柯韵伯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痛³，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汤⁵主之。

〔批注〕邪入少阳，太阳症未尽罢，有柴胡加桂枝一法。

肢节，四肢百节也。支结，言支饮抟聚有结也。盖发热微

1. 恶寒：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恶风”

2. 头项强痛：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颈项强”

3. 阳明：瑞霭堂本前有“有”字

4. 肢节烦痛：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支节烦疼”。支节，同“肢节”

5. 柴胡加桂枝汤：宋本《伤寒论》作“柴胡桂枝汤”，下同。

忘也，不必反热忘其之甚；肢节烦疼，不必身疼痛之兼。在表者，自是于大阳尚有一证，即为外证之未全已。然支结属少阳，使从少阳为主治，但有大阳之表在，终合桂枝以和解之，使邪冲决太阴，少阳而出，故曰“柴胡加桂枝汤”，合名之方可见矣。合参方、程。

表证未解、心下妨闷¹者，非痞也，谓之支结。集《活人》

柴胡加桂枝汤

桂枝两半，去皮。黄芩²。人参。芍药各两半。甘草一两。柴胡四两。半夏二合半。大枣六枚。生姜两半。

水七升，煮三升，分温服。

按方以³，与白芍药汤无异，谓支结即心下痞方，且以少阳为主，支结小柴胡，不与之法同。然大阳之表未罢，则不得不与太阳同治。一法即合，表证未去，不可不使有解表之药也。然观此方名，似乎不欲重用大阳，盖此证不为表者，盖三阳经以少阳为主治也。集《三注》

太阳病，十日已⁴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按注〕邪入少阳，脉但浮者，有用麻黄汤一法。

不宁惟是，即太阳病十日已去，见脉浮细而嗜卧，邪已尽传于少阳。设于此时，尚有胸满胁痛一证，则宜与小柴胡汤，解之方出少阳也；设无此证，无余证，当时即解，邪之未入大阳也。此证固恐其似之不传，而伏危机也。不然，岂有邪余

¹ 妨闷：此指阻碍感。

² 黄芩：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³ 已：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

⁴ 去：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日后，自无故张皇¹，反用麻黄汤之理哉”凡此皆大 少 二阳与阳明在表，故用表法，所谓从外入者，邪出之于外也。此嘉言论 阳明篇 中大意，插入于此，更足见其 。

物类功理，与柴胡汤，合少阳。若脉但浮者，与麻黄汤，则又先合太阳也。此是设为防变之言，非兼柴胡汤而言也。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用²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批注〕少阳脉弦涩、腹急痛，有先建中、后柴胡一法

阳脉涩 阴脉弦，皆是在里之病也，所以法当急下，故以小建中之法而和其里，使其里和则邪不共留矣。若不差，则其乃少阳之本脉，而证乃证未明，故 乃邪未传大阳也，则用小柴胡以和阴阳为的当无疑矣。集喻嘉言

证属少阳，本于和胃，而里气不和，本忌下法者，又不妨依他法而和其里，言和其表层次之一法。若以较之上一条：彼为不用小柴胡汤，用之不但无效；此则证用小柴胡汤，证之不符不证。此之谓法，凡表证没有实邪者，里证里不成实证，小柴胡之用人参 半夏者是也。所谓里和，故有甘草，炙甘草，去黄芩，加芍药，芍药建中。从是求之。表无邪热者，本方不可用柴胡；里无邪热者，本方即不可用黄芩矣。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

1 张皇：惶惶，慌张。

2 用：宋本《伤寒论》与成主本《伤寒论》作“与”。

里。此为半在里、半在表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证²，所以然者，胡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批注〕辨症似少阴而实是小柴胡汤证

伤寒五六日，半里之热以郁，郁不能外出，故头汗出；于表之热以持久不能解散，故黄也。里、内邪互拒，邪邪气郁而成为结矣。唯其阳气结也，所以手足冷、心下满、口不能食；唯其阳气结也，所以大便硬。既有舌干之证，便成舌黄之脉，所以脉亦牢也。但里有阳邪不同，即结舌亦有微甚不同。阴邪为黄，总无阳热。头汗出等证，即言言甚者，又必表邪尽散入内，热势方深，其证则不恶寒、反恶热。今皆不然，此为阳微结，热虽结而不甚已，所以然者，以有微恶寒之半表在，故结亦只半在里而不甚。至于脉沉，虽似里证，却又头汗出以别之。故凡脉沉、脉沉、身紧，皆阳气郁结之证，无关少阴也。可见阳气一微郁结，不但证似少阴，即脉亦似少阴。既非有主无热之野无结，又非表尽入里之胃阳结，此皆以为半在里、半在表也。凡证属阴阳表里间，但主小柴胡汤，故只据头汗出一证，即可作少阳与处言，又何待往来寒热等证之悉具耶。设不了了者，结势已深，但从前所谓“大便硬”之来未出耳。“得屎而解”此四字看得出，不必责之青黄，即大柴胡及加芒硝等汤皆在所当斟酌者耳。集程郊倩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者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发黄³，颈项强，小便难者，

1 表：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外”

2 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病”

3 发黄：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发”字

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批注〕 辨病似少阳而实非小柴胡汤症

凡言“得病”，必言“伤寒”，凡言少阳首条口苦诸症。但据“六七日，身退热”，言力在表，退为里寒，况兼弱脉之证，外感风邪而不发热，其力阳气怯弱可知。仅言心中线满，留此一手足之证，何至一误下之，以致胃气不能食矣；手足不眠，胸下满矣；胃脘支路，身目黄矣；下利津液，筋脉失养，身重矣；胃汁虚竭，津液无物，小便难矣。较前症之身热恶风、颈项强、胸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岂不依稀相似乎？不知前为里热，此则中寒，在表虽同，在里实异，其中致差之不出耳，奈何复以误下之坏证，认为少阳未下之证，更与柴胡汤，则荣气虚寒，舌淡无气，能不下重耶！况本渴而饮水则呕，则知与方中“一浆之号，卒乃却多水逆之呕，柴胡汤更复与乎？食谷者哕，亦胃气虚寒故也。然则柴胡汤证岂可见！当下满痛，遂为便是也哉！集程郊倩

按：前本柴胡汤症，却偏外面见出一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脉细、脉沉紧少阴证来；此本非柴胡汤证，却偏外面见出一胁下满、颈项强、手足温而渴少阳证来。依稀疑似，最难辨别，长沙特揭出明示之曰：头汗出者，非少阴也；渴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使人于此等处得手，然后不为外证所惑矣。

本太阳经不解，传¹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1 不逮：无暇，来不及。逮，空也。

2 传：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转”。

〔批注〕少阳病不从和解，而误治致变者，亦为坏病。

本太阳病，转入少阳者，从治太阳证不必言¹，只据而今时下硬满，口咽不能食，往来寒热，少阳证已具，岂非太阳药不复用？若以委未经吐下者，弦脉几禁，不得为少阳病也，只属邪困于三焦然，何所忌而不以小柴胡证治之和解为定法？究竟几禁非小柴胡本脉，以未经吐下，故不知合脉从证耳。若已吐下，发汗，下之，何必求更？只宜说出证治一言，便是柴胡证云，方中焉。此以治之之理使然，然其理犯何理，而于法外以去，只存于其人。又不得已定从证，以不用小柴胡致坏，今更用之治坏，使一逆再逆也。集程郊倩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为逆也²；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批注〕此节申明上文之义。

此申明上文“知犯何逆”，而详辨之也。少阳虽有汗、下二禁，然而当汗不当下，当下不当汗。不当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若先汗后下，则不为逆。不当下之，而又发汗，则方逆；若先下后汗，则不为逆。全在得其表里之多、之少之谓矣。

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营卫，以通津液，后自愈。

〔批注〕误汗亡阳谵语，有和营卫一法。

汗多亡阳，便是太阳证之亡阳证。致亡阳也。亡阳证不用麻子，以不见心下满也。上，太阳证全罢，而又误见太阳证下，转入阳明证，则方不下，以不见硬满及不大便与耳也。然其所

1 治：追寒。

2 胡：诸本原脱，据文义补。

3 此为逆也：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为逆”。

以外者，皆里邪，不可发汗，发汗则逆也，舍小柴胡别无治法。又特力复柴胡桂枝汤，以证从太阳转属少阳，里证第自外证未除，见自汗口里不和，小柴胡，表证之半者也，兼用桂枝，则太阳之邪悉然本经之邪，故曰和营卫，此证夜而自汗，和与阳明胃实谵语者相去远矣。集《三注》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批注〕先汗后下，邪入未深，有从和解一法。

少阳证与太阳证同在汗后，邪入亦未深，故只从胸胁满处治其证，是名“微结”也。胸胁满者，其证汗后，小便不利，半微结也；渴而不呕，胃气不和；但头汗出，阳气郁也；往来寒热、心烦者，阳气郁也。此则未解之征也。“结胸”证，从微结证，用大陷胸汤，以其证尚在里，故从下夺之也；此证微结，从微结证，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以证从太阳证，故从和解之法也。合参粉、程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半斤 桂枝 干姜³ 黄芩 牡蛎⁴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栝蒌根四两

水一斗四升⁵，煮取六升，去渣，再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1 殆：证“大抵”“可概”。

2 微结微结：如水慢热一证下微，多比喻疑团、困难等很快消除。此外形容病邪很快消失。

3 干姜：宋本《伤寒论》用“二两”。

4 牡蛎：宋本《伤寒论》用“二两”。

5 一斗四升：宋本《伤寒论》与成主本《伤寒论》作“一斗二升”。

少阳但见一证便是，况有胸胁满、往来寒热乎？渴，去半夏；加花粉、牡蛎与人参，十姜散满；不渴，且中满，无取乎人参、姜、枣；太阳未解，仍加桂枝。然则圣人之加减，诚有如哉！集《三注》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未¹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²发热汗出而解。

〔批注〕误下，证犹未变，仍宜小柴胡一法。

下之病证不解，亦不他变，则自可行和之之法可也。蒸蒸而振，作成汗也，必如此而解者，以下后里虚故也。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此为痞，柴胡汤³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批注〕误下结胸、痞气，有陷胸、泻心二法。

此节分二段在：谓太阳而转少阳证也，少阳禁下，此证犹然，设误下而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前不因下逆，治不因下更已。若其人心下满而硬痛者，为邪邪陷入而结于胸上，属高邪实，与大陷胸汤下之。但心下满而不痛者，为邪邪传里，痞结心下，客气上逆，表邪未留，阴阳不交，此之谓痞。毋论大陷胸汤不可与，即有呕而发热者，柴胡汤⁴亦不中与也，乃于生姜泻心汤中去生姜而补半夏，以证起于呕，故以涤饮为专务耳。合参程、刘。

1 未：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不”。

2 却：宋本《伤寒论》后有“复”字。

3 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汤”字。

4 柴胡汤：瑞霭堂本前有“而”字。

半夏泻心汤

人参 黄芩 甘草炙，各二两 干姜¹ 黄连各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洗

水一斗，煮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泻心者，谓泻在心胃间，而不在于胃也。人之津液，经邪困，则肺气自不宣司，即乘虚为痰饮，见复误下，则邪移内陷，转成心痞，按之即硬。故于半夏泻心汤中去干姜而得半夏，则有形之痰与无形之热俱去，而心胃之痞自消矣。

伤寒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即²愈。

〔批注〕过经误下，邪半入阴，有先和后两解一法。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邪不入里，知此证已具有少阳证，观下文“柴胡证仍在”句可见。医乃二三下之，此之谓“反”，下后不无伤其里气，且恐下后之柴胡证尚未足凭，故徐而候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则枢机尚未解散，先与小柴胡汤和解之。若用小柴胡汤后，仍见呕不止，其人必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便知为邪为病，不当去之于外矣，故用大柴胡汤两解表里而愈。〔集解〕邓倚。

大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 芍药各二两 半夏半升³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1 干姜：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用“三两”。

2 即：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别”。

3 升：原误作“斤”，据瑞霭堂本、抄本及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大柴胡汤总以少阳为主治，而复有里者包。外邪未解，即不可治内；有里证已具，复不可专外。必分提表里之邪，使阳邪传阳，阴邪传阴，一平而内解之，始为合法。故于和之之中，加下药微利之，用枳实、大黄，苦寒以泄阳邪；复易芍药以凉肝木，盖胆附于肝，荣肝则烦可解也。集《三注》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批注〕日久误下，将属阳明，亦用先和后两解之法

胸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此少阳之邪半入阳明之证已。但发为热，里可攻已，而反微下利，使未硬也，自是大柴胡证，设当时即以此汤下之，分解表邪，荡涤里热，则邪去而微利亦自止矣。今误用丸药，则徒引热邪内陷而下利，其以呕、满、潮热如故，是表里俱未解也。然此实得之攻下，究竟非胃实，故只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再加芒硝一味，以涤胃中之热也。集喻嘉言

柴胡加芒硝汤

柴胡 黄芩 人参 生姜各三两 半夏半升 芒硝六两 大枣^①十二枚

① 柴胡……大枣：此方成注本《伤寒论》即为小柴胡汤加芒硝六两，而宋本《伤寒论》作“柴胡二两十六铢，黄芩、人参、甘草、生姜各一两，半夏二十铢，大枣四枚，芒硝二两”。二者差距较大。本书剂量近成注本《伤寒论》，但缺甘草。

上八味，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内芒硝，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不解，再服^①。

外证未除，本当以柴胡为主治，然已利矣，而复加芒硝者，何耶？彼因之为丸，必有大主热之药，取快攻下，而直入深于肠胃间，是以火济火，热结欲利而愈不快矣。故取芒硝之大寒者，以荡毒热，则庶乎其可也。集《三注》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批注〕凡病汗吐下后，阴阳自和则愈。

凡病，发汗、吐、下，至于亡津液，则阴阳亏负，自尔失和。必急培其元气，使阴阳自和，则津液复生，故为亡津液慎勿妄治喜功也。集张路玉

〔批注〕此下四节言妇人伤寒，热入血室，亦用小柴胡和解法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冷^②，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③之。

血室，盖血停留之处，亦聚集会之处，即所谓血海也。其脉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大络上行，至胸中而散。故热而病作，其开则如是也。期门一穴，在不容穴内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肝为血主，故刺期门，以泻血分实热也。集方中行

① 上八味……再服：此方宋本《伤寒论》前服法为：以水四升，煮取一斗，分四服。按：此方为小柴胡汤，故服法当以水四升，煮取一斗，分四服。

② 冷：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身冷”。

③ 泻：宋本《伤寒论》作“取”。

④ 不容：穴位名。属足阳明胃经，位于上腹部脐中上6寸、距前正中线2寸处。

妇人中风、伤寒，证六经皆同男子，但以热入血室^①，则从少阳^②治之，故前发之。妇人中风，发热恶寒，自是表证，无关于里，而经水适来，至七八日之久，则经行应自安，乃外证虽罢，而热复见，未结之下自忽如结胸，此因血室空虚，邪热之表邪乘虚而入内扰之，邪邪内入，是以热除而身凉，脉迟也。故用柴胡汤，以得其实，一“实”者，里实也，而邪则实也。合参程、文。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恶寒，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续得恶寒至中风七八日，此病已传少阳下，而经水适断，则系邪入血室，则其自内热而发，亦因热而结矣。热与血结，邪不得去，邪正交争，遂令恶寒发作，有如疟状，故当用小柴胡汤提引其邪，其邪解于表里之间也。或以小柴胡，气分药也，何入于阴分而引其邪耶？盖冲脉，系于肝也，而少阳属胆，胆亦附肝，柴胡能解胆中之邪，岂独不能解冲脉之邪耶？集周禹载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夜^①则谵语，如见鬼状，热入血室故也^②。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热因经水适来，邪毒入室，故血室有热，遂令谵语，与胃实谵语不同。长沙恐人作胃实攻之，故戒之。一“毋犯胃气”。朱朝议

昼日明了，明了者，阳邪退也，暮属阴，正出者，血行行阴

① 夜：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暮”。

② 热入血室故也：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此为热入血室”。

属也。无犯胃气，以禁_下言也；及十二经，以禁_汗、司_言也。
盖卫气出于十年，中液留于十年，汗则亡，胃气高而中液，是汗
也犯一也也。又十年主受纳，中焦主受盛。两时纳与盛俱为邪，
是时则上中二焦亦同犯已；下焦拒邪，下焦犯实。是一去皆不
可用也。一去皆不可用者，邪不在血室，非一老攻之可及
也。必自愈者，言何其不行日久，阴阳执得以而出，独
之外平力然，故决言之至十二经矣，以告人勿妄攻取也。

中行

也，同一冲脉也，而热入有异，何耶？女子之经期有定，男子之下血无常，一定于冲，一由于胃也。故在女子，邪随经去，则断其止，实者泻之，虚者和之，故含柴胡无治法也；若男子，则专指其邪，故经期门亦无治法。然其邪在别经，适有大血证而无谖语证者，但当照其证，不得以热入在室治也明矣！^①、^②、^③”

太阴经

《内经·热病篇》^①云：“太阳脉，布胃中，络于咽，故腹满而嗝。”此是热伤太阴之标，且阳部^②注经之证，非太阴本证也。阳明^③为本原力抗邪者，盖以太阴为阴中之至阴，主湿土有其坤^④之德，司转输而法乾健^⑤之能，设不入阴中扶阳，焉何能运？故自以不可下为戒，而急法以宜早，大旨已了然矣。夫太阴居一阳一阴之间，外称本易中之，故太阴经章不曰“中寒”，而曰“自寒”，乃脾胃虚冷、内伤饮食之所致，明无中经之入矣。即风之入已，亦饮食后表里疏，邪乃得自袭之，长沙^⑥以有桂枝汤^⑦无身黄语也。间有一二传经之邪，总无热证，非少阴、厥阴之比，及邪转属胃府，亦第^⑧曰“邪传病”，而不出治法，其义不从可以乎。即桂枝加大黄^⑨证，亦非太易有可下之例，乃太阳误下而入于太阴，用之以泄内陷之阳邪，并非二承气之犯，而犹以胃弱易动为忌。是第^⑩明之下证在本，而

① 内经热病篇：即《素问·热论》。

② 阳部：即外部。

③ 阳明：原指大地生载万物，广厚安宁。语出《周易·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比喻太阴脾土的生化功能。

④ 乾健：语出《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指天德刚健，生生不息。此指脾的转输运化功能不止。

⑤ 第：只是，仅仅，表示范围。

太阴之下症反在标，可以见阴阳易位之故，更可见阴从阳转之义也。凡此皆，全在“利下重”三字。利为太阴本证，其之以四逆是者，亦在实证云耳，其更明邪在云也。以此悟之，可以得治太阴经吃紧之法。

“太阴为开”，是言一生机，脾主运，又主枢，故以腹胀吐、利本病为提气。即自利不易为逆也，亦本证也。腹中风是太阴机气，身浮是太阴机脉，用枳实芍药者，注之使从表解也。设大阴在下，邪陷太阴，大阴在下，而太阴自下，反得使利，当行高脉泻者，亦宜戒之。若属移去，下利止，是脾胃实，而非胃实也。反行泻大阴，必小使自利，身不重，至七八日大便硬者，始与实证同证也。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批注〕首举腹满、吐、利太阴本病为提纲。

太阴，脾经也，其脉起于足大指隐白穴，上而膈，挟胃，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扶膈，连舌本。脾经主运，是动则舌本强，食而不化，为泄利，腹满，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故腹满、自利，太阴之本证也。阳邪亦有腹满，得吐则去，而食不下；今腹满自利，食不下，此证为寒证，与食不下亦为寒证也。阳邪亦有下利，然全微全甚，自病随利减；今下利益甚，时腹自痛，此阳虚而寒亦留中也。盖脾病在脾，实由胃中阳乏，阳邪用事，升降失职，故致此。此但可行温散法。设不知而误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也在上之邪留矣，故

1 太阴为开：语见《素问·阴阳离合论》。

2 是动则舌本强……是主脾所生病者：语本《灵枢·经脉》。

向下结硬，与结胸之证类似，胃中津液上结，胸中阳气不布，卒难开也。合参喻、程。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也¹。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批注〕脏寒是太阴本病。

易为热，不渴为寒。《伤寒》自利多言者，水去而热增也。太阴属脾，胃里有脾，更不同少阴之君火在上、肾阳之阳气在肾，故独不易，且当温以助土气。《自利》一证，治之，凡腹中雷鸣、腹痛等证，亦莫不以是断而用温矣。集程郊倩。

长下以自利不渴者为太阴，以自利而渴者为少阴，分条论注，二关并立。盖少阴属肾水，热邪入而耗其水，则见不足，故口渴而多躁烦；太阴属脾土，热邪入而扰动其土，则见有余，故不渴而多发黄。集喻嘉言。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批注〕中风是太阴标证。

太阴，脾也，主筋四肢。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者，风淫末疾之也。表邪少则微，里气和则涩而长。长者，阳也，长则气治，以阴得阳则解，故云“欲愈”。集成无己。

太阴中风与阳明中风亦自不同。在阳明，则阳与邪搏而内进；在太阴，则阴得阳而邪止。阳明经见四肢烦疼，便是风淫末疾之象，但于“阳微阴涩”太阴本脉中，时兼一“长”，长为阳和之候，已在脏邪间与胃气欲愈矣。《伤寒》云：阴得阳脉者生。不过要人在“温”字上用功夫也。集程郊倩。

1 也：此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故”字。

2 风淫末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明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眚疾，明淫心疾。”风气过盛会产生四肢末端的疾病。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批注〕脉浮是太阴标脉

“”之二字，为太阳表证之表，具有不必温者，则必经邪之邪传于太阴，非太阳里证也。如见在太阳而脉浮，尚见大渴，则凡吐、利、腹满、腹满等证，皆由太阳表水侮及脾土所致，证虽见于脾经，邪却厚是阳分，从表入者仍从表出，宜汗，以桂枝汤，方不引邪入脏也。集程郊倩

太阳受病，脉当沉紧，而何以得浮？不以沉细是太阳本脉，中风是太阳标病，所以脉不从里之沉，而从风之浮也。然乎而用桂枝汤者，以中风是里之表证，改用桂枝汤里之表药，是脾主肌肉，是亦宜以解肌耳。集程绳玉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批注〕太阳误下，邪陷太阴。

太阳病误下，其变皆在胃脘以上。此误下而腹满时痛，无胸胁苦满，谓其邪已入阴位，所以属在太阴也。然属太阴，仍用太阳桂枝解肌之法，以升下邪邪，但倍加芍药，以收敛太阴之逆气。本方不增一味，斯为神耳！集喻嘉言

“因而”二字宜玩，太阴为太阳累及耳，非传邪也。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汤加芍药三两

水七升，微火煮三升，去渣，适寒温，服一升。

太阳误下，太阴受伤。以毫不被邪之里，忽然误下，使太阳之气不能四布，因而腹满；健全之常失其分寸，因而时痛。

① 太：原作“大”，据瑞藻堂本与抄本改。

，是仍用本方以表，倍加芍药以救太阴之液。以收太阴之逆者，正因外邪之入者浅也。《三注》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此系上篇以胃家实有宿食者言，故不曰“阳明”，而曰“大实”，例之变也。然大实、大满，自从急下，但阳分之邪初陷太阴，未可峻攻，仍于桂枝汤中少加大黄，使阳邪之下陷者从上升，阴邪下泄，上表里，以分杀其邪，斯不大太阳满痛之治也。合参方、喻。

证属太阴，然未路实从太阳，其邪固必有存于阳明、少阳。

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加芍药汤，加大黄一两^①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无可下之法也，在经已无可下之里，在腑无可下之处。不当汗与胃为表里，太阳误下，太阴受邪，适胃有宿食，则因胃之实为实，亦即因太阳之邪而实矣。实非大黄不去，痛非去实不除，桂枝加大黄者，亦因而采用之道也。

太阳腹满者，其证有三：腹满因于者，传经之热邪也；因食积而腹满者，直入本经之邪也；太阳误下，因而满痛者，此乘虚内陷之邪也。大抵邪满痛，宜与理中；热邪满痛，宜与大柴胡；相误下满痛，宜与芍药汤。不可不辨也。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批注〕太阴为病，脉弱宜慎。

前行大黄、芍药者，以其病为太阳误下之病，自有浮脉验

① 一两：宋本《伤寒论》作“二两”

之，非太阴为病也。若太阴自家之为病，则脉不浮而弱矣，纵有腹满、腹痛等症，其来路自是不同。中气虚寒，自尔续自便利，邪虽在里，未成大实，即大黄一芍药之当行者，亦宜减之，减恐胃阳伤动，则利自不止，而心下痞硬之证成，虽复从事于温，所失良多矣。夫太阴者，全闭也，全凭胃气鼓动为之生化，胃阳不衰，则阴自无邪入，故从太阴为病，指出胃弱以下法。

脾之有阳，犹妻之有夫。未有夫主得令，而外侮得及其妻者。六经皆作如此体认。集程郊倩

太阳以阴为根，而太阴以阳为本。太阳不敢下，恐伤少阴之液也；太阴不敢轻下，恐伤阳明之气也。太阳本无下证，因太阳妄下，而阳邪下陷于太阴，故有桂枝加大黄等法。太阴脉弱，知胃气易动，便当少加大黄，此因里急后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故如此叮咛耳。集柯韵伯

此段叮咛，又与《阳明篇》中互发。阳明曰“不转失气”，曰“先硬后溏”，曰“未定成硬”，皆是恐伤太阴津气。此太阴证而脉弱便利，改用大黄一芍药，又是恐伤阳明胃气也。“减之”二者，是当用仍在，未可因脉弱而妄法也，但用之不可不慎焉耳。集喻嘉言

按：“胃气”二字，为人身根本，五脏六腑有病，皆宜照顾胃气，不独太阴为然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秽腐^①当去故也。

〔批注〕秽腐去，下利止，脾实仍属太阴。

① 秽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腐秽”。

浮缓为太阴脉，手足自温为太阴证。既不似太阳之发热，更不似少阴之厥逆之四逆与身大寒，而又无口渴，盖水津出之阳明证，所以“系在太阴”，尤为恰当也。但邪入内，当热交蒸，必致身力黄。若水直通利，热从便去矣。既从便去，则邪似乎得解，何必至七八日身热下利者，何也。夫太阴入本经，不消。盖九余，若太阴与阳明不相涉也，故经谓“脾气散津”^①，又云“为胃行其津液”^②。今既居矣，岂能不失所司乎？所以移热就湿，至七八日，当利未复之时，其热青黄之津以为运化，则其家实已。阳氏实，则移热自不能留，是去所当去也。长沙惧人不明其故，反欲止其利，特详言之。集周禹载

“手足自温”句，暗对身不发而言，盖太阴伤寒必当手足自温也。夫身在一阳，而有手足冷者，何况太阴。盖太阴主土，表当无热，惟四肢为诸阳之本^③，脾为胃行其津液，以灌于四方，故得主四肢，则四肢之温热仍是阳司之阳也。且曰“自温”，便见有时不温，有时清冷矣。集柯韵伯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批注〕小便利、大便硬，太阴转属阳明。

此太阴经转属阳明病证也。脉浮而缓，本为表证，然无发热恶寒外候，而手足自温者，邪已去表入里，且脾脉主缓，所以“系在太阴”也。夫胃为脾土，为胃之合，邪气既入，势必蒸郁为黄。若小便自利则不行，则发黄之理可免。但脾胃既行，

① 脾气散津：语本《素问·经脉论》。原作“脾气散精”。

② 为胃行其津液：语见《素问·厥论》及《素问·太阴阳明论》。

③ 四肢为诸阳之本：语本《素问·阳明脉解》。

言合上索，胃虚则大便必硬，因复转为阳明内实，而成阳下之证也。集喻嘉言

合而观之，太阳伤寒，脉沉而缓者，亦非太阳本病。盖沉为阴脉，缓为胃脉，太阳伤寒，脉不沉细而反沉，是阳中有阴，脉有胃气，所以手足自温，尚是脾家之实，或发汗一便硬，而转属阳明也。发汗亦是阳明病，太阳身当发汗，非言太阳本有发汗证，以手足温处是阳明之阳路，其邪不得伤太阳之阳，脏无寒而身自温，故当发汗。若从阴邪，暴下利，是阴下转属，仍属太阳也。若是阳不利，即脾家之湿热，非太阳之阳热。此太阳之伤寒全转属阳之阳为之也，而成转属之证。太阳伤寒以胃力言，不利太阳更以胃力言也。

此节“不能发汗”与上节语句皆同。但彼以言家实，则砂阳自去，而成太阳之证；此以言家实，则地言不通，乃转属阳明之证矣。盖阳明与太阳同脏相连，而下利与便秘自有寸分、阳分之殊。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批注〕太阴愈期

按：解时从亥、子、丑者，亥则阴气退，子则阳气进，丑中之土更得承阳而旺也。

少阴经上

少阴为寒水之脏，全赖坎中真阳以存其生。一篇长沙历陈阳虚者死证，实欲人防微杜渐，而警以履霜^①之惧也。惟其人

① 履霜：典出《周易·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踏霜而知寒冬将至，比喻事态发展已有产生严重后果的预兆。此处用来强调应当时刻注意疾病转为危重的征兆。

真阴素亏，邪热传入少阴者，必伤经中之阴，甚至邪未解而阴已竭，势不得已不用清热夺邪，以存阴为先务。盖真阴不可虚，而邪阳不可纵也。然少阴为真脏，不畏邪阳之扰，阳邪中有火、有土，皆得中生阳之气。故桂枝气从攻，黄连从泄，外此猪苓之淡渗，四逆之和解，以及半夏、苦酒之辛有敛，猪肤、桃花之润有濡，似证之扶热者，亦未尝尽弃大温，而恣用苦寒以伤其阳，总之不欲少阴脏而跌于负耳。传经、直中虽分两途，而少阴有一温之义，不从可识乎？参故论传经正治存阴之法可完，而以直中温经回阳之治殿后。

少阴之脏属肾，大乎太、少、阴之间，自尔之受寒最深，而其为证已偏多。设假舍脉无从得其证者，长沙文首举微细之脉状，若以微细之脉为提纲。然少阴水也，寒也，其所甚畏者土也。使土气肆虐，作直中证，而恒挫其脏势，则寒水有制不得乏，自不致上凌下迫，是所谓“少阴负跌阳”耳，此一句乃上下证之大关键也。前云“脉微细”，复云“细沉数”者，直指病为在里，不可发汗^①，且即申明其强责之过也^②。

夫少阴一经分阴阳二气，邪之所中亦有阴阳两途。如热邪上攻，为咽痛、咳、呕、心烦等证，长沙制甘草汤、半夏散、苦酒汤、猪肤汤。黄连阿胶汤，所以治邪犯少阴之阳；热邪下迫，为腹满、自利、便脓血等证，长沙制猪苓汤、桃花汤，所以治阳邪犯少阴之阴。其同只四逆散一证，惟事和解，从手少阴治、^③。至于少阴转属阳明腑证，是少阴负而跌阳又过胜，过胜者可泻也。少阴转入膀胱腑证，是又少阴与太阳为

① 右：崇尚，尊崇。因古代以右位为上、为尊。

② 自尔：犹自然。

衣里也。……若脉阳微阴浮者，是少阴中风为欲愈证，而解亦有时，故以此终焉。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批注〕首挈脉微细、但欲寐，为少阴之提纲。

少阴一经兼水火二气，一热一居，故为甚难以辨别。其少也，近于太阴；其热也，近似太阳。故长以微细之病脉、欲寐之情为提纲，立法于病外，使人求法于病中。凡证之寒热与真热之真假，仿此求法以推之，而直同证之虚实见矣。

少阴为阳枢，弦为木象，弦而细，阳之少也；少阴为阴枢，微为水象，微而沉，阴之少也。……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邪入少阴，则气行于阴，不行于阳，故但欲寐也。“欲寐”云者，非真能寐也。〔柯韵伯〕

按：少阴病五六日前，多与人不觉，但起病喜厚衣、近火、善睡。凡后面亡阳发躁诸乱证皆伏于此，最要提防。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批注〕次言少阴负趺阳，为一篇之大旨。

此节乃一篇之大旨。夫少阴，水也；趺阳，土也。少阴经必以温为主治者，补火以殖土也，使大土合德，而常提其脏，则凡水有所畏，百无泛滥之虞。所以诸杂证悉土克水，而少阴伤寒阳虚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滥，水一泛滥，则中土失职，而寒水上浸，真阳外越，神丹莫救。故与其权于水，则昏垫立至；而与其权于土，则干成可几。长沙谓“少阴负趺阳

① 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语本《灵枢·大惑论》。

② 昏垫：陷溺，指困于水灾。

③ 几：通“冀”，希望。《左传·哀公十六年》：“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陆德明《释文》：“几音冀，本或作冀。”

者，为里”，而太阳负少阴者，其逆可知矣。病浅，少阴之奥旨，学者请三复焉！集程绳玉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批注〕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以示不可发汗之戒。

沉细之中加之以数，主热邪入里之证，即不可发汗。发汗则动其元气，而有气逆、亡阳之变，故示戒也。

伤寒论“少阴之为里，脉微细”言脉有微细不相者，亦有细而不微者。微为气虚，细为血少。古人立言固有不繁，究则统举之，次即紧接“少阴病，脉沉而数”，分与“微”字，专指“细”字，是一是二，脉，便急宜为少阴计，何也？以有沉数兼见，沉为在里，数则为热。先师恐学者认为表热，误用辛温发汗之剂，致成亡阳、亡阳下利种种危候，故复以沉字，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凡脉不论何部、何脉，但见沉脉兼数，沉数，便当从少阴求之，而时凛其戒也。集刘宏璧

人知数为热，不知沉字中见数为寒甚。真阴寒证，脉虽有已七八至者，尽植此“数”中，但按之无方而散耳。不可不知也。集薛慎庵

少阴病，但欲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批注〕误汗动血，火劫便难，申明强责之过。

设不知病为在里，而强发之，其变有不可胜言者。一夜皆主于肾，如人部当汗之证，尺中一退，便不可汗，曰“营气不足，血少故也”，是少动于。若强发之，则身之气血亡，而随

1 五液：指汗、涕、泪、涎、唾，分别为五脏所化。出自《素问·宣明五气》：“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为五液。”因五液属阴，肾为诸阴之本，故又皆主于肾。

合气之促于有见，故不待从有逆出，或曰鼻，或曰目，较升之下走于窍者，则信危矣。下攻者，少阴为下，不待于有热深也；上攻者，少阴之血是从上而退出也。少阴本少血，阳从上述，故为难治。“难治”云者，追从阳发之谓也。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不特汗不可发，即火亦不可劫也。少阴之脉，从足入腹，上循咽喉，故多言也，其支别出耳，故可有咳证。少阴不可发汗，今以火气强劫其汗，其热邪挟火力上攻，必为咳，以抑金忌火故也；下攻必为利，以火势逼迫而走空窍故也；内攻必谵语，以火势燔灼可见神明故也。小便难者，见一证皆妨小便，盖其为火所伤，则肾气气化不行，水扬奔泄无度，则水谷并趋路，心胞燔灼不已，则小肠精竭必全耳。少阴证可强责乎！

集喻嘉言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批注〕阳邪犯少阴之阳，为咽痛，为胸满，为心烦，为不卧。

邪热客少阴之标，故咽痛。苦寒则犯本，不可用也，只宜甘草缓之。不差者，气虽回本道也，加苦桔以开之。此在二三日，他证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月，则少阴之下利、呕逆诸症继起，此法又未可行矣。合参喻、程

甘草汤

甘草二两

水煮^①，温服七合，日二服。

① 水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

桔梗汤

桔梗一两 甘草一两

水三升，煮取升半¹，去渣，分温再服。

林北海²云：甘草为，至少可各热中³，故用之；桔梗汤，至少同其热相拒⁴，故用之。且经云“此病少阴，法当咽干而复吐利”，又咽干与下利相拒，分属阴阳上承之时，即以桔梗升之，不令下承，甘草补之，不使上拒⁵，正可以美其上，岂非治未病之法乎？集《三注》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全若咽中痛，致咽力甚矣。其咽似可凉润，不在少阴之有热也，皆下里上热、反欲得凉使然，不在舌里不可有、不在热不可无。半夏散及汤，微辛凉润之不暇，故犯本乎。集《三注》

半夏散及汤

半夏洗去涎水 桂枝 甘草炙，各等分

上三味，各别捣筛为末已，合治之，白散和服方寸匕，日服三次。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二升，煮七沸，内散与方寸匕，更三沸，令小冷，咽之。

此为风邪热甚，致上里相拒者言也。散之以桂枝，散风也；佐之以半夏，散痰也；和之以甘草，凉热也。三者是又为咽痛之一治也。集《三注》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

1 升半：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升”。

2 林北海：清初名医，名起龙，号北海，斋号补拙，莆田（今北京平谷地区）人。为周扬俊（禹载）之后，清氏著作中多引求其语。曾补辑重刊张凤逵《治暑全书》，影响较大。并辑录《本草纲目必读》传世。

3 上拒（jian 见）：原指越位逾制，即地位在下者冒用高于自己身份的名义、礼仪或器物等。此指河邪上拒。

主之。

治金焦中为寒所伤，新至生疮，由从内不知散寒涤饮，故至比。不能语言者，少阴之脉入肺络心，心通窍于舌，心热则舌不掉也。声不出者，肺主声而属金，金清则鸣，热则昏而塞也。虽桂枝之热不可有，而半夏之辛则难除，只从鸡子以润之，苦酒以降之，此不但能治标，即属阳火之非阳者亦可抑而散矣。连上二条，宜同与合脉，盖各适其用之旨也耳。

苦酒汤

半夏洗，破如枣核大，十四枚。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

阳入则聚，至于生疮，不能语言，不能出声，则痰涎极稠，热甚矣。痰涎稠，而厚粘特以，故稠黏者，既与风病不同，与燥结者，复与急病有异。仍用半夏涤饮，以鸡子润燥，更藉苦酒清疮，合三药而阳热可去，阳热去而邪亦平，阳邪平而真阴得救矣。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四证并见，盖少阴热邪充斥，上下、中皆受其邪。若用重下之药，则客热未除而胃寒早起，故又立猪肤汤以治之。盖无己曰：猪，水畜也，其气先入肾，入肾少阴之客热。加蜜以润燥可也，白粉以益气则利²。全

1 苦酒：醋的别名。

2 猪，水畜也……益气则利：语本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猪肤汤方后注。文字略有出入。

《隋》治阴吹，用猪脂发煎膏¹，亦此义也。集罗天益

又有伏气之病，谓非时暴热中人，伏气于少阴经，始不觉病，旬月乃发，脉微弱，法无阳证，次必下利，与此证相类。始用半夏桂枝汤，次四逆散主之。此病只一二日便²，古人谓之“肾伤寒”也。集朱奉议

猪肤一斤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渣，加蜜一升、白粉²五合，熬香，和相得，温服六服。

肾司开阖，热耗元气，则肾上受病，心中躁不为利证；心火上升，而肾火不熾，则心火为之不宁。猪属亥，宜入少阴，肤乃外属，直透内外，其性甘寒，同能退热，邪散而热退，填满可除也。白蚕司尿以利溺，不利而不厚利，可愈也。白粉培土以胜水，土旺水制，利可止也。集《三注》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心烦不得卧，有无躁证，则与真阳发动迥别。盖真阳发动，必先为呕，为下利，为四逆，乃致烦而且躁，躁汗不止耳。今但心烦不得卧，而无呕、利、四逆等证，是其病为阳虚，而真阳为热邪逼迫，故以真热生阴为主治，少阴则受生矣。《三注》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黄芩³ 芍药各二两 鸡子⁴二枚 阿胶三两

1 猪脂发煎膏：出《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

2 白粉：即白米粉

3 黄芩：指肾火

4 鸡子：此后成注本《伤寒论》有“一两”二字

鸡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鸡子黄”

先煮三物¹，去滓，内豉煎消，入鸡子黄搅匀，温服七合，日三服。

里热当泄之，以条其热；内烦当泄之，以调其烦。心烦，故主以黄连，佐以黄芩，则脾胃之邪俱清。然热已消，少阴之水，鸡子黄、阿胶深益阴分，以平其阳，以息其风，连、芩得此，功莫大矣。况加芍药以敛阳明之心气，以入阴，遂使烦者不烦，不卧者卧矣。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批注〕四逆散和解，从乎中治。

伤寒热邪不至手足，四逆最当谄悉。若以多利种种之证，其为热证无疑矣。然虽四逆，而不全于厥，其热犹未深也，可见厥阳不甚胜，而少阴亦不甚负，则虽因难治，凉亦不宜，惟从中治，主此方为和解，于升降求中兼有舒肝之义，不知少阴之用小柴胡汤，为一定之法矣。合参喻、程。

四逆散

柴胡 枳实 芍药 甘草¹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言少阴有阴阳之分。如对经而四逆者，主姜、附不讹也。此证虽云“四逆”，总不舌冷，或指头微青，或脉不沉微，乃阳中涵阴之证，阴气不宜过，故尔四逆。遂以柴胡凉表，芍药泻中，此本阳明之药，而少阴用之者，方水木同元也。以枳实利七甲之门，甘草和一身之气，即气机宜也。四逆可治也。以

1 先煮三物：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宋本《伤寒论》作“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

下或为五证，皆挟阳而发者也。集《括要》

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¹；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取三升²，去渣，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加五味子、干姜，并主下利者，亦散水³，取泄气之意也；心主悸，桂枝通心气也；腹中⁴，寒甚也，附子温之也；下重，气滞也，薤白疏泄也。阳邪陷入，则入汤气高，故泄气则言重自除，薤白能通手阳明经气也。集《三注》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批注〕阳邪犯少阴之阴，为下利，为腹痛，为便脓血

下利六七日，本热去¹起之时，其人面赤眦²，渴，心烦不得眠等证，是热邪搏结，水饮停蓄，以致内停不³。猪苓汤利水润燥，不治利而利自止矣。集喻嘉言

猪苓汤

猪苓去皮 茯苓 泽泻 滑石碎 阿胶各一两

先煮四味⁴，去渣，内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下利而兼咳、呕、渴与心烦，则系热邪挟水饮停于心下也。水性下行，去则热清，邪从水重自矣。故取五苓散⁵，以清热利水，乃复以阿胶易白术者，取其⁶也；以滑石易桂者，

¹ 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后有“令坼”二字。坼，裂开。

² 煮薤白，取三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

³ 先煮四味：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四升，先煮四物，取二升”

以九针论表证，专论表证热证。水去之者，悉尔矣。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凡下利之用涩者，以其证尽属虚寒也。不知巧在少阴，以证之扶热者，亦不能奇证有是证用苦药。以知便脓血，先传下利，是由胃中虚热下乘于大肠也。故取干姜之辛散，有药之固涩、粳米之养正，三者备而利自止也。集解邪集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按：小便不利，少阴热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脓血，则下焦虚寒矣。滑脱同在下焦也，故取干姜之辛散，以散邪固脱，而加粳米之甘，以益中气。盖下焦虚寒中，中气不下，则下焦虚寒而利不止。故取干姜之辛散，以散之，去其邪也。集解邪集

桃花汤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干姜一两。粳米一升。

水七升，煮米熟，去渣，内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此少阴传之其邪也，以全用干姜，故搜下利。自以反下利者，知有虚，干姜散之，何也？盖下利全属虚，其势已大衰，而全用干姜，故非利止如石脂，不能愈也。且有甘最润，味温易化，不以干散之末佐之，不能散收。加粳米者，脾与胃先得其养，不特和中已也。集《三注》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桃花汤，所以固脱也；刺，所以通经气也。乃一大盟固通

同。一法，因证同者，同病已有虚实之分，亦证有所久之别，不可不加审也。集周禹载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批注〕少阴转属阳明证

少阴主肾，系舌本。伤寒热气入于少阴，则于少阴之系，肾注于舌，故路作，故口燥舌干而渴。宜急下之，非若阳明言下而犹可缓也。集朱奉议

少阴苟负趺阳，则亦有少阴负趺阳之证。有证得病才且，即口燥咽干，此肾水之不足，供可知。水干则土燥，土燥则水愈干，若延至五六日始下之，必情势难回矣。故言急下，以救肾阴也。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邪传入少阴，通迫津液，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渣滓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阳邪聚于之极，又与阴邪无异。但阳邪传自土证，其人心下必痛，口必干燥；设系阴邪，必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干，必无此结热之象。故宜急下，以存津液也。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至六七日，腹胀不大便，是少阴转属阳明之候，少阴负趺阳证矣。证甚明显，当下之外无余事，诚莫便捷于大承气矣。此证自是阳明病，故以脉沉者入少阴中，长沙便于少阴中用阳明法。程郊倩

和雅少阴无承气证，盖因惟少阴有承气证。少阴为阴枢，阳稍毒便入于阴，故不得妄下，以虚其元阳；少阴为阴枢，亦有余使伤其阴，故当急下，以存其真阴。且少阴属木，惟畏其

克土，故无下利；少阴主水，更畏方寸土，故当色下。盖真阳不可虚，而强阳¹不可纵也。集柯韵伯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批注〕少阴转属太阳腑证。

八九日，为邪内陷之时，反一身手足尽热，少阴必无此候，当是眞邪传腑，将阳位极，而移热于膀胱也。盖大谿是少阴之标，大谿是少阴之本。少阴阳证，则移寒于脾土，而吐利者，从本也；少阴阳证，而移热于膀胱者，从标也。

少阴转阳证有二：六七日，腹实不大便者，是转阳明，腑气实而通之谓也；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转太阳，阴出之阳，下行极而上也。集柯韵伯

少阴中风，脉²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批注〕少阴中风欲愈脉。

风入少阴，必见脉反微，则外邪不复内入，则脉反浮，则内邪尽从外出也，故愈。集喻嘉言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批注〕少阴解时。

各经皆解于卯时之时，有少阴独解于子时之时。子为地气退，阳长则阳消，正所谓阴得阳则解也。而少阴之重在直阳，不可识乎？集喻嘉言

少阴经下

二阴无大阳者，大阳正位土宫，万物所以发生也；少阴先藏阳者，同道也，自下而上也。少阴与太阳为表里，一腑一脏，

·1 强阳：即阳邪。

·2 脉：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同居北方坎水之位，最易受邪，故一阳主太阴，而一阳必重少阴也。一阳少阴得之者，邪热入内，故恶其知也；一阳自中者，邪自内起，更恶为格拒。所以论中言下之证，不可下之一，而包蕴之证，上宜其下。盖一阳之证重者，必发汗，肾为封藏之本，一若少阴不藏，邪以汗自出，于是有表证者，有汗自出者，有邪气不上与者，有汗发汗出而汗多反逆者。所以言忌在下也。包蕴之证，宜下其邪；少阴发汗，宜和其阳。一阳少阴下其邪，下其阳上其邪，上其阳水无耗，旁注下者一阳，而成四逆证。一阳与邪者先下，以见少阴证以四逆者方下，所以少阴者则为逆。若欲逆之方下，无知补火以冀上，使坤位厚而水无益，不惟可无汗证之患，而水亦谷，充且取汗于此是得与。此之谓也。盖六经以较大阳为孔急，盖一阳入者折其一寸，不可汗上，不可四逆，盖六经中不发热者，不可用汗法为上句，它经少阴之真阳为复，而六经之同里九可以九折。此一阳之所以必重少阴也。

上篇既云“少阴病，为在里，不可发汗”，此乃云“可微汗”者，何也？以少阴始得之二三日，发热外无他病，虽见少阴脉，却是少阴表证，而无少阴里证，故可微发汗也。一、二节然复申之曰：“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是少阴本无发汗之例，假若外邪初起者，宜不可下。盖少阴脉微而汗不足，宜汗而发之，以发其邪。盖少阴脉微不可汗下，乃阴有汗之一法，故宜急用四逆为主治四节。如口中和、背恶寒、身体

1 盖：琼篇堂本无此字。王本有“也”字。

2 汗为封藏之本：语出《素问·六节藏象论》：“汗者，主蛰封藏之本。”

3 孔急：很紧急，很急迫。子，甚、也。

子虽无助阳，托住其里，使邪由面真阳不至随汗而升，麻黄始可合细辛而用，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合参程、周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二两，去节 细辛一两¹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

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辛、附，煮取，去渣，温服，日三服²。

少阴主里，应无表证，今邪又入邪，即使发热，而反无汗证，似乎太阳而属之少阴者，以头不痛而但欲寐也。夫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太阳空虚则不能主外，内伤真阳之气，使露出少阴之底板；少阴空虚则不能主内，外伤太阳之气，使假借太阳之面目。此阴阳表里相应之机也。易阳疑似之际，证难辨而脉可凭，内经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³”故身虽热、而脉则沉也。所以太阳病而脉反沉，使用四逆，以急救其里；此少阴病而表反热，便于表剂中加附子，以豫固其里。肾为坎象，二阳不藏，则一阳不藏，邪始得以内侵，孤阳内困之以外越耳。夫发热无汗，太阳之表不得不开；沉为在里，少阴之里又不得不固。设用桂枝汤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以固元阳，则少阴之真液遂泄，太阳之微阳外亡，人生不记。惟附子与麻黄并用，则邪散而固不亡，精自藏而阳不伤。此所以脉沉的发汗，与脉浮而发汗者大相径庭也。

邪中少阴，未有不由真阳虚者使。但用本经温药，则少阴

1 一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两”

2 先煮麻黄……日三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麻黄汤煮之，去上沫，内辛、附，煮取一斗，分三服，日三服”

3 逆冬气则……肾气独沉：语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4 阳：原作“阴”，据文义改

之邪可入，而太阳之热凭何而解？又附子与麻黄合用，而以细辛联其其间，俾表里之邪一同撤去，岂复有但表邪？然此汤之用，实因“始行之”也，假令日数多，忽然躁热，即为格拒，尽力温补尚恐不胜，敢发表乎？集《三注》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此节当与上节合看。补出“无里证”三字，则知前原无吐利、躁渴里症也。前节有“反发热”三字，而此专言“无里证”，则明证亦有发热表证，以“少阴”证，当用附子；人言热证，可用麻黄，以力之去，但易知辛以甘草者，只以“得之二三日”，上最早托，此最迟者不同，故去辛散，益以甘和，相和施治，分毫不爽耳。既云“微发汗”矣，仍用“以”字、“故”字推原之，足见郑重之意。合参周、程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二两，去节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甘、附，煮取，去渣，温服¹，日三服

何言“无里证”，则有“反发热”之表证在可知矣。易细辛以甘草者，因“二三日”，其势缓也。设见呕、利一二里症，则专主救里，在太阳已然，况少阴乎？集《三注》

病以少阴本无热，而发热，故云“反”也。盖发热以邪在表面当汗，又兼沉脉，属阴证当温，故以附子温经，麻黄散寒，而热须汗解，故加细辛，是下剂之中者。此证既无里寒之

[1] 先煮麻黄……温服：宋本《伤寒论》与成王本《伤寒论》作“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辛，温服一升。”

可温，又无里热之可下，求其所以用麻黄、附子之义，必是脉亦沉，方可名曰“少阴病”，身亦发热，方可行发汗药。又得之二三日，病当浅，势亦和缓，故不重言脉沉，而但曰“微发汗”，所以去细辛、加甘草，是汗剂之轻者。集赵嗣真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批注〕少阴为里，既不可汗，复不可下，谆谆示戒，见不可引麻黄、附子微发为例。

脉微为亡阳表虚，不可发汗；弱涩为亡阳里虚，不可复下。集成无己

且言之，少阴之脉必微、必弱、必沉。微为阳虚，发汗愈亡其阳，阳亡阴在自尔不足，故尺脉不弱而涩，下之自尔亡阴矣，故两禁之。集张路玉

按：“亡”与“无”同。少阴为里，本不当汗，“微”为阳虚，自不可发汗，今复申明以禁之者，恐人援麻黄附子二汤为例也。并带及复不可下，指出尺脉弱涩来，则知少阴之有大承气汤证，其尺脉必强而滑，已于此伏其机矣。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批注〕上示禁，此示治，宜以四逆汤为主方。

少阴与禁汗、禁下，既同命矣。然与主治之法，何者为急？曰：少阴证具，但见脉沉，便是邪入里而用寒用事，温之一法不须迟疑矣。言四逆者，不必果四逆也。言急之也。

四逆汤

甘草炙，二两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炮^①

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二服。

① 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生用”。

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不能充布，故四肢常冷。是方专主阳虚，故名曰四逆。甘草四两，白术为半味，是以甘草为君；寒湿困胜，宜以干姜，是以干姜为臣；阳虚四肢，非纯阳而健附者无比大作用，是以附子为使。太阴与少阴俱受阳和之煦，而真气充周于四末矣。集《括要》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批注〕少阴表重阳虚证

背者，胸之府，诸阳受气于胸中，而转行于背。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背为之恶寒，而身处不恶也。灸之以助阳，而身自和也；温之以附子，而身自散也。其人不以目扪，但以口中和为验，亦不必扪也。一云背恶寒，只背恶寒便是其证矣。参成、方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疼，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凡少阴病初起于太阳者，但不行从太阳治，反动营卫之气，之不一如身体重，手足寒，骨节疼，太阳伤寒亦有此证，而以干姜温之，反为里，阴有余，表阳不足，附子汤主之，助阳气以散阴血，是所谓“补阳者，益阴之”，然又不尽其全方，一云邪微。

按：此属少阴之标一层，病经肤上受寒也，以在阴经，则亦属里。故器外无法。

附子汤

附子²二枚，去皮，切片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茯苓三两 芍药二两，酒洗

1 一二日：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二日”

2 附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后有“炮”字

上五味，水煮，去渣，分温日三服^①。

邪中少阴，似与阳经无涉，然终藉太阳。不以为外藩，而太阳自有身之奇者也。奇患寒，太阳微阳盛矣。所以先用灸法，继以附子温经补阳，参、术补正，茯苓、芍药敛阴。恐魄汗外越，镇摄心根；一恐附子太热，灸火力猛，阴液受劫，早用葛根施治也。然用灸者，不但人身寒也，当从何穴，灸凡必灸。《三注》

此长少之其补第一方，乃治正伤寒之法，为少阴固本御邪之剂也。少阴为阴中之阴，又为寒水之脏，故伤寒之重者多入少阴，所以少阴一证最多死证。方中用生附一枚者，取其力之锐，且以重其任也，益少火之阳，鼓肾间之气，以御外侵之阴翳，则身自自余，手足自温。以人参为佐者，所以同生气之原，令五脏六腑之有本，十二经脉之有根，脉自不元矣。所以少阴为枢，设扶阳而不益阴，则阳无所附，非治法之尽善也。故用白术以培太阴之土，芍药以益厥阴之脉，茯苓以利少阴之水，水利则精自藏，而骨节自和矣。土安则水有所制，则谷则木有所生，制生则化矣。扶阳以散寒，益阴以固本，此方全之术也，其畏而不用者何耶？

附子汤与麻黄附子汤皆是治少阴之证，而有出入之不同。内经^②：少阴之病，其入于少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一发热、脉沉、无里证者，从阳部注于经也；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脉沉者，从阴内注于骨也。从阳注经，是表热里寒，病从外来，反昌有兼微；从阴内注骨，是表寒里

① 水者，去渣，分温日三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② 少阴之阴……从阴内注于骨：语本《素问·皮部论》

虚，病从内出，故温而且补。

附子汤又与真武汤似同而实异。倍术一剂，去姜而用参，全是量补以扶元阳，真武汤用生姜而无人参，当以散以逐水气。补散之分最显，只在一术之转移也。前者安得将长沙万草草读过？俱集《正传》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批注〕少阴之里阳虚证

人身阴阳二分，下焦属阴，上焦属阳，气并于下，则阳挽于上，故欲吐也；复无吐也，心烦矣。又倦怠嗜卧，此皆阳邪上逆，客气留结，无可奈何之象。设此例设以三冬之剂，不几太阳一照，阴翳顿开乎？乃因循至五六之久，邪深于内，势必利而口渴，然渴者，上少阴有热也，虚故引水自救，势必不为水止，且利就不为使气，而小便白不为利而止，其色必白，少阴纯阴之象无一不备。总由下焦阳虚，复有邪邪，致令阳既气化亦属虚寒。证之危殆，更何如耶？集刘宏璧

烦证不尽属少阴，故指出“但欲寐”来；渴，不尽属少阴，故指出“小便白”来。盖以“下焦虚有寒”，教人上病治在下也。盖上虚而无阴以济，总由下虚而无阳以温耳。

吐利自利，与诸篇证同，别在“但欲寐”，且猪苓：小便必不利而赤也。饮水与口大渴证同，彼曰“以有热故也”，小便亦必不白。俱集程郊倩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

〔歧〕原作“岐”，据文义改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批注〕少阴阳虚不胜阴症。

太阳膀胱与少阴肾，一阳一阴，同居北方开水之位，病则水气不散，各自为相因之病。其水内畜，则腹痛、小便不利而下利；其水气外溢，则四肢沉重而疼痛；其水气挟寒而上射与上争，则咳而痰多。证与太阳虽无大异，然太阳从表得之，肤热不言，而水气为玄府所泄，故以小青龙发之。少阴由下焦有寒，不能制肾水，故至四五日，客邪得深入，而动其本气，遂至逆冷而足下温。与所由来，实是胃阳衰而堤防不及也，故用真武汤与中镇水，收摄其阴气。若用小青龙，则中有桂枝，桂发动肾中真阳，逐为奔豚、欬逆，何不旋踵矣！且肾中气以水为源，此水即肾中所生也。经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集柯韵伯

真武汤

茯苓 芍药酒洗，各三两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切生姜三两，切

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真武者，北方司精之宿，司水之神也，长沙以是名汤，非欲摄水归源乎。白术以茯苓为君矣。然水，司也，则日本有不阳衰，附子，补阳之圣药也，于是以土克之，不得不用白术，腹痛不得不用芍药，更欲使邪气四散而补明独运，又不得不用生姜。药止五味，能令海不扬波。蛟龙听命，非北方有坐镇之灵，何以能此？集《三注》

① 肾者，牝脏也：语见《素问·水热穴论》

肝藏刚血，肾藏水气。真武一方，乃北方水气而设。用辛白者，以其燥能制水、淡能伐肾邪而利水、甘能致引水以疏水故也。附子辛温大热，必用为佐者何居？盖水之所制者脾，水之所行者肾，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①，伪肾中无阳，用肝之枢机运之，而肾之关门不利，水虽欲去，孰为之^②？故脾家得附子，则大能生土，而水有所归矣；肾中得附子，则坎阳发动，而水有所去矣。更得芍药之酸，以收肝邪散逆，则肝中而和缓矣。其用生姜者，又以散四肢之水气而和胃也。总之，脾肾双补、固水无制，正多事妄行者，非大补坎中之阳，大健中宫之气，不能安澜^③而底定也。集《正传》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小便利者，去茯苓；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坚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咳，水邪相搏也；加五味子，酸以收之也；细辛、干姜，辛以散之也。下利，里虚也，芍药攻之而伤液，故去之；干姜散寒而助土，故加之二两，辛气也；去附子，以其固气也；加生姜，以其散逆也。集《三注》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批注〕少阴阴极亡阳证。

阴阳脉俱紧，与人阳伤寒脉相似。伤寒脉力更，当属少阳，然高发于阳，不当有汗，反汗出者，阳极似阴，阳虚不能敛精

① 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语出《素问·水热穴论》：“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

② 安澜：此指平定泛滥的水气。

③ 燠（YÙ 玉，又读 ÒO 奥）：热、暖。

所以致也，下利之证已见，阳反一阳无所依，故下利、恶寒见；
阳虚之不利，利不止者，故下利不止也。直利之欲脱，用附子
汤滋阴回阳，为少阴返本还原之剂。集柯韵伯

脉不至而利者，为亡阳气。阳邪入里，已起有汗。身反汗
止者，也是其邪未去，无汗以固其外，遂至以理阳气，不反热
而汗自止也。冬人伤寒则曰：“此属少阴”，言其证与色黑之寸，
此几直利之证，里证不作。今言阴邪内陷，则乃阳证、为汗，
阴寒下注，而复为利，种种危候，不一而足也。集周禹载

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
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
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按：病在少阴，不但阳虚不能摄寒水，并不能化寒饮。如饮食入
口即吐，中寒不能纳谷也，而复欲吐不能吐，明系阴邪上逆矣，验之
于始得之时，便手足寒而脉弦迟者，则缘寒食至塞于胸中，阳气不得
宣越以达于四末，此实在胸中，自不可下也，不得已因其高而越之，
或一吐而阳气得舒矣，若膈上无滞，但挟饮上留，证见干呕，则阴
寒从下上，非胸中之病，吐必转增其逆，惟有从四逆汤急温其下为合
去耳。此少阴中寒虚实之分机，欲吐不能吐，即干呕也，便是寒饮上
逆，当急温之以四逆矣。“始得之”至“当吐之”六句是带说，恐或
有之之词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下利而无阳证，纯是一团阴寒之气，势必断绝其阳。白通
汤者，即于四逆汤中去甘草之缓，用葱白之通，回表里之阳，
使周身之气得复，而利其寸也。名曰“通”者，借葱白以通阳
之义也。集程绳玉

1 上：瑞藻堂本无“上”字，亦通。

白通汤

葱白四茎 附子一枚，生，去皮，切 干姜一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再服

少阴下利，证同之象也。纯阳则必取纯阳之味，以散邪而回阳，然有时阳不得回者，上以阳气不至，未有以迎之也。言阴阳和可方泰，阴阳离则为否，阴阳既离，则邪复深，姜、葱之性虽能补阳，而不能使阳气必入于阴，不入阴中，阳何由复？阴何能去。故惟葱白味辛，可入于阴，使阳得入于阴，而利可除矣。集《三注》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下利而脉微，则毫无鼓动之力，较前又进矣。与白通汤，反至厥逆无脉、干呕而烦，此非药之不能胜病也，以无向导之方，言其格拒不入耳。惟佐以人尿、胆汁至咸之物，直至少阴，从其性而导之，则隔拒之患以除，而后纯阳之味始得以依附自伸。然服汤后，脉微续者生，暴出反死，甚哉！阴阳之易出难回也。故前证才见下利，早用白通，图功于未著，真良法也。

集张路玉

白通加猪胆汁汤

葱白四茎^①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切片 人尿五合
胆汁^②一合

水三升，先煮三味，取一升，内胆汁、人尿，和匀，再服。

① 茎：原作“两”，据上文及宋本《伤寒论》、成注本《伤寒论》改。

② 胆汁：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猪胆汁”。

若无胆汁，亦可。

下利，脉微，较前为更重；与白通汤而反烦、呕者，究与阳气不相承接也。于是反以葱，取全同者加于其间，使阳药随入而后出。微续者生，知根蒂之尚存也。集《三注》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¹。

〔批注〕少阴阴盛格阳证。

可见少阴病下利，里寒而多外热证。何以见里寒？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是也。何以见外热？身反不恶寒，面色反赤是也。究竟热因何格，无论腹痛、干呕、咽痛，皆下利中格阳一类，可以不理，即使利止，而脉仍前欲绝不出，勿谓里寒已退，有欲发而其在热，须改自温之法，加葱白以入同理阳，而复其脉也。故云“脉暴出者死”，此云“脉即出者愈”，其言最细，盖“暴出”是脉已离根，“即出”是阳已返舍。由其外发热而不恶寒，直引阳在散壳，然必寻其脉，谓脉即出始为体在。设脉出艰迟，其阳已随热势外散，又主死矣。合参喻、程。

上二节，同一脉微、下利、厥逆、烦呕，所异者发热面赤、咽痛之物与否耳。乃一加重一轻，谓脉暴出者死；一与通脉四逆，谓脉即出者愈。相去天渊，此其故不可不深思也。今少阴病，先与白通汤，不但利不止，反全失其无脉、干呕而烦，谓汤药无已拒格不入，有由是脉外出。此长沙不得已有热法并用之法也。盖其人阳药拒格不入，内之阴寒已极，证复厥逆

¹ 其脉即出者愈：此句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位于煎服法之后。

无脉，外之阳气又亡，则其阳不在外，不在内，缓缓一了，线儿绝矣！尔时非阳助彼回春，复元气于无何有之乡^①，铁积镞累^②于斯起一设因姜，附之附，不自主持，和昌托出，不亦无无靠焉耶！若里寒在热、反不愈寒、自青色者，虽有下利、腹痛，取一升神神寒症，而其阳气在厥死之间，更思其人，调至格阳于外，望外热属假，引阳未全立散，则内之真阳有根，引阳尽出，方不立亡，可以一招即全一次，以通脉四逆，招其外阳散于回春，谓之“回出”，犹云回魂，不始亡而在，回春，故曰“愈”也。集周禹载

通脉四逆汤

炙甘草二两 干姜三两，强人四两 附子大者一枚，去皮，生，切片

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渣，分温日再服。

附片甚者，邪气内盛，由由阳气先衰也。引阳他用四逆以回阳，阳回即所以扶阳也。然助阳之味，何由使老人于阴而复出于阳乎？不入于阳，阳无援助；不入于附，阳无以扶也。加葱，此其大法也。集《三注》

通脉四逆汤与四逆汤为味相同，而分量各异者，主言有脉全也。四逆汤为阳衰不可用也，然其阳未全亡也，君以炙甘

① 无何有（qín 亲）乡：迅疾貌。此形容病情进展迅速危急。

② 无何有之乡：语出《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空无所有之处，亦指虚幻的境界。无何有，犹“无有”。

③ 铁积镞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形容事物完成之不易。亦作“铁积寸累”。铢、镞，均为古代重量单位，一两为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镞，比喻微小。

④ 周：此指周身运行。

草之甘温，温春微阳，故以附子、干姜之辛热，通关节、走四肢，此阳在外之剂，所以和微阳也。通脉，即通阳为肾阳通于外。甲子外热而设，故佐以干姜，以助中气，主以国老¹，主持中外，更以附子大壮元阳，其招外热返之于内。盖阳生之气已微，存亡俄顷，若以柔缓之甘草为君，何能疾呼外邪？故易以干姜。然加干姜而仍用甘草者，恐表阳之余，姜、附之猛不能安养大元气，所谓有阳之中也。阳散于甲，主以四逆；阳格于外，主以白朮；若内亡阳，则又为阳亡治。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面赤色，阳格甚也；加葱，助阳气也。葱，其性辛温，其功不足也；去葱，恐其助阳也；加芍药，以散阴也。葱，阳气也；姜，散寒以通阳也。咽痛，气结也；去芍药、加桔梗，利咽而散气结也。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嫌其伐而少扬也；加人参，生其阳以和其阴也。集《三注》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批注】少阴阴极烦躁证

温法本为少阴而设，然少阴太多微热，无两证格拒、阳亢似阳等，皆少阳证传入耳目处，须从假处转出真来，方不为牵制。如，利而见微热，是当阳衰而少阴并入也，证不阳为里者，反反见烦躁欲死之证以系之，不知证被阳拒，而置身无地，故有此象。吴茱萸汤扶本力以透大势，阳自得温而水寒却矣。象此证全为三阳，非吴茱萸汤无以透其邪也。

1 国老：原指国之重臣或帝王之师。此为甘草的别称，出自《名医别录》。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批注〕少阴可治症

微，阳虚也、涩，阴弱也，自阳真虚而伤之候也；呕，邪气逆也；汗出，阳气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守也，数更衣反少者，阳气则气下泄，阴弱则虚坐努责也。人之身，既欲散阳，又欲拒阴，实难措置，故灸真阳之会穴以升其阳，然阳不致下陷以逆其阴，然阴得安守不耗，则下利自止耳。设用药以温其下，必致阳转加，下利不止，言同立止。故不用温药，但使灸法，有如此之回护也。合参方、喻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恶寒、蜷卧、言不战栗。利止。手足温，则阳气未全亡，其阴寒亦易散，故可急用温法也。集成无己

人谓手足温者，必是填下利而自愈，是太阴借胃阳之邪也。少阴叶和，必以手足温者可治，手足厥者不治，是下焦之所可既投药于中宫，而胃阳之阳仍得收于四末，则先天之元阳仍赖后天之胃气以培植者也。集柯韵伯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按：少阴不治诸症，以阳根断尽，一线无余，纵尔急温，挽之无及。倘令阴寒虽盛，火种犹存，着意燃吹，尚堪续焰。所以少阴病恶寒而蜷、自烦、欲去衣被者，虽真阳扰乱不宁，然尚未至出亡在外，犹可急用温法以图存也，故曰“可治”。

1. 虚坐努责：排便困难，有便意而便不出之状。

2. 使：瑞霭堂本与抄本作“用”。

3. 断：原指水尽，引申为凡物竭尽之称。此指人体的阳气竭尽。

少阴病，吐利^①，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既吐复利，里阳极矣，幸得胃阳不困，故手足不逆冷，阴阴气尚可从里达表，不反发热者，于此反言已。脉不至者，阳方外向，里气不厚，非绝脉之比也。但里阳必全伤阴，故于少阴本穴用灸法，以引阳内返，斯脉至而吐利亦将自止矣。

救微

伤寒以阳为主，不特阳证见阳脉者生，即阴证见阳脉者亦可生也。凡阳脉四逆、吐利交作，纯阴无阳之象，全赖阳来复，故手足温者可治，反凉者不可治，反发热者亦不死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始而脉紧，阳实甚，下利必矣，盖阳实退舍，势必下走也。今自利后脉暴微，紧反去，手足反温，此邪气向衰之兆，即真阳内复之征，烦、利虽未止，可决必愈。

少阴病，恶寒，身踰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批注〕少阴不可治证。

四逆、自通与经同阳诸法，必其人真阳未至衰绝，故药力尚有所施。但于危者扶之，使有以自立；非于无者造之，使可以作有也。身踰而利、手足逆冷者，是有阳无阳也，故曰“不治”。集刘宏璧

按：阳受气于四肢，虽主于脾，实肾中生阳之气所奉。故手足之温与冷，关于少阴者最重。

① 吐利：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踈，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四肢温和为顺，厥冷为逆。阴主屈，故踈而不伸也。脉不至，阳已去矣，阳去故不烦，若复加躁扰，阴无阳附，亦且尽也。经云：“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此之谓也。使早知复脉而通阳也，宁有此乎？合参王、程。

六经皆有烦躁，而少阴更甚者，以其阴之虚也。盖阳盛则烦，阴盛则躁；烦属气，躁属形；烦发于内，躁见于外。不躁而自烦，是阳和津利，故为可治；不烦而躁，是五脏之阳已竭，惟魄独居，故死。故少阴以烦为生机，躁为死兆。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此与吴茱萸汤证不异，彼以逆证，此则主死者，何也？所异者，厥冷、四逆耳，躁、烦先后耳。厥冷专言手足，此则兼言四逆者，知其厥冷已过肘膝也。彼则先手足后躁，胸中尚现阳神；此则先躁后烦，阳尽惟有孤魄耳。且躁言悸，动出心，由躁而烦，因悸之神乱，使君主之官亦得以言亡矣，不死何待？使早知温中而暖土也，宁至此乎？合参程、周。

少阴病，脉微沉细¹，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无阳，但欲卧，少阴之本证也；汗出不烦，无阳也；自欲吐，阴邪上逆也。乃正当急温之时，而失此不图，延至五六日，在经之邪遂尔入脏，可欲吐，今日利矣，前欲卧，今日不得寐矣，真阳扰乱，顷刻散亡，即温之已无及矣。使早知此阳而抑阴也，宁至此乎？合参喻、程。

1 阴气者……躁则消亡：语见《素问·痹论》。

2 沉细：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细沉”。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头眩，时时，反为死候。盖人身阴阳相为依附者也，阴亡于下，则诸阳之，聚于头者纷然而动，故以头眩、时时自冒，直刻于死，毫无保留，故于死已可见阳回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集喻嘉言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引气，而肾为生气之源，可吸之门也，关系人之生死最巨。息高者，生气已绝于下，而不复纳，故旁息仅呼于上，而无所吸也。死或成于六七日之后，而犹自死于六七日之前，则此非无保护堤防之法，惜乎用之不早也，悔已及哉！

帝曰：或阴亡死，或阳回生者，何也。岐伯曰：厥者连脏则死，连经则生。此以六七日经邪已转排也，故死。《素问·郊信

少阴、水脏也。水居北方，原自坎卦，性扶外邪自动，则波涌浪涌，样流喷射，无所不至，为呕、为咳、为下利，为四肢沉重。长以不扶外邪，唯以真武一去坐镇北方，水不横溢，则诸证自止。人身一点真阳，伏藏于肾水之中，水中火发，所以其汗虽多，其人反如脂，多汗而似羽，故每用四逆白通之法，以收摄其阳，全不虑其外感。盖阳出则腠理大开，外感先出，所以一回刻而了无余义也。若用寒凉助水，则真阳不返，而命根渐断矣。其有肾水衰薄，邪入不能横溢，转内而扶真阳，蕴崇为患，外显心烦、舌燥、咽痛、不眠等证，即不敢擅用汗下诸法，以重伤其阳，但用黄连阿胶汤、苦酒、猪苓、猪肤汤、

帝曰……连经则生：语出《素问·阳明脉解》

2 此：瑞霭堂本无“此”字。

四逆散之类，以分解其热，而润泽其枯。方中只有“急下”一语，反无“急下”二字，所以前方俱用重剂急下，一服一服，始知其任。设热邪不能外泄，传入阳明，则热深者其气亦深，阳明病者转与少阳，厥阴病者转与太阴，下利者转使太阴，甚者发执热，一服不得下，仍是邪气先绝而死也。必识此意，然后知长沙经救邪之法与高热同其法，细读此方，与九转还丹¹⁾不异，更喻嘉言

1) 九转还丹：即九转丹，又称九转金丹。指道教中经过九次提炼，认为服之能成仙的丹药。此处形容治疗方法非常有效，如起死回生的药物一般。

卷 四

厥阴经

两阴交尽，名曰厥阴。虽最阴脏，而木中实胎^①火气，故为阴中之阳，但习下而习上，习阴有不相承接之处，惟在其肝复以为真热。盖欲为阴，阴气下行，极而下则发热；热为阳，阳气上行，极而上则又寒。故以多热少为病进，热多厥少为病退也。盖欲计，使百病息图^②维^③，其中有阳进欲愈之证，有阴进不愈之证，有他阳无习之证，有纯习无阳之证。其阳证阳脉者，长少杂用，阳经治法；而阴证阴脉者，独取少阴治法，何哉？盖少阴经中，内藏真阳，最忌四逆。厥阴经中，本无真阳，全靠肝气以养其生，终不患其寒，但患不能发热，故必手足自温，身有微热，始不危殆。大旨皆从真阳不至衰绝起见，所以助阳驱阴之法与少阴大同小异也。大厥阴一经，寒热混淆，阴阳错杂，不似太、少纯阴不化之比，故有时可以温伏，可以寒者，特以习在下面阳在上。两者不相顺接，肝复之间大伏危机。临证者必计多少，事进退，使阴阳平等，则其庶几乎！

少阴居下，逆行而上，以传于肝，是名厥阴，故欲司以甲症为提纲。甲邪熾盛，肾水为消，引水自救，不妨少与之，以填其欲。若脉浮者，则木气外达，风邪上行，厥气得舒而

① 胎：孕育，包含。

② 图维：谋划，考虑。

自解，愈期可必矣。——夫主受木制，前已禁下，又复举最不可下之阳证，以应其戒，而忌禁在“阴阳不相交接，便为病”一语。——故凡遇阳证，即宜消息日数多少，以辨阴阳进退之机。其热多于热，则阳退而病进；热多于厥，则阳进有愈会。阴阳务期乎平等，方为交接，毋使太过，无毋使不及。不及则孤阳独盛，不容阳复，如利及除中。阳之若是也；太过则孤阴独胜，不容阳复，如痙胀及喉痹、亡血之若是也。——若其脉阳欲绝者，是阴阳伤寒初起表证，阳气虽衰，尚阳证为不足，故用当归四逆汤以温散表邪。其阴阳错杂者，则必以乌梅丸为主方，宣热方引，改补剂施。如茯苓甘草汤，先水而后散，麻黄升麻汤，提阳以出阴，总以解其错杂之邪也。——自此复举上言，热多或少，有或阳进欲愈之证，甚至纯阳无阴者，是复之太过之义也，其中犹有分治。其之法，——；热多热少，而或阳进不愈之证，甚至有阳无阴者，又复之不及之义也。然与其不及而不可治，毋宁太过而为可治之证乎。——至于喉痹、口开胃痛，则有承气汤法；转筋少阴，则有承浆汤法。若乘虚、乘虚者，则惟利期门以泻之，又主汗、汗下、清、利诸法所能治也五一节至末。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批注〕首挈厥阴病之里证为提纲。

厥阴者，两阴交尽，阴之极也。极则逆，逆则厥，其病自下而上也。厥阴邪甚，则肾水为之消，肾消则引水以自救，故渴而且渴，其渴不为水止也。气上冲心、心中痛热者，肝火上乘，肝气通于心也。饥不欲食者，木邪横肆，胃土受制也。食

则吐衄者，喘臭^①。食则出也。下之利不止者，下则往虚阳明，阳明虚，水谷乘其^②下也。此节又又形容阴阳之病最著。盖子盛则母虚，故肾水消而渴；母盛则子实，故气冲心而疼热。然足少之邪与手少之邪，其相类而攻，究不能入心之孔窍耳。至胃则之俯凌之势，无可逃遁，食则吐，下之则利不止矣。
喻嘉言

邪传三阳，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阳明，则腹满而咽干，未成渴也；邪至少阳，则口苦舌干而渴，未成渴也；至厥阴而消渴者，热甚而自水也。饮水多的小便少者，故谓之消渴。
集王泰字

此欲明病以甲计为提引也。两阴交尽，名曰厥阴^②，又名阴之绝阴^③，是两阴皆无热矣。然厥阴附肝，肝胆附肝内，则厥阴热亦皆少阳相火内发也。要知少阳、厥阴皆藏相火，相火位于内是厥阴病，相火出于外是少阳证。少阳病上，即厥阴消渴之兆；阳热苦渴，即气上冲心之兆；心热，即疼热之初；不欲饮食，即此不能食之根；言欲，即开渴之根。故少阳不解，转属厥阴而病危；厥阴病衰，转属少阳而欲愈。

厥阴病，渴^④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批注〕厥阴消渴，宜少与水则愈。

言消渴，即以水与之，所以应其欲也。然少与之可以平其火，多与之反以益其邪，当量其消与不消，否则恐水渍入胃

① 臭：闻，用鼻子辨别气味。后作“嗅”。《说文·犬部》：“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

② 两阴交尽，名曰厥阴：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

③ 阴之绝阴：语出《素问·阴阳离合》。

④ 渴：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耳。集柯韵伯

凡渴，当问其所欲，欲令欲热，欲多欲少。若欲多欲冷者，阳渴也，更兼证其有有证在经也。阴亦有自利而渴者，但证有渴，古人多用凉剂，而更以水饮之，以其皆扶阳气耳，至虽阴有渴则阳已。然亦有纯是阴证而反见渴者，此是阳在下，隔阳于上，其人虽引饮，所饮自少，每常喜热，又不当问其渴，唯宜治其阴。集戴元礼

厥阴中风，脉浮者^①为欲愈，不浮者为未愈

〔批注〕厥阴中风，浮为愈脉。

厥阴之脉最缓不浮。中风而传厥阴，脉得最缓，反浮，为脾胃阳气已。故谓脾胃气全不受克，邪无所容，欲还于表，故曰将复，水升火降，则其热作而大汗出矣，故欲愈。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批注〕厥阴愈期。

丑中既有土气，而寅卯且得木旺而乘阳也。

凡厥者，阴阳^②不相顺接，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诸四逆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批注〕再揭厥逆，明其义以申其禁。

手之三阳三阴，相接于手；足之三阳三阴，相接于足。阴主寒，阳主热，阳气内陷，而不与阴气相顺接，故手足为之逆冷也。厥即四逆之极，皆阳气多而阴气少，故不可下，虚家亦然。下之是为重舌。金匮要略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③。”此之谓也。集成无己

① 浮者：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微浮”。

② 阴阳：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阴阳气”。

③ 虚者十补，勿一泻之：语见《金匮玉函经》卷第一《证治总例》。

以汗节之“以下面利不止”及次节之“与水则愈”合观之，则在下面利在止，可以得二节之大旨矣。故安系在“下”之字。人恒欲得下利，以按手习，则习中有邪，而无汗证；人恒得下利，以按手习，则习中有邪，而无发热，此之谓也。今之所云“下”者，以习下而习下，而者不相交接，唯其并复以为发热，发热为证，此谓为证，不云发热，单言下者，盖为重也。此谓不相交接之场。至于发下，则专主于四肢无冷，即下文所谓“有汗无汗”者，此是少阳之证，即三阳有此，亦少阳移来，非习下不相交接之证也。此大证可以从事于下，而无下之之证。独言四逆之证，此其者少，按热乃邪证来者多，不无明下之证。但不无病在发下之证，终是其主与热各，而习下不可下也。外是习有证，其共同有发下者，有不发下者，即不可下，则习下证因逆者，何也。此证在习下，多有少阳证，古时更谓有习下证，此等证系，多有五六日不大便者，故以习下不可下也。

伤寒，厥四日，热反一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批注〕此言厥，复言热，见厥热多少，即为阴阳进退、邪正胜负之机。

〔批注〕既多为进退

邪注则厥，正胜则热。此言证者，以习下中本无真邪，故厥阴中言以发下者，以正胜也，正胜则邪退。若寒多热少，便是邪不胜正，其证为逆。邪与正气不相交接。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一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必便脓血¹。

〔1〕必便脓血：宋本《伤寒论》前有“其后”二字。

〔批注〕热多为病退。

邪在表则热，入里则厥。厥少则邪散，热多则正复，故病当愈也。假使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即为热气太过，则非正气之复，而为有余之邪，则藏之血势必为热所竭，而疾走下窍耳。集《三注》

伤寒，厥五日，热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批注〕厥热平等为自愈。

今观之，总期于阴阳平等，方为一按。凡口候之进退、治法之进退，一准于此。“五日”字不必拘，热与冷大约以日准，日等气平而不加增，则阴阳已和矣。末一句即上句正意，云自愈者见厥热已平，其他些小之进退，不足言矣。

按：寒热多少之间，即进退存亡之判。可见厥热虽云平等，尤须调护持久，毋太过，毋不及，阴平阳秘，方保无虞，非一任病气自为循环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自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此节言复之不及也。阴阳胜复原有定理，厥阳为利之尽，居少阴之中，为尽则阳主，乃气之甚极而进也。是以有先发寒、后发热之证，发热则阳复，阳复则经脉里按而手足热。吾身阳气积中发外，于其外之发热，而知其利之必自止矣。然既热，而又见厥复利，何哉？不知阳之复有复而太过者，亦有复而不及者，盖厥阴经阳气按收，寒邪深入，若其人本厚不大泻，则能上复邪除，无太过不及之患，若其人阳气素弱，则被阴邪复而不能久，热虽发而不能言，当其利进则发热，利退又复利。

① 热：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亦”字。

矣。然复而不愈，则阳盛而阴仍衰，良以厥利之初所更甚于少阳，厥利之阳气更微于少阳，故少阳先受热，无复利之时，而厥利则有之，此厥利进退消长之机，而亦少阳、厥利厥利之所由分也。集陈述注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②。食以索饼^③，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后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批注〕复之太过。

此节言复之太过也。不发热，言所食之饼消化而无热，故知胃气尚在也。暴热，谓厥而忽然发热，恐来而复去，故曰“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期之旦日夜半愈”也。旦，朝有阳长之时；夜半，阴尽阳生之候。所以然者，已下至“夜半愈”乃反复申明上文。数以候热。热甚者，厥利主阳，而热持久，则壅瘀腐化也。集方中行

厥阴与少阳，一阳一阴。少阳在一阳为尽，阳尽则阴生，故有真热之往来；厥阴在一阴为尽，阴尽则阳接，故有真热之自复。凡此证，不必论其来自一阳，起自厥阴，只论热与厥之多少。热多厥少，知为阳证；厥多热少，知为阴证。厥在里

① 陈：疑为“程”字之讹。

② 除中：中气败绝，而反欲食的危候。

③ 索饼：即面条。

④ 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复”。

有不退，则阴过胜，过胜而阳不能复，遂见厥复利；热在后的不退，则阳过胜，过胜而阴不能复，遂发痈脓。——以调停一治法，须合于阴阳进退之机，毋有或过、或不及之患。——或新热偏有实证，便属阴阳不相顺接之病，然先言承阳之间，与其阳不足而阴有余，毋宁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又得调扶阳之微旨耳。集程郊倩

手足厥冷¹，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批注〕厥阴初起表证，以当归四逆汤为表药。

上言“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厥”字已包有发热在内，何也？手足厥冷，脉细欲绝，是虚阴伤寒之表证，当归四逆是厥阴伤寒之表药。夫伤寒如此，而反不用姜、附者，盖以相火寄于肝肾，经最寒而骨不寒，故先寒者反乙热，则知手足厥冷乃阴阳不相顺接也。脉之细者，因是阳气衰微，有阳虚更为不足，不但不可下，亦且不可汗，故必先助其阳，苟以济其阴，而不用姜、附以助其阳。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亦但增吴茱萸、生姜耳。由此推之，而治厥阴之大意可知矣！合参柯、吟。

经言“亡血”，又言“便血”，总以肝为藏血之脏。凡病之深入厥阴者，未有不伤血分者也。血伤则脉细，色之甚则红之甚，乃至于欲绝。此正必死、随下血而后知此也，自乃邪伤，营气不流，则亦见衰息之象如此。集周禹载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芍药各二两 细辛二两² 通草 甘草炙，各二

1 冷：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寒”。

2 二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三两”。

两 大枣廿五枚

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四逆之名多矣。寒甚而逆，四逆汤；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热邪传里，四逆散。此用当归四逆汤，何哉？盖四逆之故不同，有因寒而逆，有因热而逆，此则因风寒中血脉而逆，乃当归为君之所以立也。风寒中于血脉，已入营气之中，则阴阳虽欲交接而不可得，非通其血脉不可。故当归辛温，为血中之气药，能散邪和血，以为之倡；而欲通血脉，必先散血中之邪，桂枝散大营血分之风者也，芍药散少阴血分之寒者也，彼大阳与少阴相表里，又口开目昏可一致，故以芍药；芍药、大枣、甘草，同和营卫者也，未有营不与卫和而脉能通者；通草，一本然。称其通利九窍及血脉，关节¹，用诸药亦得通草之力，破阻滞而散厥寒矣。

阳邪传至厥阴，鲜有不发热者，今但言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则阳虚不能散邪可知，盖无阳则邪易入，更无阳则邪不易出也。乃圣人不于四逆汤中少体此意，而独于养血药内反加表药者，又谓安在？盖脉细而手足欲绝，不但无阳，更无阳已。于无阳之人恐更有温散，已持深入之邪不能即出，反碍阴血，转为躁扰者有之。于是以归、芍养血，桂枝和营，芍药散邪，大枣、甘草益土，通草通营卫之气于经络内外之间，专使营气得鼓其脉于内，并可使卫气争得以达其部于四肢矣。²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于前汤内加吴茱萸半斤²，生姜三两³

1 通利九窍及血脉关节：语本《神农本草经》卷二《通草》

2 半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升”

3 三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半斤”

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渣，分温五服。

太阳证，汗出不止，今从回阳起也；四逆散，今从表证之邪起也；当归四逆，今从春伯通脉起也，不欲入少阴热之味，恐其易习也。今其人未有五更泄冷，有无热而不泄者，主以不能出拒真邪，然不用姜、附而必取芩黄者，主见太阳随经合宜之时，少阴脉中主在真邪，不可过其邪不去；少阴中虽可散血，故不参白地脉不泄。口渴久利之人，少阴中主主肝者目上而下，主姜之辛散者目上才是矣。设用附子，已不疑走少阴，欲其上传于肝，不多一番周折耶？集《三王》

伤寒，脉微而数，至七八日脉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阳厥，非为痼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则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①。

〔批注〕微阳阿阳错杂证，以乌梅为主方。

阳微、阳数，此阳之虚也于脉矣；七八日，乃阳去冷，无阳之象也于身矣。阳微主发汗，复无汗可之安，乃阳微发汗，是力少同阳微，可汗及发汗法，其不可汗者主以。至于身微，乃微不可汗，乃与可汗不同。若阳微而微，乃与主微，须臾复微，又非无暂安时，只一息之安耳，不能安，故当入少阴也，以一周食则入少阴也。乃言宜食，言不欲食也，故未力七候，但因此证至青中无阳，乃死也。乌梅丸散可以行气，乃散子入胃药中散散散，乃主微之散散，乃散之散散，名曰发微，实

① 今：成主本《伤寒论》作“令”。

② 其：成主本《伤寒论》无“其”字。

③ 久利：此指成主本《伤寒论》有“方”字。

为安卧，故开主久利，见阴阳不相顺接，脉而不利。使脉和者，皆可以此方括之也。合参喻、程

脉微而厥，有阳少阴而名“亡阳”者，有属厥阴而名“厥阴”者，其证相似，区别正在“躁”与“烦”二字。亡阳则躁，厥阴则烦；躁则无阳安卧，烦则阳气复生。故长沙恐人以蛔厥为脏厥误治，特并举以示人。集程绳玉

乌梅丸

乌梅三百个 黄连一斤 黄蘗六两 附子六枚¹，炮 桂枝 细辛 人参各六两 当归四两 蜀椒去目及闭口者，出汗，四两 干姜十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浸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²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杵³，丸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一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六经惟厥阴为难治。其本同，其标热，其体本，其用火。治之者，必或收，或散，或逆，或从，随证利可行之，得其平气，使之和平，方不失阴阳治法也。厥阴当四时交尽，又名阴之绝阴，然阳之初尽即阳之初生，又肝藏肝内可相火，则厥阴能热，是少阳使然也。故厥阴主风木，木明克土，胃家素寒之人，邪传厥阴而反克之，遂使胃不自安，时烦时止。治之者，非足以安其胃可乎。故有取干姜、椒之辣，乌梅、苦酒之酸，连、柏之苦，合之可以克制大邪，调得其味，必伏而不敢动矣。然邪在内，干桂、辛不足以散之也，非附子不足以温之也，非

1 枚：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两”。

2 升：宋本《伤寒论》作“斗”。

3 杵：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与蜜杵二千下”。

当时不是以补所藏之血，非人参不足以扶正气之衰也。平久利者，能收能泄，去寒除热，亦自兼得之矣。集《正传》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用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然^②，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金匮要略》曰：“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厥阴有此，多因消渴得之。厥其主也，水其客也，治客宜急，故先与茯苓甘草汤治水，以去下利之患，而后治其厥。若不先水而先厥，则恐水渍入胃，犯上凌心，利不得复，必至厥利相兼耳。成、程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下利后，似腐秽已去，则烦可止，乃其烦更甚。治烦止有虚实二途，实者可下，虚者不可下也。欲知之法，按其心下，无结块，则其烦为虚。在“太阳篇”下后身热，心下结痛，当取用此汤，因邪在表上，可涌去也，况但烦而不热者乎。周禹载

伤寒，热少厥微^①，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邪虽传至厥阴，而所受本轻者，则热与厥俱微，故但指头寒，而不至逆也。然阴阳错杂，难以措手，默默不欲食似属寒，而烦躁则又知其热，乃因循至数日。设正气渐复，邪亦少杀，遂使邪犹化行，而胃中之热高除，因欲得食，病乃愈也。

① 用：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服”。

② 然：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尔”。

③ 水停心下，甚者则悸：语见《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④ 厥微：宋本《伤寒论》作“微厥”。

若邪热未入，上逆寸为阳，内实阳为阳，邪阳受伤，血因热走，其后不至便血不止也。集周禹载

按：此节必分一头两脚看。“数日”二字贯下两段，一轻一重，重复之常也。其病力愈者，是热退阴复也；其后便血者，是热胜不容阴复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圜¹脓血。

“圜”音清，厕也。阴病阳脉，病家厚幸，今云“反浮数”，主寸下利，反言不转出寸分，有寸而尺²。然合“尺中自涩”观之，乃热邪与毒下陷分，易言寸反阳，寸脉气重复，虽寸口得阳脉，究竟阴邪必走下窍，而圜脓血也。合参喻、程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³不至，咽喉不利，吐⁴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此表里错杂之邪，最为难治，然非死证也。如大下后，寸脉沉而迟，寸脉沉里，寸口主表伤分；手足厥逆，胃阳不布，中焦伤分；下部脉不至，肾阳伤分，下利泄分。咽喉不利，吐脓血，又引大下伤其津液，一证事反，一合证事。此证要得之，彼医为下利，寸口主里者是也。寸口利不止，未言下利证，但因胃气下陷所致。所以表证于阳中提于少阳，表热在里，表里两解，令阴阳和而汗出愈也。合参喻、程

1 圜：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清”二字音义理下文同

2 下部脉：此指尺脉

3 咽喉：宋本《伤寒论》作“喉咽”

4 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唾”

5 肺痿得之……重亡津液者是也：语本《金匮要略·肺痿肺病咳嗽下

麻黄升麻汤

麻黄二两半，去节 升麻 当归各一两一分 知母 黄芩 萎蕤各十八铢 天冬去心 芍药 干姜 白术 茯苓 甘草 桂枝各六铢 石膏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沸^①，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邪深入少阴内陷，寸脉沉而迟，故用麻黄、升麻，升举以发之；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故用当归、姜、桂，温阳以达之；然芍药敛阴散，而甘草以和之，中气可利也；萎蕤、天冬以润其，黄芩、白术以宁其，脉血可止也；茯苓、甘草，又能去其，中气可愈也；石膏有撤热之功，所以为导之。诸传他妙其用焉。集《三注》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③自愈。

〔批注〕既阴阳进欲愈证

此下四节皆阳进欲愈之证也。如见下利，而有微热、微热中又有脉力、脉数之证，微热而渴，即复邪证也，见脉微弱，知邪已退而经气虚耳，故令自愈。集刘宏璧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固脓血，以有热故也。

脉数而渴，而生寸脉，亦令自愈。若不然，则为内热入。经云：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致脓血而便脓血也。

1 沸：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前有“一二”二字

2 幹：原作“幹”，据文义改

3 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今”，下两条原文同用注文中仍用“令”字，故不改

4 脉数不解……便脓血也：语本《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下利脉数，为邪已化热也。微热汗出，邪入热化以泄表，故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者，当自利初复之时，未得泄中邪随入内，故更利再集也。数与紧，可以自愈不愈，即利因复之下利，则亦可以此脉断矣。集程郊倩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下利而脉沉弦，主里急后重，为邪下之证也，脉大者，即沉弦中之大，木势方盛，故曰“未止”；微弱数者，即沉弦中之微弱数也，木邪既杀，而阴从阳化，故曰“虽发热不死”。然则身热而脉大者，其死又可知矣。集张路玉

伤寒，先厥后必¹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批注〕厥阴纯阳无阴证

〔批注〕邪犯上焦

此下六节，皆纯阳无阴之证也。先厥后热，下利止，其病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热邪有余，上攻咽喉，扶桑而为痹也。然既发热，即无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利不止而无汗，则是邪不外出，仍在于里，则为阳盛而协热利也。热势浸淫，必至便脓血而后已。便脓血者，其邪不泄，是热邪在里即不复在表，在下即不复在上也。〔1〕〔2〕

两阳交于口，谓之只证又阳生，故诊咽喉者，以阳为主，而引气过甘，则又有咽痛、喉痹、便脓血等证。凡看阳证

1 必：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发”

2 喻：原脱，据文义补

病者，须时时要领会“厥与热相应”一句。集程绳王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或云：一二日不伤寒，六寸为始则手足温，少阴则手足清，六寸则手足厥逆。然与六寸寸，乃阴之极也，何故反有发热之理？不知阳枝寸寸生，寸枝则阳生，此寸寸寸为必然之理也。

易云：“方其反也。”方者，全枝之谓也。寸全枝曰寸，微七寸者后必反热；寸全枝曰寸寸，寸寸寸者后必反寒。凡言“厥深热亦深”者，乃事之枝有变之害也，全曰“无阳害，承乃制”是也。集张善美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应下之”者，其辨甚微，其未明也。如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是热在前，热在后，先热者阳生；一二日至四五日而热者，后必厥，是热在前，热在后，无热者阳生。设彼云，“不可下”，此云“应下之”也，以其热深亦深，当用苦寒之药，清其在里之热，曰名为“下”。如阳明下利、西伯，但用小承气汤而已，未尝有峻下之法也。设不知用苦寒，而反用辛甘发汗，于不引热势上攻手口伤烂赤，与喉痹互意。集喻嘉言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此热有余，必发为脓，未有不呕者。然此乃内实之证，而非外邪之证也，乃可以下散之药投之手，不必治去，可以“脓尽自愈”，总以热结多而之脓，无论在肺、在胃，不离乎手

1 穷则变；语见《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 无阳害，承乃制；语见《素问·六微旨大论》。

凉以开结、苦泄以排脓、甘寒以养正，使邪依尽而脉自止耳。

〔周禹载〕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批注〕邪遏中焦。

脉滑而厥，是阳热内郁之脉。此脉多似沉，可支热证，故宜行白虎以解其热，与三阳之治法不殊。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热利而重下重，是热变重之象也，白头翁汤主之。热深则肠坚，不治利而自止耳。〔张路玉〕

白头翁汤

白头翁^①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渣，温服一升。不愈，再服。

伤寒一日，便有下利者，自利不渴属太阴，是里有寒也；自利^②，渴而少言，以下焦虚也，津液不升，故少水自救也；微恶风，身重，下利，是阳明也，以胃中不和，故身重，阳明气上冲心，火邪起，热利下重，是热移气在也。〔长史〕：〔魂门〕，下重者而难言，〔长史〕云“〔魂门〕下重”是已。白头翁，〔长史〕云“〔魂门〕”，用为君者，以〔魂门〕风木也，肝木得而大升，则平走泻之火，必于〔魂门〕之风；秦皮木小左〔魂门〕，得与肝木升之象，力臣，是木仍止之也；黄连为君火，可于土焦之泻，是苦以发之；黄柏泻相火，可止下焦之利，是苦以平之也。〔长史〕云“〔魂门〕热利有〔魂门〕”：初利

① 白头翁：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后有“二两”二字。

② 广肠：大肠下部，包括乙状结肠和直肠。据《证治要诀》，因其广于大小〔魂门〕故名。

③ 魂门：即耻门。

④ 〔长史〕下句：语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⑤ 〔长史〕：原指山小而高，此指植株小而高。

郁冒汗出面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以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脉沉而迟，止为无里而不利也，其同里为疑也！真深于里，则必格阳于外，更深于下，则必格阳于上，安得不面赤而不利乎？是以在外之阳难于内复，在内之阳难于外解，即欲解，亦必正与邪争，郁之良久，而后刻得透于里，则得引于表，然阳引未即相接，故必微也。长沙乃以“下利”者，指少阴肾而言也，盖阳以阴为根，阴中无阳而引在上，故曰“戴阳”，当不与阳引而少为阳气拂郁在表者比，乃得而不透驱其阴以复其阳乎？集周禹载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上论，比论言，两相互发。里开故下利，阳不守也；外热故汗出，阳不同也。但阳汗汗出则解，比证汗出不解者，以阳虚所持者重汗虽出，而阳不得复通也。故用四逆加葱，以兼通阳气。不然，岂有汗出而反发汗之理哉！合参喻、程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与微热，似有表也；脉弱，则表邪必不盛；小便利，则里邪亦不盛。可见其呕为阳邪在上之呕，热为阳微外越之热，呕则阳虚阳掩，其势甚危，故为难治，非四逆莫能救也。况上姜配附子，补中有发，即表有微热，亦可得之而自余耳。张路王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至若厥阴本虚之证，恶为亡阳；吐涎沫者，厥阴之脉扶胃，其邪未克也；头痛者，厥阴之经气上逆，而见阳上也。吴茱萸

1 寝：通寢（jīn 凌，一音 qín 沁），逐渐。《汉书·刑法志》：“二伯之后，寝以陵夷。”

主升格胸中之清气，故人参一匕，专以助胃中之清气，其襄助虫之功，由是清气得以上升，而逆气必自下降矣。

伤寒脉促，手足厥冷^①者，可灸之。

脉数急为促。今脉见促，乃寸盛似平，更加手足厥冷，其阳必为阴所格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阳也。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关元在脐下一寸，为小肠之募穴，合气之穴也。言我不结胸，知为阳虚不上格，关元也；小腹满，按之痛，知为阴寒必下注于阴位也。长沙恐人疑为五苓散及白朮散，故曰“此冷结”也，则灸之、温之为宜矣。集方中行

〔批注〕厥阴纯阴无阳证。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脏结者，阳气因客气不复流布也。”（见《伤寒论》）“一毫不运机城旁，一毫不结霄壤判”，脏结之理知此。其外证如结胸状，只是按之不痛、饮食如故、时时下利，此为异耳。集陶节庵

寸关尺元俱无阳，乃脏结之兆。水更加小者，甚者，以关居于下焦之位，外邪由此下陷，阴气由此上升，关往来之妄冲，所以病在下，而脉反困于中也。集吟嘉言

① 冷：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逆”。

② 募：此指募穴，即脏腑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特定穴位。

③ 一息不运……霄壤判：语出《仁斋直指方》卷四《诸气方论》：“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机城旁，一毫不结霄壤判。”强调气机流通的重要性。机城，机关开闭，指推动事物发生变化的力量；霄壤，天与地，比喻距离极远，差别很大。

病有结胸，有脏结，结虽同，而其证状与脉状不同，故设方以证及之。结胸属阳而位高，阳邪结于阳，名曰结胸，其证得以如结胸状，盖邪聚不结，正是邪邪逆于心下而如其状，饮食如故者，胸无邪结也，其利下利者，邪邪结于下而寒甚也，无胸其按之，不痛可知矣。至于脏结之入沉，更加小细紧者，以沉寒内格，有阴无阳，阳不下入，则阴阳结而不化，是为死阴，脏结所以名也。舌上白滑者，是水之气浸浸于透入心知矣，故为难治。温中散寒治其急，益大之原图其安，或亦良工之为其所难乎！集程郊集

按：脏结有痞连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之证，结胸亦有从胸上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之症，故曰“如结胸状”，只是阴阳不同耳。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²者，此名脏结，死。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³”，脾之部也。宿痞在脾，则阴阳之道路不通矣。邪不得传经，而直入于脏，是以死也。《玉海藏》

脏结之与结胸，知有阴阳之分矣。其何缘得结病？以其人胁下素有痞积，阴邪之伏里者根底深且固也。今因新得伤寒，未重其闭经之痞，误行攻下，致邪气入里，与宿积相互，使脾之真气结而不通，因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故名脏结。盖痞为阳邪，而脐旁为阴分，在脏为阴，以阴邪结于阴经之里，阳气难开，邪无由散，故于法为死。集张兼善

1) 浸浸：犹“渐渐”。

2) 阴筋：此指阴茎。

3)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等篇。

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首节借结胸说明脏结，后一节乃专言脏结已。其人本有寒分，复受寒邪，凝于阴位，不似阳邪之有表证，又不似阳邪之有半表半里证，但寒邪内结，或生烦躁，而其人反静，更不似阳证之纯阳为患，惟是阳虚阳气不布之象。设复以苦寒之药妄行攻下，非重害其虚乎！故不言治法，言证中之意了然目前已集周禹载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外无阳证，内无阳证，脉虚复厥，曰“亡血”。予人论之，当复下者，然因有邪气之人，虽不下利，而已为亡血，故使阳气不布，大便结滞，长少惑人误认为热入燥结，或重竭其阴，故有下之主死之戒也。合参程、刘

人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阴寒之与阳邪异者，阳邪汗出则解，阴邪汗出则冷，以阴不得有汗也。今大汗出，则在内之真阳已有外亡之虞，而厥亢之热究不得解，何也？阳邪欲从外散，阴寒欲从内反也。夫寒既中于经，而真阳已逼于外，将内之阳气不布，而拘急不为展舒，四肢疼者，更加下利，厥逆是寒，而在里则是阳寒。苟非阳虚，何由使外热为复，内寒外散耶。程、刘

或问：此证大汗出、热不去，何为不在亡阳死证例？曰：亡阳由于无虚，此证四肢疼、内拘急而恶寒，为兼寒实。寒虚者，阴阳离脱；寒实者，阳得留恋，故可行温法也。须知阳实症到底不生烦躁。集程郊倩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证较前证，尤属热相错，其为同病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则必里亦虚，但此证不但不以救阳为急，俟阳回而后再行救其阴，所以不当行方制也。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脉微阳虚，更宜以灸，则是阳微阳盛。六七日阳无是也，今已至是，虽欲扶阳，已无及矣，所恃灸当阳以通其阳。灸而厥不还，则内之真阳绝也，死而已矣。集徐中可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一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而冷，阳微不脱全凭手脉。一时，周时也。灸之后生机未绝，经一周时，脉还、手足复温者生，否则必死。盖阳气根于脉，脉不还，则手足固无温理。惜乎！何不图之于早耶？集程绳玉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手足厥冷而无脉，阳气垂亡，虽灸之，难保其必温矣。况脉不还，而阳气反随火气上逆，胸加微喘，则孤阳上脱矣，与少阴病“息高者死”同。集许学士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热则不泄。发热而厥，阳外阴内，已属区证，尚可望复，加之下利，阳气虚，阳益难回已。且言其热，则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则愈热，势不至阴阳两绝不止矣。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按：发热厥还，而下利者必自止，厥阴以此验阳复也。今既发热，

而厥逆如故，且下利至甚，则知发热非阳复，而为阳越明矣，乌乎不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下利而冷，无阳无胃，四肢厥逆，故发热不得卧，是知孤阳已从热散矣。胃主逆种，肾气既亡，本何赖以生乎？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无脉者，虚象也。然阳证不必尽见脉也，下利甚而脉反实者，真脏之气独见，胃气不能与之俱，则亦死。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迟为虚，其发或而利可知。六七日阳气将欲复，故去而发热矣。此时只宜保护微阳，以待其尽复，奈何反与黄芩汤彻其热。以脉迟之真证，投黄芩之真药，胃冷不能纳食，是其虚也。今反能食，则食入必发热可知，乃是中气已为寒药革去，尽彻其热于身之外。阳之上，故食不待入胃，而成虚阳也。胃阳革去，此名除中，无复望阳之能。接手阳分，必见发热、下利、厥逆、烦躁等证而死。长沙欲人治脉迟时当预知悉其阳，故以此示戒。集程郊倩

厥证之有消渴，除中，同一病机，皆下寒而上热也。胃气在，则为消渴；胃气亡，则为除中。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发热而利，中虚邪入也，故曰“有邪”；汗出不止，表邪外泄也，故曰“无阳”。阳复发热，当利且止；格阳发热，汗利兼至。阳内盛，则不利其津而下脱，复逼其阳而外散耳。

伤寒六七日，虽阴阳未见其胜负，然有助阳助阴之法图之。且曰，未可以“不利”辄尔嘻嘻^①也。我方打之以缓，彼且乘我以躁，使发热、便利、便汗出不止，缘从前阳神已为阴尽^②矣，今虽欲复，而无所可复，则其死也。不死于阴阳不相交接，而死于有阳无阳。有志^③此者，可不于“扶阳”二字上三省么！长沙以此句作结，乃《伤寒论》中之大关键。有阳无阳，即是阴阳不相交接处点之而发，故“伤寒先立，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④复利”及“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等证，从前岂非死证，不意论于不可收拾。如此可见不相交接之阴阳从此处结之者，人事也；从此处断之者，人事也。微哉！危哉！长沙方方指出以示人，一言外之旨，实欲人刻刻有“死”字于心中也。集程郊倩

下利谵语，以^⑤有燥^⑥屎也，宜小承气汤。

〔批注〕厥阴转属阳明证

《伤寒论》有传自^①阳证，亦有转属阳证。如热利谵语，燥屎在胃，水不停留，高愈下利，是病系厥阴，而证已在阳明也。即宜与阳明微和胃气之小承气汤下之，使阴邪自和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批注〕厥阴转出少阳证

厥阴亦有转出少阳者。本在厥阴，是为寒邪主证，然从阳

① 辄尔嘻嘻：沾沾自喜貌，此处形容因轻视病情而洋洋自得的样子。辄尔，任意。嘻嘻，喜笑貌。

② 进：通“屏（bǐng）”，排除。《正字通·辵部》：“进，与屏通。”《群经字诂·大学》：“进，除也，去也。”

③ 关键：关键之处。

④ 以：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之前有“者”字。

⑤ 缓：原作“躁”，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则逆，从阳则言。何谓从阳，脉自发热者是也。汗既出少阳，故即主小柴胡汤，从少阳法。集黄仲理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批注〕厥阴肝邪乘脾肺二证

寸口，即脉之气口，以候脾胃。今反为谵语，似胃家实，然脉浮紧，自不发热，非阳明脉口也。脉去，去：浮而紧者，名曰紧弦。弦则为肝脉矣。白字，去：诸腹胀大，皆属于热^①。又曰：肝气所发则多言^②。是腹满由肝火，而谵语亦由气所发也。本阳则侮其所胜，直犯胃土，故名曰纵。纵而乘脾，肝火亢甚，当泻无补，必刺期门。

伤寒发热，身重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发热恶寒，似太阳之表；本经大汗而大渴，主转属阳明；本经妄下而腹满，又非转属太阴。且头不痛，胃不实，不下利，断非此二经病矣。反知恶寒发热，是肝邪乘肺火乘之；身重本邪，水精不上输于肺，故大渴；肺不能通此水气，故腹满。肝侮所不胜，而厚于脾也，故名曰横。横而乘肺，肝火亢甚，当泻无补，亦刺期门，随其表而泻之，募原^③尽竭，气皆尽，表里尽解矣。期门二穴，在不容两旁，去身体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

言贯上下曰纵，贯左右曰横。本本克土，而乘于土，其

① 浮而紧者，名曰紧弦：语本《伤寒论·辨脉法》

② 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语见《素问·至真要大论》。原作“诸胀腹大，皆属于热”

③ 肝气所发则多言：语本《灵枢·官明五气》

④ 募原：又作“膜原”，泛指腠理以及肠胃外的脂膜。《素问·举痛论》有“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之说

字方，故为厥；木本受土丁合，而又乘金，其事不直，故曰横。直则难合，不直则易合，理之公也。然叔微之注不同，而司刺期门穴者，以越土侮金，皆言木盛，按当直治，证亦危急，故亟以泻木为主治也。集喻嘉言

合病并病

证有定证，六经六经司其属之；证有交叉，当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合病与并病异者，合则两经之证同时并见。如外受风邪，见证各有专司。合者即兼二证，一证之证，至所见证则各归其也；并则两经之证连串为一，如贯索然。然与传经何异？乃及司传经，此司其属。传经者，使更见一经之证，不逾日而本证悉罢，惟见所传是证之证；并病者，一经先见，以次相乘，邪虽两经，稍迟多日，既不若合病之齐见，复不如传经之即归，至其见证，则多寡不论也。至于阴阳亦有合病者，阳皆有发热证，少阴皆有下利证，如发热而下利，是即阴阳合病也。若不下利而发热，证在少阴，是阳与阴合，而不合于少阴；不发热而下利，证在阳明，是阴与阳合，而不合于阳。惟当于阴阳两证中察病势之合与不合，于一经一证中审病证之并与不并，于以阴阳合阳、阳病合阴、扶阳抑阴、泻阴补阳等法，用之当有效矣。然长沙但著一阳、一阴合病、并病，未及三阴，人乃阴阳互根之体，包三阴独九阳，合阳乎三阴。犹可以一病

① 尝：明作“常”。喻嘉言《尚论篇》卷一《太阳经下篇》此条注中作“常”。

② 繇：通“由”。因为，由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繇，假借为由。”

反^①矣。

合病有一阳——阳合者——长沙但以“合”之一字括其义，而曰重在下利与呕——喘、噎、噎之内证，盖以邪既相合病^②，则腹内必有相合之征验也。开则止有一阳，而无一阳证，惟太少者两禁汗下，从少阳例也。一节至七节终合病之义，八节至十二节终并病之义。

合病^③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阳明与太阳同近，谓内经各半，故名曰“合”。“不下利”对下文“必自利”而言，以异合病主证、主药之不同。风者，阳也，阳性上行，合胃中之水饮而上逆，故不利而呕。于葛根汤中加半夏者，所以涤饮而止呕也。集喻嘉言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上节主风，此节主寒。寒者，阴也，阴性下行，合胃中之水谷而下合，故自利也。但用葛根汤，以解两经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集喻嘉言

合病之证，凡太阳经之头痛、恶寒等，阳明经口渴、鼻干等，但见一二证是，不必悉具。并病亦如是看。仍须兼脉法断之。集程郊倩

葛根加半夏汤

葛根四两 半夏半斤^④ 麻黄三两，去节，汤泡去黄汁 芍药 桂

① 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典出《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举一反三。一隅，一个角落，泛指事物的一个方面。

② 病：疑衍。另，此句出自《尚论篇》卷三《合病》，无“病”字。

③ 合病：原无，据下文“并病”格式补。

④ 斤：宋本《伤寒论》作“升”。

枝 甘草炙，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先煮麻黄、葛根，去白沫，内诸药，再煎，去渣，温服，覆取微似汗。

中风一证，其自有定例。今麻黄汤，固无下证，所以不用桂枝加葛根汤，而仍葛根汤加麻黄者，正以桂枝汤药性去阳经之邪邪，麻黄汤性去阴经之邪，麻黄汤不可下，邪已入里，不可不下，下利不可下。麻黄汤有下证者，其势已甚，愚又以此汤可以治也。集《三注》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麻黄汤，气逆也喘，喘者，肺病也。言太阳邪在表，阳明邪在胃，两经相合，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满。且喘在胃，太阳之初，喘又在胃，不可下也。但两经合病，用合两经之药，何以偏主麻黄汤耶？不知麻黄汤为最寒，其力能泻肺；杏仁能下气，其效更甚于定喘；桂枝佐之，有解肌之妙焉；甘草炙之，有和缓之效焉。是但于太阳之治有，而兼治之功自存矣，有何之有耶？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③。

太阳邪传下利，表证已多；阳明少阳下利，里证已多；太阳少阳下利，半表半里为多。故用黄芩、芍药、甘草、大枣，为和法也。凡下利而呕，上逆则呕，半夏、生姜，呕家圣药，

① 先煮麻黄……温服：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该方煎服法为“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② 纲推：犹“纲领”。纲，总纲；推，四推。

③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此后天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主之”二字。

故加之也。集喻嘉言

黄芩汤

黄芩二两 芍药 甘草炙，各二两^①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黄芩汤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²。余如黄芩汤法。

苗季条也，曰：「子曰：『民力日困，以其无节也。』然则节为名，为其主也，深入则节。」「子曰：『民力日困，以其无节也。』然则节为名，为其主也，深入则节。」「子曰：『民力日困，以其无节也。』然则节为名，为其主也，深入则节。」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阳明脉上，少阴胃木，土木之邪交动，则水谷不化而色青，故下利而脉也。阳明脉大，少阴脉弦，大而不弦，尚无相负，乃为一候。若脉寸大弦，弦脉卑见，则少阴胃阳阳明争矣。土反不克，势必耗人力之阳气从下夺，故取用人之气，土起拒外邪而邪气之害也。然必其脉寸大弦数。有宿食者，始而下无也。若水不泄数，弦，且迟，乃是土反侮木，何取议下乎？集喻注

二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眠，自合则利。

太阳脉浮，阳明脉大，上关上，乃少阳之部位，故曰“三

1 三商：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二商”

2) 二两：宋本《伤寒论》一方又作“一两半”

上关上：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4 睡眠：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眠睡”。

阳合病” 睡眠，热聚于胆也。目合则汗者，少阴少血，虚则不与阳和，寐属阴，故盗出也。集方中行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¹者，白虎汤主之。

三阳经证见于上矣，三阳经证则云何？腹满、身重、口不仁、谵语，阳明也；面垢，少阳也；遗尿，膀胱不约也。故曰“三阳合病”。此可发汗，谓偏于阳，而阳明之津液倍竭，故面垢苔黄，将成九阳之证也；下之，谓偏于阴，而真阳以无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额上生汗，将成亡阳之证也。汗下既两有不宜，计惟白虎一方，主其热而不耐表里，在里急用。然自汗出者，则表犹未解，白虎尚未可用也。合参方、喻

三阳之受外邪，太阳头痛、发热恶寒，阳明目昏、鼻干、不眠，少阴则热自来、口开、脉、渴，各有专司。合病者，即兼于三阳二阳之证也。然所以以“合”之一字括其义，而明重在下利与尿、四时脉证之内证，盖以邪既相合，其入腹内必有相合之证验故也。后人于此等处漫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为何病耳。集喻嘉言

并病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²者，阳气拂郁在表，

1. 自汗：此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出”字。

2. 缘缘正赤：因发热而满面通红的样子。缘缘，接连不断。

当解之、^①熨^②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拂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其^③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太阳初得热时”至“不恶寒”，是言致汗之因；“若大渴，汗不解”至“小发汗”，是言治之之法；“设面色缘缘正赤者”至末，是又重申上义之意。“不解”，汗不如法，而不除去也，“渴”为偏重，汗出过多也，所以转开邪闭也。

此节如冬月，“汗出不彻”不解者，最该为发汗，有未尽解也。惟未解，则不但太阳病，阳明亦病；惟未解，则既转阳明，而又不罢太阳。此所谓“开闭”也。邪既开，按得微汗出、不恶寒，阳明热退，若若可下矣，然太阳外证尚在，仍是邪未尽，仍犯大忌，之大戒乎。如此者，上须小发汗，去未回之表，方可一意于阳明也。设面色缘缘正赤者，以阳明之热，必未言去，邪盛于经，拂郁阳气，非汗之不解，且不但汗之，更宜下法，从外邪以去其汗，又非小发汗，能胜矣。若发汗不解者，汗大已尽汗甚，何至挂信乃尔。且是当和阳证之未解，致使躁烦。以下种种证候，不过形容躁烦之状，究竟非实邪，故曰“按之不可得”也。短气者，汗后有气伤也；脉涩者，汗后血伤也。汗虽未回，其已得汗，可知其未拂郁，又可偏重以使其大发汗之方为小发汗，^④方合去邪。

按：脉涩，知汗出不彻，若太阳证全罢者，其阳明脉大可知也。“设面色缘缘正赤”一段，不过借以作客，形出汗出不彻、所以小发汗之故。

① 熨：原作“薰”，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下同。

② 注：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濇濇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二阳并病，皆是太阳与阳明并也。上乃初入阳明，而太阳仍未罢，故宜小下；此乃已入阳明，而太阳亦随罢，故宜大下。
集喻嘉言

此即上条之证，谓已为阳明，外证悉罢，下证悉具，当急去其邪结然。阳明例中已三令五申矣。集周禹载¹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少阳同阳明，去太阳远，故但数开也。少阳属木，是以得之则旋转也；太阳属水，是以受之则昏宁也。少阳之脉络胁，肘内并入太阳之邪，则与胃气主似是而实非。胆与肝合，刺肝合所以泻胆也。胁既不与胆合，然肺主气，刺肺俞以通其气，断枵抗之气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苟不知此而发汗，则表邪去，胃液全虚，上虚而柔以盛木，安得不谵语？脉弦，至五六日谵语不止，方不可从谵语处泻胃，正好从脉弦处泻肝，舍刺期门外无法。一误不堪再误也。合参方、程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此承上文，而复申其禁，以明汗下俱不可行，盖下文以详悉。证之意也。盖太少并病，则五合之表里俱伤，而邪无定聚。汗既偏于损表，下又偏于害里，此所以可刺，而复不可下也。
集方中行

¹ 禹载：原脱，据文义补。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苟不知所禁而误下之，反遵阳土，任邪陷入，表邪留而成其结胸，心下硬矣。里气虚而水浆不下，下利不止，水浆不下矣。加之以心煩，仲时被打而扰乱无主，是或危候矣。虽有刺期门一法，无所用之，可轻下乎？集程郊倩

年高即不宜用汗、下，已知常言，心下硬硬矣，是加误下乎？此比太阳一经误下之害尚轻有甚焉。“其人心煩”似不了之语，然人邪一证，结胸亦悉具，烦躁者死，“其人心煩”者，意亦死乎？集喻嘉言

温病

昌胤无司阳之分也。全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不藏则反邪得而袭之，伤于肌肤，藏于骨髓。始知冬为气精之时，苟违冬气，遂使少阴之经气不固，复遭非时之侵，致令邪理开发，忽然产邪留邪，不免受侮，乃一伤不具，故不固也，而潜伏于少阴也。然所以不伤于冬而伤于春者，以冬伤反气之令，邪不开发，时愈久则其愈深，留日甚焉固计焉，至时邪未长，而水不足以供其滋生，木旺水亏，火气所灼，当春时最，所郁乃发。全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其理之谓歟！然所伤者真也，所病者昌也，所伏者少阴也，所发者少阳也，反又有言而无阴。

1 逆冬气少阴不藏：语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2 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语本《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素问·金匮真言论》“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药必用寒而远热，意者黄芩汤其庶几乎¹！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冬感寒，不即病，伏藏于肌肤，内郁既久，已自成热，至春时大阳温暖，其伏寒亦随阳气外发，同气相求，故不得复言寒矣。所以长沙言“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名曰温病”，其理可见也。不恶寒则病非外寒，渴则知其热自内达，而无表证明矣。此其所以不宜发汗也。集陶节庵

长沙以“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温病提示，以同病异因的发诸病也。初病不恶寒，便发热而渴，经以口燥舌干为少阴²，少阴之表名曰太阳，为内中之阳，故大阳病当恶寒。此发热而不恶寒，是阳中无阴矣。且即见少阴之渴者，是大阳与少阴表里悉病也。于此见可冬气用少阴不藏，肾气独亢，孤阳无附，而发为温病也。

温病由伏邪自内发出，一达于外，表里俱热，热势既壮，郁邪耗液，故发而口渴已。其表本无邪郁，故不恶寒。延至四日可，或腹满、或下利者，即此证也，与伤寒之无表证者大异。然犹系太阳，以未显伤寒之证，明自少阴发出，表里俱病也。刘宏璧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身则如惊病³，时瘧，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发汗，谓以辛热之药发之也。灼热，热转加甚也。阴阳俱

1 庶几：差不多，近似。

2 口燥舌干为少阴：语本《素问·热论》。

3 病：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汗，太阳不足，而风伤阳气，故上下皆见汗也。自汗出，亦卫受伤也。身重，多湿也。鼻息当，语言难者，风伤肺气昏，热甚则气郁也。被下，谓阴气重泄其阳也。小便不利者，太阳主膀胱，下月自其津液，膀胱之气伤也。直视者，太阳之筋，支者为目上筋，故不转睛目上筋也。失衣，谓去其衣也，阳可气不藏也。被火，谓火熨于其身也。一云，攻之，谓发汗也。发汗者，头热则上焦，故其色外赤也。一云，攻之，谓少阴也，如泄利。一云，攻之，谓其热极而亡阳也。若火攻之者，当加其罪，罪一体如阳虚之谓也。一云，谓其，在汗犹可低微，一云，复误。言天枉人之大年也。其致警之意深矣！集方中行

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不得分之方药，故长沙以冬不藏精，一在自汗者，遂名“风温”。其“自汗”二字，主谓少阴经与太阳膀胱一证。盖少阴汗之发，以其脉偏于也。发汗已，身反有热，语言难，身重，多湿也，鼻息当，语言难出，一云，是谓少阴本证，则不可复从太阳为治，所以风温者不可汗。即被下，被火，伤气伤阳而耗其尽，言方未促其汗，此二证不举可也。后人据其有论无方，已知森森一治法已全具于太阳、少阴诸经乎，人特未之察耳。集喻嘉言

问：春温亦间有一二表证者乎？曰：有之。伏气之源虽在冬月，然安得风之伤人不在伏气为发未发之时乎？故在外感者，必先头痛或恶寒，而后热不已，此言外感也。然也，或曰才热、头痛而恶，此是太阳，盖才热与恶者，此二证又非，伏发更重也。总之，无外证者必无发汗之理，故长沙云“发汗已，

1 太阳之筋，支者为目上筋：语本《灵枢·经筋》

2 森森：众多貌

身反内热”者，谓误用辛热之药故之也。既劫其阴，复助其阳，遂使有如此之危候也。以及以下，误人，“加戎谕，有独不言治者，意舍黄芩汤外别无治法乎？”果刘宏璧

春之温证，有一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的病者，此即长沙所谓不亡冬至者是也；有伏邪将发，复遇春温之气，相尔而感者；有不亡冬伤于寒，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病源之不同也。集注机

李明之^①曰：冬伤于寒者，冬行春令也。当冬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亏，则少阴妄行，土有余也，则生受病，金不足也，故不言者论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温燥相助，故为温病。以不感于冬而病于春者，正因水在冬为土，而邪伏于少阴，且倍首而不救抗，内郁既久，已自成热，至行春令，其阳开发，有少阴不藏者，阳气聚于外，肾水亏于内，至春月而木当生发，谁为受制？谁为三春？生化之运既绝，木何赖以生于身之所存者与也，明言木长，故为温病。按明之所言，论是两证当分作二段看。由前所言，是冬时感之温病者也，至伏寒也；由后所言，若论冬时之感温又不足，而以论冬月之伏寒，则最精矣。故集之。

痉湿喝病

《太阴篇》中，风、寒、湿、暑无所不具，独于痉、湿、喝

① 李明之：即李东垣，其名果，字明之。金元四大家之一。

② 冬伤于寒者……故为温病：此段文字不见李果传世著作。王好古编集其师李果论述而成的《此事难知》卷上《伤寒之源》中，有对温病的论述，但文字与此差异较大。另外，《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三《医医通考·四气所伤论》中有一段引自王海藏之言的文字，与此更为相似。

种也。曰“宜应别论”者，何也？为其非伤寒也，为其非伤寒而似伤寒也。若只以伤寒论，则二者之不同，莫如太阳。若只以证论，则二者之不同，莫如伤寒。而彼此异同，之各名其病者，要惟于脉上别其异耳，即可于证上别其异同，其不似以太阳之证，似一证者，主欲以二证之别，如及、不也。然别处既得其异以异，又何别证而大其以同。故一治之不同，一方，而同是六经中耳，与亦同在六经中治，何谓言伤寒是一法，言伤寒又是一法也。学者必到贯通时，始为有得。

伤寒所致太阳病，痉、湿、喝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

伤寒论中，言及太阳病者多矣。太阳之脉九不了，痉、湿、喝三种俱在言外，即以太阳言之，宜应别论矣。然别之，仍见之，其以类似伤寒。故伤寒发热恶寒，二者亦发热恶寒，知似者之非真，则知喝者之防似。别者言也，言其皆似，不可喝言真矣。此所以言从太阳别之，以别、不也。

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②，背反张者，痉病也。

凡病有名有证，名指受病之证，证在外见之。一移乃在筋，筋固不可以名病，而叙筋支疼之证又种种多端，或寒邪为拘，或火热为燥，或风邪为津，不得其春，皆能拘筋，同为筋病。然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此六证同有之证，较之类似之证，不足定其为何病，须于其独处别之。独者何？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是也。其头面摇者，

① 所：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② 噤：原作“禁”，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下同。

头以下筋被束，则头以上之筋失统，遂以緩而搖動也；曰縶者，指絡之筋被掣，筋不行，也；背反张者，人一身之筋皆经脉统之，经脉出于背，筋虽行不伸，也；经脉所过之处皆赤色，不得已。有此五，是正筋病，则非与非筋病一也。夫矣，二病不似也。集程郊倩

发汗出，风伤卫也。风力邪，故不恶寒。热则筋纵，所以名曰柔痉也。刚痉为邪盛，属阳；柔痉为血虚，属阴。金匮又有：太阳病，其背脊，身体重几几然，脉反沉迟者，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亦是申明此条之义，而出其旨也。

赵氏云：表虚感湿为柔痉，即“内伤”。表里兼虚内攻，“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痉也。所谓柔者，主不举也，但刚有力、柔无力为异耳。

既得其脉与证之所异，故不妨转于同处，分司而定其证之或偏于阳、或偏于阴也。如发热无汗、反恶寒，同是太阳病伤营血，皮别以头痛之证、沉紧之脉，则知其主寒伤营也，为筋之寒而现太阳之证，但可名之曰刚痉耳；如发热汗出、不恶寒，同是太阳风伤卫证，皮别以头痛之证、沉迟之脉，则又知其主风伤卫也，为筋受热而现太阳之风证，但可名之曰柔痉耳。刚柔别而寒热亦实分，不特痉与非痉有区别，同痉之方证又有区别矣。程郊倩

太阳病，发汗过多，因致痉。

痉似风寒之外邪在人，不免疑其为表病，不复究其所由来，常从实治，为可惜矣。以“太阳病，发汗过多，因致痉”之端推之，则知此证有之自津、自血，而因虚致痉者不少。盖阳气者，柔则养筋，发汗太多，则亡其阳，而损其经脉之血液故也。后入于栝蒌桂枝汤、麻黄芍药汤、小续命汤外，

1 太阳病……栝蒌桂枝汤主之：语见《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

2 表虚感湿为柔痉：语本元代医家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痉湿喝病脉证第二》

3 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语见《素问·生气通天论》

4 过：宋本《伤寒论》、成注本《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皆作“太”。

有附术汤。桂心白术散。附子防风散。八味白术散等方，皆行长沙意而推广之者也。集程郊倩

凡治序证，必先按证之因。因者何？或因外感六淫，或因发汗过多，或因虚寒内下，或因风邪误下，或因灸后火烈，或因阴血素亏，或因阳气素弱，各各不同。不辨何因，从何投药耶？

凡治序证，又须察其脉候。脉候者，不但邪在何下，则药与证不相当；不但脉有可据，则药徒用而无济。故格病之证，不出于二。一为阳证。阳者，精血津液素亏，不能荣养其筋脉，此直急致其拘也；一为阴证，阳气素薄，不能充养柔和其筋脉，此直急致其弛也。阳已亏，而又补其阳，则筋立尽；阴已亏，而补其阴，则筋立尽。不可不候。脉候，则动手辄错，何可自贻冥报耶！

长沙于痉病独言太阳，而不及三阳。高者，已成痉专害太阳一名耶？后人以人邪行身之序，头项强，脊反张属太阳，脉不忠外感六淫之邪由太阳而传六经，邪不尽传即不已，故三阳同皆是致痉。长沙但举一证论之，主谓太阳有痉病，而他经不病痉也。如师云：「太阳病，身重，骨节疼痛，乃不及少阴、厥阴。脊反张，属太阳；低头下视、手足牵引、肘臂相拘，属阳明；一肘或左或右独视，一足一手搐动，属少阴；发热、脉芤细、腹满，属太阳。」以防风当用汤治太阳阳明发汗多而致痉者，以柴胡加芍药汤治少阴。言不解。真扶行米而致痉者，真不及少、阴二经，然其制附子散、桂心白术散、附子防风散意

① 三阳、太阳……少阴、厥阴：语本喻昌《医门法律》卷四《热湿暑三气门·痉病论》引王海藏所言，但考王氏现存著作，未见类似论述。

② 拘：连结，交合。

亦有在也。《灵枢》云：足少阴之经筋所系，内附于，上至顶，与足太阳所系。其病在此，为不能仰及脊，在外阳者不能仰，在内阴者不能仰也。是则足少阴之筋与足太阳所系相络，所以不能仰者，阳为太阳所系，不能仰者，阳为少阴所内，其病相系。所以以去其病，合其不能仰者指为太阳之经，所以以去其病，是其不能仰者指为少阴之经，以去其病，实为谓其内不友，然于心胃者，二经为太阳，所谓三阴无疼痛乎！集喻嘉言²

附《金匱》治痿二方：

葛根汤 见前《阳明篇》

《伤寒·阳明篇》中，项背几几、无汗恶风者，用葛根汤。此证亦用之者，以其病在太阳阳明两经之界，与太阳之热并于阳明中，足阳明之经筋不舒出之气，故水泄不利而小便少，津液不布而无汗也。阳明之筋脉内结胃中，外有支节，结于大筋，环肩挟肘，其筋甚多，且骨不得濡也。然筋脉无汗，必从阳明，此是邪内传，所以用之如散汗也，故用此汤合桂枝汤之理也，与风寒之表法无害其同也。《法华》

栝蒌桂枝汤

栝蒌根二两 桂枝 芍药各一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食热粥发之。

伤寒方中，治项背几几，用桂枝加栝蒌汤矣。此证时令不

1 足少阴之经筋……阴病者不能仰：语本《灵枢·经筋》

2 嘉言：原脱，据文义补。

同，故方亦少变。彼之证由心风，其邪在表；而此太阳证无不各具，其邪亦在表可知也。但以水之证误，知其有表之邪为内证所持而不解，即系里热。邪交合，不当从风寒之表法起见。故不用葛根之发汗解肌，改用栝蒌根、味苦入阴，抑生津而热之長者为君，合之桂枝汤，和营表、养筋脉而治其序，乃变表法为和法也。《法律》

以上痞病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似熏黄

以人言“辨方别论”之言而言之，其人亦以湿为重者，是方言湿。湿有一身尽疼、发热之证，而身色如似熏黄可辨。熏黄虽亦似阳，然作湿，然又不为伤寒相似者悉及也。

身尽痛者，人身之上，遍身皆痛，并遍身肌肉，上达头，下至外入，肌肉无伤也；发热者，湿郁而生也；熏黄者，上本黄色，因明昏重，故望而不可见也。此证之见湿，故得于首。集方中行

脾恶湿，夏月暑热相杂，多有发热、发黄之候，然与伤寒阳明盛热发黄有不同。彼属热多，其色明亮；此属湿多，其色黯晦。集喻嘉言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所谓与伤寒相似者，此也；脉则同经络之沉而细，所谓伤寒致太阳病“宜应别论”者，此也。湿与属阴邪，其性凝滞而重者，一以见此症、此脉。经络虽属太阳，却与风寒表入之邪各异，只可名之曰湿痹耳。痹之为言着也，是流关节，着而不行也。至于沉细之脉，加以大便反快，不无微似一阳，却有小便不利。是以言之，所以利其小便

遂为早咽之专证。盖胃中阳气已微，阴邪所逼，一利其小便，使邪有所去，则阳气可得复，阳与风共表气则别也。

湿家当利小便，比大去也。然亦有禁忌，如寒一候。若小便少而赤，或已利，利其小便，则亡阳，湿郁之阳气也，其热自从手足下注而出矣；若小便色白，不利，则湿邪多下，比上泉竭广汗之象，误以为湿热而欲利之，则阳无水维乱，阳气脱离而死矣。此法所不禁中之大禁也。集喻嘉言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中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丹田则多汗，伤阳则无汗。身重者，湿有土而不化则身重，但头汗出也。丹田即脐，表气不利，则背强。此证当欲向火也。若误下之，则丹田之阳尽竭，重反力之化气者，所以不特身满，而且上清气不得升，胃为哕；胸中下浊气不得降，胃为小便不利。比证舌上不应有胎，然有在知言者，则口未润下焦，为丹田有热、湿乎下焦，为胸中有寒，真湿郁而清成，非热证也。所以只是欲饮，渴欲得水，而不润其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前证下早致逆，胃上阳下，已成结气。此证若下，则致额上汗出，微喘者，阳亡于上也；小便利与下利不止者，亡阳于下也。然证当利其小便，所以小便利于死者，阳亡于上也。而反下之，致下利不止，安得不死！此非死于湿，而死于早之微伤阳也。敢

1 丹田：人体部位，在脐下一寸半至二寸处。此泛指下腹部。

2 下利：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其前有“若”字。

谓伤寒症具，可不别乎？集方中行

湿家身烦疼，^①金匮谓可与麻黄白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②明知其人外已受湿，大便反快，故加白术以燥之，去之，庶不致大汗淋漓，阳气中夺也。火攻且不可，奈何竟用寒下之药攻之，而致离绝耶！集周禹载

问曰：风湿相搏^③，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大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值大阴雨不止，谓其湿胜也。内经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风湿相搏，则风在外的湿在内。汗大出者，其气暴，暴则外邪出而里邪不能出，故风去的湿在；汗微濇而出者，其气缓，缓则内外之邪皆出，故风湿俱去也。

湿家不唯不可误下，即汗亦不可误汗。值风湿相搏一症，一身尽疼痛，虽似微扶表邪，然其脉不浮，终是汗难大汗。治风兼治湿，但使微微似欲汗出者是其法。较之伤寒汗法，亦从病解及分数，而不可以或过也。集程郊倩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湿与风湿之别，不只一身尽疼，兼有日晡所剧之证别之，以其微扶阳邪，拂郁在表，故名之风湿。推其由末，湿非素有之湿，风非外中之风。盖因湿汗之时偶尔当风，或久伤于湿，

① 湿家身烦疼……以火攻之：语见《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

② 搏：原作“转”，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改。下同。

③ 阳受风气，阴受湿气：语见《素问·太阴阳明论》。

湿中取冷所致，故虽名风湿，而风药不可以用也。^①

风湿本由汗出当风而得也。外则治更湿者，用麻黄加术汤；治风湿者，不可与桂枝加术乎？刘宏璧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病有深浅，病有中外。此则湿气受者方。何以言之？湿家不云“关节烦疼”，而云“身上疼”者，是湿气不流关节，而外客肌表也；不云“发热，身重”，复云“发热，面黄而喘”，是湿不于下也，而重于上也。此受湿气，而邪方来，今大邪虽来而重，是湿客于阳，而不客于阴也；湿家之本当沉阳，乃湿气内重，脉大者，阳也，是湿不内也，而外在者也。又以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可知其湿气受也，病在头中。内药鼻中，以宣泄其寒湿则愈。集成无己

言上已以风湿言，病之于身，一不在水湿也，况是当湿者，又不可不。身重发热，虽有在阳也，而阴重而喘。大邪虽来而重，则尽属上焦之病，其脉大，不关沉阳，乃当先饮食，则知腹中无病，病在头中，所以鼻中，较之“行于湿者，下先受之”之语自异。内药鼻中则愈，此又治湿之另一法。故虽脉大，亦从太阳中别及之也。集程邵俊

附《金匱》治湿二方：

麻黄白术汤^②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

① 伤于湿者，下先受之：语出《素问·太阴阳明论》。

② 麻黄白术汤：《金匱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作“麻黄加术汤”。

尖 白术四两

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渣，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此治热证因停，表里兼治之方也。身重者，热也；身重者，湿也。用麻黄，取发汗以散表热；用白术，健湿以行里湿。而麻黄得术，则虽发汗，不至多汗；术得麻黄，并可行表里之湿，下趋水道，又四时生持卫。伤寒失汗与发汗，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分解湿热，亦是此意。《法律》

防己黄芪汤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炙 白术七钱半 黄芪一两二钱半¹ 生姜四片 大枣一枚

水煮²，取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一分；气上冲，加桂枝一分；下有³沉寒者，加附子一分。服，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水流，暖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微似汗。

此治卫外之虚大证，而在里之真阳无患者，故但用黄芪实卫，白术健脾，取甘温从阳之义，以安内而卫外也。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以下如水，则是汗出乃是阳虚自汗，而腰以下属阴之分，则无汗也。服此药忌其湿，而卫外之阳不足其之，故皮中如虫行。处以暖被绕腰以下，按令微汗，以助阳气，亦“从下受者，从下出之”之法也。《法律》

以上湿病。

¹ 一两二钱半：《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作“一两一分”

² 水煮：《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作“陈寒”。

³ 下有：《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作“冰”

太阳中热者，暍也¹。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以太阳“直应别论”之语为言之，暍与温为同一，中热与中寒味全。此二证之伤寒，同多一证也；较之是病，只多一证耳。太阳何别此与太阳？盖此与温同证太阳于水，而病病则不浮也。程郊倩

暍热证之甚，伤寒证之同。太阳中热者，太阳表不可已；身热者，暑邪伤卫也；渴者，津液内内是也。然此乃内证，太阳主表，而有渴者，何也？盖其人受病之先，其元气不实，卫外不固，故与热证易相感召，伤其清肃之气，则肺金被燥矣。肺金既虚，水无所生，则之热证于内、汗证于外，又焉有不渴者乎？故一全证。由白虎加大承气，但以一日一剂，与无偏阳，生津保肺，固阳益阴，以为治法也。合参喻、刘

太阳中暍²，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³，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舌板内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安见是证与伤寒相似，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是也。安见是证在太阳“直应别论”？其脉弦细芤迟是也。脉既不同，病证自异。此与伤寒，盖其类，热与伤气，盖其理，所以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舌板内燥也。诸证不在热证伤阴，然其邪阳盛而于阳证，火盛克金，元气不足以其人盛，故不可温；以其邪阳盛，故不可汗，亦不可下。益气生津，不亦宜哉，有水御火，焉有有法在也。

1 也：此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是”字。

2 中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后有“者”字。

3 洒（Xǐ 洗）洒然毛耸：形容汗毛竖起、怕冷寒战的样子。洒洒，洒

发热恶寒，与阳证不符；而身重疼痛，则阳证也。其脉弦细沉迟，不但阳证非，与阴证亦大相径庭。又小便已而反毛者，太阳证与阳明证内伏也；于是身冷，则大邪未去，少阳内陷，不但阳证之失也；小有身重疼痛，则阳明中气受伤也；身重而身冷，则中气之本虚，亦津耗之征也。《灵枢》云：阳邪侵袭者，补阴以救阳，阴邪侵袭者，补阳以救阴。盖谓补以助力也，补则不伤其阳；伤以助力也，伤则不亡其阴。故身重身冷，以阳邪在内，此东垣所谓补中益气汤之谓也。盖其旨已明。夫补中不可，况明补之以伤其阴，补之以亡其阳，下之以伤其胃哉！

人阳中喝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身热疼重，而曰“伤水”，水行于皮中所致者，土主肌肉而恶湿，水湿土困故也。然暑者，气耗津伤也。夫夏月伤水，亦人之常，而曰“伤”者何哉？良由暑迫，饮水过多，或得之澡洗，暑反内入也。方中行

阳中喝之病，大都得之于暑月得中而冷，所以身热重疼而身冷也。夏月伤冷水，暑邪郁于表，水气不得宣泄，而行于皮中，多有此病。《内经》以“热饮清汤”治之，乃补阳，又为喝病中增一治法也。《集解》

《内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³。《甲乙经》曰：“热伤气而不伤形”，“以脉虚者定也”。《灵枢》曰：“热则孔开”，

1 太阳证虚者……为阳证用亡：语本《灵枢·邪气》

2 东垣清暑益气：指李东垣创制的清暑益气汤，出自《脾胃论》

3 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语本《素问·刺志论》。原作“气虚身热，得之暑”

4 热伤气而不伤形：语本《针灸甲乙经》卷六《阴阳大论》

孔即虚也，弦细迟即热伤气之象也。其“水行皮中”之脉，则曰“微动”，见脉力水濡一托，与气不行也。统而言之曰濡，分而言之曰弦细孔识、微弱，以见病渴之脉与伤寒之脉迥于各别也。集喻嘉言

伤寒所发太阳病“宜广别论”，是个论中眼目，见六经不在定属也。象伤寒方人所靠者六经，然经病发而证亡，亦似矣。而脉非一非之定见是者，以伤寒真者少，杂者多耳。不方书者见，虽从似外设，按之之法全在于脉，脉重与轻，证真与伪。今以形、色、脉、证及所重见。证别论作一稿子，凡在六经有证有脉者，俱不取书此以定方药。今在六经外有证无脉者，或不知拟议，而以书之于此。此事一病一证之义也。人！集程郊倩

附《金匱》治渴二方：

白虎加人参汤 见前《太阳篇》

夏月汗出恶寒者，卫气虚也；身热而渴者，邪气实也。大克而燥渴也。《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肺痿。”言小渴也。心火近上，与肺金受灼，证当属大渴，然与冬月恶寒之证不同。用此汤以救肺金，是为第一义矣。《法律》

瓜蒂汤

瓜蒂二七²个

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渣，顿服。

夏散为汤，独用瓜蒂一味煎服。《水行皮中》，乃夏月偏伤之水，或过饮冷水，或饮冷水甚多，因致水行皮中，发似其外

1 心移热于肺，传为肺痿：语见《素问·气厥论》

2 二七：《金匱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作“二十”

出之邪，以致身热疼重。用瓜蒂一匙，煎连其水，则邪气行，而邪易之与邪发。凡形寒肢冷与身疼重，乃积冷使然；此偶伤之水，不过伤脾胃合之皮毛，故一推即重，与无邪者小异。故聚水之利与也。即吐利之久伤最冷，如风理未密，从天气而得之者，皆是与郁其十年之阳，又与地气之阴从足无妄，宜利与小便者异治矣。可无辨欤？

以上喝病

霍乱病

霍乱者，吐利交作，清浊相干，邪犯中焦，然然而起，致令脾胃失其主持，一任邪之挥霍，则吐下利，甚至转筋或泄可治之也。中焦及大饮食之物，停属中气不张，则邪来侮，变胃力乱之象。此吐利之证也。若有恶寒发热，头疼身痛诸表症，亦不是霍乱，即普通伤寒，亦不得从伤寒论。然其证似伤寒，故与疼、湿、喝三种连类而并别之。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吐利而利、是名¹霍乱。

霍，吐也；乱，杂乱也。《灵枢》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是也²。《集方》中行

此专言霍乱与不霍乱之别。言家乃二物郁于，乃气乱而吐利也，吐利相干不吐利，气之乱与不能乱，中焦不张，势也。吐利力吐下合利也。一吐一利，吐利相干之象也。

问曰：病发热头疼，身痛，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

1 是名：宋本《伤寒论》作“此名”，成注本《伤寒论》作“名曰”。

2 清气在阴……则为霍乱是也：语本《灵枢·五乱》。

3 痛：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疼”。

曰：此为霍乱。自吐已¹，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此又言霍乱可称外感者。发热头痛，恶寒身重，外感已；更见自利、内伤已。伤寒亦有自利利止之证，然必传至阳经，始见此候，必无同时并见之理。故霍乱利止而自利，更身重，甚至转筋，此里虚力乏，遂至霍乱，而不主外感也。若自吐已，又利止，而更发热者，内邪得止，外感未除，实与伤寒“清便自调”之证相反其表，然亦不可急于表热而忌攻，妄行汗法也。集周禹载

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似欲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此属阳明也，使必硬，十二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以证而论，何莫非伤寒，只从脉去中恶之，方不以似乱具。盖证者，胃阳也，邪得之也。本是霍乱，非非伤寒。今人不从脉而从证，竟以为是伤寒也。是伤寒则必作伤寒治，微阳初复，为伤其热，四五日至阴经上，阳转入阴则复利矣。以未下之水，加以所复之利，有同无利，终成不利。如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盖从言所复之利已入阴经，无所复传矣，大便必硬。然却迟至十二日不尽之时，方得尽其利而愈，可见便虽硬，究亦非可攻之阳明也。集程郊倩

下利后，便当²硬，硬³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

1 已：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下”。

2 此：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3 便当：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当便”。

4 硬：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¹，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按：前证幸得属阳明而愈，而其中尚伏危机。便虽硬而必能食者，乃胃阳得复，方是真愈。若反不能食，则便虽硬而热未除，则其愈也犹未可必，更须验及后经。颇能食而且过于前，热自因能食而除，是胃阳真复也，其愈必速，一日当愈。设不愈而热未已，即为除中之能食，而不属阳明也。所以然者，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阳故也。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霍乱属正虚邪胜。证最明捷，舍五苓散理中，扶阳抑阴外均非其治。自其初证言之，何尝无头痛发热、身疼痛之表证。要惟分寒热二证耳。如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与经行水，是两解表里法也；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温中补土，全以里证为急务。治法何尝是伤寒也？集程郊倩

理中圆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各三两

汤丸如鸡子大，调芍药一丸，日三服，夜一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

中其证沉，不利交作，其象为乱，故其名在乱。而汤名理中，理者，治也，治其乱而救于下之也。白术、甘草皆是补脾胃安发药，干姜散寒，人参益气，但使中阳回，而土运下迫者，止矣。《括要》

1 复过一经能食：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王本《伤寒论》补。

2 救（mi 米）：原作“救”，据《伤寒括要》卷下《霍乱篇凡三方》及文义改。救，安定。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加桂四两^①。

去术，肾恶燥也；加桂，以其伐肾邪而泄奔豚也。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吐，气逆也。术能壅气，故去之；姜能散气，故加之，所以为呕家之圣药也。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三两^②。

下多，胃中已。术能健脾，助脾胃下泄也。悸，水停也。加茯苓，水行则悸愈也。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渴，胃中已。加术，健脾也。术最能生津液，故在苓后之。今人但知其燥，而昧其生津矣。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腹中痛，中虚也。加人参，补中也。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寒，以不用水之甚者言。干姜主热而能散寒，故加之也。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气虚与液竭。术甘而重，故去之；附子辛散，散脾之。以热粥，助药力也。自温，亦散寒以自温之意。勿发揭衣被，为重感也。《三注》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恶寒脉微，本是虚寒，而复利者，其虚也。利止则津液内竭，故曰“亡血”。余按《内经》曰：“水为胃无血，”然使利

① 加桂四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前有“去术”二字。

② 三两：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茯苓作“二两”。

③ 水竭见无血：语见《金匱玉函经》卷第一《证治总例》。

补阳药于四逆汤中凡何，不当为阳反增其利邪？故但加人参，遂使阳药无劫阴之虞，而阳生阴长也。集李士材

四逆加人参汤

甘草炙，二两 干姜一两半 人参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切八片

水三升，煮一升二合，分温再服

同前证，但汗出必用；然前证加人参，以其能生津液也。此证与太阳证，桂枝汤中人人参方证加参同义也。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逆冷者，四逆汤主之。

汗者，阳亡之象；利者，阳邪下走也。前复见吐下逆冷者，盖为真阳耗脱，不复思知其本脉，凡同病，少阴证同矣。安得不以四逆主治乎？集方中行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此证较前，更为孤阳欲脱之象。汗利有二，且志在阳，是既吐且利而复见吐下，汗利二者之一由于此，恐不主其任，盖行外热之足云。集成无己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既吐且利，盖阳门广。今虽得止，而阳存者亦无几也。惟阳专投，则不护外，而散与亡也；惟阳内投，则不能存阳，而四肢拘急不解也；惟阳内投，则不能知其脉于外，故其脉于中，故身微欲绝也。里方无阳，则用纯阳之药以回阳。恐其

1 逆：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厥”

格拒而不相入，故加胆汁于其间，不但无相阻之患，势必引药深入，比之潜师者有向导^①，设伏者有全功，亦热因寒用之法也。集周禹载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甘草炙，二两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切 干姜三两^② 猪胆汁半合

水一升，先煮甘草，取一升，合，入猪胆汁，分温服一次。纯阴之证，则必以阳药温之，温之恐不入也，故必以一味药引之深入，始能有益。加胆汁者，用以为引经之助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和也；身痛不休，表退而新虚也。桂枝汤，因里以和表者也；小和，言少少与服，不令过变之谓也。

此即补第一节所未备也。吐利止而身痛不休，在乱愈而外感未解，为“复更发热”互词，言此时方可从桂枝例，一和解其外。以其中芍药之寒，故犹当“消息”，犹曰“小和”，况吐利未止，敢恣意于辛温解散乎？合参程、刘

叶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叶利、发汗、脉平，是概吐利愈后之证言，非此时尚有吐利也。邪退尽，阳回而复，乃有此象。而犹小烦者，盖以吐利后津液一伤，汗后津液再伤，脾胃新虚，谷气入胃为之不胜，非实烦也。愈后尚且如此，可不慎乎初哉。

① 潜师者有向导：秘密出兵的军队具有向导。此处比喻性味寒凉的猪胆汁具有反佐功能，犹如向导，可引领大热方药治疗大寒的疾病。向导：犹“向导”。道，本有引导义。陆德明《〈左传〉释文》：“道，本亦作导。”

② 三两：此后宋本《伤寒论》有“强人可四两”。

痰 病

喻嘉言曰：概自伤寒失传，后人乃以痰饮、杂烦、食积、脚气为类伤寒四证，抑知长沙于春夏秋冬一时之症，概以冬月之伤寒统之，则四证亦皆伤寒中所有也，特漫不加察耳。凡痰饮素积之人，有扶外感而动者，有不由外感而自动者，长沙分别甚明。扶外感之邪转结胸胁，“太阳篇”已致详矣。此但举不由外感之痰，昭揭其旨，俾学者辨证施治焉。故于“六经篇”后另立“痰病”一门，今因之并录其语。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口^②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③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诸亡血虚家，不可与^④。

痰饮停蓄，阻遏胸中之阳，使卫气不能周外，故发热、恶寒、汗出，似似中风之证，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痰之为病，由胃而旁达，上入胸膈，阳气阻抑，闭不外鼓，遂令上焦之气举之不利，按之无力，故微浮独见于寸口。其里证痞硬、气上冲而不得息，此有形之痰饮侵犯上焦，因高而越是其宜也。长沙又志亡血虚家阳气素虚，津液上竭，虽有前证，不堪再吐，审此而后吐，则吐其所当吐者矣。周禹载

① 概自伤寒失传……辨证施治焉：语本喻嘉言《尚论篇》卷三《痰病》，为择其意而言之，语句多有出入。

② 寸口：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寸脉”。

③ 中：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无此字。

④ 诸亡血虚家，不可与：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后有“瓜蒂散”三字。另，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中，该句位于瓜蒂散方煎服法之后。

瓜蒂散

瓜蒂焙黄 赤小豆各等分¹

各别捣筛，为散已，合²治之，取 钱匕，以香豉一合，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取汁和散，温顿服 快吐乃止

邪结心胃，自不得不以吐为出路 瓜蒂苦寒，能吐顽痰有快弱；小豆酸平，善涌风涎而逐水 又以香豉酸苦为助，则邪决浊气一涌而尽矣 然此为快剂，重亡津液，故血虚家特为申禁耳。集《括要》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此即上节之互文 上言正桂枝之证，此言不可发汗 病人有寒，胃素然已，而反欲内动，无外感与俱，误发其汗，必至迷乱经络，留连不返，故示戒也 纵兼外感，其胃中之，脉不迟即微，虽有可汗证，必先救其里，后救其表，此为定法也 误汗则卫气从表而越，孤阴独聚于胃中，胃冷，蛔不能安，自从口出，是为脏寒之证，即有乌梅丸安之之法，所丧良多矣，何不于未发汗前防微杜渐乎？合参喻、程

按：汗生于谷精，胃中阳气所酿也。有寒，复发汗，则胃阳不复有于内矣，此胃冷吐蛔之所必至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至若手足厥冷、脉乍紧实者，由阳气为寒痰所遏，不能外达，以致厥也 考其证，心下满而烦，烦因心，满而知饥不能食，实不在胃可知，以此为邪结在胸中也 夫诸阳受气于胸中，胸中被

1 等分：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分”。

2 合：原作“各”，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改。

3 作：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量，何能复大于四本乎？宜低蒂微，可以后之也。

手足厥冷，引入厥阴句中，大寒句无可叶之理也。由曰“脉乍紧”，谓紧而不常，在木中候。一也也，乃得有真饮、遏抑邪气之所致。其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痰聚上焦，物不得下，知病在胸更无疑矣。叶云胃气上升，津液方去，则手足自温，脉自和，心胸豁然，即刻如故。用法者勿以厥冷为逆也。

差后病

大病新差，阳气未复，脾胃尚虚，遂乃用力作劳，饮食失节，甚至两合阴阳，男女互相染易而病。凡差后诸证，长、下、汗、下、和、温之法亦云曲尽其妙矣。然但当却其意，不必泥其方，即或证似相当，亦必本乎时任为后可。至于水气面用峻攻，易病而以类应，皆有乖理存焉。此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学者请一悟之。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差已后，更发热者，乃余热在内，以热冒热也。要当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如在半表半里，则仍和解；在表，在里，则仍汗、下。而汗、下之法，即下文用枳实栀豉以散汗、加大黄以微下之也。集喻嘉言

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①五六枚。

病有劳复，有食复。伤寒新差，血气未平，余热未尽，但作劳动而病者，名曰劳复；病热少愈，而强食之，热有所藏，

① 博棋子：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其后有“大”字。

因其谷气留结，两阳相合有病者，名曰食复。劳复则热气浮越，与枳实栀子汤以^①之，不待时烦^②也；食复则胃有宿积，加大黄以下之，不待腹满谵语之候也。集成无己。

劳者，动也。动非^③一，有内外二气在之异，然此皆有形病也。若但见外证，则谓之“复病”，非为劳也，犹云“又病”，再感风寒是已。集王海藏。

伤寒之邪自外入，劳复之邪自内发，发汗、吐、下，当审虚实，随宜施治也。集王泰宇。

枳实栀子豉汤

枳实一枚，炙。栀子十四枚。香豉半升^④，绵裹。

清浆水七升，煮取四升，内枳、栀，煮取二升，下豉更煮^②，去渣服^③。覆令微似汗。

如果得劳复，当用补矣。乃长沙立此汤，盖言劳复、实食复也。盖病者未必大劳，或偶不慎起居，致食不能消化者有之。若有宿食，竟自过饱，故枳实宽中破结，栀子散热除烦，香豉解郁热散结，清浆水栀子之煎物，合一物之苦寒，主劳伤之复热也。如多食停滯，因生热者，必按之满，自加大黄，去之快，急之重，使不大耗胃液也。设不知者，以病言不可用，所损多矣。集《三注》。

此枳实汤中取二升，中内言“煮取五升，以苦发之^④”之义。观方中用清浆水七升，煮取四升，然后内与同者，全

半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一升”。

② 更者：此指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有“五六沸”三字。

③ 服：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温服再服”。

④ 热淫所胜，以苦发之：语本《素问·至真要大论》。

是欲其水之熟而趣^①下，不致上涌耳。所以又云“覆令微似汗”，精绝。集喻嘉言

病人脉已解，日暮微烦^②，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③则愈。

脉已解者，阴阳和适，其无表里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烦者，日中阳气行尽，其不烦可知，乃因脾胃虚弱，日西而阳气衰，不能消谷，故致微烦。损谷则愈，盖饮食节则脾胃和，脾胃和则百体安，此調理病余之要法也。喻、刘合参

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④上有寒。当以圆^⑤药温之，宜理中圆。

胃中津液因胃寒凝结而成浊唾，久而不消，其人必消瘦索^⑥干，故不用汤药荡涤，而用圆药缓图。理中圆乃区分阴阳、温补脾胃之善药也。集喻嘉言

寒在胃上，何理中乎？不知痰积胸上者，因胃虚不能健运也，设复以逐饮破滯之药与之，痰即出矣，独不思今日之痰虽去，而明日之痰复积乎？惟温补其胃，自使胃气得以展布，而积者去，去者不复积矣。集《三注》

理中圆

白术 干姜 人参 甘草各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⑥大，以沸汤数合和

① 趣：通“趋”，向、趋向。《诗经·大雅·棫朴》：“济济群王，左右趣之。”

② 日暮微烦：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前有“而”字。

③ 损谷：减少饮食。

④ 胃：宋本《伤寒论》作“胸”。

⑤ 圆：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作“丸”。

⑥ 鸡黄：宋本《伤寒论》作“鸡子黄”。

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服。

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差后阳气不足，胃中虚寒，不内津液，中州失其健运之职耳，故用白术扶脾，甘草和中，干姜温胃；寒则必本乎温，故以人参益气。寒甚加附子，其功更大。若审症明确而投之，神效捷于桴鼓。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寒，伤形者也，故寒解则肌肤尚瘦；热，伤气者也，故热退则气衰耗而不足。病后虚弱，脾胃未强，饮食难化，则痰易生。气逆痰涌，故欲吐也。集刘宏璧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把 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炙
粳米半升 麦冬一升，去心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石膏最凉，兼竹叶以清热，则胃与小肠之热俱去矣。半夏辟痰以止呕，麦冬清肺以除烦，则上中二焦之邪俱降矣。惟甘草可生肌肉，粳米可益胃气，正与虚羸少气者相宜也。且伤寒，热病也，即云“解后”，必内蕴之热尚未清楚，故以甘寒胜之，况有人参扶正，又何惧之有哉？此为热邪未全退之证，故为合法。若本此以治虚羸，则不可也。集《三注》

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腰以下有水气者，水渍为肿也。全武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③”，此定法矣。乃大病后脾土告亏，不能摄水，以致

① 煮米：原脱，据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补。

② 以：成注本《伤寒论》作“已”。

③ 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语见《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水气泛溢，用牡蛎泽泻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正以水势未犯身半以上，急聚其水，所全甚大。设用轻剂，则水必入阳界，而驱之无及矣。集喻嘉言

牡蛎泽泻散

牡蛎煅 泽泻 栝蒌根 蜀漆 葶苈 海藻 商陆根

各等分，异捣筛为末，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①，小便利，止后服。

牡蛎、泽泻、海藻，咸能走肾，皆祛邪而不留正者也；葶苈、商陆，苦泄利水，而排自余；栝蒌，苦能撤热；蜀漆，辛而能散。不使稍有迟滞，使新去之人复至水势泛溢也。

合上文观之，盖后病凡用汗、下、和、温之法，但师其意，不泥其方，恐元气、津液久耗，不能胜药耳。盖但不能胜药，抑且不能胜谷，故损谷则阳愈，而用药当也哉！损耳可识矣。其按以下有水气，峻攻其水，亦以病后体虚，膀胱气化不行，若不早治，则久困之脾土必不能堤防水逆，不至滔天不止。所以长沙云：“少阴负趺阳者，为顺。”故亟聚其水，以解趺阳之困，夫其寻常所能测识耶？集喻嘉言

阴阳易

伤寒阴阳易^③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

① 白饮和服方寸匕；宋本《伤寒论》与成注本《伤寒论》此后有“日”

②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语见《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③ 阴阳易：宋本《伤寒论》作“阴易”。

烧裯^①散主之。

病伤寒之人，热毒散于气血中者，渐从表里解散。惟热毒藏于精血之中者，无所发泄，故差后与不病之体交接，男病传不病之女，女病传不病之男，所以名为“阴阳易”，即交易之义也。其所以证，因里受阴毒，又非姜、桂、附子辛热所能驱，故烧裯为散，以所出之改浊同气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阴头微肿，阴毒仍从阴窍出耳。集喻嘉言

烧裯散

取中裯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男病用女，女病用男者。

气相投者，即可以引之使出。裯裆近阴处，阴气之所聚也，男女易用，物各归本也。此有至理存焉，故曰可以心悟而未可以言传者，其烧裯散之谓乎？集《三注》

男子大病差后，早犯女色而为病者，名曰“女劳复”。其证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脊疼痛，或小腹里急绞痛，或憎寒发热，或口开火上升，头面烘热，心胸填闷。《活人书》以猥鼠屎汤^②之，^③千金方以赤衣散^③主之。若小腹急痛，脉沉而冷者，当归四逆汤加附子。另集载天下赤衣散救之。若二便入腹，脉经脉见者，死不治。此补差后复之未备也，故附之。《准绳》

1) 裯 (kūn 昆)：有裆的裤子。

2) 猥鼠屎汤：出自《类证活人书》卷第十八《治劳复》，即雄鼠屎汤（梔子十四枚，枳壳三枚，雄鼠屎二七枚），猥（jiū 家），本义为公猪，亦泛指雄性动物。

3) 赤衣散：《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均无此方。《证治准绳·伤寒》卷七《劳复食复》中称《千金方》以赤衣散治疗女劳复，后世诸家沿袭此说。赤衣散，即处女月经布近隐处烧灰，用白汤下，日三服。

统而论之，脉已解为真解，犹有强谷微烦之咎，以此“损谷则愈”例之，则凡寒温补泻间，其可不知所撙节乎？所以病邪未至，不可辄以为实，但防正气因攻而虚；病邪已去，不可辄认为虚，但防余邪因补而集。故复出诸条，以示随证定治之意，大抵以正气得复、不存邪土为主。可吐则吐，枳实栀子豉汤，不以邪在胃中土之故也；可导则导，大黄如博棋子五六枚，不以邪在留胃中之故也；热则清之，从少阴问，并酌其汗，下，不以邪在延下路之故也；水则决之，其壮热者乃故与五苓散，不以邪在膀胱之故也。至若胃中不和，则用理中丸，是则宜缓，不因邪在而峻也；身微重者，则用竹叶石膏汤，补而兼清，不因去后有纯补也。只此汗、吐、和、下、清、法，当审而施，但得除恶务尽之意，而后微阳可护，少火得昌也。凡属先后之证，不过推此例以为裁笔，临机活变，存乎其时，不必以数字为口实之论，数方为寻死之方也。

1. 撙(zǔn 尊上声)节：抑止，约束。

校注后记

一、作者生平及家世考

《伤寒论集注》的作者熊方试，字青述，其名未著于医林，其籍贯亦未明。《伤寒论集注》为熊氏仅有之医著。以往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述主要来自该书前魏元圃撰写的序言，其中称“瓜渚熊氏”，并据此判断其籍贯为扬州人；又提到“门业于蕲郡郑泰圃先生”，故知其曾从师县郑重光字医；序作于乾隆五十年，故推知熊方试为乾隆年之医家。《中国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亦予信息大抵据此而来。此外，何树希编写的《中国历代医家传记》中提到熊氏曾为其师校录过《素问灵枢》一书，为明确证据，笔者查阅了《珍本图书集成·医部类（乙）》中收录的《素问灵枢》案，该书四卷之前均注明为“蕲山谢詠民校订”，而未见有熊方试之名。为释疑惑，再次查向了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秩斯堂刊刻的《郑泰圃医案》厚书，发现卷四“女科、胎产”之前有“门人熊方试青述正较录”字样，才证何树希先生之言有据，并进一步明确了熊氏与郑泰圃的师承关系。

但仅就序中言记，熊方试本人的信息仍多无可陈。魏元圃序中提到熊氏乃“读书早成”，尤其是“姑祖伟男公（魏元圃为其方试表伯，其父称姑祖，为母方试父亲）义行孝优，称为名公巨卿所推重”，并有诗文行于世，故可由从地方志及其父熊伟男入手，深入了熊熊方试的生平。据查考，终于在民国时人于树德编辑的《瓜渚续志》中才觅到有关熊方试更多的资料。

《瓜渚续志》之“瓜渚”，具体指江苏省邵伯县瓜埠镇，即“京口瓜渚一水间”的“瓜渚”。邵江为吴越封古城，南临长

江，北接淮水，中贯京杭大运河，2001年撤县，正式并入扬州市，县名为扬州市邗江区。熊氏为当地望族，其祖可追溯到元代扬州路总管熊叔端，瓜洲著名的“上风山月亭”即是其别墅，元明诗人多有吟咏，称其为“熊家亭子”。该二林在清初因兵燹湮没，但熊氏后人熊维熊发起一次征诗活动，以元人熊翥咏该亭诗为准行和诗，引来众多文人墨士的投稿，共有70余位，是名扬天下的瓜洲大观楼诗作者敬出的信，可谓一时之盛。有该发起者熊维熊即是熊寿试的父亲，字伟力。《瓜洲续志》卷十四《人物下》中有熊维熊与其父熊敏慧的小传：

熊敏慧，字颖生，瓜州人，顺治乙酉举于乡。掩关静坐，持心性命之学。尝教诸子曰：士人读圣贤书，一雪穷厄，辄易其子，所学何事？终日手一编，布袍蔬食，恬如也。工古文、诗、书，旁及书画。晚年居宜兴张渚，临清山水以终。所著有《汲冷堂集》。

熊维熊，字伟男，敏慧子。康熙壬戌岁贡。少司强记，为文能拟作者。尝于一岁中七试，居第一人。王世贞司理扬州，特置国士之目。工诗古文词，画亦得董巨笔意。好表扬节烈，著有《瓜洲续志》，不絕史笔。生平笃于孝友，规言矩行，乡里奉为有道君子。举宾筵，辞不赴。

熊维熊传后附有熊寿试事迹：

子寿试，邑文学，能绍父风。以瓜州将有江徙之虞，卜阡改葬其先世，并舁通族之柩柩焉。人咸称其仁孝。

从《瓜洲续志》的记述看，熊寿试祖父熊敏慧为明末清初遗民，虽有顺治二年（1645）举于乡，但未任官职，终老林泉，有隐士之风。父亲维熊，为当地名士，曾被清初文坛领袖王世贞以国士目之，正合魏元朔序中“为名公巨卿所推重”之语。

（按：王时槐在康熙十六年（1659）任扬州推官，次年一月正式上任，五年后徙京官。其在扬州其间，吴伟业称其“晝了公事，夜接同人”，《时文大雅集》能推知此时当为二十多岁）熊寿祺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岁贡生，曾连获七试皆第一，诗又回回无不精，但似乎亦未出任。著述除《瓜圃贞烈志》外，还有《云华集》《绿窗轩诗》。《瓜圃贞烈志》中即收其诗共约87首之多。其传称“全广益，辞不耻”，当指其赴康熙所举办的第一次千叟宴之事，时在康熙二十一年（1713），从此可推之当时熊寿祺年龄在70岁以上。其事迹亦见于《江都县志》《扬州画舫录》等书。

熊寿祺虽未有其父又名之盛，但亦享誉乡里，尤因其移居通城之概，以免清流政道致祖坟被淹的行为得到广泛褒奖。《瓜圃贞烈志》中除附于其父的传略外，还收有司仁勇《祭熊青菴文》及熊寿祺诗12首。祭文中盛赞其品行与才华，亦提到其在乡里所行的慈善之事以及履行士绅的职责（如“夺房去”、“改允保甲”）。在德、文、书、诗之后，始称其“抱肆岐黄，虽古之扁鹊卢医不让”，可见熊寿祺并非以医行世，而是作为一项修身养性的业余爱好。他跟从邵宗汉习医，精研经典，诊视亦屡有效验，但却说不上是一名职业医生，而是当时文人习医的典型。因此熊纂《伤寒论集注》，亦不求出版传名，而是“藏之篋中”，或借于亲友观览。直至五十余年后，才因其后代世行于世。由该书初版付印年份乾隆五十年（1785）倒推，该书成于雍正年间，此时亦是熊寿祺近老年之时。因此，熊寿祺主要活动年代当在康熙年间的后半叶及雍正年间。结合雍正四年（1726）再次推行保甲制度，特别是将“胥衿之家”也一律编入保甲之事，与司氏祭文相合，可见熊寿祺作为著名乡绅亦参

与其同。与其父一样，熊寿试亦在逾古稀之年，其诗中有一首名《七十二吟》可证。据现有资料初步估计，熊寿试生于康熙初年或稍早，可能卒于雍正年间。

此外，《瓜洲续志》中亦有郑重光之传，记其为“仪征人，始居瓜洲，继迁府城”。郑重光生于1638年，卒于1716年，祖籍安徽黟县，后迁居扬州仪征，最后居于扬州府城。他长于熊寿试二十岁左右，居瓜洲这段时间，可能即是熊寿试从其学医之始。郑重光治伤寒推崇方有执，曾在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的基础上，增录喻昌、张璐、程郊倩诸家之论，编撰《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又有一《伤寒论汇考》一卷。王氏之《伤寒论集注》虽与此二书体例不同，但从其书集注释中，引用最多的五位医家分别为俞嘉言、程郊倩、周禹载、刘宏崇及方中行，引用最多的书为《伤寒论汇考》（该书由同乡俊儒著，以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俞嘉言《尚论篇》两个正本为基础，后又经刘宏崇删补），以及自己对《伤寒论》的阐发来看，其学术根源以承继以方有执为代表的“清简重订派”为主，且对“经是立”说尤为重视，应是充分继承和反映了郑重光的学术思想。

二、版本流传情况考

据《伤寒论集注》内序言推知，该书约成于清雍正年间（1722~1735），始为家藏稿本。编成后，在王氏有生之年未尝付印，直至乾隆五十年（1785）春季，才由其曾孙武文凤（耀廷）及外孙殷廷开（筠文）、殷廷甫（东明）重新参订，其内侄孙朱璐（崐珏）校正，由武文凤姑祖母（当为熊寿试之女，嫁于展氏）捐资刊刻，并请熊寿试表侄魏元圃作序，是为该书的初版印行。

据《中华中医古籍总目》记载，熊方试《伤寒论集注》存世有五个版本，分别为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武林大興堂刻本、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奉时堂刻本、清乾隆广陵刻本、清同治十一年甲子（1864）瑞藻堂刻本及时代不明的抄本。最早的武林大興堂刻本藏于苏州图书馆，但据实地调研，苏州图书馆表示没有该书，可能当时未记在《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信息有误，而《中华中医古籍总目》仍延续“总目”之误本作纠正。又根据《伤寒论集注》的序作于清乾隆五十年，从序中大致可推知，该书之前并未付印。二者存在明显矛盾，因此，乾隆四十六年武林大興堂刻本的记载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较大，该本可能并不存在，而是与同名目其他书混淆了。《总目》中记载藏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乾隆广陵刻本”，经查询未见，按广陵即为扬州的古称，而在《总目》本最后一页有“板存扬州蒋家桥徐家，门人徐士奇刻于子居处”字样，可见“奉时堂”即在扬州，也即所谓“清乾隆广陵刻本”即奉时堂刻本亦未可知。

目前，整理者所见熊方试《伤寒论集注》存世有一个版本：1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奉时堂刻本。该本成书最早，且由熊氏亲属整理而成，字大清晰，为最善本。此次整理校订作为校本。2清同治十一年甲子（1864）瑞藻堂刻本，此版由谷山杨眉葆（春华）刊刻。杨氏书斋有序，称该书稿由其偶翁所得；重刻时虽去每卷前文尾等参订校订之人，仅保留“江渚熊方试青氏集”字样；且卷四的编排顺序与奉时堂本不同。该本字体较小，刻印不够清晰，且有数处大墨丁，质量不如奉时堂版。此次整理作为主校本。3精抄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信息称此为清抄本，但其中“玄”等字并无明

显迥异，因此怀疑可能为民国时期抄本更为恰当。本时堂本与瑞嵩堂本对于“脏”——“藏”、“府”——“腑”、“证”——“症”的用法并不一致，而抄本的用法与瑞嵩堂本一致，可以判断该抄本与瑞嵩堂本实为一个系统，但其又改动了瑞嵩堂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此次整理作为参校本。

此外，陆氏《伤寒论集注》一书刻印后曾流传至日本。据森立之《伤寒论考正》卷第十五“本邦诸注家例式”中引引了该书，其注称所用版本为“河内四册，抄乾隆五十年原刊本”，格式及内容皆同本时堂刻本。

三、《伤寒论集注》的内容及学术渊源

《伤寒论集注》共四卷。卷一为“太阳经上”“太阳经中”；卷二为“太阳经下”“阳明经上”“阳明经下”；卷三为“少阳经全”“太阴经全”“少阴经上”“少阴经下”；卷四为“厥阴经全”“合并病”“温病”“杂证诸病”“霍乱病”“杂病”“杂病”——每条先引《伤寒论》原文，后摘录代表性医家的注释及自己的发挥。其所引《伤寒论》条文、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本为依据，可见当时成注本《伤寒论》的流传较宋本《伤寒论》为广。

据整理者不完全统计，全书共约794条注释，其中陆氏自己的注释约120条，占约15%。但其摘录各家注释，非原文照录，多是依据大意重新叙述，并有80条左右合参一家论述而成。自注及后批中亦有不少出自其他医家的论述。其引用最多的五位医家分别为喻嘉言、程郊倩、周禹载、刘宏璧及方中行，引用最多并明确标出的书为《伤寒论二注》，该书由周扬俊（字禹载）有著，以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两个注本为基础，后又经刘宏璧删补。从熊方试所集的注释及

对《伤寒论》的阐发来看，其学术渊源以承继以方有执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为主，且对“六经辨证”说尤为重视，但在具体运用中仍体现了温病学治法的思想。《氏之书》反映出他所受新安医派的影响，以及当时江浙一带研究《伤寒论》的特色，对探讨明清时期《伤寒论》的研究与运用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伤寒论集注》引用医家汇录

1. 唐代医家

崔行功（？—674），唐代官吏。恒州井陉（今属河北）人。曾任吏部郎中、通事舍人、司文郎中、秘书少监。通晓医学，曾著《崔氏纂要方》十卷、《千金纪要备急方》一卷，已佚。

2. 宋代医家

朱拱（1050—1125），字冕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曾任左议郎，因此后人亦称朱左议，本书称“朱朝议”。著有《南轩活人书》（又称《无汗活人书》）。

寇安时（1062—1099），字安时，号兰水道人，临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北宋名医。著有《伤寒总病论》六卷。

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当涂（今江苏仪征县）白茆人。南宋名医。曾为翰林学士，故人称许学士。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

杜千，生卒年月不详，其事迹录于宋代王梦得所著《遗墨录话》一卷，称其“作《医准》一卷，记平生治人用药之验”，并载医案二则。《医准》一书已佚。

3. 金元医家

成无己（约1063—1156），山东高邮（今山东高邮市）人。

黄仲理，元末明初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芑溪马鞍山人。著有《伤寒类证》十卷，1393年成书。后1499年经陆彦功改编，名为《伤寒论类证便览》。

陶华（1369—1463），明代医家。字尚文，号节庵、节庵道人，余杭（今浙江余杭）人。代表作为《伤寒六书》（包括《伤寒琐言》《陶氏家秘》《杀车槌法》《一提金启蒙》《证脉截江网》《伤寒明理续论》各一卷）。

虞抟（1438—1517），字天民，自号华溪恒德老人。浙江义乌人。著有《医学正传》《方脉发微》《苍生司命》《证治真诠》等书。本书注解皆引自《医学正传》。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新安医学奠基人。著有《伤寒选录》《医学原理》《运气易览》等共13种。现有《汪石山医书八种》，又名《汪氏医学丛书》。

方有执（1523—1594），字中行，号九山山人，安徽歙县人。著有《伤寒论条辨》八卷，为伤寒学派中“错简重订派”代表人物。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亦字损中，别号损庵，又称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著有《证治准绳》四十四卷，《医论》四卷，《医辨》四卷，《胤产全书》一卷，并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共四十四种。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苕凡居士，南汇（今属上海）人，一说为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代表作包括《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十卷，《伤寒括要》二卷，《本草通玄》二卷，《诊家正眼》二卷等。本书注释录自《伤寒括要》。

吴绶，明代医家，生卒年月不详，浙江钱塘人。著有《伤寒蕴要》，成书于1505年。

张兼善，具体事迹不详。著有《伤寒发明》二卷，成书于1644年，该书已佚，其说法被众多伤寒注家称引。

张云岐，具体事迹不详，其语见于王肯堂引文。

5. 清代医家

喻昌（1585—1664），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代表作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

张璐（1617—1699），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张氏医通》《本经逢原》等书。

沈明宗，字目南，号秋湄，清代携李（今浙江嘉兴）人，生卒年月不详。著有《伤寒六经辨证治法》八卷，《伤寒六经纂注》二十四卷，《金匱要略编注》二十四卷等。

周扬俊，字禹载，苏州人，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编撰有《伤寒论三注》十六卷（1677），《温热暑疫全书》四卷（1679），《金匱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1687）。

刘宏璧，字廷实，豫章（今江西南昌）人。雍正年间名医。曾删补周扬俊《伤寒论三注》，成《伤寒论注》十一卷。

徐彬，字忠可，本书作“中可”，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师从李中梓、喻嘉言，著有《伤寒方论》一卷，又名《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1667年刊行。另著有《金匱要略论注》二十五卷、《伤寒图说》等。

张志聪（1616—约1674），字隐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著有《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伤寒论集

注》《金匱要略集注》《本草崇原》《侶山堂类辨》等书。为伤寒学派中“维护旧论派”的代表人物，提倡“六经气化说”。

程应旂（1662—1722），字郊倩，新安（今安徽徽州）人。代表作有《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成书于1670年。亦为“错简重订派”代表人物。

柯琴（约1662—1735），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人。著《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四卷、《伤寒附翼》二卷，合称《伤寒来苏集》，成书于1706年。为伤寒学派中“辨证论治派”的代表人物。

程瑗，字绳玉。具体事迹不详。著有《发明张仲景伤寒论方法正传》，成书于1711年。

薛慎庵，生卒年月及具体事迹不详。其语引自丹波元坚《伤寒论辑义·辨少阴病脉证并治》（1801）。



责任编辑 张永泰
封面设计 古 骥

内容提要

《伤寒论集注》为清代医家熊寿试所编，约成书于清雍正年间（1722~1735）。该书共四卷，分别论述了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及合病并病、温病、疹湿、喝病、霍乱病、痰病、差后病、阴阳易。每篇前有内容概括和分节论述，每条原文后集各家注释及自注。全书注释近800条，所引医家共约35家，颇有参考价值。本次整理以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奉时堂刻本为底本。



上架建议 中医古籍

ISBN 978-7-5132-3098-8



9 787513 230988 >

定价：59.00元

读中医药书，走健康之路

扫一扫 关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系列微信



服务号

(zgzyychs)



中医出版

(zhongyichuban)



养生正道

(yszhengdao)



悦读中医

(ydzhongyi)